

勾魂煞（新穎俠情倫理故事） 馬行空・著

一位俠骨柔腸的少女，初涉江湖，不知世途險惡，江湖詭變，由於「好管閒事」，無意中惹上了江湖上一個最神秘的組合，由是彷彿墜進了一場噩夢中，幾乎滿門遭殃……

$4.00

第27年

26

編者話

馬行空今期撰寫的巨型小說「勾魂煞」，是一篇題材新穎、俠情倫理兼而有之的故事，內容充滿感人肺腑的氣氛，敘述一個俠骨柔腸的少女，不知世途險惡，初涉江湖，遭遇到危機遍伏的陷阱，歷劫重重，加上她愛好管閒事，終於無意中惹上了一個江湖上極之難以應付的江湖組合，彷彿墜進了一個無底深淵中，泥足深陷，難以脫身，幾乎滿門遭劫，結果……？欲知詳情，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便有詳細分曉。

★ ★ ★

民初遊俠故事「快刀神鎗」今期終結，情節發展曲折，浩氣感人，一個正義之士得到的歸宿是什麼呢？故事的結局會向你娓娓道來，值得感慨。

★ ★ ★

下期的山貓王森故事「鑽戒的秘密」牽涉一宗巨鑽失竊案，王森親自出馬偵查，剛好有了點頭緒，緊接着命案又接二連三發生，使他們一干偵緝人員疲於奔命……到底這枚鑽戒隱藏了什麼秘密？由於故事過於曲折離奇，情節起伏不斷，筆墨難以詳細敘述，屆時令你非一口氣看完不可。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26期
（總號136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
可飛·圖

勾魂煞

誤闖瞎糾纏

平安客棧。

夜靜如水，萬籟俱寂，這時候，應該是人們最好睡的時候。

但却有人沒有睡。

一條人影，有如一縷淡烟般，掠入了客棧的後院內，隨即隱沒在一棵大樹後。待到再現出身形時，已來到客棧的東廂房前。

東廂房一排六間，倏地，最後的那間房內，亮起了燈光，一縷燈光從半開的窗戶中透射出來。

那夜行人身形微閃，正欲隱蔽身形，房內有人不疾不徐地道：「閣下既然來了，何必躲躲藏藏，在下恭候巳久。」話落人現，只見那扇半掩的窗扉「依」地被推

巧遇父執輩

開來，敞開的窗上，現出一條身影來。

由於房內那人是背着燈光臉朝房外的，所以，乍然之間，看不到他的樣貌，但一會之後，在清幽的夜色下，隱約可以看到，那是一個年約四旬開外的中年人，相貌奇突，頷下留着不到二寸長的虬髯，那雙巨目中，射出兩道精芒，直射在那個站在天井簷前中的夜行人。

那夜行人欲動的身形在那中年人語聲响起時，便巳窒住了，兩道目光也直射着那中年人。

彼此相距約丈許過外，加上那夜行人又全身溶在清幽的夜色中，是以，那中年人一眼便看清楚那夜行人的樣貌。

中年人不禁口裏「咦」了一聲，略帶驚詫地道：「原來是位姑娘！」一頓復曼聲道：「鄉本佳人，爲何夜行？」

那夜行人果然是個女子，從她的身段及樣貌看來，應該不會超過二十歲，特別夜行人那雙明如秋水般的大眼，只要看上一眼，便會被其吸引。

那女子冷哼一聲，「本姑娘沒有心情與你閒扯，快對本姑娘說，他在那裏！」

中年人那如炬的目光忽地一收，訝然道：「姑娘，某家自信從未見過姑娘，某家實在不知姑娘口中的『他』，是什麼人啊，姑娘這沒頭沒腦的一問，可將某家得如墜五里霧中。」

那女子叱喝道：「你別裝蒜了，今晚你若不將他的下落說出來，本姑娘誓不罷休。」

「姑娘，詩教貴姓芳名。」那中年人眞好涵養，一點也不動氣。

「哼，你明明知道本姑娘是誰，却裝作不認識本姑娘，你以爲這樣作態，便會令本姑娘相信你的話麼？」那女子氣虎虎地望着那中年人。「你再裝蒜下去，本姑娘不客氣了！」

中年人仍然不以爲忤，反而露齒一笑道：「姑娘，夜深露寒，妳若再瞎纏下去，小心着了涼。」

「貓哭耗子！」那女子冷笑一聲。「你若是怕本姑娘着涼，那就快將他的下落說出來！」

中年人嘆口氣，搖搖頭道：「姑娘，妳要怎樣才相信某家不是妳要找的人？」

「除非你將他的下落說出來，否則，本姑娘說什麼也不信！」少女巳顯得不耐煩，踏前了一步。

中年人這一次苦笑一聲。「姑娘既然一口咬定某家知道你口中的那位『他』的下落，那麼，妳一定知道某家是誰，請姑娘說說，某家姓甚名誰？」

那少女頓時愕住了。大眼連眨，就是說不出那中年人的姓名來。

中年人看到少女那種樣子，不由笑道：「姑娘，怎麼樣？」

那少女跺跺脚，負氣地道：「你……你化了灰本姑娘也認得你！」

中年人不由莞爾笑道：「姑娘，你明明不認識某家。爲何却硬要瞎纏下去，不妨對姑娘老實說一聲，某家是昨天才到此鎮，而且是一個人來的，試問，某家那來的那個『他』？」

少女却彷彿吃了迷心丹，就是不聽中年人的解說，認定了他就是知道她口中那個『他』的人，氣急地道：「喂，任你花言巧語，也騙不了本姑娘的，你到底說是不說？」

中年人不禁也有了氣，語聲微沉。「姑娘，某家要不是看你是個女子，年輕無知，某家早巳打發了妳！」

中年人說時，神態威凜，有一種令人神懾的氣勢。

少女臉色一變，嬌叱一聲：「何方狂徒，利口匹夫，本姑娘不給點厲害你嚐嚐，你是不會說眞話的了。」

嬌叱聲中，身形倏地向前一射，寒光掣閃間，手中巳握着一柄只有一尺二寸長的短劍，人劍有如投林鳥般，飛射向那中年人！

那中年人巨目陡地一睜，居然不閃不避，那如炬的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飛射過來的人劍！

那少女劍飛射之勢何等迅疾，比眨眼還要快便射到那中年人的身前！

中年人居然仍然不動——也不動手封擋，甚至連眼皮也沒有顫動一下！

眼看着那一劍便要射入他的心胸上的刹那，少女却忽然將短劍偏移開去，凌空一個翻身，墜落在窗前廊下。

中年人仍然沒有動一下，但却露出了笑意，看着那少女，讚道：「姑娘好高明的輕功，好靈活的身手，居然能够在一發不可收的情形下，偏開劍勢，翻卸落地。好一招臨崖勒馬輕功身法！」

少女瞪着那雙又圓又大的眼睛，生氣地道：「喂，你爲什麼不閃避也不出手封擋還擊？」

中年人笑道：「姑娘，某家看出你不會殺某家的，那又何須閃避封擋？那樣，只會令到姑娘欲罷不能，是麼？」

說時，那雙似乎洞察一切的巨目，直射在少女的臉上。

少女跺跺脚，鼓着腮道：「你怎知我不敢殺你？」

中年人露齒笑笑。「妳不是要從某家的身上，問出那個『他』的下落麼？妳要是眞的殺了某家，那豈不是問不到麼？所以，某家猜到妳只是唬唬人的！」

少女果然被中年人說中了，心中又氣又惱，驀然喝道：「我這就一劍殺了你，我不信找不到他！」探臂一劍疾刺向中年人的心窩！

中年人似是臉含微笑，不閃不避，却在那刹那翻腕彈指，但聞「叮」的一下激響，少女那堪堪刺到他心窩上的短劍被他那一指彈得陡地歪斜開去，「奪」地一聲，刺在旁邊的窗框上！

少女雖然看到那中年人彈指，那刹那她亦想將劍勢改變，但不知怎的，就是來不及，劍尖被彈個正着。

劍尖刺入窗框足有三寸，要是刺入中年人的心窩，非死不可。

而中年人能够在石火電光之間，彈歪少女的短劍，那份胆識，那份鎭定，還有那份目光之鋭利，又豈是常人能及，單是觀諸他這一彈指，巳顯出他具有非常高明之身手！

將劍拔出來，少女又羞又氣又惱，狠狠地瞪着那中年人，怒聲道：「喂，你這一次怎麼又出手了？」

中年人搖頭笑笑道：「這一次某家若是不出手，只怕巳被你點了胸前四處穴道，被妳制住了。」

少女一聽，驚怔地看着中年人，失聲道：「你……你怎知道我不是刺你心窩，而是要點你胸前的穴道的？」

中年人眨眨眼。「姑娘，某家是從妳的眼中看出來的！」

少女一聽，越發驚奇地瞪着中年人，「喂，你會法術的麼？怎麼從我的雙眼看出來，我的雙眼又不會說話！」

中年人笑道：「姑娘，妳那雙眼就是會說話，某家正是由此看出來的。」

少女連連眨動着雙眼，不相信地道：「喂，我的雙眼眞會說話，你說說，我現在想些什麼？」

中年人故意定睛瞧了她一會，才說道：「妳如今仍在想着，怎樣才能令某家說出妳口中的那個『他』的下落，你說是不是？」

少女一聽霍然睜開那雙明如秋水的雙眸，不可置信地道：「你……你怎會看出來的？」

中年人故作神秘地說道：「妳先說出妳要找的那個『他』是什麼人。姓甚名誰，某家才告訴妳，是怎樣看出妳心中所想的。」

少女這時候巳被中年人那會看穿人的心事的「奇術」吸引住了。不由自主地說道：「他名叫楚天朗，是洛陽楚家的三公子。」

「哦，原來是洛陽楚家的楚三公子，某家曾聽聞過他的大名——風流倜儻，任俠好勝，聽說，他迷倒了不少女孩子呢。……」中年人說時，有意無意地，目光有點特別地瞧了少女兩眼。「姑娘，妳父是誰呢？」

少女不由自主地回答道：「我叫狄紅玉……」

中年人一聽，不由霍然睜眼，認眞地打量了少女兩眼，問道：「長安狄長興，是妳的什麼人？」

少女挺挺胸，帶點自傲地道：「那是我爹！怎麼？你認識我爹？」

「姑娘原來是狄兄的千金，那眞是大水冲倒龍王廟——不識自家人了。」中年人道：「某家與你爹乃是多年知交，只是有五六年沒有與妳爹相聚了。」

少女——狄紅玉一聽中年人是父親的知交，驚喜地說道：「你……前輩怎樣稱呼？」

中年人瞧着狄紅玉，臉上露出回憶的神色，嘟喃道：「幾年不見，妳這丫頭巳長大了，妳爹難道沒有對妳提起某家這個故人麼？」

狄紅玉眨着雙眼，想了一下，忽然道：「呀——我記起來了，爹常對我提起一個姓古的叔叔……你……莫非就是爹所說的那位古叔叔？」

中年人聽着，神色變得激動起來，居然連話聲也有點顫了。「原來你爹沒有忘記某家這個故人……姪女兒，某家正是妳爹所說的古叔叔！」

「古叔叔，我記起來了。」狄紅玉忽然叫道：「古叔叔的大名是古存義，大號義無反顧！」

中年人正是江湖上人稱義無反顧，以忠義稱著武林的古存義。

古存義連聲說道：「姪女兒，妳爹好麼？」

狄紅玉咧咀笑道：「好。只是酒量越來越大了，經常一個人獨酌，一喝就是三五斤，姪女兒有一次曾聽爹邊喝酒邊喃喃自語。說什麼以前有人與他對酌，如今一人獨酌，喝着喝着，便喝了個雙份。」

古存義聽着，又是一陣激動。「姪女兒，妳知道麼，妳爹說的那個與他對酌的人，就是妳的古叔叔啊，以前，你古叔叔經常與妳爹對酌談笑，想想，巳經是近十年來的事了。」

忽然「咦」了一聲，省覺地道：「姪女兒，妳瞧我，眞是老糊塗了。只顧與妳說話，忘了妳一直站在外面，姪女兒，妳快進來坐下來說話吧。」

說完，便急急離開窗口，過去打開房門。

狄紅玉說了聲：「有勞古叔叔。」走進了房中。

古存義將房門關上，對狄紅玉道：「姪女兒，快坐啊，站了那麼半夜，你累了吧？」

狄紅玉笑笑，在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古存義也在窗前一張椅子上坐下來。看一眼狄紅玉，關切地道：「姪女兒，不是妳古叔叔多管閒事，妳與那個楚三公子到底是怎麼回事？爲何要找他？」

狄紅玉眨眨眼道：「古叔叔，我找他，是要向他討回公道！」

古存義一聽，緊張地道：「姪女兒，

不是那小子欺負了妳吧？」

狄紅玉臉上一紅，嗔道：「古叔叔，你想到那裏去了？姪女兒根本就不認識他，我之所以找他，是因爲在五日前，在長安城外那座大雁塔下的槐樹林邊，看到他殺了一個女子，姪女兒久聞他風流倜儻，甚討女孩子的歡心。由是思疑他可能與那女子有什麼關係……爲了擺脫那女子的糾纏，所以下毒手殺了她……姪女兒正欲想前去向他問淸楚，那知道他一見姪女兒，便慌忙閃入林中，姪女兒追入林中，却找不到他，只好返身出林，察看一下那女子是否還活着，察看之下，發覺那女子巳咽了氣，致命傷是在咽喉上的劍傷。那女子身上沒有兵器，年紀大約二十一二左右，容貌頗美……姪女兒不恥他爲了擺脫那女子的糾纏而下毒手殺死那女子，發誓要找到他。向他查問淸楚，並替那可憐的女子討回公道……」

「姪女兒，原來是這樣的。」古存義聽了狄紅玉的述說，才放心地吐了口氣道：「不過，姪女兒，妳根本就不知道他爲何要殺那女子，妳又怎能判定他是爲了擺脫那女子的糾纏而下毒手殺人呢？」

狄紅玉想也不想就道：「古叔叔，以他在江湖上的那種名聲，那還有什麼其他的原因令他殺一個手無寸鐵的弱女子？任是誰也會這樣想的啊！再說，無論他有什麼理由，他竟然向一個弱女子下毒手，單是這一點，就罪無可逭！」

古存義却搖搖頭道：「姪女兒，妳不能想當然便認定楚三公子是個奸惡之徒，須知道江湖上波譎雲詭，就連你古叔叔在江湖上闖蕩了這麼多年，也不敢對江湖上的人事妄下斷語！楚三公子雖然風流倜儻，但你古叔叔却沒有聽聞他是位邪惡下流之人，也沒有聽聞過他妄殺他人，故此，依我看來，你一定要查清楚他殺那女子的因由，才好向他討公道，否則，說不定會鬧出亂子來，令到楚、狄兩家結仇！」

狄紅玉聽古存義那樣一說，不由悚然心驚，她之前可沒有想到，一件看來（她以爲）那樣簡單的事情，會弄出那樣嚴重的後果，要不是義古存提醒她，她可是憑「想當然耳」，認定了楚三公子是殺人兇手，邪惡之徒，萬一眞的如古存義所說，楚三公子殺那女子，是別有因由的，而她去找楚三公子討公道，那說不定眞的會令到楚、狄兩家結仇，那就……

想到這裏，她不禁驚出一身汗來。

「姪女兒，妳是怎會以爲我知道楚三公子的下落的？」古存義忽然問。

狄紅玉道：「古叔叔，我昨晚看到你在這家客棧的食堂內與他共桌吃飯，還與他說話，待到姪女兒走入去時，他却離座走入後面，姪女兒立刻追入去，他却溜了……所以，姪女兒才會認爲古叔叔你與他是一伙的……」

「原來是這樣的！」古存義恍然失笑道：「姪女兒，妳太孟浪了，昨晚不錯我是與他共座一桌，那只是湊巧，當時我走進食堂時，經巳是坐無虛席，我一眼看到他那張桌子只得他一人，便走過去請他許我同桌，他一口便答應了，那時我根本就不知他是何許人，只覺他人材不錯，與他攀談了幾句，如此而已，唉，姪女兒，那知道却恰好被你看到了，引致妳誤會。」

一頓，寬慰地笑笑道：「這樣也好，否則，我又怎會在此見到妳呢？」

狄紅玉聽古存義這樣說，心中可是微微不安起來，深覺古存義先前說的話頗有道理，不能憑「想當然耳」來肯定一件事情的是與否、對與錯。

古存義見狄紅玉沉吟不語，不由關切地道：「姪女兒，妳在想些什麼？」

狄紅玉眨動一下那長長的眼睫毛。「古叔叔，我在想，若要查淸楚他（楚天朗）殺死那女子的因由，一定要找到他，才能够查明眞相。」

「嗯。」古存義點點頭，「姪女兒，妳能够這樣說，我很放心。」

一頓又道：「我本來想明天便趕到長安，找你爹好好地敍敍，暢飲一番的，但既然讓我知道了這件事，說什麼我也要帮妳找到楚三公子，查問個明白，以免妳有什麼失閃。」

狄紅玉撇撇嘴，撒嬌地道：「古叔叔，你是不放心姪女兒才眞。」

古存義呵呵一笑，摸一下那些倒捲起來的短鬚，說道：「姪女兒，那個教我是你古叔叔，又教我知道了這件事，我是爲你好啊。」

狄紅玉眼珠一轉，甜甜一笑，道：「古叔叔，姪女兒不過說說吧了，有古叔叔你在旁看着，姪女兒可是求之不得呢！」

「姪女兒，妳不但聰明，也伶俐懂事，我眞爲你爹高興。」古存義讚嘆道。

狄紅玉被古存義讚得臉紅起來。「古叔叔，你太誇讚姪女兒了。爹常罵我是蠢丫頭呢！」

古存義呵呵笑道：「姪女兒，妳爹口雖這樣說，實則他的心中却不是這樣想的啊。」

狄紅玉忽然道：「古叔叔，這幾年來你到了什麼地方？」

古存義頓時神采飛揚起來，與緻勃勃地道：「姪女兒，你古叔叔不像你爹，一向好動，這幾年，我走遍了白山黑水，也到過高麗，不但見識了當地的風土人情，也遊遍了高麗國的名山大川，並結識了不少高麗國的高人，算起來，在高麗國足足待了三年，要不是思念你爹，我還想在高麗待多一年半載，我可是從長白一帶才來到這鎭上，那知被妳瞎纏亂撞的，遇見了妳，看到妳長大了，我眞高興。」

看一看狄紅玉，忽然帶點神秘地笑笑道：「姪女兒，有了意中人麼？」

一句話，說得狄紅玉羞紅上頰，臊得深深地將頭垂下，赧然道：「古叔叔……姪女兒……這麼醜陋……怎會有人喜歡……啊！」

古存義呵呵直笑起來，連聲道：「姪女兒，妳若是醜小鴨，那麼，天下間的女子，就是母夜叉了！」

狄紅玉聽得心頭甜甜的（天下間的女孩子，大概沒有一個不愛別人讚美她的），羞赧略減，說道：「古叔叔，你就是會說話！」

古存義哈哈笑着，目光忽然瞥到窗外那沉沉的夜色，這才省起夜巳深，忙起身道：「姪女兒，妳古叔叔見到妳，只顧高興，不知這時巳是深夜，姪女兒妳住在那

裏？待我送你回去，明天才談吧。」

狄紅玉抬眼望一下窗外，站起身，對古存義道：「古叔叔，姪女兒就住在離此不遠的隆安客棧，姪女兒莽撞，打擾了古叔叔的安寢，姪女兒這就回去，請古叔叔恕過姪女兒打擾之罪。」

說着，向古存義施了一禮。

古存義慌忙將她扶起，迭聲道：「姪女兒，妳這是怎麼啦，忽然多禮起來，妳古叔叔可吃不消啊，來，讓古叔叔送你回去。」

狄紅玉却擺擺手道：「古叔叔，怎能要你送姪女兒回去，姪女兒又不是手無縛鷄的弱女子，不會出什麼事的！」

古存義却爲了小心起見，不聽狄紅玉的，將她送回那家隆安客棧，自己才返回平安客棧。

× × ×

翌日，他正想到隆安客棧找狄紅玉，狄紅玉却已來找他。「古叔叔，姪女兒是來多謝你帮忙找尋楚天朗，專誠請你到鎭上那家天香樓喝酒。」

古存義一聽狄紅玉是來請他喝酒的，立刻精神一振，笑呵呵地道：「乖姪女，妳就是乖巧，昨晚聽說我喜歡喝兩杯，今早便來請我喝酒，你古叔叔可是越來越喜歡妳了。」

狄紅玉慧黠地笑着。「古叔叔，做姪女兒的，是應該孝敬長輩的。」

「姪女兒，妳就是會討人歡喜。」古存義吞下一口口水，「被妳這一說，勾起了我肚子的酒虫，再不去喝酒，我肚內的酒虫可要造反了。」說着，又吞了一口口水。

狄紅玉看到古存義那種饞相，不由好笑。「古叔叔，那就快走吧！」

古存義立刻像一陣風般，衝出了客棧，直向天香樓急步走去。

狄紅玉跟着，看着古存義那種猴急相，只覺這位古叔叔蠻有意思的。

一口氣喝了一斤酒，古存義才咂咂嘴唇，連聲說道：「好酒，好酒，暢快，暢快！」

狄紅玉看着他，一直抿嘴笑着。

古存義看她一眼，抓抓那些飛捲的鬍鬚，咧嘴笑道：「姪女兒，妳怎麼只是看着我在笑，一口酒也不喝？」

狄紅玉忍着笑，道：「古叔叔，姪女兒看着你喝得那麼痛快，不喝也感到痛快，還是留着給您喝吧。」

「傻丫頭！」古存義又喝了一杯酒，伸手指指櫃枱那邊的牆邊，「妳担心什麼？那邊有的是酒，你古叔叔雖然喜歡喝酒，却還不至於能够一口氣喝掉天香樓所有的酒，妳放心喝吧。」

狄紅玉却道：「古叔叔，你喝醉過沒有？」

古存義聽得怔了一下，繼之哈哈大笑道：「喜歡喝酒的人，若沒有醉過，那是騙人的鬼話！姪女兒，妳不是怕我喝醉了吧？」

狄紅玉認眞地點點頭。「古叔叔，姪女兒確是怕你會喝醉。」

「姪女兒，妳可是最討厭喝醉酒的人？」古存義看一眼狄紅玉。「妳放心吧，這一點酒，還醉不倒我！」

狄紅玉搖了搖頭道：「古叔叔，爹也喝醉過幾次，都是姪女兒服侍他老人家的，你若想喝個痛快，那以後有的是機會，姪女兒一定會叫爹陪你喝個痛快，不醉不休，但是這時候，姪女兒却不想你喝得太多。」

「呵呵，怎麼啦？可是不够銀子會賬？」古存義拍拍腰間。「姪女兒，放心吧，你古叔叔有啊！」

狄紅玉看他還不明白自己的意思，只好實話實說道：「古叔叔，姪女兒要是沒有錢請你喝酒，也不會……」

「姪女兒，我現在明白了！」古存義忽然朝她眨眨眼，露齒一笑。「妳是怕我喝醉了，不能帮妳找楚三公子，是麼？」

狄紅玉臉上一熱，不依地道：「古叔叔，原來你早巳知道姪女兒的意思，你是故意逗我的。」

古存義瞧着狄紅玉那種嬌憨的樣子，不由樂得哈哈大笑起來。

他這一笑，引得其他的酒客都好奇地向他望過去。

狄紅玉跺脚，嗔道：「古叔叔，你還笑啊！」

古存義這才止住笑聲。「姪女兒，俺好久沒有這樣開心了……」

「古叔叔，你打算怎樣找他？」狄紅玉不禁也笑了起來。

古存義馬上收斂了笑容，想想道：「他既然昨晚還在鎭上，他不會摸黑離鎭的，這數十里內，就只有這個鎭集，他應該還在鎭內的，咱們先在鎭內各處搜尋一下，若是找不到他，再想辦法。」

狄紅玉馬上拍手道：「古叔叔，你說得有道理，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去找他，以免被他溜了。」

說着，巳急不及待地站起身來，招手叫伙計過來算賬。

古存義却一手抓起酒壺，邊嚷邊往嘴裏倒。「姪女兒，急也不在一時啊，不喝白不喝，讓我喝掉這壺酒再去找他也不遲啊！」

「骨嘟骨嘟」的，猴急地將那壺酒一口氣吞下肚子，也不理從口中溢出來的酒花沾濕了他的鬍鬚。

狄紅玉看着，忍不住笑道：「古叔叔，小心別嗆了喉。」

古存義吞下最後一口酒，放下酒壺，吁口氣，舉袖抹抹滿嘴的酒沫，暢快地道：「姪女兒，走吧。」

狄紅玉到櫃前會了帳，偕同古存義走出天香樓。

× × ×

在鎭上各處找了一遍，都找不到楚三公子——楚天朗的踪跡，狄紅玉有點氣餒地說道：「古叔叔，他會不會巳離開了鎭上？」

古存義那雙濃眉略皺了皺。「不無可能。」一頓，皺皺眉道：「姪女兒，妳想一下，還有什麼地方沒有找過的？」

狄紅玉凝眸想了一下，忽然期期艾艾地道：「古叔叔……姪女兒想起來了，有一處地方……還沒有去找過。」

古存義急問道：「是那個地方？」

狄紅玉那張嬌靨一熱，有點難爲情地囁嚅着道：「古叔叔，是……是……」是

什麼，她却就是說不出來。

「姪女兒，妳別是……是的，那到底是什麼地方啊？」古存義又好笑又好氣地問道。

狄紅玉脹紅了臉，吶吶着，好一會才鼓足勇氣，低着頭道：「是……是留芳院啊！」

古存義一聽，這才恍然明白狄紅玉剛才爲何吞吞吐吐的，要一個女孩兒家說出那種地方，難怪她怪難爲情的。

「原來是留芳院，嗯，像楚三公子這種風流成性的人，極有可能會在那種地方留連，走，咱們快到那裏去找找看！」古存義可是說走就走，擰轉身就往留芳院走去。

這留芳院乃是鎭上唯一的勾欄院。

狄紅玉却站着不走，發急地道：「古叔叔，你……」

古存義先是一怔，繼之看到狄紅玉那種尷尬爲難的樣子，這才恍然，拍拍大腿，訕訕笑道：「姪女兒，哈，我一時間想不到……妳不方便到那種地方……啊哈，有了，到了那附近，妳可以遠遠地監視着那地方，待我進去將他找出來！」

狄紅玉這才頷首道：「古叔叔，這主意不錯，咱們走吧。」

古存義看着狄紅玉走上來，馬上轉過身，大步向留芳院走去。

× × ×

古存義雖然仍是孤家寡人一個，但却從未涉足過這種地方，所以，他來到留芳院門前，却不敢貿然走進去，有點不知所措地在留芳院門前走來走去。

由於這時還是早上，這時分，像這種夜夜笙歌的地方，照例是還未開門做生意的，因爲那些粉頭還睡在床上，好夢正酣，非到午後不開門接客。

古存義那樣在留芳院門前走來走去，加上他那異樣的相貌，自然引起那些途人的奇異的目光所注視，這麼一來，令到他眞想一頭鑽到地下，以免被看得怪難爲情的。

後來，他覺得這樣走來走去，徒自招來別人奇異的目光，唔自把心一橫，咬咬牙，走上前去拍門。

所謂醜婦終須要見翁姑，所以，他才硬着頭皮，闖進去看一下。

他故意用力拍門，剎時間，那拍門聲震天價般響起來，要不是那兩扇門够厚够堅固，恐怕被他拍得倒塌碎裂了。

「什麼人這樣大力拍門啊，想討打麼？來了，來了。」隨着那急怒的叫聲從門內傳出來，跟着便聽到拔開門閂的聲响，隨即，兩扇大門自內拉開來，探出一個漢子來。

那漢子一眼看到古存義，雙眼一瞪，張咀便欲叱罵，却被古存義劈胸一把將他揪住，裝出一副兇惡的樣子，厲聲道：「小子，爲何這樣久才來應門，你是不想活了？」

他本就生得有點異相，這時那樣子簡直就像當年在長坂坡喝斷長坂橋的張翼德，嚇得那漢子全身一軟，慌恐地望着他，却說不出話來。

「你是怎麼了？剛才還咋唬着，這時却變成了啞巴，你才是眞的想討打！」古存義說着，賞了那漢子一巴掌，同時手上微一用力，將那傢伙揪得雙脚離地。

那漢子彷佛被古存義那一掌摑醒了，蹬着雙腿，慌恐地急急說道：「大……爺，是小的……有眼不識泰山……請大爺你高抬貴手，有什麼話，請將小的放下，慢慢……說。」

古存義存心要將那漢子嚇唬得馴馴服服的，不但不將他放下，反而提高了一些，那雙巨目睜瞪，射出兩道如炬的目光，直視着他，沉狠地笑着道：「大爺我覺得這樣說話很好！聽着，大爺有話問你，你若不老老實實地答，小心大爺我將你的蛋黃擠出來！」

那漢子一聽，驚得渾身抖索了一下，白了一張臉，惶急地道：「大爺，求你高抬貴手，小的一定據實相告，大爺你有話只管問吧。」

「好！」古存義逼視着那漢子，厲聲道：「聽着，昨晚有沒有一個姓楚的公子哥兒，來這裏尋樂？」

那漢子慌恐地轉了一下眼珠，急巴巴地道：「大爺，這小的倒不大清楚，小的是看門的……不過，若是大爺能够描述一下那位楚公子的樣貌，小的或者能够回答你這個問題。」

古存義聽他那樣說，一時間也別無他法，只好將楚天朗的樣貌身材，以及昨晚所穿的衣衫向那漢子大略說了一遍。

那漢子聽完後，轉着眼珠想了一下，才遲疑着道：「大爺，小的想起來了，昨晚確是有像大爺你所說的那麼一位公子到來，不過小的却不敢肯定，那就是大爺你所要找的那位楚公子。」

微頓，顧不了歇口氣，又急急說道：「大爺，小的那樣說，是因爲小的對於每位進來的客人，只是看到，但却不知他們的姓名。」

古存義却不理會他的解說，只是將注意力放在他所說的那個像楚三公子的人身上，立刻又喜又緊張地問道：「那位客人離去了麼？」

那漢子接着眨了幾下眼，才遲疑地道：「大爺，小的昨晚沒有看到那位公子離開……」

古存義一聽，急不及待地道：「快帶大爺進去找他！」

那漢子却爲難地道：「大爺，小的怎知他在那一位姑娘的房中？咱們院中有十多二十位姑娘啊！」

「那好辦，你帶大爺我去逐間查看一下，不就成了麼？」古存義說着，巳提着那漢子走進了大門內。

說起來，他雖然是一個老江湖，但是對於在這種地方找人，他可還是頭一遭，所以，他只好採取這種最直接、最簡單的方法。

那漢子被古存義揪着走入大門內，不由發急地道：「大爺，請……將小的放下來……」

「這樣揪着你，不是很舒服麼？」古存義朝那漢子露齒一笑，「不用你走路，便宜了你啊！」

那漢子苦着一張臉，蹬着脚道：「大爺，小的被你這樣揪着，幾乎透不過氣來啊！」

古存義這才發覺到那漢子氣息喘急，於是惡狠狠地道：「聽着，放你下來後，別耍花樣，否則，有你好受的！」

手一鬆，那漢子冷不防之下，直跌落地上，痛得他摸着屁股，雪雪呼痛。

「快起來帶路！」古存義呼喝一聲。

那漢子渾身抖了一下，慌不迭翻身站起來。「大爺請跟小的來，小的有天胆也不敢作弄大爺啊！」

古存義却不大相信地伸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衣領，往前一推。「快帶大爺去。」

那個漢子被推得身不由主地往前急走，一直將古存義帶到那些粉頭居住的樓房前。

沿途居然沒有遇上一個人，古存義不禁暗暗感到奇怪，他却不知道，在勾欄院幹的上下人等，由於每晚非到天亮時分不能上床睡覺，所以，每一個人皆是不到晌午不起床的，這幾乎已成了幹這一行的規矩。

那漢子被古存義迫着，拍開了第一間房門。

房內的那位姐兒只穿着褻衣便來開門，露出雪白滑膩的手脚來，而衣襟居然也半掩着，那漢子在這種地方幹活，所謂見慣不怪，倒是古存義，一眼看到那姐兒衣衫不整的樣子，頓時鬧了個大紅臉，尷尬萬分地將目光移開。

那姐兒最初以爲有什麼急事，這時看到只是一個看門的——那漢子，帶着一個相貌頗爲異相的一個中年人來擾她好夢，不禁心中有氣，柳眉一剔，沒好氣地道：「長三，你在攪什麼鬼，這時候帶個人來……難道你不懂規矩的麼？」

那漢子長三一見那姐兒發怒，不禁慌了起來，結結巴巴地道：「小的……是這位大爺……逼着小的來……找人的……」

那姐兒雙手往腰上一叉。「找什麼人？找人找到我這裏來的麼？」

長三吞口口水，慌惶地道：「碧玉姑娘，這位大爺……是來找一位公子的……小的不知……那位公子在哪位姑娘的……房中留宿……只好……逐間……房……查看了……這……不是我……的主意，是這位大爺……要這樣做的……」

「姑娘，這不關他的事，確是某家要他這樣做的，請原諒則個！」古存義說時，有意無意地，在門邊按了一下，只見他的手才收回，門邊上簌簌地洒落一蓬木屑來，而那之上，赫然現出一個手掌印來。

那姐兒一見，本待發作的，却驚得雙脚一陣發軟，連臉也白了，那裏還敢發作，抖着聲道：「長……三……你進去……看一下吧……昨晚沒有客人在我……房中留宿啊……」

古存義一直不敢以正眼看一下那姐兒，自然也不好意思走入房中查看，只好對長三道：「快進去看一下！」

長三只好答應一聲，閃縮地看了那姐兒一眼，才側着身，走入了房內。

一會，便走了出來，對古存義道：「大爺，房內沒有人。」

古存義立刻道：「快到另一間！」

這時，已有不少姐兒被驚動了，紛紛起床看個究竟，而那些留宿的嫖客則留在床上，豎着耳朵，聽一下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來，倒省了長三逐間去拍門的麻煩，但也惹來那些姐兒的一頓臭駡。

結果，查遍了所有的房間，也找不到要找的人——楚三公子，但却將留芳院內的所有人，都驚動了，要不是古存義生得異相威猛，只怕那些護院打手不會輕易讓他走開。

走出了留芳院，古存義不由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狄紅玉正不耐煩地往留芳院瞧望着，一眼看到古存義急步走來，急急道：「古叔叔，找到他麼？」

古存義苦笑一聲，搖了搖頭道：「姪女兒，要是找到他，我還會一個人走回來麼？」

狄紅玉一聽，失望地問道：「都找遍了？」

古存義說道：「都找遍了，就是不見他。」

「那現在怎辦？」狄紅玉拿眼望着古存義。

「這附近一帶沒有什麼大地方可去的，除了長安。」古存義沉吟着，「說不定他夤夜趕回長安，姪女兒，咱們趕回長安看看吧。」

狄紅玉根本就沒有主意，聽他這樣說，自然讚同。「古叔叔，那就快走啊。」

古存義搖頭笑笑：「姪女兒，看妳那種心急的樣子，不是喜歡上他吧？」

狄紅玉臉上一紅，跺跺脚道：「古叔叔，你說到那裏去了，姪女兒怎會看上像他那種自命風流的人！」

古存義故意逗她。「還說囉，妳不是在吃乾醋了麼？」

狄紅玉一張臉頓時急得脹紅了，嗔道：「古叔叔，我不依，你盡在笑我。」

古存義看着，樂得哈哈大笑起來。「姪女兒，別當眞，你古叔叔不過逗着你玩，妳不是說要快些趕回長安麼？那就快走吧。」

說着，他已當先轉身向鎮口那邊大步走去。

狄紅玉朝古存義的背後做了個鬼臉，才急急跟上去。

× × ×

古存義與狄紅玉一口氣走出十多里路，連氣也沒有喘一下。

前面不遠是座土崗子，崗脚下是一片密松林，只要走過這座土崗子，就可以遠遠地望到聳立着的長安城了。

兩人才走到崗脚前，驀地聽到密松林內，隱約傳出來一兩聲低叱聲。

兩人同時心頭一動，停下脚步，四道目光直往林中望去，但看到的只是蒼翠一片的松枝葉，根本就透不進松林內面。

兩人對看了一眼，狄紅玉好奇地低聲對古存義說道：「古叔叔，咱們進去看看好麼？」

古存義却搖搖頭道：「姪女兒，別多管閒事，以免惹上麻煩，還是快些趕回長安，我很想快些看到你爹。」

狄紅玉却說道：「古叔叔，進去看看嘛！說不定林內的人，有一個正是楚天朗呢！」

古存義聽她這樣一說，想想也未嘗沒有可能，遂點點頭道：「嗯，那就進去看

看吧。」

狄紅玉一聽，馬上便向松林掠去。

却被古存義一把拉住。「姪女兒，進去時小心一點，不要弄出聲响來，以免驚動了林中的人。」

狄紅玉點點頭，古存義却不放心地道：「還是由我走在前面，有什麼事情，由我來應付。」

狄紅玉不依也不行，而且也知道他是爲了她好，才這樣做的，雖然有點不願意，但却感激不已。

古存義一閃身，飛快地掠向松林。

狄紅玉緊跟在他後面。

兩人一前一後，小心地潛入林中，避免弄出聲响來。

兩人才潛入不過數丈，林深處却驀地傳來一聲令人心悸的慘叫，跟着便是一陣叱喝聲與兵器的交擊聲。

兩人一聽，心中大急，也顧不了會弄斷枝椏，發出聲响來，身形急掠，急疾地朝慘叫聲傳來的林中掠去。

待兩人掠到發出慘叫聲的林中時，一眼便看到有四五條身形，分從兩邊往外竄掠，地上則躺着一個人，看樣子是死了，因爲他的心胸要害處，被血漬染紅了一大片。

狄紅玉眼尖，一眼便瞥到，獨自一人往左邊竄去的那個人，正是楚天朗，而往另一邊竄掠的四條身影，她却一個也不認得。

「古叔叔，是他！」狄紅玉急叫一聲，身形一晃，追向楚天朝那邊！

古存義也看到單獨竄掠的那人，就是昨天晚上與他共桌的楚天朗，本來他想上去看一下，地上那死人是誰的，但又恐怕狄紅玉有什麼閃失，只好急急跟着狄紅玉向楚天朗那邊追去。

只不過眨眼間，竄向另一邊的四個人便隱沒在濃密的枝葉之間，古、狄兩人一心只在楚天朗身上，對於那四人毫不理會，只是緊緊地追着楚天朗。

「姓楚的，不要走……」狄紅玉情急地呼喚一聲。

楚天朗一聽，頭也不回，竄掠之勢更急。

狄紅玉咬着牙，又喝道：「姓楚的，今天你說什麼也逃不了。」

楚天朗身形一閃，竄掠出林外。

古、狄兩人也追掠出去。

却在這刹那，楚天朗驀地擰身揮臂，疾喝一聲：「看打！」

只見一蓬暗綠光芒自他的手中急射出來，洒射向兩人的身上。

兩人急切間根本就看不清那那蓬射來的綠光是什麼暗器，急忙揮袖劈掌，朝那蓬綠光飛捲急劈過去。

狂飈急捲，那一蓬綠芒被兩人的袖風掌勁捲擊得折飛跌落地。

看淸楚，原來不過是一把松針。

但這却顯出了楚天朗的內功相當的火候，否則，又焉能將一把松針作暗器發出，勢道是那樣强勁。

這已到了「摘葉飛花，皆可傷人」的上乘境界。

古存義自忖當年楚天朗那樣年紀時，在內功火候方面，還未達此境界，也因此，他對楚天朗這位年輕人，頓然改觀。

就這一阻之間，前面的楚天朗落荒掠出了十數丈之遠，頭也不回，急速地向前飛掠。

待到兩人展開身形，急追疾掠，前面的楚天朗又將兩人拋離了數丈。

古、狄兩人的輕功本就高明，但觀諸前面飛掠的楚天朗，一身輕功還要比兩人高明。

也不知道追出了有多遠，前面忽然又出現了一座樹林子，只見楚天朗一頭掠了入去。

兩人一見，自是大急，飛掠到林子前，却不敢乍然掠入去，以免遭到暗算。

這是古存義的主意。

他是一位老江湖，對於逢林莫入這句話，他是奉爲至理名言，自然不敢輕進。

在林處逡巡了一會，還是狄紅玉忍不住，硬是不顧一切地掠了入去，古存義才爲恐她有什麼失閃，急忙跟着掠了入去，口中急叫：「小心！」

但却沒有遭遇到暗算，兩人掠入林內，只覺靜悄悄的，連雀鳥的鳴叫聲也不聽聞。

古存義可不敢放鬆大意，一聲：「提防暗算！」他自己却搶在狄紅玉身前，往林中掠去。

結果，搜遍了整個林子，也找不到楚天朗，也不知他是怎樣逃脫的。

掠出樹林，狄紅玉氣恨地道：「好奸滑的傢伙，眼睜睜的又被他溜了，氣死人了。」

古存義忙道：「姪女兒，別氣惱，這一次讓他溜了，下一次一定不會讓溜掉了的。」

「可是，到那裏去找他啊？」狄紅玉頓着脚。

古存義看着狄紅玉那刁蠻使性的樣子，不禁頭痛起來，苦笑道：「姪女兒，他跑不到那裏的，依我猜測，他極有可能溜回長安。」

「古叔叔，你憑什麼猜測他會溜回長安？」狄紅玉撇着咀。

古存義被她這一說，不由抓抓頷下飛捲的鬍髯，說道：「姪女兒，妳看一下，這附近一帶，盡是荒野，連一間草屋也沒有，他又怎會溜到荒郊野地去呢？他總要吃要喝的啊！而長安離此不過十幾二十里，是個大地方，熱鬧人多，這種地方最容易藏人，要是我，也會溜到長安城，躲起來的。」

狄紅玉一聽，想想也覺得有理，而目前除了走回長安之外，難道在這荒野到處亂跑亂竄麼，所以，她只好讚同地道：「古叔叔，既然那樣，咱們這就趕回長安城吧。」

古存義却擺擺手道：「姪女兒，在趕到長安前，咱們何不順道到那松林子看一下，察看一下那倒地死去的人到底是什麼人，說不定，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有用的綫索也說不定。」

狄紅玉本就聰明，眼珠一轉，雙眼中異彩一閃，疾聲道：「古叔叔，你是不是懷疑，那林中的死人，有可能是楚天朗殺的？」

古存義點點頭道：「是，姪女兒，妳

想一下，楚三公子昨晚還是一個人，我素聞他風流不羈，素來獨行，照這樣說，那死人斷不會是他的朋友，極有可能是那四個從另一邊逃出林外的傢伙的同伴，而那些人在林中截住他不用說，肯定是與他有什麼過節，動手之下，被他殺了一個同件，要不是咱們碰折枝椏的聲响驚動了他們，他們肯定大打出過，而他們雙方可能都以爲咱們是對方趕來相助的人，又或是不想被別的人撞進來，看到他們在打鬥，認出他們是誰，總之，他們就是不想被別人看到，所以，在驚覺之下，便各自慌急逃竄。」

一頓，又說下去：「若是這樣，咱們說不定可以從那死者的身上，查出那些人是什麼來歷，從而查出更多的事情。」

「古叔叔，姪女兒明白了，咱們快去那松樹林子吧。」狄紅玉性急地說，轉身便朝來路掠去了。

古存義搖搖頭：「這丫頭，什麼都好，就是性子急了點。」

說着，他忙展開身形，追掠上去。

× × ×

掠到那座土崗腳下的松樹林前，狄紅玉扭頭看一眼身後的古存義，便一頭掠了進去。

古存義急叫道：「小心點！」也跟着掠了進去。

一直掠到發現死人的林中那處地方，兩人目光在地上一掃，却怔住了。

地上根本就沒有死人。

這眞是奇哉怪也。

兩人不由驚異地互看了一眼，狄紅玉奇怪地道：「古叔叔，怎麼不見了那死人，莫非他根本未死，在咱們趕回來之前，掙扎着溜了。」

古存義怔怔地望着地上那殷紅的血漬，皺着那兩道濃眉，沉吟着說道：「那人不可能還未死的，憑我多年的經驗，那人斷不可能在心胸要害中了一劍之下，還能够活得了，姪女兒，你看一下這地上，根本就沒有掙扎起身以及走動的痕跡，所以，我斷定那人不是自己溜掉，極有可能是那四個逃出林外的同伴，在咱們追截楚天朗時，再趕返林中，將那同伴的屍體搬走了。」

狄紅玉聽着，不得不佩服古存義見事之明及觀察入微，分析精確，到底，薑是老的辣。「古叔叔，那人既然已死了，那些人爲何還要費手腳返回林中，冒着可能會遇上咱們或是楚天朗的危險，將那人的屍體搬走。」

「唯一的可能就是，」古存義頓了一下，才說下去：「那些人不想有人從那死者的身上，追查出他們的身份來歷，所以，才不惜冒險，將那人的屍體搬走。」

狄紅玉聽着，也覺有理，但她也不免有點失望，「古叔叔，咱們可是白忙一場，什麼收獲也沒有了啊。」

古存義嘆口氣，安慰她道：「姪女兒，不要灰心，一點小小的挫折算得了什麼，若是這就氣餒，怎在江湖上闖？」一頓，拍拍胸口道：「總之，你古叔叔一定帮妳將那楚三公子找到，將事情弄個明白，那就成了吧。」

狄紅玉這才精神一振，歡喜地道：「古叔叔，你說過的話，可要算數啊。

古存義拍拍胸口道：「姪女兒，妳回去問問妳爹，你古叔叔可是個說話不算數的人。」

狄紅玉露齒一笑，催促道：「古叔叔，你不是想見我爹麼？那就快走吧，這時候趕回去，還來得及與我爹暢飲一番，才吃晚飯啊。」

古存義被她這樣一說，馬上「骨」地吞了口水，急不迭催促狄紅玉：「姪女兒，別說話了，快起程吧。」

狄紅玉朝他扮了個鬼臉，「哈」地一笑，向長安城那邊飛掠奔去。

古存義搖搖頭，跟着奔去。

× × ×

一口氣趕到長安城外，兩人可是又渴又累（爲了找尋到楚天朗，兩人一大清早起身，只吃了一些點心，古存義倒是喝了幾壺酒，本來，他們是一心想趕回長安才吃午飯的，那知道在土崗腳下的松樹林中，發現了楚天朗的踪跡……就擱了不少時候了，待他們趕到長安城外時，已經快近黃昏了，古存義一眼看到路邊有一座賣茶水酒食的敞棚子，再也忍不住，乾咽了一下，停下脚步對狄紅玉道：「姪女兒，我豎不住了，到那座茶棚內喝碗茶，吃些東西再進城吧。」

狄紅玉也是喉乾舌燥的，肚餓得難受，聽他這樣說，巴不得立刻就一口氣喝它三碗茶，解解喝，當下連忙點頭道：「古叔叔，好啊，快進去吧，姪女兒也是又渴又餓啊！」

古存義摸摸肚子，大步朝那座茶棚走去。

茶棚內，只有疏落的幾個人客正在喝茶歇脚，古存義朝那些人掃了一眼，看不出有眼熟的人，便在一張空桌子上坐下來了。

狄紅玉也拉開一張櫈子坐下去，急不及待地朝一個手搭抹布，正走過來招呼的店伙道：「小二，快來二碗濃茶。」

古存義却急迫地道：「伙計，別忙，再來兩大碗酒！」

那伙計奇怪地看了兩人一眼，答應一聲，去端茶捧酒來。

狄紅玉張口正想說話，古存義却向她眨眨眼，帶笑道：「別拿眼瞪着我，姪女兒，你爹沒有對妳說過，妳古叔叔是從來也不喝茶，以酒當茶解喝的麼。」

狄紅玉被他這樣一說，實在拿他沒有辦法，只好不再說他。

伙計將茶與酒送上來，古存義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大碗酒，就往口裏倒。

狄紅玉也拿起茶碗，喝了一大口茶，將那伙計叫住。「小二，替我弄一碗上湯麵來。」回頭對古存義道：「古叔叔，別顧着喝酒，你吃些什麼啊？」

古存義骨嘟嘟將那碗酒喝個點滴不剩，才以手背抹抹咀巴，道：「吃什麼東西，伙計，再來兩碗酒才是眞的。」

狄紅玉嗔道：「古叔叔，你怎麼只顧喝酒啊！」說着，嘟起了咀。

古存義伸伸舌頭，苦着臉道：「好了，乖姪女，我來碗鹵肉麵吧。」

狄紅玉這才回嗔作喜：「小二，快去弄兩碗麵來，酒不要了。」

古存義已拿起第二碗來喝，一聽，差點嗆了喉，「骨」地吞下那口酒，急急向那伙計招手道：「伙計，要酒，記着拿兩碗酒來。」

狄紅玉馬上鼓着腮道：「古叔叔，你若再要酒，我便不睬你！」說着，作勢便起身要走。

古存義一見她要走，可着了慌，手忙脚亂地道：「唉，姪女兒，不要這樣啊，我不要酒便是，這總成了吧。」

接對那不知所措的伙計瞪眼喝道：「不要酒了，還站着幹麼，快走開！」

那伙計無端端被他喝罵，簡直啼笑皆非，但幹他們這一行的，逆來順受是慣事，所以，他只有將那口氣吞下，還要連聲說：「是！」退了開去。

狄紅玉看到古存義那種惶急的樣子，不由「咭」地一聲，笑出聲來。

古存義看到她發笑，不由瞪眼道：「姪女兒，有什麼好笑的！」

狄紅玉抿咀笑道：「古叔叔，你發什麼脾氣，我不准你在這裏喝酒，不過想你待會兒到我家後，喝多幾杯爹窖藏了十多年的陳年蓮花白酒，你……」

古存義一聽，吞了口饞涎，滿心歡喜道：「乖姪女你怎麼不早說，要不，我連這兩碗酒也不喝。」

他口裏說不喝，手却抓起那碗酒，直往咀裏灌。

狄紅玉看到他那種活像老頑童的貪饞相，不由又「哇」地笑起來。

食了麵後，兩人便結賬離去。

兩人正欲走出那座茶棚，驀地，古存義無意中瞥到茶棚後面開着的敞窗外，有一條人影自窗邊閃了一下。

他馬上掉首望過去，却已看不到那條人影，心中疑念頓起，急忙對會鈔的狄紅玉道：「姪女兒，快跟我來。」

說着，人已撲掠向敞窗那邊。

狄紅玉先是愕了一下，繼之省覺到古存義必是發現了什麼，也顧不了那掌櫃的正在贖回銀子給她，身形急轉，也向着敞窗急掠過去。

那個掌櫃及伙計看到兩人那種快速的身法，驚得張口結舌的，呆住了，好一會才回過神來，那掌櫃急急叫道：「姑娘，銀子——」但狄紅玉已跟着古存義掠出了窗外，他只好將下面的話窒住。

竹林遭伏擊　追查可疑人

「古叔叔，怎麼回事？」狄紅玉緊跟着古存義掠出窗外，看到古存義目光四處搜視着，雖然猜到他必定發現了什麼，但她仍忍不住問。

古存義仍然四下搜視着，咀裏却道：「剛才我瞥到窗外有一條人影閃過，不禁心中起疑，恐怕是什麼人暗中跟着咱們，所以掠出來看一下，那到底是什麼人。」

狄紅玉一聽，立刻也緊張起來，睜着一雙明如秋水的眼睛，也搜視起來。

茶棚後面是一片疏落的竹樹，再過去，便是一片野地，一座土丘就聳立在野地邊沿，土丘上有一座小小的破廟，附近的情形，一眼便可以看清楚。倒是那些一叢一叢的竹樹，比較容易躲藏着人。

古存義一邊小心也搜看着，一邊嘀咕道：「那傢伙怎會一眨眼間便不見了？莫非他有飛天遁地之能？」

狄紅玉也邊搜看邊道：「古叔叔，你有沒有看花了眼？」

古存義立即「哈」地笑道：「姪女兒，妳說什麼？妳以爲我醉了麼？那兩碗老酒還醉不倒我啊！」

狄紅玉正搜到一叢竹樹前，驀地，她發出一聲驚叫，身形急閃，斜掠開去。

古存義也恰好來到一叢樹前，耳聽狄紅玉發出驚叫，心中一驚，急扭頭望過去，同時疾喝：「姪女兒，什麼事？」

豈料，就在他猛然扭頭向狄紅玉那邊的剎那，他身前的那叢竹樹中，驀地「喀勒勒」聲中，倒折壓向他的身上，同時間，一截竹竿夾雜在那些倒折下來的竹樹中，疾刺向他的身上。

在這種情形之下，照說，古存義無可能避得過那一刺的。

古存義在竹樹倒折壓墜向他的剎那，由於分神回望狄紅玉的緣故，加上竹樹折墜的「喀勒勒」聲响又影响了他的聽覺，故此，他根本就沒有發覺到那根疾刺向他身上的竹子，他只是出於本能地，運起內勁，暴吼聲中，雙臂撥振，整個人向上騰射。

他這一下反應，無形中救了他一命。

那些紛紛折墜的竹樹被他那運起八成功勁一撥之下，紛紛被撥得向兩邊歪彈橫飛開去，枝葉紛飛中，只聽嗤地一聲，那根疾刺向他身上的竹竿擦着他的左腿側，刺破了褲管，疾刺而過。

那剎那，他才驚覺到，自已是從鬼門關前，撿回了一條命。

右脚在那刺空的竹竿上一點，整個人又騰升起丈許高下，同時間，他手一抄，抄住了一根斷折的竹梢，一抖手。那根比尾指還要幼細的竹梢有如一支激矢般，向着那個匿在竹叢中，身穿一套青色勁裝，在竹樹倒折時現出身形的漢子。

那漢子那一身青色勁裝在這竹樹叢中，確是最好的掩飾，難怪連古存義也發覺不到他就匿在竹樹叢中，本來，他那一擊是很難避得過的，但古存義却避過了，只是腿側上被擦破了一些皮肉。

本來，那青衣漢子在一竿刺空的剎那，可以順勢向上一挑，那麼古存義就算反應再快，也不可能閃避得了，必然會傷在那根竹竿之下，但古存義那一點，壓得他的竹竿向下一沉，待到他奮力向上一挑的剎那，古存義已借力騰射起來，他那根竹竿只有七八尺長，根本已够不上長度，而他更料不到古存義隨手抄住一根激揚在空中的竹梢便能够當着殺人的武器，而且勢道急勁異常，待到他驚覺時，那根竹梢已奪地自他的頭側射入，在另一邊的頸背透出去！

於此，可見古存義內功之深厚精純。

那青衣漢一個身子被那一射之力帶得整個人向旁飛跌出去，發出一聲短窒的「呃」聲，「叭噠」一聲，重重地跌在地上，登時了賬。

這過程說起來話長，實則，只是一剎那間的事情。而在這瞬間，狄紅玉幾乎喪命在兩名青衣漢子的猝然襲擊之下。

狄紅玉是在乍然發覺到那叢竹子中，有兩道目光射出來，女孩子家畢竟胆量較小，嚇得她驚叫一聲，閃跳開去。

在她的第一個意念之中，是以為看到了妖魅之類的東西，所以，她才會那樣驚恐。

因為她看到的那雙目光，竟然是從一片葉子中射出來的，但却看不到人，你說，那嚇不嚇人。

就在她閃跳開去的剎那，她跳近的那叢竹叢中，枝葉一陣簌簌亂抖，吃驚之下，她疾忙又斜跳開去。

一跳，便跳到另一叢竹樹前，而在她脚還未沾地的剎那，那叢竹樹中「刷」地一下疾响，一根竹竿自竹叢中疾刺出來，直刺向她的背側！

狄紅玉驚覺時，那根竹子已疾刺在她的背上。

那剎那她驚得魂飛魄散，生死存亡的霎間，她下意識地身形一個疾旋，同時間右手順勢向後反臂一揮，寒光暴閃間，只聽「削」地一下疾响，跟着是嗤的一聲，那根刺向她側背的竹竿被她藏在袖中的短劍削斷了，而那尖削的竹尖仍然在她的背上劃出一道血槽來，衣破肉裂。

這還是她身法够快，在竹尖刺上她側背上的剎那，身形疾旋之下，那根本來刺入她背上的竹竿便變了貼着她的背橫劃過去，否則，就算她能及時將那根竹竿揮斬斷，只怕那尖削的竹尖一樣會刺入她的背上，雖然不至於致命，但也會受傷不輕。

那出手襲擊狄紅玉的傢伙在竹竿被削斬斷，力道驟失之下，整個人從竹叢中猛地搶撲出來，那剎那，狄紅玉雖然痛得渾身顫抖了一下，口中痛叫出聲，但是她在痛、怒、恨急之下，左掌急拍向那傢伙的身上。

那傢伙鑑於搶撲之勢太猛，根本收勢不住，眼見狄紅玉一掌劈來，他是欲避不能，驚得他不由發出一聲怒叫。

眼看着那一掌便要劈在那傢伙的身上，驀地，自她先前跳開的那叢竹樹中，嗤嗤嗤地激射出三根竹子來，成品字形射向狄紅玉的全身要害。

狄紅玉耳聽風聲急襲，心中一凜，身形急伏，斜掠了開去。

「嗖嗖嗖」那三根竹子自她的背上射過，有一根幾乎射在那個魂魄皆冒的傢伙身上。

那傢伙可說是檢回了一條命。

驚魂甫定之下，那傢伙咬着牙，將手上那根斷了一截的竹竿，順手擲射向身形一挺，欲挺腰站起來的狄紅玉。

狄紅玉馬上驚覺，挺起的身形藉勢向上一翻，身形異常美好地避過了那根飛射過來的竹竿。

「嗖」地一聲，那根竹竿自她的身下射過。

說起來，要不是她的輕功够高明，又仗着身法靈妙，只怕不容易避得過那連串的襲擊。

那知道她才堪堪避過那傢伙飛射過來的竹竿，另一名漢子（先那傢伙射出三根竹竿的漢子）又自那叢匿藏着的竹叢中，又射出三根只有尺許長的竹子，仍然是成品字形射向翻起在空中的狄紅玉！

狄紅玉人在空中，就算身法再靈妙，輕功再高明，在這種無法使力的情形下，要躲避那三根「竹箭」，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她也確是不可能同時避過那三根「竹箭」。

驚懍之下，她暗咬銀牙，身形硬生生斜翻開去，同時間右手短劍覷準了射向她左胸的那支「竹箭」，點擊出去。

而本來射向她右邊身上的那根「竹箭」，彼她那一斜翻，便貼着她的肩旁射了過去，但原本射向她右邊身上的那根「竹箭」，却變了射向她的腿脚上，而她無法避過那根「竹箭」。

她是在無奈之下，才採取這種避重就輕的法子，拚着腿脚上挨上一下，但却避過了要害致命之處。

驀地，一截竹梢响着尖哨，有如天外飛虹般，激急地電射而至，只聽「篤」的一下激响，那根竹梢在千鈞一髮間，將那根堪堪要射在狄紅玉腿脚上的「竹箭」截擊折墜開去！

一聲虎嘯般的吼聲，隨着一條俯掠而至的身形响起，震得那些竹葉簌簌飄落，那兩個漢子也被震得心悸神搖，臉上變了顏色。

狄紅玉一聽，便聽出那是古存義發出的吼嘯聲。

那兩個漢子眼見很難再得手，便各自向竹林外竄掠出去，而同時間，附近幾叢竹樹中，先後有七八根竹子飛射向身形掠射落地上的古存義。

而竹子射出的同時，那幾叢竹樹中青影一閃，有三條人影分別向不同的方向，竄掠出去。

古存義脚才沾地，便瞥到那些竹子有如亂箭般向他射過來，刹時奮起神威，虎吼了一聲，身形飛旋中，雙臂一陣撥擊，那些竹子頓時被他撥擊得歪射反彈開去，折墜落地上。

待到他身形停下來，那幾名青衣漢子已竄掠出林外，消失了踪影。

狄紅玉還想追，却被古存義勸阻了。

「姪女兒，追不上的了，咦，妳背上受了傷！痛不痛啊？」

古存義一眼看到狄紅玉背上那道有七八寸長的血口，不由心疼地看着狄紅玉。

狄紅玉被他一說，才省覺起自己背上受了傷，霎時間一陣火辣辣般地痛起來，不由暗自咬牙忍受着，以免忍不住痛叫出來。

古存義焉會看不出來，咬着牙道：「姪女兒，那些賊胚眞可惡，要是再遇上他們，我決不會輕易饒過。」

一頓，疼惜地道：「來，讓你古叔叔替妳先敷上一些金創藥，待回到妳家後，再好好地敷治一下！」

說着，不等狄紅玉說什麼，便從身上掏出一個瓷瓶子來，拔開塞子，來到狄紅玉的身後，小心地將瓶內的藥末傾洒在她背上的那道血口上。

本來，狄紅玉是個女孩子，背上傷處衣裂肉露，那是不方便被男子看到的，但古存義是她的長輩，那又當別論，所以，狄紅玉沒有半點忸怩之態，坦然接受古存義替她敷藥。

敷好藥後，由於古存義不便替她包紮

，只好將外衣脫下來，披在她的身上，以免在走入城中時，被人看到，引來訝異的目光。

狄紅玉這時對古存義更增敬意，也發覺到他的左脚腿側上，破裂的褲管被血漬染紅了，忙道：「古叔叔，你的腿上也受了傷，待姪女兒給你包紮一下。」

古存義却急不迭退開一步，道：「姪女兒，那只是一點點皮肉之傷，不碍事的，待我自己用金創藥敷治包紮便成了。」

說着，他已蹲下來，將金創藥洒在脚上的傷處，然後撕下那截破褲管，將傷處紮起來，起身道：「姪女兒，妳背上的傷覺得好點了麼？」

狄紅玉伸展一下腰身，道：「古叔叔，你那些金創藥眞靈，不大覺得痛了。」

「嗯，咱們去看一下那個被我擊殺的賊胚，看看能不能從他的身上，查出一些什麼來。」古存義說着，已快步走向那個被他以竹梢射殺的青衣人。

狄紅玉邊跟着走過去，邊道：「古叔叔，姪女兒認為，那幾名青衣人是有預謀欲襲殺咱們的！」

古存義點頭道：「姪女兒，我也是這樣想，那個在窻口閃現的傢伙，目的是要將咱們誘來這裏，而他們的佈置也很週密陰毒，想起來，我也驚出一身汗來。」

走到那個咽了氣的青衣人身前，古存義仔細地打量着那個青衣人，但橫看豎看，也看不出這青衣人是何來歷，因為他根本就不認識此人，也從未見過此人，所以，他對這青衣人一無所知。

「古叔叔，認出此人的來歷麼？」狄紅玉只看了一眼，由於她不認識這死去的青衣人，而那人的死狀又很難看，她雖說是武林兒女，但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被殺的人，未免感到噁心，所以，她不想再看。

「古叔叔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自問對江湖上的人物，只要是稍有名頭的，相信沒有多少個是不認識或是未聽聞其名的，但眼前這個傢伙，你古叔叔却看不出他是何來歷。」古存義邊說邊在那青衣人的身上翻搜起來。

狄紅玉咬着咀唇，拿脚踢弄着地上的泥土，忽然道：「古叔叔，依你看，他們這些人為何要襲殺咱們？」

古存義這時已從那青衣人的身上搜了一遍，但却什麼也搜不到，只搜到幾塊碎銀，不禁心中對這些青衣人的謹慎感到佩服，因為身上既然不帶任何物件，那便讓人無從識辨出他的身份來歷。

站起身來，他摸着頷下的短鬚，搖了搖頭道：「姪女兒，既然連他們的身份來歷也不知道，那怎能猜出他們為何要殺咱們？」

一頓，沉吟着道：「不過，空穴來風，未必無因，或許這些人是來向我尋仇報復，目的只是殺我，但妳與我在一起，便連妳也殺，或許是楚三公子派來殺咱們，或是在那片樹林中，與楚三公子打鬥的那帮人的同伙或是手下也說不定。」

狄紅玉聽他這樣說，明澈的眼睛閃動了一下，說道：「古叔叔，你不是說，楚三公子一向是獨來獨往的麼？他一時之間，怎能找到人來殺咱們？」

古存義頷首道：「嗯，說得有理，就算他僱請江湖上那些認錢不認命的殺手來殺咱們，他也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請到人手來殺咱們……」

「所以，姪女兒認為，那些青衣人極有可能是在松樹林中與楚三公子打鬥的那帮人派來的同伙或是手下！」狄紅玉搶着說。

「不無可能！」古叔義道：「如今想來，這個可能性最大。」

狄紅玉正想說話，却被古存義截住說道：「姪女兒，不要在這裏瞎猜了，咱們還是快些入城，妳背上的傷口可要好好地敷治一下才好啊。」

狄紅玉一聽，立時感到背上隱隱作痛起來。「古叔叔，你的酒癮發作才是眞的。」抿咀望着古存義直笑。

古存義伸手抓抓頷下的短鬚，笑笑道：「姪女兒，妳眞精靈，一猜就猜到我想些什麼，既然你已猜到，那還不快走！」

說着，他已大步向竹林外走去。

他不從原路走回茶棚，寧願繞些路，就是不想被茶棚內的人問長問短的。

狄紅玉叫了一聲：「古叔叔，別走得那樣快啊！」急急追了上去。

× × ×

「古老弟，這多年不見，你還是老樣子，一點也沒有改變，眞教愚兄感到欣慰。」百變掌狄長興喝下一口酒，笑望着古存義。「這多年來沒有與你把盞對酌，今日重又對飲，眞乃一大快事。來，咱倆老兄弟共飲三杯。」

古存義是正中下懷，連忙舉杯與狄長興連飲三大杯，暢快地舒口氣，哈哈笑道：「狄老哥，聽姪女兒說，這幾年你的酒量是越來越大了，今日，可要看看，那一個先醉倒。」

狄長興笑道：「古老弟，你仍然是以前的脾性，嗜酒如命，愚兄酒量再大，怎能與你相比，這樣吧，你我今日喝個盡興吧。」

古存義道：「既然狄老哥這樣說，那小弟遵命就是。」

狄長興高興地道：「古老弟，你一去這多年，一點信息也沒有，愚兄……如今看到你壯健如昔，愚兄慰甚。」

古存義就這說話之間，又已連喝三大杯酒。「狄老哥，小弟何嘗不記掛着你，本來，小弟還想在高麗國逗留一年半載才返回中原的，但……還是決定早些返回中原，看望狄老哥你。」

狄長興感喟地道：「歲月匆匆，眼看着紅玉那丫頭已長大成人，咱們老兄弟倒是要多聚聚啊！」

古存義聽狄長興那樣說，不由也感慨地道：「狄老哥，想當年咱們老兄弟聯袂共闖江湖，何等意氣風發……如今回想起來，就如昨日，唉！歲月催人，咱們眞的老了。」

一頓，忽又意興飛揚地道：「狄老哥，姪女兒已亭亭玉立，可有替她找到了婆家？」

狄長興一聽他提起女兒，馬上欣慰地笑道：「古老弟，紅玉那丫頭眼高於頂，長安城中，不少官宦之家的公子少爺托人上門說親，可那丫頭就是不點頭，愚兄也

拿她沒有辦法，她一向又被她娘寵壞了，……所以，至今還未找到婆家。」

古存義呵呵笑道：「狄老哥，姪女兒出落得美賽天仙，也難怪她眼高於頂，看不上那些傭俗的公子哥兒，看來，姪女兒喜歡的，還是那些武林中年少有爲的俊彥呢！」

狄長興道：「古老弟，你說對了，不過，那丫頭太挑剔了，年前，中州大豪洛家那位二公子，還有江南世家傅大公子曾先後派人來說媒，可是，那丫頭却看不上眼，說他們沒出息，只是仗着父兄福蔭，才在江湖上有點名頭，她就是不喜歡這種紈袴子弟，愚兄也拿她沒有辦法。」

「有志氣！」古存義一豎拇指，讚道：「狄老哥，你該感到高興才是，老弟相信她日後必會找到一個如意郎君的，可別忘了請小弟喝那杯喜酒啊！」說着，哈哈大笑起來。

狄長興被古存義那樣一說，也滿懷高興地道：「要是有那一日，愚兄怎會少了老弟那一杯，呵呵，愚兄可要與你飲個不醉不休啊！」

說完，舉杯道：「來，別只顧說話，冷落了杯中酒！」

古存義忙舉杯。「狄老哥，爲姪女兒早日找到如意郎君，咱老兄弟倆乾了這一杯！」

「乾！」狄長興高興地說。與古存義一口乾了杯中酒。

舒口氣，狄長興忽又感慨地道：「古老弟，愚兄這些年來，還是頭一次喝得這麼暢快高興，你知道麼？一個人獨酌，簡直越喝越悶！老弟，愚兄不准你這麼快便離開。」

古存義感動地道：「狄老哥，小弟何嘗不是，小弟這一次來，就是想與狄老哥你共聚暢飲，只要老哥你不趕小弟走，小弟可非要喝光你窖藏的那些蓮花白，再喝完姪女兒那杯喜酒，那才會走。」

「好，咱們兄弟有一段日子好聚了！」狄長興開懷道：「古老弟，愚兄倒想你長留在此，日日共飲！」

古存義舉杯道：「來，狄老哥，咱們再暢飲三杯！」

三杯喝罷，狄長興忽然道：「古老弟，紅玉那丫頭要不是巧遇你，只怕她在那茶棚後面的竹林中，已遭毒手了，那丫頭不知江湖兇險，多管閒事，這一次能夠平安回來，總算她福大命大！」

古存義聽他提起那件事，不由握拳道：「那些傢伙不知是什麼來歷，令人無從追查，只怕他們不會罷休，還會再伺機下手！」

狄長興雙眼倏睜，「古老弟，在長安，他們可不敢橫行無忌，他們若是再敢下手，愚兄倒要看看，他們是否有三頭六臂，說不定可以查出他們的身份來歷來！」

一頓，又說道：「聽那丫頭說，那些人極有可能是與洛陽楚家那三位公子有瓜葛的，那位楚三公子聽說年少英俊，風流倜儻，任俠好勝，是年輕一輩中的表表者，照說，他不會幹出那種令人不齒——辣手摧花的事吧？」

古存善道：「狄老哥，小弟也是這麼認爲，所以曾勸說姪女兒不要單憑表面看到的，下判斷，須知江湖上的事，詭奇百變，就連咱們這些老江湖，有時也會看走眼，幸好姪女兒肯定小弟的話，不再認定楚三公子是位心狠手辣的邪惡之徒，答應小弟不問青紅皂白便與楚三公子大動干戈，查問清楚，才動手。」

「唉，那丫頭從未涉足江湖，什麼也不懂，幸好遇上老弟你，否則，實在不堪想像，說不定會闖出大禍來！」狄長興担心地說道：「愚兄雖與洛陽楚家沒有什麼交往，但楚家在武林江湖中的聲譽一向很好，要是因此而與楚家結怨，實非愚兄所願！」

「狄老哥，這你毋需憂慮。」古存義道：「姪女兒不會亂來的，目前，最要緊的是找到楚三公子，向他查問清楚，那便好辦了。」

「愚兄已派出人手，在長安城內各處找尋楚三公子的踪跡，只要他在長安，那一定可以找到他！」狄長興說。

「狄老哥，還要提防那些傢伙的襲擊啊？」古存義提醒狄長興。

狄長興點頭道：「愚兄早已在宅中佈置好人手，那些不明來歷的傢伙若是胆敢前來進襲，愚兄敢說這麼一句：來得走不得。」

古存義這才放心地吐口氣。「有你老哥這句話，小弟放心了。」

「老弟，別盡說這些煩心的話了，咱們且開懷暢飲！」狄長興舉杯邀飲。

古存義馬上舉杯：「狄老哥，飲！」兩人一口喝乾了杯中酒。

× × ×

一連兩天，毫無動靜，狄長興派出的人手，至今還未找到楚三公子——楚天朗的踪跡。

而那些不明來歷的人物（在城外茶棚後的竹林內，伏擊古、狄兩人的青衣人），也沒有再侵襲狄家，襲擊古存義與狄紅玉。

狄長興與古存義樂得把盞暢飲話舊。

狄紅玉因爲背上的傷，這兩日安心地在房中養傷，沒有嚷着要去找楚天朗查問清楚。

第三日，狄紅玉却蹩不住了，一大早便嚷着要到外面走走，實則，她是想去找尋楚天朗。

狄長興怎麼說，她也不依，古存義只好說道：「姪女兒，那古叔叔陪妳出去走一走，順便，妳帶古叔叔到各處遊玩一下吧。」

狄紅玉這才轉嗔爲喜。「好啊。」接轉對狄長興道：「爹，有古叔叔陪着女兒，你可以放心了吧。」

狄長興年已半百，只此一女，自是鍾愛有加，只好點頭道：「走吧，不過，要聽妳古叔叔的說話。」

狄紅玉沒口答應，急不及待地便往外面走去。

古存義匆匆對狄長興道：「狄老哥，有小弟陪着姪女兒，你放心吧。」說着，已急忙走出去，追上狄紅玉。

狄長興對於古存義的一身武功，極具信心，那自然放心，望着狄紅玉的身影走出大門，他不自覺地搖了搖頭——對於這個任性的女兒，他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才走出大門外，狄紅玉便對古存義道：「古叔叔，今日若找不到他，姪女兒就不回家！」

古存義知道她說的那個「他」就是楚天朗，聽她那樣說，不禁着急地道：「乖姪女，這怎成？妳爹派出那樣多的人手也找不到他，咱們又怎會一定找到他呢？要是他不在長安，到了別的地方，那怎能找到他……」

狄紅玉不讓他說下去，跺着脚說道：「古叔叔，姪女兒一定要找到他！你不用陪着姪女兒了，你還是回去陪我爹去喝酒吧。」

古存義一見她使性子，慌忙道：「好了，乖姪女，別使性子了，你古叔叔陪妳找到那個該死的楚三公子便是！」

狄紅玉那雙明澈的眼眸一瞪，說道：「古叔叔，你不是說他一向聲譽不壞，不會是個邪惡之徒，怎麼忽然間又說他該死呢？」

古存義只好苦笑着辯解道：「姪女兒，妳是怎麼啦？忽然間對他這麼緊張起來？哈哈，莫非妳已喜歡了他？我那樣說，不過是一時口快，胡亂說說的。」

狄紅玉被古存義那樣一說，沒來由地臉上一熱，心頭也「砰砰」跳動起來，撒嬌地道：「古叔叔，你說到那裏去了，你笑姪女兒，我不依！」

古存義實在拿她沒有辦法，只好連聲道：「唉，好了，算我說錯了，姪女兒，那總行了吧？」

狄紅玉這才展齒一笑，「古叔叔，你不會對姪女兒生氣吧？」

古存義忙說道：「怎會呢，只要你這丫頭別再亂使性子，妳古叔叔便心滿意足了。」

狄紅玉「咭」地一笑，眼眸輕轉。「古叔叔，這樣站着只顧說話，只怕找到姪女兒變成老太婆，也找不到他啊！」

說着，她已急步向前直走。

古存義嘀咕一聲：「眞拿這丫頭沒辦法！」急急追上去。

那知走不出多遠，狄紅玉便倏地脚步一窒，停下來，望着迎面走來，神色匆匆的一名漢子。

古存義詫然道：「姪女兒，怎麼不走了？妳……」

「張猛，你走得這樣匆忙，有什麼事了？」狄紅玉忽然朝那個走到近前的漢子呼叫。

那漢子大約三十出頭，聞聲抬眼一望，看到狄紅玉，連忙刹住脚步，抱拳道：「小姐，是妳……」

狄紅玉心急地道：「當然是我啊，快說吧。」

那漢子——張猛正是狄家的一名護院，也是狄長興派出去打聽找尋楚天朗踪跡的人手之一，當下喘了口氣，忙道：「小姐，發現了楚天朗的踪跡。」

古存義一聽，急不迭插口道：「在哪裏？」

張猛道：「在城東那邊相國寺中。」

狄紅玉一聽，目中光芒一閃，疾聲道：「古叔叔，快到相國寺找他……」語聲未完，已拔脚向城東那邊快步走去。

古存義本想問一下張猛，楚天朗在相國寺內那一處，見狄紅玉已走出老遠，只好匆匆對張猛道：「快回去告知狄老哥！」話口未完，他已急步奔前去。

張猛正是要回去告知狄長興，眼見兩人飛一樣趕往相國寺，他也急急地趕回狄府。

× × ×

相國寺乃是先朝勅建的寺廟，氣象恢宏莊嚴，乃是長安城最大的寺廟，香火鼎盛。

來到相國寺前，狄紅玉脚步不停，直往內闖去。

古存義一把將她拉住。「姪女兒，妳這麼亂闖，可知道相國府有多大，楚三公子在寺內那一處麼？」

狄紅玉聽得一怔，愕然道：「古叔叔，管它有多大，他既然在寺內，那就總會找到他的！」

古存義搖搖頭道：「妳這樣亂闖，只怕還未找到他，他已聞風遁走了！」

狄紅玉一聽，不禁心急地道：「古叔叔，那怎辦？」

古存義望一眼寺內和尙，道：「很簡單，只要向寺內的知客僧打聽一下，便知道他在那裏！」

狄紅玉馬上道：「那快去找知客僧啊！」便一直向大殿上走去，邊走邊對古存義說道：「古叔叔，你眞好，我就是想不到！」

古存義跟着她走，苦笑一聲道：「娃女兒，妳什麼都好，就是太性急了。」

說着話，已走上大雄寶殿，狄紅玉四下張望一眼，心急地道：「古叔叔，寺內那樣多和尙，怎知道那一個是知客？」

古存義不由好笑地道：「姪女兒，妳是怎麼了？找一個小師傅問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狄紅玉「啊」了一聲，恍然道：「古叔叔，姪女兒眞是急昏了頭，幸好有你在旁提醒我！」

古存義看着她，疼惜地搖搖頭。

恰好有一個小和尙走過來。狄紅玉忙走上去，對那小和尙道：「小師傅，請問貴寺知客大師傅在那裏？」

那小和尙抬眼看了狄紅玉一眼，見是一位天仙般的姑娘，他畢竟出家不久，功行不深，不覺目光一直，但馬上便驚覺到自己失態，連忙收攝心神，心中默念「喃嘸阿彌陀佛」，吶吶地道：「女施主，在那邊那位便是敝寺的知客師叔。」說時，伸手指一下一位在香案旁邊站着，正與一個女善信說話的中年和尙。

狄紅玉道：「多謝小師父。」便與古存義朝香案那邊走過去。

那小和尙不敢再看狄紅玉，垂着目光走開，口中唸唸有詞「請佛祖饒恕弟子的罪過。喃嘸阿彌陀佛！」

狄紅玉兩人走到那知客僧身前時，恰好那女善信已與知客僧說完話，謝了聲：「多謝大師。」便走開了。

狄紅玉忙上前朝那中年和尙道：「大師，請問可是貴寺知客？」

狄紅玉不心急的時候，靈智清明，頭頭是道，但若是一急，亂了。

那中年和尙看一眼狄紅玉，不禁也「怦」然心動了一下，但畢竟修爲有年，馬

上便神智清明，口中喧了聲：「阿彌陀佛」，目光一垂，合什道：「貧僧正是，請問女施主有何貴幹？」

狄紅玉急忙道：「大師，咱們想找一個人。」

中年和尚目光一抬，看着狄紅玉道：「未知女施主要找什麼人？」

「找一位住在寺中的年青公子。」狄紅玉道：「他叫楚天朗！」

中年和尚目光一閃，不答反問：「請問女施主怎樣稱呼？」

狄紅玉心急地道：「找姓狄，狄紅玉，大師，到底那位楚公子在貴寺內什麼地方？」

中年僧人目光一亮，仍是不答反問：「請問女施主，狄長與狄施主可是女施主的什麼人？」

狄紅玉忍着性子道：「大師，那是我爹。」

「阿彌陀佛，原來女施主是狄施主的千金。」中年和尚道：「未知兩位施主找楚少施主有什麼事？」

狄紅玉想開口說話，却被一直沒有開口的古存義搶先說道：「大師，咱們有點事，欲向楚公子請教一下。」

中年和尚目光一移，看着古存義道：「這位施主，請教怎樣稱呼？」

古存義道：「某家古存義。」

他之所以一口說出自己的姓名，是因爲他巳看出，這位相國寺的知客僧，是一位身懷武功的出家人，那麼，可以算是武林中人，很可能會聽說過他的名號，若是，那說不定可以省却一番口舌。

他的猜測果然沒有錯。

那中年和尚一聽古存義報出姓名，雙眼一睜，目中神彩速閃，喧聲佛號：「原來是古施主當面，請恕貧僧失禮。」

狄紅玉巳按捺不住，問道：「大師，楚公子到底在不在寺內？」

中年僧人又喧聲佛號：「兩位施主，請跟貧僧來。」

說着，轉身向殿後走去。

狄紅玉口一張，想說話，却被古存義暗中扯扯她的衣袖，以眼色阻止她開口說話。

狄紅玉眼珠一轉，這才恍然明白，中年和尚是帶他們去見楚三公子。

她不由敬佩地朝古存義一笑，低聲道：「古叔叔，你眞行！」

× × ×

穿過兩重大殿，中年和尚帶着古、狄兩人來到一座淸靜的偏院，一直走向那一列掩映在松竹之中的靜舍。

「兩位施主，楚少施主就住在第五間靜室中。」中年和尚終於開口。

「他倒會揀地方落脚！」狄紅玉衝口而出。

古存義道：「大師，楚三公子什麼時候來到貴寺的？」

中年和尚正想答話，驀地，靜室那邊傳來一聲叱喝聲，跟着是兵器撞擊聲，三人聽聞之下，同時神色微變，狄紅玉一聲：「古叔叔，快趕去看看！」人巳有如飛矢般，向靜室掠去。

古存義忙叫道：「姪女兒，小心啊！」身形一標，亦急掠過去。

中年和尚身懷武功，口中念着佛號，那件寬大的僧袍一振，亦巳飛撲向靜室！

狄紅玉一下子撲掠到那列靜室前，目光往第五間房舍一掃，嬌喝道：「楚天朗，快出來！」

喝聲中，她巳直撲過去。

古存義恐她有什麼閃失，急得疾叫道：「姪女兒，千萬小心！」

猛吸一口氣，全力撲掠過去。

狄紅玉撲到那間靜室前，手一翻，巳亮出藏在袖中的短劍，同時一掌劈向那扇關着的房門。

「嘭」然一聲大响，那扇房門被她的掌勁震開，目光往室內一掠，恰好看到一條身形竄出後窗。

她一眼便認出那正是楚天朗！

脚下一窒，飛撲入室內，同時尖喝一聲：「楚天朗，你別想溜！」

古存義緊跟在狄紅玉身後，在室門被震開的刹那，他亦瞥到楚天朗正竄掠出後窗，亦不由脫口疾喝道：「楚三公子，請留步！」

那中年和尚身法也不慢，但却看不到楚天朗穿窗而出，却聽到兩人的呼喚，不由也高聲呼叫道：「楚少施主，貧僧帶兩位施主來看你，你怎麼要走啊！」

但楚天朗却沒有理會三人的呼喚。

狄紅玉撲入房中，立卽飛身向後窗穿掠出去。

古存義恐防她會遭到伏擊，心中大急，也顧不了那樣多，情急之下，探手一把抓住她的肩頭，急聲道：「姪女兒，小心外面有埋伏！」

狄紅玉被他這一喝，才驀然驚悚得心中震顫了一下，急忙刹停身形。

古存義亦急忙鬆開抓住她的手，身形一閃，從她的身旁閃了過去，身形一竄，掠向窗口。

狄紅玉一聲：「古叔叔，小心啊！」身形急射，緊跟着射向窗口。

而她心中對古存義感激不巳。

古存義身形才竄到窗口，右手遙發一掌，一股急勁如濤的掌風直撞向窗外，而他的人亦隨即穿了出去。

他這樣作，是防備窗外眞的有人埋伏着，猝然施襲。

但窗外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也不見了楚天朗的踪影。

他目光一掃之下，身形一起，掠上了牆頭。

狄紅玉接踵掠了上去，疾聲道：「古叔叔，他在那邊！」

語聲未定，她巳足下一點，縱身飛掠向牆外。

古存義目光一瞥，果然看到楚天朗在牆外的左邊飛一樣向前掠去，他急忙亦縱身掠下牆頭，與狄紅玉緊追下去。

楚天朗的輕功眞高明，無論狄紅玉與古存義怎樣追趕，却就是追不上他，始終保持十數二十丈的距離。

不知不覺間，兩人追到一座小山崗前，只見前面的楚天朗身形一閃，轉過左面的崗脚，不見了！

狄、古兩人互看一眼，古存義朝狄紅玉點點頭，示意他繼續追下去。

而他也暗中加了小心。

有過那一次在竹樹林的遭遇，他自然不敢再大意。

兩人轉過那處山脚，却忽然不見了楚天朗的踪影，兩人不由身形一緩，目光四下搜掠起來。

忽然，山崗上傳來一下叱喝聲，兩人急忙循聲走上去，發現楚天朗飛一樣直向山崗頂上掠去，而崗上也有一條人影閃沒在崗頂上的一塊石後。

兩人立刻向崗頂上掠去。

驀地，只見快掠上崗頂，亂石飛墜，其中夾雜着一蓬蓬的暗器，激砸攢射向縱跳如飛般掠上崗頂的楚天朗。

兩人看着，不禁替楚天朗捏一把汗。

因爲兩人自忖在這種猝然的情形下，也無法閃避得了那些飛砸激射下來的碎石暗器。

但當他們看到楚天朗縱跳中的身形陡地向上騰射起來，眼明手快地一脚點在一塊飛砸在他膝下的碎石上，身形凌空借力再拔起兩丈高下，有驚無險地避過那些碎石暗器，兩人不禁對楚天朗的身手及那份敏捷靈巧的應變佩服不巳。

但一蓬暗器又猝然向他激射過去。

兩人一眼看到，又不禁替楚天朗捏了一把冷汗。

因爲那蓬破空似嘯的暗器，是以機簧發射的。

這種以機簧發射的弩箭，勢道强勁，可遠及二三十丈之外，在暗器中，可說是最霸道的一種。

而人在空中的楚天朗，無論身手怎樣靈捷高明，在無處着力下，頗難變換身形閃避那一蓬弩箭，難怪狄、古兩人驚瞥之下，替他担心了。

不過，楚天朗的應變能力，又讓兩人看得張口瞪眼，佩服得五體投地。

只見人在五丈高的楚天朗竟然身形一展，直向那蓬激射向他全身上下的弩箭射過去，兩人乍然瞥見之下驚怔得呆住了。

因爲那簡直是「自投羅網」！

但隨即兩人便舒出一口氣來，心中讚佩不巳。

只見楚天朗有如一支激矢般迎頭射向那蓬弩箭，就在人箭堪堪撞上的刹那，一道閃耀的電芒自他的手中閃展出來，幻成一團面盆大的晶幕，那些弩箭射擊在那團晶芒上，有如燈蛾撲火，「叮叮叮！」連串急激的擊撞聲响中，激彈折墜落地，而他就在那團晶芒「鑽」出來的那個「箭洞」中穿了過去！

「好妙絕的法子，好聰敏的頭腦，眞個是奇材！」古存義禁不住由衷地讚嘆出聲。

楚天朗那一着確是够妙够絕，因爲他那樣迎頭射向那箭雨，無形中便將他的「目標」變小了，那蓬弩箭本來是射向他全身上下的，却變了只射向他的頭頂及兩肩，面積縮小了很多，他被射中的機會也減少了很多，這就比較容易封擋了。

不過，這要具有常人難及的胆色，以及高明的身手，才敢那樣冒險。

因爲若稍有失閃，便會命喪當場，絕無倖理。

難怪古存義看着，不自禁讚嘆出聲。

因爲連他也不敢那樣冒險，亦根本想不到用那種方法去應付那蓬激射過來的弩箭！

狄紅玉瞧得整個人呆住了。

在她來說，這簡直是匪夷所思，不敢想像！

楚天朗自那個「箭洞」中穿射過去，那團晶芒陡地一歛，化作長虹，人劍如矢，飛射向崗頂上！

「快閃！」古存義忽然一把抓住狄紅玉的手臂，往旁縱跳開去。

「呼」地一聲，一石跳彈着飛砸而下的石塊，擦着狄紅玉的身旁掠過，驚得她出了一身冷汗。

「快追上去！」古存義不等她回過神來，拉着她便向崗頂上掠去。

解說釋嫌疑　惹上勾魂煞

兩人縱跳如飛，一口氣掠上崗頂，恰好看到楚天朗將一名青衣人刺殺在刀下，而崗下，正有三名青衣人沒命地奔掠而去，楚天朗正欲飛身追掠下去，却被狄紅玉的一聲嬌喝阻停了。

「楚天朗，你還想走！」

楚天朗聞喝一怔，目光在狄紅玉的身上一閃，脫口一聲：「又是妳！」身形一竄，便欲向崗下掠去。

但却被古存義阻住了。「楚三公子，你走不了的，還是留下來說個清楚吧！」

楚天朗身形一窒，氣急地疾聲道：「閣下請讓開，別阻住在下的去路，誤了在下的急事！」

古存義巨目中神光如炬倏射，沉聲道：「楚三公子，某家與姪女兒好不容易才將你截下來，你若不說個清楚明白，哼哼，你不但走不了，某家饒過你才怪！」

就這一阻之間，崗下的三條青衣人影巳奔掠出數十丈遠，就算是輕功再好的人，只怕也追不上了。

楚天朗閃眼朝崗下瞥望一眼，不由頓足道：「閣下對在下胡纏瞎說，是什麼意思？」

狄紅玉冷笑一聲，快口快舌地道：「楚天朗，你裝什麼胡塗，今日若不說清楚，本姑娘第一個不放過你！」

說着，翻腕自袖中亮出那柄短劍來！

楚天朗人如玉樹臨風，倜儻瀟洒，年紀大約只有二十五六上下，生得劍眉星目，英挺不凡，這難怪會迷倒那麼多的女孩子。

古存義在鎭上那家平安客棧的食堂內一眼看到他，便頓生好感，才會走過去向他借個座，與他同桌。

而狄紅玉雖然是第四次看到他，語聲中充滿了敵意，但一雙明眸却有如鐵遇磁般，被他吸引住，雙目瞬也不瞬地盯着他那張俊朗的臉而！

「姑娘，在下與妳毫無瓜葛，在下向妳解說什麼？」楚天朗一臉迷茫地看着狄紅玉。

狄紅玉與他的目光相觸，不禁心頭「砰」然，臉上也微熱起來，但語氣却冷冷的。「楚天朗，看不出你生得一表……人材，却是個無賴！」

楚天朗聽着，雙眉一別，無氣地道：「姑娘怎麼出口傷人，在下雖然不是什麼

大豪傑大英雄，但自問從未做過一件虧心事，姑娘妳雖然長得艷如桃李，但却口舌如劍，令人心寒！」

狄紅玉聽他先是讚美自己，不知怎的，心中一甜，頗爲受用，及至聽到他說自己口舌如劍，不禁氣惱得明眸倏睜，嬌臉含怒，嬌聲叱道：「楚天朗，你……」

古存義適時閉了口，截斷了狄紅玉的說話。「楚三公子，洛陽楚家在武林中素著聲望，而你在江湖上的聲譽也不惡，江湖上有句話：好漢作事好漢當，你若是有幹過什麼見不得人的事，何不一力承當，却在此巧言利辯，你不怕丟了楚家的面子麼？」

楚天朗被古存義說得氣笑不是，只是瞪眼望着古存義，忽然，他朝古存義抱拳一揖。「閣下，請問怎樣稱呼？」

古存義道：「某家古存義！」

楚天朗一聽，立刻肅容深深一禮道：「原來是古前輩當面，請恕在下失禮。」

古存義見他如此恭敬，有謂伸手不打笑臉人，當下忙抱拳還禮道：「楚三公子，在事情還未弄清楚之前，請恕某家不敢與你套近乎。」

楚天朗却仍然肅容抱拳道：「古前輩，在下曾聽家父說起前輩的大名，家父對前輩之忠義，稱讚不已，在下雖然放蕩不羈，但自問沒有幹過有虧行止之事，更沒有與前輩有什麼過節，前輩可否向在下坦白相告，在下到底幹了什麼事，令到前輩與那位姑娘對在下有所誤會！」

狄紅玉冷哼了一聲。「自己幹過的事自己知，裝什麼胡塗！」

楚天朗的神色微變了一下，却沒有發作。

古存義在江湖上混了這麼多年，什麼人沒有見過，他左看右看，也看不出楚天朗是那種陰毒邪惡之人，不過他也緊記一句話：人不可貌相，他沒有因爲楚天朗的外貌及對他多禮而消除了對他的懷疑，不過他也不像狄紅玉般年輕氣盛，對他存有偏見，畢竟，他是個老江湖，見識廣博，那自然比較明智。

他先不答楚天朗的話，却伸手指向狄紅玉說道：「楚三公子，那位是某家的姪女兒，某家那位老兄弟狄長興的千金狄紅玉！」

楚天朗一聽，馬上改容向狄紅玉抱拳道：「姑娘原來是狄大俠前輩的千金，有眼不識芳容，適才開罪之處，請狄姑娘不要見怪。」

人家那樣說，又朝自己行禮，總不能還綳着一張臉的啊，是以，狄紅玉不得不放緩了臉容，還了一禮。「楚公子，你太多禮了。」

一句話，說得楚天朗臉上訕訕的，只好轉對古存義道：「古前輩，在下到底幹了什麼事，至使兩位對在下生出誤會？」

古存義雙目一睜，烱烱神光直射在楚天朗的臉上，一字字道：「楚三公子，還記得數日前，在大雁塔下，槐樹林邊幹過的事麼？」

楚天朗一聽「哦」了一聲，恍然轉對狄紅玉道：「狄姑娘，在下如今想起來了，那日在林邊在下殺了那個女子後，有一位姑娘恰巧自另一邊轉出來，那位姑娘原來就是狄姑娘妳，如今在下明白了，狄姑娘爲何一直追纏在下了！」

狄紅玉冷笑道：「楚公子，你終於想起來了麼？」

楚天朗苦笑一聲，說道：「狄姑娘一定以爲在下殺了那個女子，是因爲——唔，這也難怪狄姑娘妳那樣想的，以在下在江湖上盛傳的行徑，轉換是在下，也會那樣想……」

「你終於認了！」狄紅玉冷冷地說，不知怎的，心中却有點快快的。

楚天朗又一聲苦笑。「狄姑娘，請妳聽在下解說好麼？」

狄紅玉撇撇咀道：「說吧，本姑娘倒要聽你怎樣巧言爲自己開脫。」

楚天朗對狄紅玉的話不以爲忤，吐了口氣道：「狄姑娘、古前輩，未知兩位聽說過江湖上有一個名叫勾魂煞的神秘組合麼？」

狄紅玉目露茫然之色，不做聲，但古存義一聽，却神情震動了一下，失聲道：「勾魂煞這個組合，某家在十多年前便巳聽說過了，只是一直只聞其名，却從沒有遇上他們，而這個組合的人也很少在江湖上出現，記得約十一年前，兩淮大豪神拳震天郝志飛一家無緣無故慘遭屠戮，事後有人在郝家那倒塌的大門上，發現了一個用血繪畫的美人頭，旁邊亦用血寫了三個字：勾魂煞，直至那時，江湖上，武林中，才知道有這麼一個組合，但却沒有人知道郝志飛爲何被勾魂煞這個組合將滿門殺絕，也沒有人見過這個組合的人，當時，曾有不少武林同道及郝志飛的知交好友，展開追查，但歷時半年有多，却查不到一點有關勾魂煞這個組合的蛛絲馬跡，那才作罷。自此，再沒有聽聞過勾魂煞這個組合在江湖上殺人的事件，相信江湖上的同道，也巳漸漸淡忘了這個組合的存在，要不是你提起，某家也想不起來，有這麼一個組合！」

楚天朗待古存義說完，才舒口氣道：「幸好前輩曾聽聞過這個組合確是在江湖上出現過，否則，只怕在下無論怎樣解說，狄姑娘也不會相信在下的話。」

狄紅玉正想說話，古存義巳道：「楚三公子，聽你這樣說，莫非勾魂煞這個組合的人，又在江湖上出現了？」

楚天朗凝重地道：「古前輩，你說對了。」

古存義一聽，馬上追問道：「楚三公子，你在什麼地方看到？」

楚天朗先不答古存義的話，却懇切地道：「古前輩，在下不敢當前輩方才的稱呼，請前輩直呼在下的名字好麼？」

古存義擺擺手道：「什麼也是一句稱呼，正如某家雖然也不敢當前輩之稱，但你那樣稱呼某家，某家不是自大之人，某家之所以沒有要你改口，只是不想强人所難，因爲某家知道你一定不肯改變對某家的稱呼，所以，咱們還是各自怎樣稱呼對方便怎樣稱呼吧！你還是快說在什麼地方看到勾魂煞這個組合的人出現吧！」

楚天朗聽他那樣說，知道再說他也不會改口的了，只好道：「古前輩，就是在數日前，狄姑娘撞見在下殺死那女子的大雁塔下那座林子邊！」



楚三公子向古存義和狄紅玉解釋殺那女子的經過。

古存義一聽，先是怔愕了一下，繼是失聲道：「楚三公子，莫非那個被你殺死的女子，就是勾魂煞這個組合的人？」

畢竟，薑是老的辣，他馬上便猜到那個女子了。

楚天朗吁口氣，鄭重地說道：「前輩果然就是前輩，見事明快，不錯！被在下殺死的那個女子，就是勾魂煞這個組合的人！」

一頓，加以解釋道：「古前輩，在此之前，在下只聽家父偶爾提過勾魂煞這個組合的名稱，而後來在下也淡忘了，要不是在那女子的手臂上，發現刺繪了一個美人頭，其上又刺了勾魂煞三個字，在下猛然省起家父曾提及過有這麼一個組合，在下還不知那女子的身份來歷！」

「楚三公子，聽你這樣說，那女子絕無疑問，應該是勾魂煞中人！」古存義雖然還沒有聽說楚天朗解說爲何殺那女子，却巳猜到，楚天朗之所以殺那女子，其中因由，絕不是像狄紅玉初見他時，對他說的那樣，是爲了擺脫那女子的糾纏，才殺她的。

楚天朗忽然轉對狄紅玉，正容道：「狄姑娘，在下之所以要殺那女子，是因爲那女子欲殺在下，當時的情形，危急到不是她殺死在下，便是在下殺死她，在下在別無選擇之下，只好殺死她！」

狄紅玉聽了這一會，對楚天朗的成見巳消除了大半，她雖然沒有聽聞過勾魂煞這個組合，但古存義聽聞過，那便够了，而從古存義的描述中，勾魂煞這個組合雖然只在江湖上出現過一次，但却殺了神拳震天郝志飛全家，單是這一點，巳可想像到，這個組合絕不會是正派名門，而是一個神秘的組合，否則，又怎會濫殺無辜，而且，還以聽起來便感到陰森殺氣的勾魂煞三個字，作爲組合的名稱！而那女子既然是那個組合中人，那麼楚天朗之所以殺她，那就不大可能是因風流情事而殺她的了。

「楚三公子，她爲什要殺你？」古存義凝重地望着楚天朗。

楚天朗又苦笑一聲，搖搖頭道：「古前輩，這個問題，在下曾想過千百遍，却就是想不出，那女子爲何要殺在下！」

「這就奇怪了！」古存義瞪着那雙巨目，沉吟着道：「這個組合雖然神秘，手段也惡毒狠絕，不過，他們自那一次之後，便沒有再在江湖出現，那女子要殺你，不會沒有緣故的，否則，他們也不會自殺了郝志飛滿門之後，便消聲匿跡，蟄伏不現！」

「古前輩，在下確實想不出，那女子爲何要殺在下！」楚天朗發急地道：「在下眞後悔殺了那女子，否則便可以從那女子的口中，問出她欲殺在下的原因來！」

古存義道：「這個組合雖然手段兇殘，但從他們不輕易在江湖上露面這一點看來，他們不會無緣無故找上一個人的。楚三公子，你何不再想一下，你在這段日子，有得罪了什麼人沒有？」

楚三公子困惱地垂目思想了一下，搖搖頭道：「古前輩，在下實在想不出，怎會得罪了勾魂煞這個組合的人。」

古存義却仍然問道：「在那女子欲刺殺你之前，有沒有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沒有！」楚三公子異常肯定地道：「在下自洛陽一路遊玩，來到長安，在大雁塔下，才發生那女子刺殺在下的事情，當時，在下眞是莫明其妙的，想破了腦袋，也想不明白，在下怎會惹上這個極之神秘的組合。」

「嗯。」古存義沉吟着道：「在路途之上，有沒有發生過別的事情？聽聞你楚三公子雖然風流，但却任俠好勝，沿途之上，你不會不管閒事吧？」

楚天朗對古存義說他風流，一點也不以爲啻，雙眉蹙了蹙，倏地一剔道：「古前輩，在下想起來了，在下於一處名叫三槐鎭的地方，由於不恥一個公子哥兒的無賴，欺凌侮辱一個青樓女子，在下生平最恨的是那些欺凌女子的傢伙，在下本想教訓他一番的，豈料那傢伙居然向在下動

刀子，在下在他衝過來的時候，用腳絆了他一下，那知道，那傢伙被絆了個狗吃屎，而他手中拿着的那柄短刀，不知怎的，竟會插入他自己的心窩中，登時一命嗚呼，在下也不以爲意，便離開三槐鎮，這一路之上，在下只管了這件閒事。」

「楚三公子，依你所見，那個失手自己殺了自己的傢伙，會不會是武林中人？」古存義問。

「應該是不會，」楚天朗說道：「那傢伙連我那一腳也閃避不過，並且還失手將刀子刺入自己的心窩上，古前輩，你說，只要是稍會武功的人，也不會如此不濟吧？」

「嗯。」古存義點了點頭：「這就令人費解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勾魂煞這個組合，依古某想來，總不會無緣無故要殺你的！」

楚三公子苦惱地道：「在下也是這樣想，不過，在下想了千遍萬遍，也想不起，在下幾時惹上了他們。」

一直沒有出聲的狄紅玉忽然道：「楚公子，如你所說是實，那日在大雁塔下，你既然沒有做虧心事，那你爲何一見我來，便走避不迭了？」

楚天朗看一眼狄紅玉，苦笑道：「狄姑娘，妳仍然懷疑在下？」一頓，接說道：「狄姑娘，在下那日，見你出現便走，實不相瞞，那不是怕妳找上在下討公道，而是在霎眼間，發覺到林子內似乎有人匿藏着，在下懷疑林內之人，是那女子的同伙，所以才匆匆掠入去搜看一下，林中確是有人，可惜，那人溜滑得緊，敎他溜脫了，在下循跡追下去，不知不覺間，便追到那鎮上。」

狄紅玉聽他那樣說，加上他一直對自己和氣有禮，人又俊朗不凡，最令她感到受用的是，楚天朗說的那句「在下生平最恨的是欺凌女子的傢伙」，此刻，她對他的成見與懷疑，早巳消散了，只不過，一時之間，卻放不下臉來，仍然綳着一張嬌靨，毫不放鬆地道：「那在平安客棧內，你一見我便從客棧後面溜走，那又怎樣解釋？」

楚天朗笑笑道：「狄姑娘，妳又誤會了，當時在下忽感內急，才匆匆走入後面的茅厠，那知道在茅厠內幾遭暗算，幸好在下福大命大……急忙追索那驟施暗算之人，一直追出了客棧之外。」

狄紅玉至此，無話可說。

古存義卻道：「楚三公子，在松樹林中的與你搏鬥的那幾個傢伙，又是什麼人？你爲何一見某家與狄家姪女兒便倉惶急掠而去？」

楚天朗道：「古前輩，那幾名與在下在松樹林中搏鬥的傢伙，在下至今也不知他們是什麼人，他們爲何要殺死在下。不過，在下猜測，他們有可能是勾魂煞這個組織的人！」

一頓，緊接上說道：「當時，在下剛好殺了對方一人，突聽有人竄掠入來，在下恐防是他們趕來的援手，心想雙拳難敵四手，於是乘他們徵一分神的刹那，急忙遁掠出林，擺脫他們的糾纏，實在想不到是兩位。」

至此，兩人可說弄清楚了楚天朗二次三番躲避兩人的原因了。

「楚三公子，某家相信你所說的話。」古存義看着楚天朗：「你可知道，某家與狄家姪女，在松樹林中追截不到你，便折返長安，豈料在城外那座茶棚後面的竹樹林中，遭遇到那些青衣漢子的伏擊，差點遭了毒手，那些青衣人與先一會在這崗頂上伏擊你的青衣人，應該是同一伙的，他們的衣式裝束一模一樣，你知不知道那些青衣人又是什麼人？」

楚天朗目光一移，落在丈遠外躺在地上的那具屍體，說道：「古前輩，在下也不知他們是什麼來歷，不過，咱們何不搜查一下那具屍體，說不定可以查出他們的身份來。」

「有道理。」古存義說着，當先向那具屍體走過去。

楚天朗跟着走過去。

狄紅玉却站在原地，沒有走過去。

古存義蹲下來，在那名青衣人的身上搜查起來，但却什麼也沒有搜到，於是他便翻起那漢子的衣袖，赫然發現，那青衣人的左手臂上，刺繪了一個美人頭，其上是刺了三個字：勾魂煞！

吸口氣，古存義神色凝重地道：「楚三公子，他們果然是勾魂煞的人！」

站在那邊的狄紅玉一聽，急忙走過來，「見識見識」。

「這青衣人既然是勾魂煞的人，那麼，絕無疑問，那日在茶棚後面設伏襲擊某家與狄家姪女的青衣人，亦是勾魂煞的人！」古存義困惑地道：「只是，他們爲何要殺咱們？」

楚天朗脫口道：「古前輩，說不定是因爲你與狄姑娘在松樹林內撞破了他們的在下的搏殺，至令在下有機會脫身，所以，他們遷怒於你們的身上……還有，可能他們不想你們因好奇而追查下去，便動了殺你們之心！」

古存義一拍腿道：「有理，楚三公子見事好明快啊！」

狄紅玉不由也道：「一定是這樣！」

這時，她巳完全相信了楚天朗的說話。

楚天朗却忽然道：「咦，古前輩，狄姑娘，在下發覺這人臂上刺繪的美人頭，顏色與那個女子的有所不同！」

古存義狄紅玉早巳看到，那青衣人臂上刺繪的美人頭，是用藍靛着色的，兩人不由同時望着楚天朗，奇怪地齊聲問：「怎樣不同？」

楚天朗道：「在下記得，那女子手臂上刺繪的美人頭，以及那三個字，是用朱丹繪色的！」

古存義嘟喃道：「那女子與這青衣人臂上的美人頭竟然顏色不同……這是什麼意思……」

「古叔叔，有可能是代表了他們在勾魂煞這個組合中的身份地位吧？」狄姑娘脫口道。

楚天朗讚賞地看了狄紅玉一眼：「有道理，狄姑娘頭腦好聰敏啊！」

狄紅玉被楚天朗那句話說得心中受用不巳，不由嫵媚地瞟了楚天朗一眼，抿咀輕笑。

「一定是這樣，」古存義肯定地道：「江湖上，確是有些帮派是以顏色來代表身份的！」

「古叔叔，勾魂煞這個組合既然極之神秘，咱們到那裏去找他們？」

古存義正想說話，楚天朗巳搶先道：「狄姑娘，古前輩，這是在下與勾魂煞這個組合之間的事，請兩位別插手好麼？」

狄紅玉馬上瞪眼道：「楚公子，你別瞧不起人！」

古存義忙對狄紅玉道：「姪女兒，妳別錯怪了楚三公子，他這樣說，只是不想咱們捲入這個漩渦中。」

狄紅玉聽古存義這樣說，才明白了楚天朗是一番好意，自己錯怪了他，當下訕訕的，不好意思地道：「楚公子，是我錯怪了你，請你不要見怪。」

楚天朗忙道：「狄姑娘，是在下沒有將話說清楚，才令姑娘誤會了，那是在下的錯，又怎會見怪姑娘呢？」

狄紅玉聽着，心中一陣激動，不由抬眼瞥了楚天朗一眼。

那知楚天朗也看着她，兩下裏目光相觸之下，兩人同時震顫了一下，狄紅玉的嬌靨驀地湧上了一些紅暈，但兩人的目光，却像兩塊磁石般相吸着。

古存義在旁看到兩人那種神情，不禁露出一抹笑意來，暗自想道：「看樣子這丫頭似乎對楚三公子動了眞情，他們倒是天生的一對！」

最後，兩人的目光還是被古存義的一聲輕咳驚散的。

狄紅玉慌忙將目光移開，一顆心就如鹿撞般，亂跳起來，臉上也燥熱得連耳根也紅了。

楚天朗雖然也感到臉上發熱，不過，他却沒有像狄紅玉那樣羞臊難禁，朝古存義道：「古前輩……」

古存義却搖了搖手，阻截了他說下去。「楚三公子，你不用再說了，某家與狄丫頭，就算想置身事外，只怕他們也不會放過咱們，其實，咱們在松樹林中撞破了你與勾魂煞中人的打鬥，巳捲入了漩渦之中，否則，他們也不會費心機在茶棚後的竹樹林中，設伏誘殺咱們，所以，你與某家及狄丫頭可說是一條綫上的螞蚱，脫不了！」

楚天朗聽他這樣說，覺得頗爲有理，當下不禁吸口氣道：「古前輩，在下令你們捲入這個漩渦中，實感不安。」

古存義搖搖手，豁達地道：「楚三公子，你怎麼又扯到了自己的身上，這是某家與狄丫頭多管閒事惹上他們的，怨不得誰。」

狄紅玉也插口道：「是啊，楚公子，你怎麼埋怨自己呢？」

一頓又道：「咱們還是趕快想想辦法，看如何才能找到他們，與他們作個了斷吧！」

「姪女兒說得對，否則，終會被他們暗算得手的！」古存義道：「勾魂煞這個組合一向神秘莫測，江湖上從沒有人知道其所在及組合中都是些什麼人，若是想找到他們，只怕不容易！」

「古前輩，咱們何不以逸待勞呢？」楚天朗說道：「在下相信，他們必還會向咱們下手的，那樣，不就可以找到他們了麼？」

「嗯，這確是個好辦法！」古存義點頭道：「不過，從今後，咱們必須時刻小心，從他們這兩次的行動看來，他們的手段是層出不窮，花樣百出的！」

「古前輩所說極的，今後，咱們的行動要小心，以免着了他們的暗算。」楚天朗抱拳朝古、狄兩人道：「古前輩，狄姑娘，若沒有什麼事，在下告辭了。」

古、狄兩人被他弄得呆了一呆，狄紅玉脫口道：「楚公子，你要到那裏？」

古存義也道：「楚三公子，咱們既是同一條綫上的螞蚱，那你怎能撇下某家與狄丫頭一個人走啊！」

「狄姑娘，在下也不知道到那裏去，總之，走到那裏是那裏。」楚天朗目光一遠，吐口氣道：「古前輩……」

「不用說了，要去，咱們一起走！」古存義擺擺手，「某家知道你想一個人去找尋勾魂煞這個組合，作個了斷，但你可想到，一人計短，二人計長這個道理，又謂：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咱們三個人在一起，起碼有個照應，有什麼事發生，應付起來，三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吧？」

狄紅玉也嚷道：「古叔叔說得對，我與古叔叔不會讓你一個人去對付勾魂煞這個神秘組合的。」

楚天朗發急地道：「但……狄姑娘一個女孩子，是很危險的啊！」

「楚天朗，你別瞧不起人，難道女孩子就不是人？」狄紅玉挺挺胸道：「不管你怎樣說，我也不會離開你們的。」

「楚三公子，就這樣決定吧，若是讓狄丫頭一個人回家，說不定她很容易便遭遇到勾魂煞中人的暗算伏擊，還有可能令到狄家也捲入了這個漩渦，咱們在一起，他們就算要暗算咱們，也不容易下手，而咱們應付起來，也輕鬆一些。」

楚天朗被兩人說得只好點點頭道：「兩位既然一定要與在下一起去對付他們，在下若是再加以拒絕，那便未免太過矯情了。」

「那咱們如今到那裏？」狄紅玉眼中閃出光采來，急不及待地問。

「妳這丫頭就是性急！」古存義笑着看狄紅玉一眼。

「古前輩，你輩尊年長，見識廣博，就由你來發號施令吧！」楚天朗道。

古存義慌不迭搖手道：「楚三公子，江湖上從來就是後浪推前浪，青出於藍，你年少有爲，頭腦靈敏，還是由你來發號施令吧。」

楚天朗看了兩人一眼，擺擺手道：「古前輩，你不是說，三個臭皮匠，抵個諸葛亮麼，那就一切都由咱們三人來商議決定吧。」

古存義頷首道：「好吧。」一頓，看着楚天朗道：「楚三公子，說起來，你比某家與狄丫頭都對勾魂煞這個組合知道乃接觸得多一些，所以，還是由你來提議怎樣對付他們吧。」

楚天朗知道再謙讓，只會徒費唇舌，於是想想道：「咱們暫時就在這附近找地方歇下來，靜候他們再次下手對付咱們，那時，咱們就可以伺機生擒他們，逼問出他們的巢穴，然後來個了斷！」

「嗯，你與某家的想法不謀而合。」

古存義讚賞地道：「目前，也只有這個辦法才可以找到他們。姪女兒，妳有什麼好主意？」

狄紅玉眨着那長長的眼睫毛，搖搖頭道：「古叔叔，你不是說楚公子的主意是目前唯一可行的辦法麼？那麼姪女兒又那裏想得出第二個好主意來？」

兩人被狄紅玉說得不由笑了起來。

古存義當機立斷地道：「那咱們就快走吧。」

狄紅玉與楚天朗同時點頭說道：「好啊！」

話出口，兩人不由互相望了一眼，却又同時像觸了電般，慌忙將目光移開，低頭向崗下走去。

古存義早巳當先走下去，好讓兩個年輕人有機會多親近親近。

× × ×

古存義走到崗脚下，忽然聽到前面的一塊大石後，有一陣「嗤嗤」的燃燒聲傳來，隨即，便嗅到一股硝烟味，那刹那，他不由心頭猛震，大喝一聲：「炸藥！快往崗上跑！」

他自己於喝聲出口中，疾忙擰身，向上飛撲。

楚天朗與狄紅玉一直走在古存義身後約三四丈遠，兩人雖然心中都想與對方說話，但就是鼓不起勇氣先說，所以，兩人一直默默地併排向崗下走。

楚天朗終於鼓起勇氣，抬眼偷瞥了身旁的狄紅玉一眼，囁嚅地道：「狄姑娘……妳……」就在這刹間，古存義的大喝聲傳來，兩人入耳驚心，楚天朗早巳將要說的話驚散於九霄雲外，下意識中第一個反應就是一手疾抓住狄紅玉的一條手臂，口中疾喝一聲：「快向崗上跑！」脚下一頓，向後斜掠上去！

「轟隆隆」一聲巨响，整座山崗似乎像要崩塌般，劇烈地震撼着，硝烟碎石激飛中，接連又响起兩聲霹靂般的轟响聲。

楚天朗拉着狄紅玉才倒掠上數丈，便被那連串的地動山搖的震响聲，震撼得神搖魄盪，身形一墜，昏倒在崗坡上。

震撼聲未歇，只見不少青衣人從崗下附近的草叢地中竄掠出來，撲向山崗上。

驀地，從崗頂那面飛掠上十數條人影來，當先一人，正是百變掌狄長興！

身後跟着的，正是他的門下及護院。

那些青衣人乍見崗頂那邊有人飛掠上來，也顧不了那些飛揚激射濺墜的硝烟及泥土碎石還未消散及完全墜落，蠭擁上崗上。

狄長興才掠上山崗，一眼望到崗脚下那些擁上來的青衣人，再看到自己的女兒與一個年輕人仆臥在崗坡上，昏死過去，雖然一時之間，還未弄清楚是怎麼回事，但從眼前的情形，他馬上便判別出，那些蠭擁上崗的青衣人，一定就是對付女兒及那年輕人的，當下他呼喝一聲：「快衝下去截住那些青衣人！」

喝聲中，他巳飛身疾掠下去。

他的門下及護院武師立刻呼應一聲，跟着飛撲下去。

向下撲掠中，他一眼瞥到有三名青衣人巳撲到狄紅玉楚天朗的身前，舉刀便砍，他心中震駭之下，舌綻春雷般，發出一聲大喝，恍似霹靂驟發，同時間雙掌一連擊發出三股重如山岳般的掌勁！

他施展的是劈空掌。

他外號百變掌，對於天下間名門各派的掌法，皆精擅，與人對敵時，掌法變幻無窮，令人捉摸不透，很難應付，故被稱爲百變掌！

而他的掌勁，自然也有極深厚的火候了。

那三名青衣人被狄長興那一聲驚天雷般的吼喝，震得心頭顫抖了一下，舉刀斬下的勢道也不由一窒，也就在那霎間，三人同時感到身上如被一塊巨石在身上撞擊了一下般，身不由主地被擊得身形倒飛出去，狂嗥聲中，各自張口噴出一溜血雨。

「唰」地一聲，狄長興一下子便撲掠到倒臥在崗坡上的狄紅玉及楚天朗兩人的身邊，雙掌飛舞，竟然憑一雙肉掌，接下了猝然向他激射過來的十數枚暗器。

接一抖腕，原數奉還，分射向三四名接踵撲上來的青衣人。

那三四名青衣人那料到狄長興能够以雙掌接下他們發出的暗器，並且悉數反射回來，由於事出意料，加上撲勢又猛，如何躲避撥擋得了，只見那三人各自身子一仰，身上血花濺射，慘叫聲中，各自滾墜下去。

這時，硝烟巳散，泥土碎石落定，而他的門下亦巳紛紛撲了下來，截住那些青衣人，與他們展開了兇猛的拚鬥！

喘過一口氣，他掃一眼打鬥中的雙方，見自己這一邊巳略佔上風，居高臨下，那自然略佔地利上的優勢，擋截住那些青衣人的撲擊，這才稍爲放心地察看倒臥在崗坡上的女兒及楚天朗。

「紅玉，玉兒，妳醒醒啊！」狄長興一手將女兒扳轉，見她眼眸緊閉，忙伸手在她的鼻端一探，還有氣息，那顆懸起的心才放下來，連忙一手將女兒攙扶起來，焦急地叫喚。

狄紅玉依然閉着眼眸，沒有醒過來，倒是旁邊的楚天朗呻吟一聲，緩緩地張開眼來。

跟着，他便一骨碌從地上翻坐起來，目光茫然地四顧一眼，吐出一口氣來，忽然，他整個人震動了一下，霍地跳起來，惶亂地四下掃視着，口中夢囈般道：「狄姑娘，狄姑娘，妳怎麼了？」

狄長興雖然從未見過楚天朗，但他却一眼便將他認出了（那是一種無法解釋的感覺），忙叫道：「唏，你是不是楚天朗？玉兒就在這裏。」

楚天朗一聽，這才神情激震，眼珠倏轉，落在狄長興的身上，猛看到抄抱在他臂彎中的狄紅玉，頓時驚喜若狂地撲上去，激動地道：「狄姑娘，狄姑娘，妳沒有事吧？」

對於眼前的狄長興，恍似不見。

狄長興也不怪他，忙說道：「她沒有什麼事，只是昏迷過去，待會兒便會醒的了。」

楚天朗點點頭，忽然神情一震，霍地大叫起來：「古前輩呢？怎麼不見了古前輩？」目光狂亂地搜尋起來。

跟着，像瘋了般，向崗下衝去，口中大叫：「古前輩，你在那裏，你有沒有事啊！」

狄長興一聽楚天朗說及古存義，心頭震撼了一下，霍地從地上站起來，雙手抱着女兒，目光四下急掃起來。

狂衝亂奔之中，有兩個青衣人以爲有便宜可檢，企圖擊殺楚天朗，那知道反被楚天朗一掌一脚，將那兩個傢伙送上了西天！

「古前輩！」楚天朗狂叫一聲，撲向崗脚上倒伏着，滿身是血的那個血人！

那確是古存義。

但他却沒有回應楚天朗的狂叫。

楚天朗一下子撲到渾身浴血的古存義身前，雙腿一曲，蹲跪下來，小心翼翼地將古存義輕輕翻轉過來。

而他也看清楚了，古存義是被那些爆射濺擊的碎石擊傷砸中而渾身浴血的，而那些傷處都在背上及手脚上，由於他在撲倒時，是以雙手捂抱遮擋着腦袋的，所以，他的頭頸要害沒有損傷。

楚天朗這時巳完全從昏惘中清醒過來，屏着呼吸，緊張得伸出去試探古存義還有沒有鼻息的那根手指頭，顫抖得異常厲害。

那根手指頭終於伸到了古存義的鼻端前。

而他也緊張得幾乎窒息。

他沒有忘記，要不是古存義不顧自身生死，朝他與狄紅玉喝叫，令到他倆及時驚覺往上倒掠起數丈，只怕現在他倆也與和古存義一般，被炸得渾身是傷，血染滿身！

換言之，古存義是捨命救了他們。

他是他倆的救命恩人！

手指頭探到古存義鼻端的刹那，他整個人僵呆住了，只覺全身一陣冷冰。

古存義沒有了氣息。

但隨即，他又狂喜得渾身抖顫起來。

他那根探在古存義鼻端的手指，忽然感到一絲似有若無的微弱氣息！

古存義還未死！

他忘形地大叫：「古前輩沒有死，他還活着！」

狄長興在楚天朗狂叫着撲向古存義時，也抱着狄紅玉向下走去，而這時他帶來的人手巳佔了壓倒性的優勢，那些青衣人被壓迫得喘不過氣來，自顧尚且無暇，自然也無法抽身阻擊狄長興了，就在楚天朗忘形地大叫時，他巳來到楚天朗的身前。

當他一眼看到地上的古存義恍似一個死人時，心中震撼了一下，急忙將狄紅玉放下來，蹲俯着察看古存義，語聲顫抖地低叫：「古老弟，你醒醒啊……」

楚天朗巳輕輕將古存義扶坐起來，伸掌抵在他滿是血漬的背心大穴上，一股綿連不絕的內勁，源源輸入古存義的體內！

狄長興立時從地上站起來，暗中提聚起全身功力，替楚天朗護法。

而這時地上的狄紅玉櫻唇微張，發出一聲嚶嚀，睫毛顫動，悠悠醒轉過來。

但狄長興却無暇看顧從昏迷中醒轉過來的狄紅玉，以免稍有疏忽，令到楚天朗與古存義遭受到襲擊，因而喪命！

地上的狄紅玉呻吟一聲，終於張開雙眼，狄長興爲免她乍然醒轉之下，不明所以，驚擾了正以內力輸入古存義體內的楚天朗，忙輕聲叫道：「玉兒，妳醒過來了，別亂動，爹在這裏。」

狄紅玉眼珠轉動了一下，螓首微轉，一眼看到狄長興，不由嬌弱地呼道：「爹，你怎麼來了？」

狄長興正欲答話，驀覺一股銳風急襲向頭側肩背要害，心中大吃一驚，急忙塌腰擰身，雙掌向上劈出！

「轟」地一聲，氣漩激轉震盪，狄長興被震得上身搖晃了一下，但却沒有被震退。

也就在狄長興矮身擰腰發掌的刹那，又有一條人影猝然撲擊向楚天朗！

楚天朗正在全神將內力輸入古存義的體內，正在緊要關頭，根本就沒有任何抗擊之力，就算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在這時隨便向他身上擊出一掌或一拳，他也會氣血浮盪，逆血反衝而亡。

狄長興雖然驚覺，但無奈他根本就抽不出身，那刹那，他驚得心胆俱裂。

因爲楚天朗若喪命，古存義也將性命不保。

這兩名猝然施襲之人，不但配合巧妙，而且用心毒絕，妄想一舉擊殺楚、古兩人！

眼看那條飛撲向楚天朗的人影雙掌便要驟擊在楚天朗的背上，驀地，地上的狄紅玉驟然從地上標射起來，還擊向那條撲擊楚天朗的人影。

啪地一下擊响，狄紅玉千鈞一髮間，截下了那人擊向楚天朗背上的那一掌，張口慘叫一聲，被震得身形倒飛出去！

那人也被震得身形凌空反彈起來，但瞬即便又衝撲向楚天朗！

也就在這一刹那，楚天朗驀地將貼在古存義背心上的右掌移開，同時間左掌隨着向上斜仰的身形，穿擊向那人的腹腔要害！

那人本以爲這一擊十拿九穩，那想到楚天朗在這瞬間已「功行圓滿」，並能猝然反擊，他那一掌還未擊出，巳被楚天朗斜仰彈射而出，向上穿擊的左掌擊中腹腔部位，慘嗥聲中，張口噴出一蓬血雨來，身形斜飛起來，接有如斷綫風箏般，飛墜落數丈外的一塊石上，登時了賬！

而楚天朗也「呃」地噴出一口血來，重重地墜跌落地上！

這一瞬間的變化，簡直令到狄長與驚心動魄，應接不暇，也無所適從。

因爲他在那刹那，不知是去看顧女兒，還是救治古存義楚天朗兩人是好！

猶豫了一下，他還是先轉身察看一下楚天朗與古存義的情形。

但却被掙扎着從地上坐起身來的楚天朗勸阻了。「狄前輩，你還是先去看看令嫒的傷勢到底重不重吧，古前輩的氣息巳增强了很多，應該不會有什麼大碍！」

父女連心，狄長興畢竟一直心想女兒的生死，聞言之下，身形一擰，返身仆向飛摔在三丈過外，聲息全無的女兒那邊。

楚天朗則舉袖抹去嘴角上的血漬，强吸一口氣，壓下胸腹間翻湧的氣血，搖晃着站起來，守護在氣息均勻、躺倒在地上的古存義。

狄長興仆到女兒的前，看到女兒嘴邊胸前滿是血漬，心中一陣疼痛，急忙將狄

紅玉扶起來，伸手急探她的鼻息。

還好，雖然微弱一點，總算有，他那顆懸吊在嗓子眼的心，才重歸原位，連忙吸口氣，運氣一周天，然後一掌按在女兒的背心上，將內力輸入她的體內！

楚天朗目光瞥及之下，不由長長地吐了口氣。

幸好這時再沒有人猝然閃襲，否則，這一次只怕就算楚天朗等人還能動手，也應付不了。

而狄長興的門下及一衆護院雖然死傷了五六人，但也徹底擊潰了那些青衣人的撲擊，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至此，一場兇險的激鬥總算結束了。

× × ×

經過幾日的精心療治及療養，楚天朗與狄紅玉已復原了十之八九，行動如常。

只有古存義由於背上及手脚損傷之處不下二十多處，幸好大都是皮肉傷，只有左脚傷及筋骨。雖然大多數傷損之處都結了痂，沒有什麼大碍了，但仍要躺在床上的。

但也悶得他發慌。

而他居然死不了，可算是一項奇跡！要不是有狄長興常陪伴着他，只怕他早已蹩不住，强撐着到處走了。

而這幾天，最開心的，要算是楚天朗與狄紅玉了。

因爲兩人經過了那一次的兇險厄難後，感情突飛猛進，這兩日一有空，便聚在一起，不是對坐欵欵深談，便是併肩漫步於後園中的花間樹下，狄長興看着，老懷大慰，深慶覓得了乘龍佳婿。

本來，他在此之前，因爲受那些江湖上的傳言所惑，以爲楚天朗是一個風流薄倖、到處留情的浮浪子弟，沒有什麼可取之處，但自那一次的險厄之後，他已看出，楚天朗不如傳聞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而是一個品貌雙全的年青人，同時深覺傳言不足信。

狄紅玉更是將那些傳言拋諸腦後，一腔柔情，深注在楚天朗的身上。

這一日，兩人把臂共遊於後園中，信步來到了荷池邊的那個凉亭前。

兩個人就像心意相通般，邁步走了進去。

併肩憑欄望着池中那一片片的荷葉，狄紅玉瞟了楚天朗一眼，抿嘴笑道：「楚兄，你看到沒有，那邊併蒂蓮開，小妹倒是第一次看到。」

楚天朗聽她那樣說，順着她手指處望過去，果然看到池中有一棵蓮花開並蒂，一陣清香傳來，不禁心頭一暢，不自覺伸手執住了狄紅玉的一隻素手，含笑道：「狄姑娘，在下也是第一次看到。要不要在下將它採摘下來，讓你細細欣賞？」

狄紅玉驟覺素手被楚天朗握住，心中頓時鹿撞起來，只覺一股暖流自楚天朗的手心傳了過來，迅即傳遍了她的全身，那種感覺是她前所未有的甜蜜，一時間，就像喝醉了酒一樣，不自覺將嬌軀輕倚在楚天朗的肩膊上。

「狄姑娘，妳喜歡麼？」楚天朗見她不說話，不由側首看她一眼。

一縷幽香即時鑽入她的鼻孔內，而鼻端也一陣發癢，原來，他的鼻端碰上了狄紅玉的髮絲。

那刹那，他腦袋一暈，心中一蕩，迷醉在狄紅玉那迷離的情意中。

好一會，兩人才被一雙比翼嬉逐於池上的燕子所擾，自迷醉中回過神來。

那雙燕子活靈地嬉逐繞飛着，間中發出一兩聲歡快的啁啾聲，頓時又將兩人的目光心神吸引住了。

「楚兄，那雙燕子眞快樂！」狄紅玉欣羨地低喟一聲：「瞧着它們無憂無慮地在嬉逐迴翻，但願我也變成一隻燕子。」

「狄姑娘，妳若是變成一隻燕子，在下也甘願變作一隻燕子，永陪你嬉逐迴翔！」楚天朗鼓足勇氣，說出這句話來，但一顆心却頓時劇跳起來。

因爲他不知道狄紅玉對他這句話的反應如何。

雖說兩人情意互通，但這麼露骨的說話，還是第一次說出來的啊。

「楚兄，你眞的願意變作一隻燕子，永陪小妹嬉逐迴翔，無憂無慮？」狄紅玉語聲有點發顫地斜睨了楚天朗一眼。

楚天朗的心弦震顫了一下，握着狄紅玉的手不由一緊，心情激盪不已，說話的語聲竟然也抖顫起來。「狄姑娘，只要妳不嫌棄，在下願意長伴身側！」

狄紅玉嬌軀一軟，嚶嚀聲中，再也把持不住，軟軟地偎入了楚天朗的懷中。

楚天朗手臂輕抄，摟住了狄紅玉的纖腰……

刹時，兩人皆沉浸在不斷滿溢出來的甜醉之中。

也不知過了多久，驀地，一塊黑忽忽的大石自牆外飛砸入來，不偏不倚，砸擊落那個荷池中，「撲通」大响聲中，擊得池水四濺，當中激起一道水柱來，那濺射的水花射在兩人的頭臉身上，弄得兩人一身水珠。

狄紅玉不由發出一聲驚叫。

楚天朗的反應好快，立時，手拉着狄紅玉的手臂，疾喝一聲：「快掠向亭外左邊那棵柳樹上！」

大喝聲中，他已經雙足一彈，身形一歪，帶着狄紅玉斜斜穿掠出亭欄外，掠向那棵斜伸向池中的，柳絲直垂落水面的柳樹。

也就在兩人斜掠出亭外的刹那間，又一塊大石自牆外飛砸入來，直向亭子砸来，隨之而來的是一陣破空生嘯的弩箭激射聲！

兩人若是仍在亭內，那麼，只怕躲得了那塊大石的砸擊，却避不過那緊隨激射而來的大蓬弩箭！

這猝然而來的襲擊，不但突然，而且安排歹毒，先是以一塊大石飛砸落荷池中，以激濺的水花遮蔽兩人的眼目，及以那聲勢非凡的擊水聲來驚擾兩人的心神，復以緊接飛砸向亭子的大石吸引兩人的注意，而那緊接激射而來的大蓬弩箭，才是殺着，照說，就算是一般的高手，都會被這接二連三的襲擊弄得神搖智奪，驚慌失措，手忙脚亂，停立在那些勢道强勁的弩箭之下，不可能倖免的。

可是，楚天朗的反應却是超乎常人，這一點，他在那山崗上遭遇到急驟連串的襲擊時，已顯露出來，連古存義也連聲讚歎不已。

他這種超乎常人的反應，又一次救了他與狄紅玉兩人一命，也令到施襲之人，白費了一番心機！

兩人堪堪掠上那一棵柳樹之上，而那座亭子也在霹靂聲中，欄碎柱斷，倒塌下來。

楚天朗脚才站在柳梢上，便一聲：「狄姑娘，待着別動，在下去對付他們！」喝聲出口，他的身形已如一隻飛鳥般，掠射向荷池對面，足尖在荷葉上只點了一下，便飛掠在對面，雙臂一振，足尖再一點池邊的一塊假山石，身形斜掠而起，「嗖」地掠上了牆壁，隨即一閃，身子掠出了牆外。

狄紅玉張口欲說的話還未出口，楚天朗便掠出了牆外，一時間，她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

一陣呼叫聲與急驟的脚步聲傳來，狄長興與那些門下及護院武師聞言急疾奔掠起來，一個個緊張萬分。

剛才那兩塊大石砸落池中及將亭子砸塌的巨响聲，驚動了宅中的所有人，一個個大驚失色，不知發生了什麼事。

本來，狄長興在將楚、古，及女兒救回家後，聽了楚天朗與女兒的述說，知道已惹上了近十數年來，江湖上最神秘的，手段也够兇殘的「勾魂煞」這個組合，他便不敢大意，馬上吩咐門下弟子以及護院武師嚴加防範，將整座宅子防守得鐵桶也似。

這不是他大驚小怪，而是前車可鑑，昔年神拳震天郝志飛一家大小，慘遭屠戮的事，雖然經已被人淡忘，但當他知道惹上那個神秘組合後，淡忘的往事，便一下子躍現在腦際，他可不想一家滿門盡遭屠戮，何況，還要看顧三個受了傷的人，所以，他加倍小心提防。

那知道，仍然讓對方突破防守，驟施襲擊。

那些門下及護院一眼看到荷池旁邊的那座亭倒塌得一塌糊塗，不禁驚得呆住了，及至聽到狄紅玉的呼叫聲，這才回過神來。

「快躍出牆外去接應楚公子！」狄紅玉邊自柳樹梢上躍掠回岸邊，邊氣急敗壞地呼叫。「有人突施襲擊，楚公子追了出去！」

那些門下及護院武師一聽，顧不了問清楚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立時呼喝着，往荷池對面的院牆撲去。

狄紅玉正想飛身跟着掠向荷池對面，却被狄長興的一聲呼叫叫住了。「玉兒，發生了什麼事情？」

狄紅玉一見乃父趕來，忙迎上去，急急道：「爹，剛才女兒與楚公子在亭邊賞荷，突然有人施襲……」將當時驚險的經過，向狄長興一一說了一遍。「楚公子已追了出去，依女兒猜想，施襲之人，可能是勾魂煞中人！」

狄長興聽着女兒描述剛才驚險的情形，他雖非親歷，但也想像到，女兒與楚天朗可說是倖逃亘刦，他聽着也不由驚得手心出汗，而對於楚天朗反應之敏銳，雖非目睹，也讚佩不已。

「玉兒，妳快回去看着妳娘與古大叔，待爲父出去看看！」狄長興說着，人已長身掠射向荷池對岸。

狄紅玉本來也想掠過去看看的，她實在不放心楚天朗，但想想父親說的也是，只好回身往園外掠去。

× × ×

狄長興掠到對面池岸上，那些門下弟子及護院武師已紛紛掠上牆頭，一些人掠出了牆外。

他一點足，也掠上了牆上。

那些護院與門下弟子看到他也趕來，忙抱拳向他招呼，他却只顧往牆外掃視察看。

牆外，是一條巷子，只見那些門下及護院正在巷子內奔掠搜索。却沒有楚天朗的影子，而牆脚下，歪倚着四五名漢子。他一眼便看出，那是負責在這條巷子內巡察的家丁，他只看了一眼，便看出那幾名家丁經已咽了氣！

這就怪不得，那些施襲之人，能够在這面施襲了。

他正想掠下牆外，從巷子那頭的轉角處閃掠出一條人影來，他馬上認出那是他門下二弟子周晉，周晉也一眼看到他，忙飛身掠上牆頭，抱拳道：「師父，弟子們追出來時已不見了楚公子的踪影，只發現了他們的屍體，大師兄已帶人追了下去，弟子在附近搜了一遍，沒有發現，便趕回來……」

狄長興聽着，不由替楚天朗担憂起來，擺擺手道：「快將那些屍體抬進來，另派一些人手在此巡察，其餘的馬上各自趕回宅內四處防守。」

周晉應了一聲，飛身掠下牆外，招呼人手將那些屍體從後門抬入去，而狄長虹則返身掠回牆內地上，趕回內宅中，看看可有事發生。

× × ×

擾攘了差不多一個時辰，才告安靜下來。

而古存義聽說有可能是「勾魂令」的人前來襲擊，他可再也躺不住了，掙扎着下了床，硬是要坐在廳上，等着楚天朗回來。

可是，任由衆人焦急，楚天朗却直到這時，仍未回來。

這就令到狄紅玉憂心如焚，坐立不安，幾次嚷着要到外面去找尋楚天朗，却被狄長興勸阻了。

而宅內已重新佈置了人手，防範得更加嚴密。

「唉，我偏在這個時候不能行動，蹩死我了，若是教我遇上那些龜孫子，兔崽子，看我不將他們剁成肉醬。」古存義睜着一雙巨目，憤憤地一拳擂在椅子扶手上，幾乎將那扶手捶碎！

「古老弟，請稍安毋燥，以楚公子的身手，反應之敏銳，他不會有事的。」狄長興盡量說些安慰話，以安慰古存義與女兒的心。

對於古存義的脾性，他是最熟悉的了，以他那種義之所在，絕不反顧的脾性，若是楚天朗有個什麼閃失的話，他眞的會不顧一切，帶傷去找那些「龜孫子」拚命的。

「爹，楚公子已去了一個時辰有多了

……還未回來……若是過一會他還未回來，女兒到外面找他……」狄紅玉一雙目光，盡往廳外張望。

「玉兒，妳以爲爹不焦急担憂麼？」狄長興再也坐不住，從椅上站起來，一個勁地踱起步來。

忽然，一名漢子神色匆匆地走了進來，朝狄長興抱拳道：「稟師父，外面有個人要見師父，說有楚公子的消息相告！」

這人是狄長興的五弟子耿若日。

狄長興一聽，霍然停步，正想吩咐耿若日帶那人進來，狄紅玉已「呼」地從椅子上跳起身來，接着道：「五師兄，快去帶那人進來啊！」

狄長興朝他擺擺頭，說道：「若日，快去。」

耿若日答應了一聲，轉身急急向外走去。

古存義本是倚坐着的，一聽有楚天朗的消息，也忍着痛，霍然挺坐起來。

三人六道目光，一齊射向大廳外面。

不久，便見到狄若日帶着一個年約五十左右，樣貌老實的老者進來。

耿若日抱拳對狄長興道：「師父，就是此人。」

狄長興點點頭，耿若日忙退過一旁，狄紅玉已搶到那老者的身前，急聲道：「你有楚公子的消息？」

那老者冷不防被狄紅玉這一問，嚇得退縮了一下，一副欲言又止的樣子。

狄長興忙上前對女兒道：「玉兒，妳就是性急，妳且站開點，讓爹來問他。」

狄紅玉雖然心急，也只好退開兩步，不過，兩道目光却是定定地注視着那個老者。

「老兄，你是誰？」狄長興和顏悅色地問。

那老者看一眼狄長興，才噏動嘴唇道：「老漢張來福，是城外路邊賣茶的，大爺是不是狄長興大爺？」

狄長興點點頭。「原來是張老哥，我就是狄長興。」

張來福馬上從懷中摸出一個信柬來，雙手遞給狄長興。「狄大爺，不久前有一個女子給了老漢一塊碎銀，着老漢將這封信柬面交大爺，並着老漢對大爺說：有楚公子的消息，大爺必會有賞。」

狄長興接過那封信柬，問道：「張老哥，那個女子還對你說了什麼話？」

張來福搖搖頭道：「沒有了。」

「那女子是什麼模樣，多大年紀？」狄長興問。

張來福邊想邊道：「那女子二十七八年紀，嗯……總有三十了吧，樣子很普通，老漢一時之間，也說不出來……總之，是毫不起眼的那一種。」

狄長興聽着，知道就是再問，也不可能再問出些什麼來，便對耿若日說道：「若日，賞這位老人家五兩銀子，帶他出去吧。」

張來福一聽狄長興賞他五兩銀子，頓時雙眼發光，千多謝萬多謝，要不是耿若日扶他出去，他眞會跪下來，向狄長興磕頭。

也難怪他這樣感激零涕的，只怕他賣一白担茶，也賣不到五兩銀子。人窮志短，夫復何言。

待五弟子將那張來福帶出去後，狄紅玉早已忍耐不住，上前道：「爹，快拆開來看看，寫些什麼？」

古存義雖然也很心急知道信上寫些什麼，但他却提醒狄長興。「狄老哥，小心着了道兒。」

狄長興說道：「古老弟，愚兄會小心的。」

說着，從頭上拔下一支銀髮簪來，將那封信挑開，然後再將信箋挑出來，看一下那根髮簪，沒有發黑，知道沒有毒，將髮簪插回頭上，吐口氣，忙展開那張信箋看起來。

信箋上只了草地寫着兩行字：

——欲見楚天朗，請於日落前，速到城西外之山神廟，如日落不來，自當送回楚天朗之屍首！

既沒有上欵，也沒有署名。

狄紅玉早已就在乃父身旁看到了信箋上所寫的那兩行字，不禁花容失色，身形一擰，便向外衝去，同時口中疾道：「爹，女兒這就去將楚公子救出來！」

狄長興手急眼快，一把將女兒拉住。

「玉兒，妳這樣去，不但救不了楚公子，妳簡直是送羊入虎口！妳且坐下來，這時候離日落最少還有二個時辰，你急什麼，待商議好後，才趕去山神廟不遲。」

古存義已嚷道：「狄老哥，信上寫些什麼？」

狄長興神色凝重地將手上的信箋遞給古存義，「古老弟，你自己看吧。」

古存義急忙伸手接過，匆匆看了一遍，巨目一睜，揚揚那張信箋道：「狄老哥，就憑這一張信箋上寫的字，就相信了楚公子落在那些什麼人的手上？」

狄長興正想說話，狄紅玉已氣急地道：「古叔叔，信上明明寫着的啊……」

古存義嘆口氣道：「姪女兒，江湖上詭詐百出，你古叔叔見識得多了，這信上的字，任誰也會寫，姪女兒，妳從那一點相信，楚公子已落在那些什麼人的手上呢？又豈知不是那些什麼人揑造出來目的就是誘咱們上當？」

古存義一連幾句，說得狄紅玉啞口無言。

狄長興也道：「玉兒，這時候萬萬不能心急，否則，吃虧的只是咱們，妳且坐下來，咱們從長計議。」

狄紅玉雖然心急如焚，但也只好坐下來。

「古老弟，你說的雖然有理，但楚公子至今未返，未嘗沒有可能已落在他們的手上，雖然明知道這是一個圈套、陷阱，但是爲了楚公子，說不得我們也要去看一下……」

「爹，女兒也要去！」狄紅玉又坐不住了，從椅上站起身來。

「狄老哥，你所說不無可能，最糟的是楚公子至今未返，令咱們不知他怎樣了，在這種情形下，確是只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了，縱使龍潭虎穴，也要闖它一闖！」古存義吁口氣。「不過，咱們必須從長計議，作好安排，以免一腳踏了進去，便直陷下去。」

「古老弟所言極是，橫豎時候還早，

咱們不用急急趕去，可以邊商議對策，邊等楚公子回來，若是等到日落前半個時辰還不見他回來，再趕去不遲！」狄長興說。「古老弟，你認爲怎樣？」

「這個主意不錯！」古存義道：「若是到動身趕去山神廟時，還不見楚公子回來，狄老哥，由小弟去山神廟赴會！」

狄長興道：「古老弟，你身上的傷還未痊癒，行動不便，怎能去赴約，還是由愚兄去吧！」

古存義忽然跳到地上，忍着痛，揮動一下手臂道：「看看，小弟不是沒事了麼？」却痛得額上沁出汗珠來。

狄長興忙上前扶他坐下來。「古老弟，瞧你，痛得額上沁出汗珠來，還逞什麼强……」

古存義却固執地道：「狄老哥，小弟一定要去，你還是留下來，坐鎮這裏，以免被他們有機可乘，別忘了，神拳震天郝志飛昔年全家慘遭屠戮的慘事啊！」

一句話，說得狄長興剎時心驚肉跳，踟躕難決起來！

事實上，古存義不是危言聳聽，狄家歷代相傳，雖然傳到他這一代，只有一個女兒，至親合計起來，就只有他們夫妻父女三人，但門人護院，丫環僕婦，家丁雜役等，合計起來，也有四五十口，他們可算是狄家的人，若是他們遭到屠戮，他於心何安，這確是叫他爲難，難以兼顧。

「爹，古叔叔說得對，你就留在家中，看顧娘親，讓女兒去山神廟赴約吧！」狄紅玉挺挺胸，「古叔叔傷勢未愈，也留下來吧！」

古存義却猛地又挺站起來，發急地道：「姪女兒，妳一個女孩兒家，你爹與我又怎放心讓你去冒險，妳還是留下來，讓我去……姪女兒，妳聽我說……說不定那是調虎離山之計，由我去赴約最合適不過，有妳與狄老哥留守這裏，萬一他們來襲，也好應付啊！」

「古叔叔，我一定要去！」狄紅玉生恐父親聽了古存義的話，將她留下來，慌忙走上前，急逼地說：「爹，女兒說什麼也要去的了！」臉上露出決絕的神色來。

狄長興看到女兒那種神色，加上對女兒的脾性知道得一清二楚，這一次若不讓她去，只怕她會鬧翻了天，只好道：「玉兒，爹就讓你去吧。」

狄紅玉這才滿意地坐回椅子上，但隨即又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疾聲道：「爹，怎麼還不去啊！」

狄長興看到女兒那種一刻也等不下去的樣子，知道她一直心念楚天朗之安危，只好嘆口氣道：「玉兒，還未到時候啊，說不定，楚公子會隨時返來的啊。」

狄紅玉這才不再說話，重又坐回椅子上。

「狄老哥，小弟說什麼也要去一趟！」古存義固執地說：「小弟好歹也要見識一下，勾魂煞這個組合的老大，到底是齊天大聖還是牛魔王！」

狄長興看着古存義，道：「古老弟，你的傷……」

古存義馬上踢踢腿道：「狄老哥，你看看，不是沒事了麼？」

那知一句話未說完，已「呃」地痛叫一聲，跌回椅子上直喘氣。

「古老弟，你沒有什麼事吧？」狄長興慌忙走上去，關切地看着古存義。

古存義咬着牙，氣惱地一拳撞在椅子扶手上。「眞窩囊沒用，偏偏這個時候不能行動，氣煞我也！」「喀勒」聲中，那椅子扶手終於在他的拳下碎裂開來。

狄長興很明白古存義的心情，以他那種義無反顧的脾性，就算是刀山火海，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往前闖，却由於傷勢未愈，不能行動，那眞是叫他無法忍受。伸手拍拍古存義的肩頭，說道：「古老弟，你雖然不能前去赴約，但留在這裏主持大局，責任也很重的啊，愚兄可是將這裏的一切全交給你了！」

古存義吁口氣，他明白狄長興所說的意思，他確是將一切——包括妻子、家財，以及數十條人命全交在自己的手上，自己這個責任確是很重。「狄老哥，你放心，只要有小弟在，這裏的一切便不會有絲毫損毀！」伸手一把緊緊抓住了狄長興的手。

狄長興也緊緊地抓住他的手，那剎那，這兩位老兄弟彷彿又回復了昔年之豪情壯志，那一腔熱血，在體內激揚沸騰！

狄紅玉看着，心潮也一陣激盪。

× × ×

終於到了該趕去城西外那座山神廟赴約的時候了。

在焦切憂急的盼望中，楚天朗依然沒有返回來。

在這段時間內，狄長興已將人手調撥佈置妥當，看看不能再等下去了，於是帶着女兒與二弟子周晋，三弟子楊帆，五弟子耿若日，在古存義等人的目送下，走出了大門，一直向城西急步走去。

古存義立刻吩咐關上大門，他自己則一直坐在大廳上。

這是他與狄長興商議好的，以大廳爲中樞，而他就在大廳內主持大局，以應付隨時可能會發生的襲擊。

此刻，他心中只惦念着，狄長興一行會不會遭遇到兇險！

幾番險遭殃　合力挽危難

狄長興一行於日落前，趕到了山神廟前。

山神廟建在城西外兩里左右的一座小山脚上，也不知建於何年何月，雖然舊，但却完好無損，老遠便可以看到敞開的兩扇門內，廟堂上供奉着的山神塑金神像，以及案上擺放着的香爐以及供品。

但却看不到有人。

狄長興他們是有備而來，所以，明知山有虎，但却坦然不懼，一直奔到廟前，才停下脚步。

五個人的目光很自然地，集中在山神廟內，也留意附近四周的動靜。

廟內外靜悄悄的。

狄長興吸口氣，正欲開口喝叫，一條人影忽然自廟後閃了出來，好快的身法，一下子便閃至廟前，在五人面前一站。

五人立時看清楚，面前這人乃是一個女子！

這女子年紀大約三十上下，臉目姣好

，可惜神色太過陰冷，令人有一種狠毒的感覺。

狄長與目注着那女子，正欲開口發問。那女子已冷冷地道：「你們來了！」目光在五人的身上逐一掃視。

忽然目光倏地一厲。「姓古的怎麼沒有來？」

狄長與目中精芒暴盛，沉聲道：「妳是什麼人？」

那女子厲聲道：「先答我所問？」

狄紅玉不禁氣往上衝，正想開口，却被狄長與搖手阻止了。「好。古老弟雖然死不了，也下不了床，所以不能來，再說，信上也沒有指名一定要他來！」

那女子目光一閃，忽然道：「你就是狄長與？」

狄長與却學她道：「請妳也先答我所問！」

那女子雙眼一睜，似欲發作，但隨即一歛，悶聲不响地，忽然將左手衣袖一捋，露出一截雪白的手臂來，其上赫然刺繪了一個美人頭像，頭像之上，刺了三個字：勾魂煞！

那頭像看清楚了有點妖異，字與頭像皆以朱丹繪色，紅白相映，分外刺目，就像是用血染上去的！

「勾魂煞！」狄長與五人雖然已猜到對方的身份，但仍然神色微變，同時脫口叫出來。

那女子冷笑一聲，隨即將衣袖翻下。

「答我吧！」

狄長與吸口氣，道：「不錯，我就是狄某！」

那女子瞬即將目光落在狄紅玉的臉上，張口欲說，却被狄紅玉搶先道：「楚公子眞的在你們手中？」那女子才說出那句話：「妳就是狄紅玉吧？」

狄紅玉撇咀道：「喂，是我先問的啊，妳是答我所問！」

那女子惡狠狠地瞪了狄紅玉一眼，氣恨恨地道：「是！」

「我就是狄紅玉！」狄紅玉馬上接問：「楚公子如今在那裏？」

狄長與看着女兒毫不相讓，作弄那女子，不禁暗中莞爾，周晉等三人已忍不住笑出來。

那女子雖然對狄紅玉恨得牙癢癢的，但一時間又奈何他不得，只好道：「他不在這裏，妳也永遠不會再看到他！」

狄紅玉一聽，幾乎忍不住衝上去。一把揪住那女子，要她交出楚天朗來。「你們怎麼言而無信？你們不是說在這裏可以看到他的麼？你們將他怎樣了？」狄紅玉發急地喝叫起來。

狄長與也憤然道：「江湖上有重信義兩字，而你們却漠然視之，簡直狗矢也不如！」

一頓，鄙視地瞧着那女子，加重了語氣道：「你以爲狄某不知道你們有可能施展出調虎離山之計，然後各個擊破麼？不怕告訴你，咱們是有備而來的，你們根本不能得逞！」

那女子聽着，臉上神色遽變，目光閃爍不定，强笑了一下，冷厲地道：「狄長與，你以爲妾身會相信你的虛言恫嚇麼？就算你早有安排，眼前這一切，你就無法逃得過！」

說着，倏地發出一聲尖嘯。

而嘯聲乍發的刹那，她已晃身暴退倒掠入那座山神廟內！

狄長與的反應好快，就在那女子發出嘯聲的刹那，他雖然舌綻春雷，發出一聲暴喝：「擲！」

隨着他的喝聲，他已當先右手一翻一擲，向廟內擲出一顆比鴿蛋略小，通體黑黝黝的彈丸！

狄紅玉與周晉，耿若日亦同時間揮袖翻腕，朝廟的左右兩邊扔出一顆圓溜溜，黑黝黝的彈丸！

而在那瞬間，自廟後兩邊，左右各疾湧出五六名手執連弩匣的青衣漢子來，作勢欲射向狄長與等人！

狄長與等人却在擲出彈丸的刹那，身形向後暴退開去。

那些自廟後兩邊湧出來的青衣漢子還未看清楚那擲過來的黑黝黝彈丸是什麼物件，那幾顆彈丸已着地爆炸起來。

只聽「轟轟轟」一連四聲巨响，聲勢有如山崩地裂般，震撼得那座山崗震晃了一下，那座山神廟也崩碎震塌，硝烟塵土磚瓦激射四濺中，夾雜着肢體血肉，以及聲聲的慘叫尖吼聲，那情形確是令人心悸神駭！

狄長與父女師徒等人雖然暴退掠出五六丈外，但仍然被那震天撼地的爆炸聲震得氣浮血湧，耳鼓嗡鳴。

狄紅玉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看到這種慘烈的情景，不由得睜着雙眼，駭呆住了。

烟消塵散，只見那座山神廟已變成了一座廢墟，那女子以及那些青衣漢子，一個個被炸得肢斷肉飛血濺，無一倖免，那情狀慘不忍睹。

吁口氣，狄長與慶幸地道：「幸好咱們帶備了火神秦炎獨門秘製的震天神彈，否則，只怕死的是咱們！」

周晉吸口氣道：「若非師父有先見之明，就算咱們有三頭六臂，只怕也未必躲避撥擋得了那些漢子發射的連弩箭。」

狄長與却沒有一絲喜悅之意，反而担憂地道：「事情既然不幸被咱們猜中，只不知城中宅內的人手及古老弟他們，是否應付得了勾魂煞這個組合中的賊崽子的侵襲！」

「師父，咱們這就馬上趕回去瞧看一下！」耿若日急聲道。

「爹，耿師兄說得對，咱們快趕回城看看。」狄紅玉忽然想起了楚天朗，忙改口道：「不！爹啊，咱們還未見到楚公子，不知他是生是死，女兒說什麼也要找到楚公子！」

狄長與聽女兒這樣說，心中不禁爲難起來，一時間不知如何是好。

「狄丫頭，妳想找楚天朗那小子麼？」忽然有人插口高聲說。

這沒頭沒腦的話聲入耳，令到狄長與父女師徒四人吃了一驚，急忙循聲望去，只見從小崗上，正飛一樣掠下十數條人影來，當先一人，是一位年約四十上下，風韻不惡的中年婦人。

緊貼在中年婦人身後兩邊的，是四名年紀在二十許到三十許之間的女子，四名

女子的後面，是十名青衣漢子。

從這種先後次序看來，只要不是白痴，也可以看出，當先那中年女子是那一行人爲首之人，而那四名女子的身份應在那女子之下，那些青衣漢子自然亦等而下之了。

而語聲正是出自那個中年婦人之口。

眨眼間，那一行人已從山崗上奔掠下來，當他們看到被炸塌的山神廟以及那些斷肢殘體時，居然只是瞥了一眼，脚下毫不停頓，直向狄長與四人站立之處奔掠過來。

狄長與四人從那些女子與青衣漢子的服飾及神態上，一眼便看出他們是那些被震天神彈炸死的那名女子與那些青衣漢子是一伙的。

狄長與暗吸口氣，悄聲對女兒及兩名徒兒道：「小心點，看樣子那些人才是正主兒！」

就這說話之間，那些人已飛掠而至，就在他們身前二丈許外身形刹停下來，一字排開，成半月形面對着狄長與四人。

狄長與目光一掠那爲首的五名女子，目光一凝，注定在當中那名中年女子的身上，沉着地道：「嘿嘿，看樣子，妳們才是正主兒！」

一頓，不等對面那五名女子答話，又自沉聲道：「若狄某沒有猜錯，妳們一定是勾魂煞中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物？」

當中那名中年女子陰沉地綳着一張臉，目光一直盯在狄長與的身上，這時開口道：「不錯，妾身乃是教中護法，也是這一次誅殺你們的行動的主持者，哼哼，幸好本護法一早便洞悉你們心懷奸謀，先派戚香主與你們照面，你們好毒辣的手段，居然用震天神彈來對付戚香主她們，這一次，本護法倒要看一下，你們還有什麼手段，可以脫身不死！」

狄長與淡然一笑，拈鬚道：「這麼說來，貴教應該叫勾魂教了，是麼？」

「不錯！」那位中年女子仍然綳着一張臉。

「狄某久聞貴教大名，但貴教在這十幾年間，只在江湖上出現過一次，但現則殺人流血，這一次找上狄某，倒不知狄某與貴教有何過節，狄某自問從來與貴教的人無什麼轇轕啊！」

「聽你一口一聲自稱狄某，你定就是狄長與！」那中年女子見狄長與點點頭，目光倏地一寒，語聲也隨之冷厲起來。「本教一向的宗旨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十倍以報；狄長與，你雖然沒有冒犯本教，但你那位寶貝女兒與古存義，却太愛管閑事，而你也一樣，居然帮着那姓楚的對付本教，本教只好連你們也置諸死地了！」

狄長與聽着，暗中懔怯不已，雖說已殺了他們一批人手，但對方仍然敢現身攔截他們，說不定他們是有備而來，那麼，這要小心應付了，否則，只怕眞的脫不了身。

但他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半點不安之色，淡然道：「這麼說來，你們是不殺咱們誓不罷休了？」

中年女子決斷地道：「一點不錯！」

「既然沒有轉圜餘地，那麼，狄某只好與你們周旋到底了！」狄長與目中威光倏射。

「你們快說，到底將楚天朗怎樣了？」狄紅玉再也忍不住，急聲疾叫。

那位勾魂教護法——中年女子目光一轉，落在狄紅玉的臉上，冷冷一笑，道：「丫頭，瞧妳那氣急敗壞的樣子，似乎對那姓楚的小子有點意思啊！」

一句話，說得狄紅玉又羞又怒。「臭婆娘，妳一定是沒有人喜歡，才加入那個什麼勾魂教的，一聽你們那個教名，便知道你們都是一羣嫁不出去的東西，否則，什麼名不好改，要改勾魂這個教名！」

那中年女子被狄紅玉這番話說得一張臉變成了鐵青色，雙眉怒剔，怒不可遏地道：「小賤人，妳胆敢口沒遮攔，侮辱本教中人，哼，我要教妳死得慘酷萬分！」

狄紅玉正想反唇相稽，狄長與却冷笑着說道：「別盡說大話了，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

說着，他作勢欲往袖中拿取東西，並向女兒及兩名門人使了個眼色。

那中年女子自然看在眼內，臉色微變之下，禁不住微退了半步，兩道目光瞬也不瞬地注視着狄長與四人的動靜，恐嚇地道：「狄長與，你嚇不倒本護法的，就算你們還有震天神彈，也來不及發出，不信，你等何妨朝後面看一下！」

狄長與與女兒及徒弟其實已沒有震天神彈，他裝模作樣，只是想嚇唬一下對方，好讓對方有所顧忌，不敢亂來，聞言之下，心中暗懔，又不知那中年女子所說是假是眞，本欲回頭瞥望一下，又恐對方乘機發射弩箭，一時之間，心中不由打起鼓來，但口中却强硬地道：「那又怎麼樣？大不了你我雙方來個同歸於盡！」

說着，示意女兒扭頭向後瞥望一下，身後是否已遭勾魂教的人堵截住，並以連弩對準着。

狄紅玉霍地向後扭頭瞥望。

那名中年女子也就在這刹那，陡然叱喝一聲：「射！」喝聲中，她已與左右四名女子同時拗腰向後縱射出去！

看樣子，她是想犧牲那些青衣漢子，以達到射殺狄長與父女門人的目的。

這種居心，未免太狠毒了！

而那些青衣漢子居然不跟着退掠，喝聲中，崩崩連响，發射出弩箭！

狄長與與周晉耿若日不由大吃一驚，各自揮動雙掌及兵器，企圖震開及撥擋落那些弩箭！

狄紅玉恰好亦看清楚，背後什麼人也沒有，不禁鬆口氣，回過頭來呼叫一聲：「爹，後面沒有人！」而她早已聽到那中年女子的叱喝，是以，呼叫聲中，她亦已舞起了手中的短劍！

那十名漢子每人一匣連弩，一發十二支，十個人就是百二十支，加上是以機簧發射，是以，一時之間，箭如飛蝗，破空聲大作，懾人心胆，射向狄長與四人！

只聽一陣「叮叮叮」的激响聲不絕於耳，狄長與四人簡直像被那一陣急勁密集的箭雨吞噬了般。

待到箭雨停歇，四人的身前脚下，一地弩箭，而除了狄長與一人外，狄紅玉與周晉耿若日三人的身上均被弩箭所傷，狄

紅玉左肩及左腿上各中一箭，而周晉耿若日脚上也中了兩箭，耿若日傷得嚴重，左腰肋上連中兩箭，痛得他煞白着的一張臉，咬着牙，强忍着那劇烈的創痛。

狄長興之所以沒有中箭，那是因爲他功力深厚，雙掌飛劈出的强勁掌力，在身前佈下了一堵有如鐵牆般的無形氣牆，那些弩箭射擊在那堵無形氣牆上，紛紛折墜震彈開去，根本就射不進去。

而狄紅玉三人雖有兵器在手，但由於功力及技藝遠遜於狄長興，在百密一疏之下，便被那些密集射來的弩箭奪隙而入，射傷了。

說起來，這還算是他們走運了，因爲在那樣密集而又强勁的弩箭攢射之下，只是被射傷，而沒有被射成一隻刺蝟，總算他們的身手也不俗了。

「五師弟，你傷得好重啊！」周晉驚呼中，伸手扶住了額上已沁出汗珠來的耿若日。

其實，他自己亦痛得直咬牙。

狄紅玉畢竟是女孩兒家，痛得她再也忍不住，低低地痛叫起來。

狄長興眼見女兒與門人均中箭受傷，雖然心中驚痛憂急，但却不敢定神，恐怕那些青衣漢子還會繼續發箭，那時，他在孤掌難鳴之下，只怕會顧此失彼，不過，就算拚掉一條命，他也在所不計，只要女兒與門人能够逃過這一次的險厄，故此，他只是對二弟子周晉道：「晉兒，快扶日兒退後，還有紅玉，快帮晉兒照顧日兒，並將傷口敷治一下，這裏有爹擋着。」

狄紅玉張口欲言，却被狄長興截住道：「玉兒，妳帮不了忙的，快與妳兩位師兄退後去。」

狄紅玉實在也痛得難忍，只是父女連心，怎忍心讓父親一個人擋截勾魂教那些人的攻擊，但聽了父親那樣說，想想也是道理，只好不放心地道：「爹，你要小心啊？」

周晉却對紅玉道：「師妹，妳扶五師弟下去，待我與師父在這裏擋着他們！」

說着，將耿若日扶到狄紅玉的面前。

狄長興却微怒地叱道：「晉兒，你聽不聽爲師之言？」

周晉渾身一顫，慌忙恭聲道：「師父，弟子怎敢？」

「那還不快將日兒扶下去！」狄長興疾聲道。

周晉不敢不聽，只好與狄紅玉扶着耿若日，向後退出數丈遠，忙着替耿若日將箭矢拔出來，敷上金創藥，自然也替自己敷治箭傷。

×　×　×

那名中年女子眼見狄長興四人，不但沒有投擲出震天神彈，反而除了他之外，女兒與弟子均受了箭傷，不禁大喜，連忙掠回原先站在的地方，望着狄長興，發出得意的陰笑聲：「狄長興，你那些震天神彈呢？怎麼不見扔出來啊！」

就在她說話中，那些青衣漢子在另外四名女子的示意下，迅快地從身上取出另一具連弩匣來，對準了狄長興。

狄長興瞧着那些青衣漢子手上的弩匣，不由倒抽了一口冷氣，心中打起鼓來。

他實在沒有把握能够再次擋撥得了那些攢射過來的弩箭，而他若是倒下，那麼，女兒與兩名弟子必然也活不了，這怎不叫他駭急不安。

「格格……」那中年女子厲聲笑着，雙眼射出兩道冷酷的光芒，「怎麼了，你不是大發慈悲吧？或是身上已沒有震天神彈，方才只是虛張聲勢，嚇唬本護法。」

狄長興却充耳不聞，心中思念急轉，只是想着，怎樣才能够令女兒與門人逃過此厄。

那中年女子嘲弄地看着狄長興，似乎看穿了他心中想些什麼，冷笑道：「你別指望能够逃脫得了，你再也要不出什麼把戲來，不但你要死，你的女兒與門人也難逃活命。」

狄長興就在那中年女子話還未說完的一刹那，忽然之間發出一聲震天動地的吼喝！這一聲吼喝，他是提聚了畢生功力發出的，其威力幾不遜於佛門神功——獅子吼。

中年女子與四名女子及那些青衣漢子冷不防之下，被狄長興那聲震天動地的吼聲震得神志頓昏，氣血翻湧，耳鼓嗡鳴不已，一個個呆若木鷄。

狄長興也就在這刹那身形一動，猛撲向那些弩箭手，同時振聲大叫：「玉兒，快與你們兩位師兄速遁！」

他若是不振聲呼叫女兒門人迅速遁掠離去，極有可能將那些被震得神志昏惘的青衣漢子，一擧擊殺數名，將威脅解除大半，可惜，他由於心切女兒與門人之生死，這一呼叫，雖然提醒了女兒與門人，但也將那些青衣漢子及中年女子與四名女子從昏惘中震得清醒過來，那中年女子功力最高，第一個清醒過來，身形飛退中，厲喚一聲：「射！」喝聲中，她雙掌疾翻，向猛撲過來的狄長興遙劈出兩股狂濤撼山般的掌勁。

中年女子劈出那兩掌，目的只是阻窒一下狄長興的撲勢。

而她的目的達到了。

狄長興猛撲的身形一窒，疾忙亦劈出兩掌，只聽「轟轟」兩聲勁响，四股氣勁撞擊之下，激得勁氣狂漩，塵飛土捲，聲勢嚇人。

那些青衣漢子也就在這刹那，按動機簧，向狄長興發射弩箭。

而這時狄長興已撲到離那些青衣人只有丈許距離，在這麼近的距離下，就算狄長興有三頭六臂，掌法再精奧奇幻，也封擋不了那勢道十分强勁，密集攢射向他的百二十支激矢。

在這種情形之下，耿長興可說是有死無生。

遠在十丈過外，正在敷紮傷口的狄紅玉及周晉耿若日三人，驟然看到狄長興不顧生死地猛撲向那些青衣人，俱皆驚得心胆俱裂，狄紅玉狂呼一聲：「爹——」身形一竄，不顧一切地撲過去。

周晉與耿昔日也嘶聲大叫：「師父——」負傷撲掠過去。

他們經已豁出去了。

可惜，却「遠」水救不了近火，他們的撲勢縱使再快，肯定快不過那用機簧發射的弩箭。

而他們也違背了狄長興拚死要他們速離的本意。

驀地，就在那些青衣漢子按動機簧「崩崩」連响聲中，一聲呼喝劃空傳來：「狄前輩快躺下……」語聲才起，一顆黑黝黝的彈丸閃擲而至，落在那些青衣人脚下，發出一下震天動地的巨响聲。

狄紅玉於呼叫聲傳入耳中的刹那，已聽出誰來，喜極狂叫出聲：「楚兄，是你麼？」可惜，她的叫聲被那聲巨响淹沒了，而她也被震得雙耳嗡嗡作响的，忙掩耳不迭。

緊接着，又是一顆黑黝的彈丸閃擲落那些身形飛退的女子之中，「轟」然巨响聲中，塵烟土石飛濺激揚，夾雜着聲聲慘叫，血肉橫飛，斷肢殘體拋射。

而狄長興在呼叫聲入耳，驟眼瞥及那飛擲過來的黑色彈丸之刹那，已知道那是什麼物件，身形馬上搶撲在地上，同時用雙手捂住了雙耳。

饒是這樣，他仍然被那兩聲巨响震得神昏氣湧。

因爲那飛擲過來的弩箭，正是威力巨大的震天神彈。

而那些才發射的弩箭，也因爲那一爆之威，被震得四散飛射，自然亦不可能威脅狄長興。

一條人影就在兩聲巨响餘聲未過中，天馬行空般，飛掠落在狄紅玉等三人的身前。

狄紅玉果然沒有聽錯，那人果然是楚天朗。

只是，他的模樣不像往昔之瀟洒俊朗了。

那是因爲他的衣衫破裂了兩處，身上血漬斑斑，頭上髮髻散亂，脚上沾了塵土，這模樣，不用說，一定是經過了一番苦戰，那裏還能够瀟洒得起來？

狄紅玉乍睹心上人就在眼前，居然未死，那刹那，幾疑是幻覺，怔了一怔，隨即喜極而呼：「楚兄，眞的是你！」也忘記了身邊還有周晉耿若日兩人，忘形地猛撲向楚天朗，伸開雙手，生怕他會忽然消失般，將他緊緊地摟住。

周晉耿若日兩人這時亦已從迷惘中回過神來，一眼看到楚天朗，亦歡喜若狂地大叫一聲：「楚公子，是你？」一齊撲上去，緊緊執住楚天朗的雙手。

楚天朗一下子被三人摟住及執着雙手，幾乎動彈不了，也尷尬極了（盡管心裏感到甜絲絲的），忙道：「周兄、耿兄，咱們快過去看看狄前輩怎樣了。」

一句話，提醒了三人，周晉與耿若日急忙鬆手執住楚天朗的手，異口同聲高叫着：「師父——」擰身急撲向狄長興那邊去。

狄紅玉嬌靨紅彤彤的，羞赧難禁地離開了楚天朗的身上，瞥了楚天朗一眼，亦呼叫一聲：「爹——」急撲過去。

楚天朗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也跟着撲了上去，看看狄長興可有被震天神彈所傷。

×　×　×

狄長興在周晉耿若日還未撲到他身前時，已從地上躍了起來，甩甩腦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來，接猛吸一口氣那刹那的感覺，恍似死過翻生一樣。

周晉耿若日一眼看到狄長興毫無損傷地從地上站了起來，心中那股欣喜之情，簡直無法形容，兩人幾乎是同時歡叫一聲：「師父，你沒有什麼事吧？」

狄長興這時亦已完全回過神來，聞聲目光一轉，看到兩位弟子滿臉欣喜地撲奔過來，心中一陣激動，忙朝周耿兩人道：「爲師沒有什麼事，晉兒日兒，你們也沒什麼事吧？」

「爹——」狄紅玉歡叫着，搶在兩位師兄的前面，一頭撲入乃父的懷中。

狄長興一見是女兒，忙張臂將狄紅玉緊緊地摟住，那刹那，他有一股刦後餘生的感覺。

「玉兒，玉兒……爹沒有事……妳也沒有事……眞好，眞好啊……」

周、耿兩人看到師父父女忘情地緊緊摟抱着，心中一陣感動。

楚天朗這時亦已來到，看着父女兩人那種感人的親情流露，心中也激起了一陣波瀾。

周晉看到楚天朗一身血漬，不由關切地對他道：「楚公子，你受了傷麼，這一次若不是你及時趕來，只怕……只怕……」下面的話，他猛省起了不大吉利，便連忙打住。

楚天朗不以爲意地說道：「周兄，只是一些皮肉之傷，咦，你與耿兄都受了傷啊。」

狄紅玉在父親的懷中，聽到楚天朗受了傷，忙離開了父親的懷中，扭頭看着楚天朗，着急地道：「楚兄，你受了傷麼，快讓我看看，我替你敷扎一下……」說着，已撲到了楚天朗的身前。

楚天朗雖然感激狄紅玉的關懷，但在狄長興等人的面前，畢竟有點不好意思，慌忙後退了半步，搖搖手，道：「狄姑娘，在下那點傷沒有什麼大碍，還是先看一下狄前輩有沒有受傷吧。」

狄紅玉被他這樣一說，才猛然省覺到，這裏不是只有她與楚天朗兩人，還有父親與兩位師兄，刹時間羞赧得她一張嬌靨又紅了起來，連忙收住勢子，垂下頭，不敢看各人一眼。

狄長興是過來人，焉有看不出女兒對楚天朗的情意，心中感到一陣欣慰，忙替女兒解答：「楚公子，狄某沒有受傷，你既然受了傷，那就讓玉兒替你敷扎一下吧，待我與晉兒日兒去看一下，那些心狠手辣的勾魂教徒，是否還有活着的。」

說着，朝周、耿兩人一擺手，朝丈外那遍地血肉之處走去。

周晉耿若日兩人就算再愚笨，也明白狄長興的意思，忙知趣地答應一聲，跟着狄長興走過去。

震天神彈的威力確是很厲害，只見那遍地血肉屍體的地上，被炸開兩個大土坑來，那些青衣漢子起碼有六七個被炸得肢離體碎，只有兩三個離得比較遠的，屍身沒有被炸斷，仆倒在地上，不知是生還是死。

而另一個土坑的周圍，也躺着四具殘屍，不是斷了手脚便是缺了半邊腦袋，從其衣着上，不難分辨出，那是緊隨在那中年女子左右的四名年紀較輕的女子。

但却唯獨不見了那個中年女子的影

踪。

她要不是被炸得屍骨粉碎，便是溜掉了。

狄長興與兩名弟子査看一下那三名肢體完好的青衣漢子，是否死了，却發現三人只是被震得昏迷過去，仍有氣息，於是，便動手將那三名青衣漢子弄醒過來。

那知道那三名青衣漢子才醒轉過來，一眼看到自己已經落入敵手，臉色驟變之下，猛一咬牙，瞬即全身抖顫了一下，跟着臉上便泛起一層藍黑之色，口鼻眼耳七竅黑血濺湧，頭一歪，便無聲無息地毒發身死了。

狄長興最先發現，但已欲救無從，神色錯愕地，眼睜睜看着被他救醒的青衣人死去。

接着，周晉與耿若日先後發出一聲驚叫，狄長興急掉首望過去，原來是被周、耿兩人救醒的青衣人，也服毒死了。

看一眼倒在地上的那名青衣人的死相，狄長興心中陡地生起一絲寒氣，禁不住脫口一聲：「好厲害的毒藥!」

耿若日江湖經驗不多，變色駭然道：「師父，他們怎會中毒的?」

狄長興噓了口氣，說道：「日兒，他們預早將毒藥暗藏在一隻牙齒中，只要咬破那隻『毒牙』，那便毒發身亡。」

一頓，感喟地道：「看來，勾魂教對於手下懲罰極嚴，否則，這三名青衣漢子不會吞毒自殺的!俗語有謂，螻蟻尚且偷生，何況是人，自古以來有幾人能够從容赴死的?日兒、晉兒，其中情形，可想而知。」

耿若日這才恍然，但却也倒抽了口寒氣。

周晉懊悔地道：「師父，弟子想不到他們會吞毒自殺，如今連他們也死了，豈不是無從查問出他們的巢穴?」

狄長興搖搖手，說道：「晉兒，連爲師也想不到他們會將毒藏在牙齒中，而且還是劇毒無比，那簡直是無從阻止的，你不要自責，總有機會查出他們的巢穴所在的。」

「狄前輩說得對。」楚天朗忽然接口說道：「他們不殺咱們絕不甘休的。那麼，就算咱們不去找他們，他們也會來找咱們的，那何愁查不出他們的巢穴所在，一舉而殲之!」

原來，就這一會功夫，狄紅玉已替楚天朗將身上的三處損傷用金創藥敷治並包紮起來，並已走了過來。

「當然，能够早一點找到他們的巢穴，作一了斷，那自然好，畢竟，主動比被動好，不用時刻提防他們的襲擊與暗算!」楚天朗不等狄長興三人說話，又接着說下去。「惹上他們，就等於背上長了疽瘡，要就是將那個疽瘡切去，否則，就只有疽瘡迸發身亡，別無他途。」

狄長興首先讚同道：「對，楚公子說得對極了，咱們若不想被他們殺死，那就只有殲滅他們一途，絕無僥倖可說!」

接目注楚天朗，道：「楚公子，你怎會忽然間及時趕到來加以援手的?你不是被他們捉去的麼?」

狄紅玉也接口道：「楚兄，方才那個什麼護法的還說，你已經被他們殺……死了，哼，看樣子，他們只是拿你來誘迫咱們上當!楚兄，你追出去之後，到底遭遇了什麼事情，遲遲不返，令到咱們担心死了。」

狄長興與周晉耿若日都瞧着楚天朗，等他說話。

楚天朗吁口氣，苦笑一聲，說道：「狄前輩，在下自後花園中追出去，遙見有兩條人影如飛掠去。在下便一直緊追下去，不知不覺間，便追出了城外，前面那兩條人影的輕功好高明，不論在下怎樣追趕，始終只能够追在那兩人身後的七八丈左右的距離……忽然發覺到，追到了一處荒野地上，附近連一株小樹也沒有，只有及膝的野草。那兩個傢伙忽然停下來，朝在下古怪地一笑，……在下先是怔了一下，繼之發覺到可能踏入了對方預早佈下的陷阱中，心念才動的刹那，那兩個傢伙——不，應該說是兩名女子，在下這時才發現，那兩個人是兩位年約三十許的女子，只因他們穿了男裝，所以，在下一直沒有發覺他們原來是女扮男裝的。兩人中的其中一人在在下刹住身形的刹那，忽然發出一聲尖嘯，四周附近應聲閃現出二十多名男女來，那些男的一律身穿青衣，足有十七八人，女的有七八個，都是十多歲到二十多歲的少女，那些青衣漢子才現身，便向在下發射弩箭……」

「楚兄，你怎能够在那十七八名青衣漢子的弩箭激射之下，仍能够生還的?」狄紅玉緊張地問。

狄長興與周晉耿若日三人也緊張地瞧着楚天朗，等他說下去。

而三人已猜到，楚天朗當時的情形，必是驚險萬分的了。

楚天朗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說下去：「當時，就算是在下有三頭六臂，也閃躲封擋不了那密如驟雨飛蝗般攢射過來的弩箭，要知道，十七八個人一齊發射出一匣十二支的弩箭，合計起來，就是二百多支箭，相信就是當今武林中功力技藝第一之人，在這種情形之下，也不可能應付得了……」

「楚兄，你到底怎樣應付的?快說啊?」狄紅玉心急地揷口催促道。

楚天朗又吸口氣，才輕描淡寫地道：「很簡單，在下在那女子發出嘯聲的霎間，心生驚覺之下，以最快捷的身法，不顧一切地飛撲向那兩名女子……」

「楚公子不但反應敏捷，還好聰明啊!」狄長興忽然脫口失聲讚道。

楚天朗笑笑道：「狄前輩誇奬了。事實上，在當時那種情形下，只有硬衝向那兩個女子一途，利用她們作擋箭牌，才能够解除那種無法躲避的威脅。」

略頓，接說下去。「在下那一着果然用對了，那些青衣漢子驟見在下衝到那兩名女子的身前，恐怕誤傷了自己人，慌忙停止了放箭，在下總算逃過那箭雨攢體之危!」

狄紅玉聽到這裏，不由長長地舒了口氣，滿含情意地瞟了楚天朗一眼。

「楚公子，若是換轉是在下，只怕早已被射成一隻刺蝟了!」周普欽佩地看着楚天朗，由衷地說：「楚公子的反應眞是非常人所及!」

楚天朗忙謙說道：「周兄過奬了，那只是在下够運氣吧了。」

「楚兄，你後來是怎樣脫身的?」狄紅玉心急地問。「快說啊!」

楚天朗於是說下去。「那兩名女子驟見在下衝撲過去，立刻對在下展開了猛烈兇狠的攻擊。在下可是求之不得，盡量與那兩名女子纏鬥着，這樣，那些青衣人在有所顧忌之下，便不敢對在下放箭了，可是，在下一時之間，也無法脫身，而那兩名女子的身手頗不俗，在下本來想速戰速決，先擒其中一人，繼之脫困而遁的，那知道就在快將得手的刹那，那六名較年輕的女子一擁而上，加入戰團，與那兩名女子聯手對在下展開攻擊。」

「雙拳難敵衆手，楚公子，你當時豈不是很危險?」狄紅玉忙急地問。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當時在下確是非常之危險。」楚天朗朝狄紅玉點點頭，吁口氣，道：「那八名女子聯手之下，排出了一個陣式，把在下困在中間，無論在下怎樣衝突，也突破不了八個女郎佈成的陣式，但縱使能够突破，只怕也抵擋不了那些青衣漢子發射的弩箭——在下一直被圍困了二個時辰有多，依然無法脫困，而在下也看出，八女只是想將在下困在陣中，直至在下筋疲力盡，才下殺手，同時，在下也忽然想到，他們這樣困着在下，說不定其中有什麼陰謀……在下於是把心一横，決定不顧一切，硬闖突圍，拚着身上受點傷，也要制住其中一兩名女子，以作脫身之護符……終於，在下身上，挨了一刀兩劍，制服了兩名女子!」

狄長興等人聽着，雖然楚天朗說得輕描淡寫的，但他們却想像到，那必然是驚險萬分的了，只怕，一個疏忽之下，便會横死在那八名女子的手上。

狄紅玉壓抑不住心中的緊張與喜悅，急聲道：「楚兄，你制服了那兩名女子，是否得已脫手?」

楚天朗深吸一口氣，搖搖頭道：「不，在下差點喪生在那些青衣漢子的弩箭之下!」

「怎麼?難道那些青衣漢子不顧那兩名女子的生死，向你發射弩箭?」狄長興驚疑地問道。

「狄前輩，那倒不是!」楚天朗猶有餘悸地道：「而是那兩名女子在被在下制住的刹那，居然咬破毒牙，服毒自殺，在下作夢也料不到，對方居然會自己求死，就在在下驚覺到被制住的那兩名女子毒發身死，驚怔了一下的刹那，那兩名發號施令的女子身形飛退中，疾喝一聲：『射!』而其餘的四名女子亦緊接着飛退開去，在下在那刹那才驚覺到，生死只在一瞬之間!」

「你是怎樣應變的啊?」狄紅玉脫口問。

「說起來，可能是在下命不該絕吧。」楚天朗雖然說得輕鬆，但狄長興却想像到，那必然是魄動心驚，生死一髮的刹那，等他說下去。

「在下在那霎間的反應，是將那兩具屍體左右一掄，飛擲向那些青衣漢子，同時身形急射，附在那向前擲出的屍體後面，撲向那些青衣漢子。」

狄紅玉聽到這裏，才稍爲放鬆地呼出一口氣來。

「那兩具屍體替在下擋住了迎面射來的弩箭，而那些女子也替在下擋住了另一面的青衣漢子，令到他們不敢向在下發箭，剩下一面射來的弩箭能够威脅到在下的生死，但在下應付一面射來的弩箭，那就輕鬆多了……結果，飛擲的屍體不但替在下擋住了前後兩面射來的弩箭，也將前後兩面的二三名青衣漢子撞跌開去，在下乘那些青衣漢子還未將第二匣弩箭取出來發射的刹那，乘勢擊倒兩名青衣漢子，突破了包圍，馬上飛掠而去。」楚天朗說到這裏，長長地透了口氣。「但那些女子及青衣漢子却緊追不捨，在下爲恐各位見在下久出未歸，因而亂了陣脚，被勾魄煞中人有機可乘，所以，不去理會那幾名女子的追逐，一逕趕回城中，那知道如在下所料，狄前輩府上正遭受到一批勾魂煞中人的侵襲……」

「楚兄，沒有被他們侵入屋內吧?」一旁的狄紅玉心念母親安危，慌惶地揷口問。

狄長興却沉住氣，沒有開聲，只是看着楚天朗，等他說下去。

耿若日本來也張口欲言的，但却被周晉暗中扯了一把，忙將到口的話吞回去。

楚天朗忙說道：「楚姑娘，府上雖然受到侵襲，但府上在古前輩的把持之下，作了非常周密的佈置，那些勾魂煞中人雖然侵入了府內，但却無法再進一步，皆被密集的箭雨阻於牆下，死傷慘重，而城中的官兵亦聞訊趕來彈壓，那些勾魂煞中人一見官兵起來，立時作鳥獸散，慌不迭急掠而去，府上之厄也就解除了，只是府上

被燒毀了兩間屋子。」

狄長興聽完楚天朗所說，不由長長地吐了口氣，欣慰地說道：「燒了兩間屋子不算什麼，最緊要是，咱們的佈置安排，終於抵擋並阻退了他們的侵襲，這就放心了！」

「狄前輩，在下在佩服您的安排及佈置。」楚天朗由衷地說：「古前輩對前輩你的安排，讚不絕口。」

「古老弟無恙吧？」狄長興關切地問道。

「古前輩座鎮府中，居中指揮，根本就不用他現身動手，他連一根毫髮也沒有損傷啊！」楚天朗接說道：「在下從古前輩的口中，知道狄前輩你們爲了在下，趕來山神廟赴約，在下那時已從發生的事情中，猜想到，那必是對方佈下的陰謀詭計，爲恐狄前輩你們會遭遇到什麼兇險，在下也顧不了敷治身上的損傷，便急急趕來接應，幸好及時趕到來，也幸好古前輩在在下趕來前，塞了三顆震天神彈在在下的手中，否則……」

下面的話楚天朗雖然沒有繼續說下去，但是狄長興等人都知道，那後果是怎樣的。

「勾魂煞中人不但手段毒辣兇殘，也很陰毒，妄想各個擊殺咱們，打的好主意，也差點讓他們得逞所謀，幸好……」狄長興忽然道：「天色已晚了，此地不宜久留，說不定，他們還有什麼惡毒的手段施展，咱們還是盡快趕回城中，那裏總比在這裏安全，也不怕他們再施展各個擊破的惡毒陰謀！」

楚天朗第一個頷首道：「狄前輩說得好，咱們趕回府上與古前輩會合，有府上的佈置安排作倚仗，那就不怕他們的再次侵襲了！」

狄紅玉與周晉耿昔日自然沒有不同意的，於是，一行人便朝長安城西門那邊急掠而去。

× × ×

一行三人才奔撲出一里不到，驀地前面的樹林中，閃爍起一點恍似鬼火般的綠幽幽燈光。

當先飛掠的狄長興乍見之下，心頭劇跳了一下，他可是位老江湖，那點燈光如此怪異突兀，憑他的經驗，樹林中必有古怪，只怕是衝着他們來的。

他疾忙舉手揮了一下，示意跟在後面的楚天朗狄紅玉等人停下來。

而他首先將身形刹停，雙眼瞬也不瞬地注視着從林中透射出來的那點幽光。

就在狄長興等人停下來的刹那，林中一點兩點三點，接連亮起了十二點燈光，霎時將樹林子照得半明不暗的，可以看到林中閃動的影影綽綽人影。

狄長興的雙眼中，亦倏地射出兩道精光來。

眼前的情形，絕無疑問，是衝着他們來的。

「爹，又是他們？」狄紅玉驚疑地看着林中那半明不暗的燈光中，那恍似鬼魅般晃閃的人影。

「除了他們，還有什麼人！」狄長興緊抿着雙唇。「咱們不要走進那林子，以免遭到暗算。」他提醒各人。

「狄前輩，看樣子，他們是不殺咱們，誓不罷休！」楚天朗忽然帶點歉意地道：「狄前輩，那本來是在下一人的事，不想却將前輩等人也牽涉入這個漩渦中，在下心中……」

「楚公子，這時侯還說這種話？」狄長興截斷了楚天朗的話，豪邁地道：「咱們還是打起精神，應付眼前的局面吧！」

狄紅玉也道：「楚兄，那根本就不是你將咱們牽入這個漩渦中的！爹說得對，目前還是應付眼前的兇險要緊。」

就在他們說話的當兒，林中的十二點燈光忽然就像飄動的鬼火般，倏然一下子齊飛出來，林子前的空地乍然明亮起來。

看清楚了，原來那十二點燈光乃是十二盞燈籠，由十二名年紀只有十四五歲的少女手持一根足有丈長的細竹竿兒挑着，自林子的邊沿「挑飛」出來。

那十二個少女就站在林邊的樹下。

狄長興等五人距林子大約五丈過外，由於林前被燈光照得一片明亮，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小心！」狄長興吸了口氣，提醒各人。

楚天朗狄紅玉周晉耿若日四人低應一聲，俱皆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林前的變化。

他們馬上便看到，有一行人從林中走了出來，在林前排開，面對着他們。

五人刹時雙眼倏睜，瞬也不瞬地打量着那一行人。

在林前空地排列的人一共是十三人。

十三個都是女子。

年紀在三十許至六十許之間。

當中那個穿一套大紅衣裙，頭插鳳簪，年約五十許，相貌醜陋，但眉梢眼角却風情流露，令人感到有點吃不消的老婦，正自閃着雙眼，打量着狄長興五人。

那老婦的一身大紅衫裙，在十三名女子中，是最觸目惹眼的了，而她的神態也是最倨傲的，不用說，那老婦應該是那十二人之首。

而她的衣着與模樣，也給人一種老妖怪的感覺。

起碼，狄長興等人在看清楚那老婦的衣着及尊容後，便全身起了鷄皮疙瘩。

「楚兄，那老妖怪簡直令人作嘔。」狄紅玉悄聲對楚天朗說。

楚天朗只是嗯了一聲，因爲他這時已認出，那十二名女子中，其中有六個正是在城外那片荒野地圍困着他，並與他纏鬥過的八名女子中的六個。

狄長興這時也認出其中一名女子，正是那名自稱勾魂教護法，在震天神彈下，倖保不死，溜走了的中年婦人。

「果然是勾魂煞中人！」狄長興吸口氣，低說了一聲，一雙手却不由自主地暗握起來。

「爹，那不是那個自稱什麼護法的女子麼？」狄紅玉也認了出來，脫口叫出聲來。

「師父……」周晉才說出了兩個字，便被狄長興擺手截斷了。「晉兒，你怕了麼？」

周晉忙道：「師父，弟子不怕！」

「好！」狄長興回顧一眼周晉與耿若日，「這才是爲師的好徒兒！」

一頓，有點感喟地道：「晉兒日兒，爲師實在後悔將你們扯入這趟漩渦中，本來你倆是可以置身事外的，可是，如今就算你們撒手離開，只怕他們也不會讓你們離開了！」

周晉耿昔日聽到狄長與那樣說，慌忙地垂手道：「師父，弟子蒙師父教誨並傳以武功，師父對弟子可說恩德如山，弟子就算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師父怎麼對弟子說那種話。」

狄長興長嘆一聲道：「晉兒日兒，爲師知道你兩個不是貪生怕死之輩，只是，爲師實在不忍心看到你倆置身於這趟兇險之中！」

狄長興之所以這樣說，乃是因爲他已看出，眼前的情勢，比之此前的兩番遭遇還要兇險多了，他又怎忍心讓兩位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歷此兇險呢，他確是有點後悔。

他之所以這般認爲，那是他已看出了那位老妖怪般，身穿大紅衣褲，容貌醜陋的老婦，乃是十二名女子的首腦人物，說不定，會是勾魂教中的教主，試想一下，這一次連首腦人物也現身，其兇險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晉耿若日兩人正想說話，那邊那位身穿大紅衣褲的老婦，開口道：「你們那一個是楚天朗？」

語聲竟出乎意料地嬌膩，簡直不像是出自她之口，更令五人震驚的是，語聲雖然不高，但是却異常清晰地傳入五人的耳中！

這若非具有深厚精純的內功，不克臻此。

楚天朗一挺身，緩緩上前兩步，朗聲說道：「在下就是楚天朗，前輩有什麼指教？」

「你就是楚天朗！」那老妖怪般的老婦那雙風情不減的眼睛上下打量着楚天朗。「可惜，可惜。」

楚天朗被她一連兩聲可惜說得莫明其妙的，不由問道：「前輩，你是在可惜什麼？」

老婦眼梢剔揚，嬌膩地笑了一聲，說道：「嗯……你雖然長得俊朗，討人喜愛，但可惜你惹上了本教，所以，你一定要死！」

狄紅玉聽着，一陣噁心，忍不住叱道：「老妖怪，好不知羞恥！」

那老婦臉色勃變，那張醜陋的臉更加難看，厲聲喝道：「臭丫頭，妳胡說什麼？竟敢對本座不敬，咳咳……妳大概是活膩了，待會本座要親手在妳的那張臉上劃上幾刀，令妳變得比本座還要醜陋，才殺你！」

狄紅玉張口欲罵，却被狄長興即時阻止了。

楚天朗馬上問道：「在下到底惹了你們什麼，非要殺在下不可？」

老婦舉起皮膚乾皺的手，作狀地輕撫一下鬢邊的髮絲，才嗲着聲道：「你自己幹過的事，還來問本座？」

楚天朗道：「在下若是知道，還問你幹麼？」

那老婦盯了楚天朗一眼，說道：「你眞的不知道？」

那語氣神態，裝得俏媚無比，却不想她已是五十許人了，加上那醜陋的相貌，那簡直令人看得作嘔，起碼，楚天朗五人就有這種感覺。

楚天朗壓下心頭那股噁心的感覺，搖搖頭道：「在下確是莫明其妙！」

「好吧，那本座就對你說個明白！」老婦竟然向楚天朗飛了個媚眼！「你還記得曾在留芳院殺過一個人麼？」

楚天朗聽她這樣一說，已明白了幾分，但仍然問道：「記得，莫非那人是貴教中人？」

「不錯！」那老婦又向楚天朗連拋媚眼，說道：「不怕對你說，他乃是本座的人！」

至此，楚天朗終於完全明白了他怎會惹上勾魂煞這個神秘組合的原因，他實在想不到，那個在留芳院中凌虐一個粉頭，不會武功的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竟然會是勾魂煞中人，並且，還是這個老婦的面首。

「好個恬不知恥的老妖怪！」狄紅玉忍不住罵出聲來，感到噁心不已。

狄長興開口道：「請問妳在貴教中的身份是什麼？」

那老婦的目光自始至終，一直沒有離開過楚天朗的身上，這時候才轉頭望狄長興一眼，傲然地說道：「本座就是敝教教主！」

「啊！」狄長興雖然已猜到幾分，但在乍聞之下，乃不免失聲叫出來。「狄某何幸之有，居然見識到江湖上最神秘的勾魂煞教主！」

周晉與耿若日在老婦表露身份後，不自覺地緊了緊手中的兵器。

楚天朗亦吸了口氣，說道：「原來那油頭粉面的傢伙是妳的人，在下確實想不到，但妳可知道，他居然在留芳院中，肆意凌虐一個姑娘，那簡直不是人，在下一時看不過眼，才殺了他的！」

「說得倒好聽啊！」勾魂教主恨聲道：「不管他幹了什麼天理難容的事，他總是本教之人，而且還是本座喜愛之人，無論什麼人殺他，本教也誓必爲他報仇！本教的宗旨一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十倍以報！」

一頓，又厲聲喝道：「你們既然已惹上了本教，本教就不惜傾盡所有，擊殺你們！」

「老妖怪，妳吹什麼大牛，咱們已試過貴教的手段，還不是好好地站在這裏麼？咱們才不怕你！」狄紅玉冷哼着說。

「臭丫頭，尖口利舌的，待本座教妳知道個厲害！」老婦目中兇光閃閃，戟指狄紅玉，「有胆的！你就出來與本座較量麼？」

狄紅玉一直冷眼旁觀，看到勾魂教主不停地搔首弄姿拋媚眼，雖然感到作嘔，也對她切齒妒恨，聞言之下，嬌叱一聲，飛身撲了出去。

狄長興與楚天朗欲阻止，却已來不及了。

「玉兒小心！」狄長興恐防女兒有失，忙跟着掠了出去，以便接應女兒。

楚天朗也踏出了一大步。

而奇變也就在這刹那發生。

由於發生得太快了，故此，狄、楚兩人皆搶救不及！

× × ×

就在狄紅玉飛撲前去的霎間，那位身穿大紅衣褲的勾魂教主亦飛身猛撲向狄紅玉。

好快的身法，狄、楚兩人只見紅影一閃，跟着便是狄紅玉的一聲驚呼，狄長興大驚之下，呼喝一聲，身形如風，疾撲過去，對女兒加以援手。

狄長興在情急之下，出手便是他最精擅、威力也最猛的百變掌法。

他雖然只劈出了一掌，實則，却已包含了三十六個變化，也就等於一招三十六式。

他滿以爲可以將勾魂教主截下來。

那知道勾魂教主也劈出了一掌。

却居然破解了狄長興那一掌，只聽「啪」地一聲，雙掌實實在在地擊在一起。

狄長興既以掌法稱雄於江湖，不但掌法精奇巧幻多變，掌力也深厚沉雄，而他在情急之下，那一掌起碼用上了七成功力，那知道雙掌交擊之下，他居然被震得手臂痠痲，整個人凌空倒翻飛掠出去！

而那勾魂教主却只是一個倒翻，右手已扣抓住了狄紅玉的右手腕脈，翻墜落地上。

一招之間，不但將狄長興震得翻飛出去，並且還將狄紅玉制住，這種身手功力，簡直匪夷所思，看得周晉與耿若日兩人瞪目呆住了。

就連楚天朗也看不出，勾魂教主是用什麼手法，一出手便扣住狄紅玉的右手腕脈的。

楚天朗雖然也被那意外弄得怔愕了一下，但他馬上便朗喝一聲，不顧一切地飛撲過去。

那勾魂教主一眼瞥見之下，慌不迭拉着狄紅玉急急飛退開去，同時厲聲大喝道：「快停下來，否則本座一掌劈了這個臭丫頭！」

楚天朗聞言渾身一震，急忙刹住勢子，怒視着勾魂教主。「妳若是胆敢傷她一根毫髮，在下拚着這條命，也要毀了你們這個邪惡神秘的組合！」

「格格格……」勾魂教主笑得渾身亂顫的。「楚天朗，你說什麼狠話，瞧你那種不顧一切的樣子，莫非這臭丫頭是你的心上人了！格格，待本座先將她的一隻眼挖出來，看你還喜不喜歡她。」

說着，便曲指成鈎，向狄紅玉的左眼插去。

狄紅玉受制於那老妖婦，心中又驚又怒，可惜却掙脫不得，只好拚命掙扎着，驚恐地尖叫起來。

周晉與耿若日眼見師妹被擒，急怒之下，吼喝一聲，雙雙搶撲過去，但却給兩名中年女子分別截了下來，厮殺得激烈異常。

狄長興雖然心切女兒被擒，但他却沒有莽動，他知道女兒既已落入對方手中，就算是再狠，也救不了女兒的，所以，盡管心中憂急驚怒，他只是急喘着，沒有貿然撲上去。

楚天朗見勾魂教主惡毒地動手欲弄瞎狄紅玉一隻眼，驚急得他大喝一聲：「老妖婦，停手！」

這一聲喝，有如當空響了個巨雷，不但震得勾魂教主頓然停手，也震得激烈拚鬥的周、耿兩人與那兩個中年女子一齊停了手。

「楚天朗，你是怎麼了，咳咳，你雖然有憐香惜玉之心，但也顯出你與天下的臭男人一樣，都是喜歡年輕貌美的女子，這臭丫頭若是弄瞎了一隻眼，變得醜了，你便不喜歡了，是麼？」勾魂教主惡毒地笑着。

楚天朗怒聲道：「老妖婦，你要怎樣才肯放了狄姑娘？」

喝聲中，他已暗中提聚了全身的功力，準備隨時發難，搶救狄紅玉。

「格格，本座生平最恨的就是以美貌迷惑男人的女子，不過，本座生平也最喜愛那些年青力壯，相貌俊俏的男人，本來，本座就算不殺這臭丫頭，也要將她的容貌毀去，令她變成一個醜八怪，但你既然這樣說，那本座就改變主意——」下面的話，她却故意不說下去。

狄紅玉却發急地叫道：「楚公子，你別受這老妖婦的威脅，不要理會我——」下面的話，戛然而止，原來，勾魂教主已出指點了她的啞穴。

「老妖婦，妳是想怎樣？」楚天朗怒喝。

「很簡單，用你來換這臭丫頭！」勾魂教主不懷好意地道：「本來，你殺了本座喜愛的人，本座也要殺你抵命的，但本座現在改變了主意，就拿你來抵上吧，嘻嘻，以後你可要好好地服侍本座啊！」

說時，居然恬不知恥地扭腰搔首的，看得人倒胃！

狄紅玉口不能說，鼈得她一張嬌靨漲得紫紅。

狄長興急急道：「楚公子，千萬不要答應那老妖婦，大不了與她們拚個同歸於盡！」

「格格格……」勾魂教主就像一隻快要下蛋的母鷄般笑着，左手向林中一揮，厲聲道：「狄老兒，睜開你的狗眼看一下，憑你們幾個，也敢奢言與本教同歸於盡？哈哈，若是姓楚的不答應，你們一個也活不了。」

就在她的左手一揮的刹那，只見林中人影閃綽，一下子閃現出三四十名青衣漢子來，每一個人的手上，皆拿着一匣弩箭，對準了狄長興四人。

狄長興看着，不禁臉色驟變，倒吸了一口寒氣。

面對於四十名手持匣弩的青衣漢子，就算狄長興幾人有三頭六臂，脅生雙翅，也抵擋躲避不了一發近千的箭雨，只要勾魂教主一聲令下，他們肯定會死在那一陣箭雨之下。

一時之間，狄長興噤口不語。

「好，在下答應你！」楚天朗忽然顯得異常平靜的，「不過，妳不但要放了狄姑娘，也要放狄前輩他們安然離去，否則，在下縱使粉身碎骨，也要與你拚個生死存亡！」

他雖然說來平淡，但神志間却有一種懾人的氣勢！

「楚公子！」狄長興情急地大叫，却被楚天朗擺手截斷了他的說話：「狄前輩，不要說了。在下心意已決！」

狄長興咀唇嗡動了兩下，確是將口中的語嚥回肚子中。

因爲他從楚天朗那堅毅的神色中，看出他心意已決，縱使說什麼也改變不了他的主意，所以，他才不說了。

狄紅玉却急得眼中淚花亂轉，却苦於說不出聲來。

「好，本座破例答應你！教他們離去！」勾魂教主眉花眼笑的：「你先過來，讓本座點了你璇璣、期門、心坎與五處大穴，本座便放了這丫頭！」

楚天朗却搖搖頭道：「不行，妳先放了狄姑娘！」

「天下間那有這樣便宜的事情！」勾魂教主道：「本座若是放了這臭丫頭，你不就範的話，那——」

楚天朗淡淡地打斷了她的話，道：「這一點妳大可放心，咱們只有五個人，而貴教有三四十名手下用匣弩對着咱們，只要你一聲令下，咱們就算有通天之能，也躲脫不了一發數百支的箭雨。」

「你不會食言？」勾魂教主遲疑地問道。

「楚某頂天立地，一言九鼎，又豈會失信於妳！」楚天朗凜然說道。

勾魂教主又注視了楚天朗好一會，才頷首道：「好，姑且信你！但你要走近一些！」

楚天朗長長地舒出一口氣來，沒有說話，向勾魂教主走過去，走到大約有丈許之遠，勾魂教主喝道：「好了，就站在那裏！」

楚天朗聞聲停下來，垂下目光，不敢與狄紅玉那淚花亂轉的眼睛接觸，平靜地道：「現在可以放了狄姑娘吧？」

勾魂教主沒有說什麼，陡然一抖手，抓着狄紅玉運勁擲向狄長興那邊！

同時之間，她的身形快如鬼魅般閃掠，一下子便掠到楚天朗的身前，出指如飛，一連點了他期門、肩井、曲池等七處大穴！

楚天朗果然守諾不動，任由勾魂教主點了他身上七大要穴。

狄長興驟眼看到勾魂教主將女兒擲過來，慌不迭運勁於臂，搶前一步，一把將女兒接住。

楚天朗也就開口道：「教主，現在可以放開狄前輩他們離去了吧？」

勾魂教主却陡地仰天狂笑，狠厲惡毒地道：「楚天朗，你太嫩了，你已經落入本座手中，插翅也飛不了，本座爲什麼要依諾放他們離去？本教一向是絕不放過一個惹上本教的人，除死之外，所以，他們也只有死！」

說着，一把抓住了楚天朗的右手，回身飛掠向林中，同時口中疾喝了一聲：「殺！」

殺字出口，他已拉着楚天朗退至林邊那十二個女子的身前。

也就在這刹那，「轟」然一聲震天動地的巨響自楚天朗與勾魂教主的腳下爆炸起來，兩人被炸得肢斷體碎，自然也波及了那些女子及站得較近的青衣漢子，一時之間，只見硝烟飛騰中，塵揚土射，其中夾着聲聲慘叫厲嚎，血肉四射飛濺。

而那些站得較遠的青衣漢子，雖然沒有被波及，但也被那聲巨爆聲震得耳聾心悸神惘，那裏還知道發射弩箭。

狄長興父女師徒也就逃過了一陣箭雨攢體之厄。

只是，楚天朗却烟消雲散了！

他用自己的一條生命，救了狄長興四人。

此時，狄紅玉傷心欲絕，暈倒在父親的懷中。

狄長興抱着女兒，怔怔地，失神地凝視着地上那斑斑的血肉，嗡動着咀唇，說不出聲來。

周晉與耿若日亦是呆若木鷄。

奇怪的是，那些青衣漢子居然沒有在回過神來時，乘機向狄長興四人發射匣弩，一個個的臉上，露出一種如釋重負的神色來。

那些沒有被炸死的女子也是。

忽然間，也不知是誰大叫一聲，拋下手中的匣弩，飛奔而去。

隨即，那些青衣漢子與女子「哄」的一聲，作鳥獸散，一下子走了個清光。

林子前，就只剩下狄長興父女師徒四人。

要不是地上翻了個大土坑，遍地血肉斑斑的，眞以爲剛才發生的慘烈爆炸，只是一種幻覺，又或是夢境！

（全文完）

臨危不亂

刀戈．譯

「用不着把手舉起來了，只要你打開保險箱，把所有的錢給了我便行。」

「好的，讓我先喝完這杯咖啡吧。」

我在辦公桌上盯着他看，當時他就背靠着那扇關上了的門站着。他看來有點緊張，但他手上的手槍却穩定地對住我的胸口。照我的判斷，他是二十歲左右，身高約莫六呎，肩膊寬闊，樣子相當漂亮的，他有着一頭波紋起伏的淺棕色的頭髮，高高的顴骨，太陽眼鏡叫我無法知道他的眼睛是什麼顏色的。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他厲聲說。

我趕忙呷乾了那杯凍咖啡。「我知道，同時我可以向你保證，現在我已經怕得要死了。所以輿論界最近狂吠罪案的數字大增，我也沒有在旁搖旗吶喊，總之，我不會給你什麼麻煩，一切的損失保險公司自會賠償給我們。」

「好極了，那麼，現在我們就進行這宗買賣吧。」

「你要油炸餅嗎？」

「不，謝謝了，我只要錢。」

我從遞給他的那隻紙袋裏面取出一隻油膩膩的油炸餅，咬了一口。「是了，我依稀記得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你的，也許就是在你對某一家工廠『點檔』的時候，『點檔』是你們的術語，是嗎？這就是說，當你們要打劫某一家工廠時，事前一定前去觀察一下那裏的形勢的。」

「喂！」他開始不耐煩了。

「好的，不要衝動。我不過有點好奇，雖然我看過電視台播映的警匪片集，但仍不知道眞實的做案程序是怎樣進行的。……眞該死，我眞的覺得你很面善哩。如果你能夠把那的太陽眼鏡除下……」

「迦發先生，要是你在三十秒鐘之內還不打開那隻保險箱，那我就要對你不客氣了。」他故意裝成兇神惡煞的樣子去加強他的威脅性，但我發覺到那支指住我的手槍在抖顫着。於是我服從地放下那隻咖啡杯，舉步走向一具笨重的舊式保險箱。

「原來你知道我的姓名的。這麼說來，如果不是我們以前曾經見過面，那就是你對於我這裏所做的『點檔』工作太詳盡了。不過，也有可能，我們這裏有你的眼線。沒有多少人知道我們這裏今天晚上存有大量現欵的，通常在銀行下辦公之前，我們就會把門市部所有收銀機的錢彙集起來，送到銀行去。同時，這不可能只是一種巧合的，你會曉得我知道這保險箱的密碼——全公司只有我個人知道的罷了。而我今天晚上又會加班。」

那槍咀一路跟着我到保險箱了，同時不再抖顫了。「我猜你現在就是在耍着花招，待我一個不留神的時候，你就按響警鐘。」他說：「但是，你別再痴心妄想了，我已經把所有警鐘的電綫剪斷了。」

「噢，不，我不會這般愚蠢的。不過，剛才我的確這樣想過，希望當夜班的守衛突然出現。以往我加班的時候，他都會到來跟我一起喝杯咖啡的。」

他的笑容，使他的眼睛明顯地跟他的兩片唇皮並不配合的。「你這人則很狡猾哩，你以爲提起了那個當夜班的守衛，便會引起我朝外邊望望，於是你乘機按響警鐘，或者拿出你的手槍。但我對於那個老傢伙，早已經服侍妥當了。」

「你不是已經把他除掉吧？」

「不，我只是把他綁起來，再封住他的咀巴，把他關在樓下的一隻衣櫃裏面罷了。」

我透了一口氣，開始旋動保險箱的號碼鍵盤。「好了，原來什麼事情你也已經詳細地考慮過。這裏一共有二萬七千多元，我希望你不會介意都是小額的鈔票。」

「我絕不介意的。」

「往日，你帶走的可能是鎳幣、銅幣和銀幣，這麼一來它們的重量就會把你壓得透不過氣來，但是現在，由於硬幣的短缺，我們已經吩咐所有的收銀員，如果收得硬幣，那就把它聚集起來，趕快送到那些雜貨店去，跟它們的老板兌換紙幣。」

我驀地彈彈手指，並且霍的轉過身去，這把他嚇得幾乎扳動槍掣。「我知道在什麼地方見過你了！在幾個星期前的一個鷄尾酒會裏，當時好像過慶祝華倫棠新居入伙的？不，那是符烈和戴雅梅的結婚十週年紀念，會上你老是請我的太太娜拉跳舞。你好像是姓鄧，又好像是姓丁的？」

「我認爲你是太婆婆媽媽了。」他的聲音和表情都是很嚴厲的。

「賤貨！現在我明白你怎會這般清楚這裏的內情了。不過，我仍不明白你會知道得這麼精細。」我說，但給他厲聲制止，於是我又喃喃地說：「我知道，這對我是很危險的，因爲我已經把你認出來，你就會非把我殺掉滅口不可？」

「快打開保險箱吧！」他的聲音忽然變得溫柔得多。

「我們可以談談條件的。我答應你，我不會把你的身份告訴警方的。」豆大的汗珠在我的胳肢窩裏冒出來。

「你是否要我動粗才貼貼服服的？現在我就數三聲——」

我仍舊蹲在保險箱前面，半俯着身子對着他，但一邊的手却放在號碼鍵盤上。

「那天晚上的情形我記得很清楚，原因會後娜拉和我吵了一場架，我覺得你們兩人的態度很不順眼。無疑，她常常在大庭廣衆中這樣刺激我的，但我對於她和其他的男人鬼混，也不是眞的這般認眞的，雖然我們之間的年齡相距是這麼的遠。事實上，也許只有上帝才知道她究竟有多少不良的嗜好。雖然我有着的巳經副經理的收入，而且還有花紅，但她用錢的手法——」

「我對於你的家庭問題沒有興趣。」這個姓鄧，或者姓丁的說：「現在我巳經等得不耐煩了。」

「但我現在却不打算這麼快便打開保險箱哩，」我急促地說：「剛才我雖然有一個極不愉快的想法。最近，娜拉對於我的業務上的活動，忽然有了一種極不尋常的好奇。最初我不以爲意，但後來我却覺得越來越不是味道。很多打到家裏來的電話，我一接聽，那邊廂便掛斷了。此外，很多時候，她對我說的是去探望一個女朋友，但是，事後當向她的那個女朋友查問時，人家却回答我很久也沒見過她了。以前，我深信她不會對我不忠的，但是，如果她碰到了一個像你這般漂亮和年青的男子……」我咬咬唇皮，朝他瞪了一眼。

「有着這麼豐富的幻想力，」他諷刺地說：「你眞的可以寫小說了。」

「但這並非小說裏面的情郎！而是可以挽救我的婚姻，甚至我的生命的現實啊。在我背後，你巳經見過娜拉了。這你敢說沒有嗎？關於保險箱裏面的錢，以及我們這裏的日常工作程序，就是她告訴你的。我最大的錯誤，就是以爲你只是一個普通的刦匪。但事實上，却是娜拉叫你到這裏謀殺我的，並且把我裝成因抗拒而遇害，然後你和她把刦得的錢均分！」

憑着他臉部的肌肉的突然收緊，我知道我的推測相當準確，但他却硬說沒有這一回事。「我不知道你從那裏找來這種古怪的思想的，」他說：「我要的只是錢，只要你把錢給我，我可以向你保證，我只把你綑綁起來便離開，對你絕不傷害。」

「當然，什麼你也可以向我保證的，正如我那寶貝太太一樣，」我說：「你就看不出自己是個怎麼樣的傻瓜，給她玩弄於股掌之上？我敢跟你打賭！直至現在爲止，她還沒有跟你上過床哩。」

他怔了怔，然後笑笑。

「這就是爲什麼我一向對她信任的最主要的理由了。」我繼續說：「她不但年輕貌美，而且充滿性感，但是，可惜我覺悟得太遲了，只有鈔票才可以激發起她的情慾。現在，她就是利用你渴望獲得跟她片刻的歡娛，對她自然是言所計從。但是，即使你爲了她，怎樣赴湯蹈火，到頭來也不過是她的一件工具而已。她分得這筆錢之後，從我這裏得回她的自由，她所投靠的男人，我敢肯定絕對不是你，那個男人必然是很有錢的，然後再把他擠乾。」

我對着他嘲弄地笑着。「你這個頭腦簡單的傻瓜，我眞替你難過哩！你有勇氣去殺一個人，但却無法把一隻鷄雛弄到手裏。不過娜拉的手段着實是很高明的，不然也不會使我神魂顚倒的跟她結婚了。」

他給我奚落的脹紅着臉，立即朝着我一個箭步衝過來。但這正是我所期望着的，他就是太着重於人家對於他的活力的低估了。「你以爲你無法把她控制得住，其他的男人也一樣沒有辦法嗎？」他冷笑着說：「現在我就讓你這個衰翁知道吧，我們自從在那個舞會裏認識之後，不但當晚便發生關係，而且在你一轉過身子，我們立即便就在一起。同時，每次她都告訴我，現在她所碰到的，才是一個眞正的男人，並非像你那般的朽木。」

跟着他繪影繪聲的描述出他和娜拉歡好時的種種情趣，目的就是軋碎我的尊嚴，從而相信他說的都是事實。但我一點也不覺得什麼，直至他說出了她割過盲腸的疤痕。不過我仍舊這樣的對自己說，也許這是她在海灘時他見到的罷了。她最歡喜穿着三點式泳衣在海灘上晒太陽。不料他在我這稍事躊躇的當兒，他即勝利地吃吃的笑起來。於是我決定跟他周旋到底。

「好吧，我知道什麼時候便應該讓步的，」我垂頭喪氣地說：「雖然我很不願意失掉她，但如果我因爲爭奪她而丟掉性命，那我更加是一個大傻瓜。現在，你要錢的話，我給你就是。同時，要是你要我答應跟她離婚，我也一樣答應好了，假如我們這樣子完成這樁買賣的話，那你也不會給人控告殺人了。」

「你認爲這是個再好不過的主意？」

我知道他可能仍舊担心着我指證他行動的，但我却盡力去分開他的注意力，立即打開那保險箱，並且走過一旁，讓他去攫取保險箱裏面的鈔票。果然，他的一切動作，完全和我想像中的一樣。話雖如此，但他的手槍還是指住我的。

但我一點也不慌張，反而是他手忙脚亂起來，因爲他見到我忽然從口袋裏掏出一根手槍來。這根手槍在他來到之前，我已經藏在口袋裏。他瞥見了我手上也有武器的時候，便先發制人地扳動他的槍掣，可是我却絲毫無損。倒是我一槍打去，便射中他手臂，連他的手槍也給震落地上。「你快滾，」我對他喝令的說。「走遲半步，我就把你的腦袋轟個稀巴爛！」

他連停下來問我幹嗎讓他就此離去也不敢，便沒頭沒腦的掩住自己的手臂走向門口，開門走了。我掏出一條手絹，避免弄花他的指紋，把他的手槍檢起來，再裝上當天下午娜拉巳經偷偷地取去的撞針，然後打電話給她。

「哈囉，親愛的，一切都進行得非常順利，我已經得到他的手槍和保險箱上的指紋了，警方絕對不會相信他沒有拿走保險箱裏面的錢的。」

「好極了，甜心，」她興高采烈地說。「他們要你給了口供之後，儘快回來吧，我要讓你看看一襲最新欵的睡衣，一覽無遺的。」

「現在我巳經是急得連心臟也要從喉嚨裏跳出來了。」

截綫後，我無限感慨地瞧着窗外飛舞着的雪花。不錯，他可能是在海灘上見到她那道盲腸疤痕的，但不可能是在這歷年來最冷的十月嘛。

我把那筆錢放進兩個大信封裏，收藏在大衣的內袋，二萬元足够替娜拉還債的了，餘下來的我則僱用一個職業殺手，當我有着充份不在現場的證據時把她除掉。男性的自我主義着實是不可思議的，特別是在我這樣年紀的時候，我一邊打電話報警，一邊這樣想着，我曾經爲了滿足娜拉的窮奢極侈，不惜冒着生命上的危險，但是現在，我却不能忍受她要我做了烏龜。

不管怎麼樣，這也是不公平的。

美蘇太空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藍色死光

有人發明一種秘密武器，叫做藍色死光，無堅不摧，跟列根總統多次密談，認爲它可以對付蘇聯的秘密武器，懇求總統給他五億美元，料不到在多次驚心動魄的空戰當中，這個怪客跟莫斯科的「飛天輪盤」同歸於盡。

夜空出現藍色光輝

春天的晚上，美國西北方出現了一條藍色的光，好像蚯蚓，在高空閃動，有時滑落，在十分接近地面的低空隱沒，那種藍色十分鮮艷，很多人看過它，不由自主的讚了一句：「眞是艷麗，我從未看見過這樣美的一種顏色，更加沒有看見過這樣美的光！」

在春天二三月間，藍光出現過八次，最長的一次有三十分鐘之久。

美國「太空異象研究院」的院長居廉博士，認爲這種藍色的光本來屬於太空的，在月球上面經常看得見，在地球上面就不容易看見了，故此他仍派人調查，甚至派人乘坐世界上最快速的「蛇頭戰機」追踪，仍是沒有得到結論，居廉博士也有點沮喪。

有一晚，列根總統召見居廉博士在深夜時分進入白宮，到機密室，討論藍光事件。

列根總統說：「近來美國的夜空多次出現奇異的藍光，你可否把它的眞相告訴我呢？」

居廉博士說：「我三次派出蛇頭戰機追踪，並非它的對手，藍光的速度起碼快過蛇頭戰機十倍，因此我們傾全力追踪它，仍是白費氣力。」

「居廉博士，我是說，你能否追踪它呢，這個問題，還是次要，最重要的是這一點，你必須運用你的智慧，以及所有太空科技的知識，對它加以判斷，起碼能夠分辨出它是偶然發生的奇景，抑或它是人爲的一種光，你可以給我一個比較滿意的答案嗎？」

居廉博士毅然道：「我可以給你一個答案，可惜它未能使你滿意，因爲我只能說它是人爲的光綫，無法指出它是否秘密武器。」

「你的答案十分確定，我相當滿意，我想問問你，爲甚麼你這樣肯定它是人爲的光綫呢？」

「因爲光中含有强烈的色素感覺，只是在太空之內看得見，在月球上面看到它的機會最多，如果，沒有一個科學家懂得運用超卓的科技，在地球的上空製造這種光，它決不會出現，故此我十分肯定的說它是人爲的光。」

「居廉博士，爲甚麼你說這種光只能在太空上出現，而不能在地球出現呢？是否光的品質不同呢？」

「是的，總統，當然是品質不同，才有這種分別，地球上面的光全都是從太陽投射出下來的，此外，月亮反映太陽的光，如果在靜夜看它，仍是相當明亮的，由於地球表面有大氣層籠罩，永遠浮游在空中的微粒，雖然細小，仍是物質，它有兩種作用，一種作用是把陽光或月光反映出來，更加明亮，另外一種作用就是減弱附連於陽光或月光的致命性光綫，它就是加瑪綫，不會傷害人類，假如有一種光從太空發射出來，沒有盈千累萬的微粒隔住它，削減它所含有加瑪綫，人類碰上了它，就會患癌，甚至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無緣無故的死去，那些光亮由於沒有微粒在空中隔開它，故此它看來特別鮮艷。」

列根總統說道：「聽了你的一番話，使我更加提高警惕了，說不定近來在美國夜空出現的藍光係有殺傷性的光亮，必要時它可以變成秘密武器，現時它仍是試驗時期，故此你一定要加强戒備，如果你認爲它來意不善，你可否想出辦法立刻去消滅它。」

居廉博士想了想，說：「報告總統，我自問沒有力量消滅它。」

「我們苦心研究出來的激光，已經登峯造極，能夠以驚人的速度發射得很遠的距離，甚麼東西碰上了它就會爆炸，最犀利的一種激光就叫做爆炸光，蛇頭戰機就裝置了這種武器，難道你已經忘記了它的存在嗎？」

「我並非忘記了它，只是對光學上面的變化懂得不多，不敢輕舉妄動而已，總統說得對，激光可以使任何一種物體爆炸，它無法使一條光爆炸，因爲光亮本身並非有形有質的東西，此外，藍光的速度比較任何的光波更快，且又能够突然隱沒，故此我認爲激光並非它的對手，如果放射藍光的人，別具用心，想試試美國太空總署的實力，他被激光進攻，憤怒起來，不能下毒手把蛇頭戰機毁滅，我認爲目前我們對藍光所知甚微，還是加緊調查它出現的地方，比較好些，找到它的發射站，即可把它消滅，總括一句，如果那些藍光並非天然產生出來，而是人工發射，我們不必對付它，設法對付發射它的人，更加有把握取勝。」

列根總統說：「對，居廉博士，你眞



圖爲蘇聯飛天輪盤擊落美國戰鬥衛星的一瞬，後來飛天輪盤毁於藍色死光。

是越老越加精明能幹，我由衷的稱讚你一聲。」

「總統過獎了，我只是照事論事而已，任何一個科學家置身在我的處境都會這樣做。」

那次兩人談到這裏，便即終止交談，居廉博士分手之前，很鄭重的說：「我必然傾全力去做，而且盡量保存實力，決不辜負總統的期望。」

這件事告一段落了，連續三晚不再看見夜空有藍光出現，到了第四晚，忽然有一個人打長途電話到總統府，自稱是總統直接派出去的特務，還講得出密碼，叫副官立即轉駁到列根總統。

列根總統說：「你是一九九號嗎?你突然堅持打電話給我，料想你有機密事件奉告，是不是呢?」

「我並非一九九號，不過我救了他，偶然懂得他眞正的身份和密碼，借此跟你交談吧了，請你原諒。」

「好的，我原諒你這一種狂妄的行爲好了，因爲你的動機只是想跟我直接談談，值得原諒，你是誰?你急於跟我交談，爲的是甚麼?」

「我不便把眞姓名說出來，因爲我一生喜歡藍色，你叫我做藍衣客好了，我想跟你交談的原因是，祇是爲了一條藍色的光，希望你一聽就明白。」

列根總統很快回答：「我直覺到你是製造藍光的人，是也不是呢?」

「總統，你眞是爽快！不瞞你說，全世界當中只是我一個人懂得製造藍色的死光。」

「照這樣看，那種光一定是秘密武器了，希望你立刻攤牌，你站在美國的一邊，抑或是站在蘇聯的一邊呢?」

「我站在美國那一邊。」

「你是否美國人呢?」

「不，我是蘇聯人，由於他們下令通緝我，我只好僑居美國，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沒有選擇的餘地了，只好永遠投靠美國。」

「憑着你的科技，相信你在美國的太空總署或國防部都可以錄用，佔很高的職位，你是否想我引荐?」

「不，總統，你必須明白我的處境，如果我投入太空總署或國防部，等於自尋死路。」

「爲甚麼?」

「十分簡單，他們全是美國的核心人物，怎麼會信任一個俄國人呢?如果我由你來引荐，進入太空總署或國防部，他們一定會把我看做科學特務，我活不到一個月。」

「那麼，你深夜打電話給我，究竟你想要些甚麼?」

「我知道總統派人用各種方法追踪藍光，同時追踪我，這樣做是對我大有妨碍的，總有一天，我採用先發制人的戰略，他們沒有進攻我的巢穴之前，我先行把它們毀滅了，一來我十分敬重總統，二來我不想濫殺無辜，故此我想趁早對你說個明白。」

「好，我由衷的感謝你！藍衣客，我想問你一句，你千辛萬苦研究藍色的死光，卻又不想投靠美國，爲甚麼你如此孤立呢?」

「我並非天生孤立，只是爲勢所迫，不能不獨樹一幟，我之所以研究藍色死光，因爲宇宙間只有這種秘密武器可以擊敗飛碟。」

列根不由自主的哈哈大笑說：「藍衣客，你也相信宇宙內有飛碟這種飛行物體嗎?」

「以前沒有，今天仍然沒有，不過，天意難測，我認爲再過兩三個月，它就會飛到美國的上空。坦白說，憑着美國現有的科技本領，鬥不過它，我認爲自己有責任把飛碟毀滅，故此苦心研究出藍色的死光。」

「現時你已經研究成功了嗎?」

「我有極强的自信心，認爲它已研究成功。」

「你怎樣知道蘇聯即將使用飛彈，向我們偷襲呢?」

「因爲飛彈是我發明出來的，十分不幸，我幾個助手當中的一個，投奔蘇聯，帶走了我設計的飛彈圖形，故此我認爲蘇聯就快有飛彈發射出來。」

「那個叛徒是否俄國人呢?」

「不，他是美國人。」

「何以他突然投奔鐵幕呢?爲了錢抑或爲了女人?」

「總統眞是聰明，正如你所說，他碰上了蘇聯派來的女間諜，她獻身給他，還給他很多錢，他就此叛變。」

「眞是有趣了，你是俄國人，投奔美國，他是美國人，投入鐵幕，不管怎樣，你既然立心替美國效力，總我是伸手表示歡迎的，如果你有甚麼困難，我一定盡力幫忙。」

「多謝你的關心！」

對方只是說了這一句，便即截斷了電話。

那個電話反映出藍光眞的有人製造出來，還是許多種「死光」的一種，列根總統直覺到就快在夜空有藍光出現了，叫各人加緊戒備。

果然不出所料，兩個黑夜之後，又有藍光在夜空出現了，它看來更加艷麗，光綫的弧度更大，顯然它比以前的藍光又再向前跨進一步，它是否能夠致人於死呢?仍未證實，由於它的光亮增加，追踪它就更加容易，故此它連續兩晚再度出現之後，雖然隱沒，它的巢穴在甚麼地方呢，也逐漸有明確的報告了。

美國國防部認爲藍光從太平洋沿岸任何一處高山發射出來。

太空總署認爲它必然是華盛頓州最爲接近北太平洋的懸崖發射。

這兩次報告俱是含糊不淸，不能說它錯誤，只是可惜它未能把藍光的範圍更加縮細而已。

至於居廉博士的報告，它就明朗許多，直截了當的指出藍光由華盛頓州「哈奇勒懸崖」當中的一截發射出來，說不定製造藍光的巢穴在懸崖之內。

由於居廉博士說得如此肯定，列根總統單獨召見他，細談這件事。

列根總統跟他在白宮的機密室細說，首先問他有沒有聽見過藍衣客這個名稱，然後問他憑甚麼理由指出藍光發射的地點

是懸崖。

居廉博士說：「我們並非瞎說出來的，蛇頭戰機雖然沒有出擊，都一直跟踪那條藍色的光，每秒鐘都有測光器去證實藍光在甚麼地方的空中完全消失。

「它有幾次隱藏在空中，無法偵查它的所在地，不過，隱藏並非消失，最重要的是知道它在甚麼地方失去，該處是地面抑或在空中，連續兩晚追踪，它總是在落雁峯那邊失踪，我認爲它必然是在落雁峯的懸崖有一個巢穴，不妨派出直升機到那邊搜索。」

列根總統本來想把藍衣客打電話給他這種機密事情告訴他，轉念一想，任何機密消息如果多一個人知情就多一分洩漏的危險，還是不說的好，主意打定了，他就沒有提起此事，反而點頭稱讚對方足智多謀，說：「居廉博士，你認爲落雁峯的峭壁可能有問題，係天然的巢穴，我也同意你這一點，你想派出直升機沿着峭壁上下搜索，我也同意，可是，世事難料，萬一我們派出去的直升機碰上了製造藍色死光的人，豈不是自尋死路?」

圖爲雷達攝影器，能夠兼有收聽飛行物體之聲，以及夜間拍照之用。

列根總統無意中兩次說出藍色死光的名稱，居廉博士頗以爲奇，說：「總統，你以爲那種藍色的光眞的能够毀滅直升機以及機師嗎?未必這樣厲害，爲了安全着想，我們可以派遣機械人做機師，直升機並非很昂貴的，機械人也很廉價，即使我們這樣做損失了一架直升機以及一個機械人，不算甚麼，只要機械人在它毀滅之前拍發密碼的電報向我們報告，那就物有所值。」

列根總統欣然說：「對了，如果你不說出來，我就忘了使用機械人！」

這事情決定了之後，居廉博士回到太空異象研究院」，安排一切。

那個研究院設立在紐約郊外，佔地相當廣闊，有幾架戰機，還有探索太空的科學儀器，本來它缺少實力跟藍色死光作戰，不過，派出機械人搜索虎穴，那又不同，因此之故，居廉博士對這個行動很有信心，回到研究院，立刻吩咐「行動組」的人全權處理這件事，還叫組長白沙切實遵守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盡量利用機械人，切勿讓活人介入，第二個原則是確定了此行的任務只是爲了證實藍光的來源，並跟它作戰，不能够動用蛇頭戰機，至於派出去接送機械人偵查落雁峯的直升機，準備它毀滅，應該使用最廉價的一種。

居廉博士講得一淸二楚，「行動組」的組長白沙就不高興如此畏縮，處處打輸數，仍然遵命辦理。

太空異象研究院不單是擁有直升機以及蛇頭戰機，還擁有機械人，由於此行要飛行相當遠的航程，故此組長白沙親自駕駛另外一架直升機押陣，另有兩架直升機，分別放下機械人，從華盛頓州的機場起飛，在破曉的一段時間飛往落雁峯。

美國相當大，雖然它缺少認眞高的高峯，不過，若干山頂積雪，雪中還有峭壁，仍是很凶險的，就算由活的機師駕駛直升機飛到八千呎高的峭壁，在空中來來往往的搜索，仍有危險，如果氣流發生變化，空中刮起一陣强勁的逆風，把直升機捲到高空，不受控制，它隨時碰撞到峭壁上面的岩石，故此這個任務不易担當，爲了爭取勝利，組長白沙在兩架由機械人駕駛的直升機升空之際，他也駕駛「主機」升空，由三架直升機佈陣，免得失去聯絡。

當然的，萬一發生意外傷亡，寧願犧牲機械人。

他一團興緻的升空，雖然「白沙」沒有向華盛頓州的空軍求助，空軍司令仍然派出三架效能極佳的戰機遙遙的護送着他們。

只是短短的二十分鐘，那些直升機以及戰機都在雲霧中消失，它再度出現之際，已經是逼近落雁峯了。

巨大的峭壁擋住去路，前面沒有路了，直升機由低處升到高空處，最後，它的高度超越峯頂，在峯巒之間徘徊，機械人每隔一段時間就向「主機」報告，沒有任何新奇的發現，白沙覺得十分沉悶，逼於

展開另外一招。

兩架直升機由機械人駕駛，機內附近有極敏感的金屬探測器，如果落雁峯本身或者接近它山谷之內某些地方含有大量金屬器材，直升機裏面的金屬探測器自然發生感應，機械人立刻就拍密碼通知組長白沙。

兩架直升機先後有特殊的報告，指出在那些高峯當中有大量金屬品放置，如果它是鋼鐵，有十萬鎊之多，反之，它是鋁質的合金，因爲鋁的重量較輕，那批金屬品有五十萬磅，甚至超越這個數字。

最後，機械人向他請示，問他可否讓直升機在最可疑的地方降落。

其中一個機械人不說清楚它的位置，剛剛是落雁峯背後第一個山谷的上空，根據金屬探測器的指示，谷底最可疑探測器在谷中飛上飛落之際，找到這個結論。

組長白沙只是接獲這個報告，還沒有決定怎樣做，突然在落雁峯背後發生隆然巨响，一共兩聲，白沙即時感到不妙，認爲它是兩架直升機爆炸的聲浪，不覺心上一震。

他稍爲想想，決心飛到爆炸聲响發生的空中巡視，後來，他還冒險在空中降落呢。

最後，華盛頓州的空軍總部所派出的戰機也加入搜索，甚麼殘骸都找不出來，即使直升機炸到粉碎，橡皮製造的機械人仍然有些殘破不完的肢體留下，怎會去得無影無踪呢？

更奇的是山上的樹木以及草地毫無燒焦的痕跡，好像甚麼事情沒有發生過。

列根總統重視白沙組長

白沙組長不敢留步，趕快離開，駕駛直升機回去，華盛頓州空軍基地派出去的戰機，只是負責保護白沙一個，既然白沙活着離開華盛頓州，他們懶得插手，問也不問。

白沙組長以最快速的方法回到首都，謁見總統列根，居廉博士在座，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製造藍色死光的人，果然厲害，能够閃電般把侵入他的領空任何飛行物體消滅，沒有半點痕迹遺留，當時白沙組長聽見過兩聲隆然巨响，必然是那些直升機爆炸了，難道他有辦法令到對方連人帶機炸到變成粉末嗎？」

白沙組長說：「我的直升機仍在附近的空中盤旋，就算它炸到變成粉末，我飛到高處看看，應該看到空中多了一層霧樣的微粒，我竟然沒有看見，因此我認爲它不會炸到變粉。」

說到這裏，白沙向居廉博士望了一眼問：「院長，有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令到兩架直升機連人帶機消滅，空中沒有粉狀的微粒飛揚呢？」

「有的，使用攝氏在五萬度以上的高熱，能够令到任何物體溶解，化爲烏有，沒有痕跡可尋。」

「對了，製造藍色死光的人，一定要用這種武器，用熱力把直升機溶解，眞是可怕！」

「白沙，你眞是聰明，如果你冒險闖入他的警戒範圍之內，相信你也難逃一死，不過，他似乎有意放生你，大概是他看見你的背後有幾架戰機，如果他殺了你，等於向美國挑戰，他不想這樣做。」

「你以爲他是蘇聯的科學家嗎？我的意思暗指他可能是莫斯科派出來的科學特務。」居廉博士說。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美國太空總署早期急於尋求進一步的發展，曾經起用三幾個太空科技水準很高的白俄科學家，他可能是其中的一個，現時我突然想起來了，應該立刻通知保密局反間諜部門跟太空總署聯絡，從速進行這件事，澈底調查這個科學家。」

兩人認爲這件事情告一段落，便即告辭。

分手之前，列根總統對居廉博士說：「你幹得不錯，總算是查探清楚有一個古怪的科學家留在美國了，這一次你的研究院損失了兩個橡皮製造的機械人以及兩架直升機，請你依例塡寫它損失的經過情形，由我批准，付欵購買同樣的直升機以及機械人，現時有一項新的任務，交由你跟白沙組長兩人負責，盡快調查世界上是否有可能製造飛碟的國家，有何種先兆，抑或想像中的飛碟只是幻想中的產物或者視綫上的錯覺，最好三天之內有些結果，如果你們完成這一次調查飛碟的工作，盡快打電話跟我聯絡。」

太空異象研究院這個機構是列根總統別出心裁想出來的，凡是模稜兩可的一些太空產物，包括飛碟以及奇異的光在內，他隨時命令這個機構的負責人調查，免得驚動太空總署，擾亂人心，有人認爲這個研究院可有可無，也有人說它十分重要，各有各的觀感，至於列根總統，由於他十分重視太空或者地球高空的一切奇異景象，故此他從國會發展太空科技的經費之內，撥出巨欵設立它，院長居廉博士，當然也是他的親信了，由於居廉博士十分信任行動組的組長白沙，列根總統對他也另眼相看。

只是兩天，研究院方面已經有新的報告了，差不多是同月的時間，較早之前，列根總統還接見保密局長的親信份子李萊，獲悉幾個曾經被美國太空總署採用的白俄科學家，有很詳細的姓名年齡以及工作成績開列，還有複印的照片。

列根總統歸納各方面的調查所得，到了深夜，然後接見太空異象研究院的人，到時進入白宮機密室報告的人，只是「白沙組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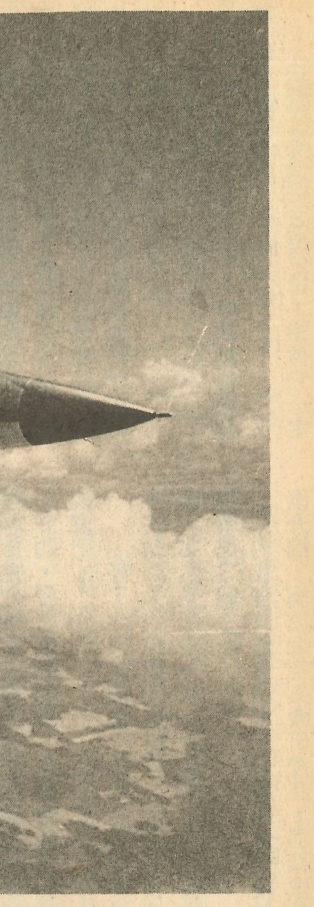
他有點不安，說：「白組長，居廉博士是院長的身份，爲甚麼他沒有來見我呢？他究竟是病倒抑或受了傷呢？又或失踪呢？」

白沙很冷靜的說：「他受了傷。」

「他並非奉命出擊，怎會受傷呢？」

「他是在研究院科學實驗室進行飛碟試驗的時候受傷的，當時他被飛碟撞倒，昏迷不醒，我們看了都暗吃一驚，趕快把他送院急救，僥倖他只是受到輕傷，有如在足球場被對方的球員撞倒，不久便即醒覺，現時已經脫離危險時期了，他把關於飛碟最新的資料向錄音機講述，我已經把錄音機帶來，立刻可以啓播。」

列根總統說：「那些話是被飛碟撞倒之前說的還是撞倒之後說的？」



圖爲蘇聯發射的飛天球，被美國戰鬥衛星擊落。

「撞倒之前說的。」

列根總統再問一句：「飛碟的速度那麼凌厲，怎會撞不死他呢？」

「眞的飛碟相信是用鋁和鋼質的玻璃纖維合製的，它硬到極，同時輕到極，不過，作爲試驗品的飛碟只是使用一種極易碎裂的塑膠製造，它的形狀跟餐桌上的碟子相似，跟任何物體撞擊，它立刻粉碎，故此他沒有眞的受傷，只是心理上受到震盪以致暈倒，此外，可能是年齡上的影响，他已經是五十七歲了，如果受到塑膠飛碟撞擊的人是我，不是他，我恐怕一點傷害也沒有。」

列根總統向他打量一眼，說：「白組長今年你多少歲？」

「三十六歲。」

「很好，你的體魄十分强壯，兼且是壯年，的確有資格做行動組的組長，現時我有些私人的事情需要跟一個危險人物單獨見面，到了那一天，勞煩你做我的保鑣，希望你很樂意接受這個任務。」

「我當然是很樂意接受任務的，有機會做總統的保鑣，榮幸之至！儘管那個任務極端危險，我也不會推辭，總統有何吩咐，隨時出動。」

「白組長，你這樣爽快，且又一心一意的擁護我，我眞是高興，還沒有向你講述我想委托你做的任務之前，我想聽聽院長居廉博士對飛碟的意見，你可否立刻啓播錄音機呢？」

「當然可以！」白沙組長已經把錄音機帶在身，連同錄音機，他隨口說了一句，便即啓播。

從錄音機透出的語聲，確是院長居廉博士的語聲。

居廉博士說：「飛碟屬於地球上空所見的異象之一，從來沒有在太空出現過，因此我可以十分肯定的指出這一點，或者所有關於飛碟的傳說俱是揑造出來，假如眞有這種神秘飛行物體，一定是在地球居住的科學家製造出來，並非大自然的產物，跟飛碟有關的證物，包括照片在內，一共有七百三十多種，如果地球上空眞的沒有飛碟出現過，決不會有那麼多的人挺身而出，自願替它作證，故此我進一步的想法認爲世界上的確有可能出現飛碟，現時我要報導更進一步的飛碟眞相了，我可以製造一隻跟餐桌上面用以承放食物的碟子差不多大小的塑膠飛碟，在空中飛行，低飛或高飛都可以，它不必受到任何人的遙遠控制，而且具有相當大的破壞力，原因是它本身以每秒鐘自行旋轉一萬次的速度，襲擊一種堅硬的物體，可以把它攔腰斬斷，利用鋁質加鋼又加鎢造成的飛碟，的確可以橫掃一座大厦，使它倒下來，問題在這裏，本體旋轉得那麼快速的飛碟，沒有一個人能够留在碟內指揮它，如同一個機師控制戰機。科學家初時想把飛碟分作兩部份，核心的一部份係機艙，有人操縱，外邊的一部份自動旋轉，不會牽涉到核心，因此之故，坐在核心的人十分安全，後來，從事實獲得證明，如果一件飛行物體的外圍旋轉得那麼快速，核心的人，沒法忍受那些强大的震盪力，故此飛碟內部的人，只能用機械人操縱。

「即使用機械人操縱飛碟，仍非理想，因爲一件物體每秒鐘旋轉的速度達到一萬次，必須大量消耗電力，飛碟的蓄電池無法貯備太多的電力，充其量是只能使它運行十分鐘，電力便即耗盡，憑着這一點推測，蘇聯科學家企圖使用飛碟襲擊美國，由機械人操縱，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原因是距離太遠。

「飛碟本體旋轉的速度並不等於它向前推進的速度，即使有一隻飛碟製造出來，它只是本身旋轉得快，並非向前推進得快，只用激光就可以把它毀滅，憑着現有的科技去判斷飛碟的存在問題，我願意作上述的解釋，但却不能够保證別的科學家沒法克服飛碟本身的困難，如果有一個科學家能够使用超級蓄電池以及運用特殊的力量推進，令到飛碟有本領逃避激光的威脅，它是可以產生的，最有份量的一種逃避激光的方法就是在它主體急速旋轉當中可以產生狂風，把任何一種光撥開，包括激光在內，不過，這種狂風只是在理論上成立，現時沒有一個國家的科學家能够把這種「理論實踐」。」

列根總統傾聽一會，說：「照這樣看，居廉博士似乎認爲有可能製造飛碟了，現時我想把另外一個人找我用長途電話交談所講的話啓播，你聽了，自然明白我爲甚麼要找一個人做保鑣，因爲他約我在炮台島見面，我不能不去。」

「他是誰呢？」

「他沒有透露眞姓名，叫我把他稱做藍衣客。」

「藍衣客這個名稱很怪，相信它一定有意思的，是也不是呢？」

「他自己承認，從小喜歡藍色，製造藍色死光的人就是他！」

「他打算向你敲詐嗎？」

「不，他自稱爲了保護美國而戰，換言之，他爲了對付飛碟，千方百計製造藍光，他還說飛碟是蘇聯最出色的秘密武器，就快製造出來。」

「因此他要躲在華盛頓州的落雁峯了，因爲那座山前面就是北太平洋，更遠的一處正是蘇聯的空軍基地察堪加半島，如果有飛碟從北方起飛，他可以用藍色死光截擊，我直覺到他有這種打算，是否如此呢？」

列根總統聽了，再度稱讚他一句：「白沙組長，你的感覺乂快乂可靠，佩服之至！現時我們不再交談了，我立刻啓播錄音機，含有少許磁性口音的人，就是藍衣客，另外一個語聲是我講的，你當然聽得出來。」

錄音機開始轉動，先開口的一個語聲，正是列根總統。

他很悠閒的說：「藍衣客，我是列根總統，我知道你一定會打電話給我，企圖解釋擊落我的直升機，乂把兩個機師殺掉，好的，我在這裏恭聽，你想說甚麼就說甚麼吧。」

「好，你眞是爽快！我已經對你說過，切勿派人追踪藍光，任何人企圖向我挑戰，必然是死路一條，你說吧，你爲甚麼違背諾言呢？」

「我沒有違背諾言，追踪藍色光綫的直升機，屬於太空異象研究院，那樣做是他們的職責。」

「好的，這件事情已經成爲過去，不必研究了，爲了避免將來有同類的不愉快事情發生，我想和你單對單的接觸，談談怎樣對付蘇聯即將發射的飛碟，你有興趣見見我嗎？」

「我很有興趣見見你，你打算在甚麼地方跟我見面談談呢？」

「五天之後，即是星期一的上午，大槪上午十時，我在炮台島等候你，我認爲在那個地方見面比較安全些，你的意思怎樣？」

「藍衣客，你說的炮台島是否距離紐約哈遜河十哩的一個孤島呢？那地方已經是隣州的領域了，我說的是新澤西州。」

「是的，正是那個地方，它並非首都版圖之內，也不是紐約州的版圖之內，最爲理想，你知道的，你或我都不想別人跟踪。」

「我明白你的意思，一言爲定，到時見面再說，因爲我不認識你，故此我先到十分鐘，你走過來跟我打招呼好了，我認得你的語聲。」

「總統，你眞是細心！到時再見！」

錄音機所錄取的電話交談之聲，到此爲止，告一段落了，列根總統收了錄音機，說：「本來我可以派人圍捕他，可是，赴約的人未必是藍衣客，這樣會打草驚蛇，反而不妙，因此我决心單獨見見他，到時你比我先到一步，以遊客姿態出現，如果沒有打鬥場面，我不必求助於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不過，有一件事情我仍是蓄疑於心，索性問一問你，既然你先後跟他交談過幾次，只是憑語聲也可以確定他是你想找的人，爲甚麼你仍要容忍他呢？」

「白組長你眞傻抑或假傻呢？這一步棋子你或我都想得到，難道他沒有想到嗎？照情形看，第一次跟我在電話交談的人，已經不是他，此後每一次交談都是他的替身，甚至跟我約見的人，也是替身，他始終躲在幕後，只有這樣解釋才可以想像得到他爲甚麼絕無顧慮的跟我們約唔。」

「總統眞是神機妙算！」白沙由衷的說。

很快就度過幾天，到了約見的一天，列根總統依照原定計劃去做，乘坐快艇抵達炮台島，揮了揮手，快艇駛開，他單獨留在島上。

列根總統冒險赴約

他看見遊客當中有一個人特別精壯，此人正是白沙組長。兩人只是交換一個眼色，沒有打招呼。

過了一會，差兩分鐘就是上午十時，忽然有一個少女走近他，柔聲說：「列根總統有這種閒情逸緻逛逛炮台島，爲甚麼週日的上午不來，週一突然駕臨呢？」

「因爲週一的遊客比較少。小姐，你貴姓？」

「我姓藍，家父在那邊恭候。」她說得很坦白。

列根總統笑了笑，讓她把他帶引到炮台島另外一邊，可以說是最靜的一邊，有

一個人立即迎上來，很爽朗的說道：「總統，小女藍施如果有甚麼失儀之處，敬請原諒。」

從語聲推測，此人確是藍衣客了，列根總統趨前握手，很輕鬆的說：「你的女兒眞是聰明伶俐，我着實替你高興！」

藍衣客忽然很鄭重的向她說：「藍施，我們在這個地方交談，你走開十多步，來來往往的巡視，如果發覺有甚麼可疑人物，格殺勿論！」

她奉命而退。

顯然她不是藍衣客的女兒！

只是這一點，已經反映出藍衣客幹甚麼事情俱是小心翼翼，因此列根總統加倍提高警惕。

藍衣客說：「我們約唔，十分機密，如果有人企圖對我們不利，此人必然是蘇聯的殺手，故此我要吩咐小女時刻備戰。現時炮台島的一角只有我們兩人交談，不妨吐露心聲，我爲了誅殺逆徒而戰，你爲了保衛美國而戰，我們的出發點是相同的，但有多少差別，我深信莫斯科當局就快動手，派出飛碟，擾亂美國，到時駕駛飛碟的人，一定是叛徒卡拉，我要親手消滅他，至於你，未必相信有飛碟，故此疏於防範。」

「你怎樣推測得到蘇聯就快利用飛碟向我們進襲？」

「很是簡單，是因爲在海陸空三軍的戰鬥力量比不上蘇聯，然後傾全力發展太空秘密武器，還在電視的螢光幕顯示你穩佔上風，蘇聯自問追不上，退而思其次，放射飛碟到美國上空擾亂，顯顯它的威風，挫挫美國的銳氣，那是合情合理的舉動，叛徒卡拉始終担心我有辦法尅制飛碟，故此他們一定盡快動手。」

「多謝你的關心，你約唔我面對面的交談，只是爲了這件事情嗎？」

「我一共有兩件事情跟你商量，第一件事情已經談過，希望你澈底合作，把我看做朋友，並非看做敵人，不再派人到落雁峯找我的麻煩，相信你是做得到的，你可以答應我嗎？」

「我必然會答應你，你放心好了，保證半年之內，沒有直升機或戰機飛到落雁峯那邊，干涉你的行動，即使偶然有一兩架飛機在峯頂的上空飛過，只是巧合，你切勿把它擊毀，免得多生枝節。你說的第一件事情，原則上我完全同意，可以說是很順利的解決了，還有另外一件事情，請你把它說出來。」

「好的，我做人十分爽快，現時我要談及第二件事情了，我盡力帮忙美國，總算有些功勞，希望得到一些額外的賞賜，坦白點說，任何一個人有機會做總統，必然得到幕後的財團支持，一個財團起碼有一千億美元過外，如果你運用總統的權力給我一些獎金，充其量不過一千幾百萬，有甚麼用？反之，你替我向財團求情，伸手要十億美元，却輕而易舉，他們每一個人都知道，如果美蘇這兩個大國眞的打仗，財團的損失非常巨大，如果我很順利的擊落由莫斯科發射的飛碟，歸功於你，你不妨把它誇張，就說它是星球大戰的序幕，好了，蘇聯一定不敢輕舉妄動，我問接替財團保留巨額的財產，總算有些功勞，憑着這一點，要求十億美元，並非過份，你的意思怎樣？」

列根總統有點緊張，說：「你知道的財團包括了甚麼人？」

「不瞞你說，我對支持你的財團絕無所知，只是隱約的感覺到有人支持你吧了，如果你覺得十億美元似乎太多，有商量的，我能够收到八億，已經滿意。」

列根總統稍爲考慮，說：「藍衣客，就算你有一家人，也不必擁有那麼多的錢，我不妨告訴你，支持我做總統的巨富一共有五個人，各自爲政，根本上沒有財團這麼一回事，我打算去全力說服他們，每人拿出一億美元給你，我認爲這是最高的數字了，希望你遷就，不要令到這一場交易落空。」

藍衣客沉思了一會，說：「總統，你說得對，一家人有五億美元經可以活得舒舒服服了，我願意接受你的建議，一口價，就算是五億美元好了，你帮忙過我，我一生一世不會忘記。」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這一宗交易進行得很順利，相信你不會多生枝節玩甚麼花樣了，我很是放心，首先，你要明白那一點，運些欵項並非由美國國會撥出來的，正如你所說，它由財團的巨商支付，雖然我有把握說服他們，仍要取得他們的信心，我的意思就是想你對我說出具體的證據去證明飛碟之戰並非幻想中的產物，更加重要的是你所發明的藍色死光可以毀滅它，如果是照片作證，我就容易開口得多，你明白嗎？」

藍衣客笑了笑，說：「我不是一頭呆鳥，當然是很明白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從速在落雁峯，最高的一處裝置了巨型的雷達網，附連攝影機，普通的雷達網是圓形的，它却是長方形的，它不單是可以憑着雷達偵悉空中有甚麼飛行物體，而且在强光照映之下拍照，一經拍照，有二十四幅，足够你作爲捕捉飛碟的證物。」

列根應統說：「飛碟未必是强光，如果它發覺雷達攝影機在附近對準它拍照，它一定毀滅它。」

「你放心好了，我已經說過，不分晝夜，在落雁峯等候飛碟駕臨，它剛剛闖入我的警戒綫，藍色死光立刻從四方八面包圍它，把它炸毀，飛碟本身沒有强光，它爆炸的時候，一定有强光，我說的雷達攝影器能够以一秒鐘的萬份之一那麼快速的時間拍攝，正好攝影飛碟整個形象以及它爆炸的形象，還可以把藍光襲擊它的過程拍攝下來。

「此外，你担心飛碟反擊，這種事情絕對不會發生，它只是在沒有損毀的時候有戰鬥力，假如它爆炸，本身已經消失，怎能傷害別人呢？故此你不必担心這一點，至於雷達攝影器，並非幻想的產物，美國國防部已經能够把它製造出來。」

「你眞是消息靈通，我也不知道的新型戰鬥品物，你居然懂得一清二楚！」

「這種事情算得甚麼？不必研究我怎樣知道它已經發明出來了，還是聽聽我講的計劃吧，不管莫斯科派出一個飛碟抑或半打飛碟，侵入美國北方的上空，落雁峯是它經[illegible]之路，到時我使它逐個爆炸，莫斯科當局一定不服氣，很快就有另外一批

飛碟再度進攻，那些飛碟必然繞道飛向英國另外一邊，把白宮看做攻擊的對象，到時我可以安排妙計再度毀滅它，暫時你不必跟財團的巨商伸手要錢，先行把飛碟之戰整個過程對他們說出來，到時逐項實現，還有照片作證，他們就不能不信了，只要他們相信，三幾億美元算得甚麼？」

「好，藍衣客，你計劃得如此週密，眞是天下奇才！直到現在，我仍是盼望你改變主意進入美國太空總署的，不過，將來的事暫且不談了，既然我們決心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到此爲止，算是圓滿解決，不必再談它，記得這一點，我是沒法找你的，你想見我，或者你想磋商一些甚麼，隨時打電話到白宮跟我交談，分手之後，我回到白宮立刻吩咐三個副官，凡是有人自認是藍衣客的，打電話進來，盡快向我報告。」

「總統，你眞好，對我特別好，不枉我傾全力挽救美國的苦心！」

最後，藍衣客很認眞的說。

兩人分手之後，列根總統回到白宮，當晚白沙組長入見，說：「總統，雖然我很樂意效力，做你的貼身保鑣，可惜你沒有遇險，令我覺得英雄無用武之地。」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你很想我遇險嗎？我不妨對你說知，我就快遇險了，因爲不久的將來就有蘇聯飛碟飛到白宮的上空。」

「是否藍衣人對你說的？」

「是的，你猜對了，雖然你沒有站在我的身邊，從較遠的角度看他，你仍有機會分析他的性格，我發覺你多次用望遠鏡看他，你想看些甚麼？」

「我想比較認眞的分辨他是否曾經被美國太空總署驅逐的白俄科學家。」

「你是否找到證據去證實他是那些離心份子當中的一個呢？」

「不，剛剛相反，我發覺他並非那些被逐的科學家當中的任何一個，我甚至懷疑他並非藍衣客本人。」

「關於他的眞正身份，不必研究了，空中出現藍光之後，太空異象研究院曾有兩架直升機被毀，那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反映出藍衣客的確有些本領，不管眼前見過的藍衣客是否眞的是創造藍色死光那個科學家，只要他代表藍衣客講話，我深信不疑，你並非對我沒有貢獻的，現時你就要負担一個重要的任務，以太空異象研究的名義，向國防部長溫伯格借用一架巨大的雷達攝影器，不分晝夜，留在該處拍照，這個任務可能有些危險，因爲藍衣人認爲他發明的藍色死光一定可以擊落飛碟，甚至可以使飛碟爆炸，萬一那些藍光鬥不過飛碟，你就完了，因爲雷達攝影器只是收聽飛行物體的聲浪，替它拍照，本身沒有戰鬥力。此外，你除了具有冒險的精神之外，還要具有十分强的耐性，因爲藍衣客只是預測蘇聯的飛碟必來襲擊美國，無法預知它在那一天駕臨。」

「好的，我一定與大無畏的精神以及堅强無比的忍耐力去處理這件事，明天我就向國防部長溫伯格借用你說的雷達攝影器，不過，你必須事前跟他用電話交談，說明這件事。」

兩人分手後，白沙組長很順利的借用雷達攝影器，國防部長溫伯格派人到該處安裝，經過情形十分順利，可是分手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却很鄭重的說道：「這種雷達攝物器是最新發明的戰爭物資，相信它是很有效的，不過，它本身完全沒有戰鬥力，在山頂安裝它太過暴露，更加危險，我想問一問你，列根總統有沒有對你說及他打算採用甚麼方法保護它呢？」

「沒有！他只是吩咐我向國防部借用。」白沙組長照實回答。

「那不要緊，可能總統太過忙碌，只是想替奇異的飛行物體拍照，沒有想起它必須保護，由我負起保護它的任務好了，到時假定有甚麼飛行物體向雷達攝影器襲擊，我就負責保護它。別忘記，那種東西是國防部借出去的，國防部有權保護它，爲了澈底達成保護它的任務，我不想把負責保護它的武器說出來，免得你向列根總統報告，多生枝節。」

白沙組長說：「橫豎我對你說的秘密武器絕不知情，索性不聞不問好了，我的任務只是負責向夜空出現的攻擊性飛行物體拍照，別的事情，一概不管，如此決定好嗎？」

「好極了，白沙組長，你眞是爽快！」國防部長溫伯格由衷的讚他一句。

最後一戰同歸於盡

兩天之後，雷達攝影器已經在落雁峯頂裝置起來，龐然大物，十分突出，一望而知，它本身沒有力量保護自己，這種情況是很不利的，白沙組長忠心耿耿，絕不計較到本人的生死安危，仍是興緻勃勃的留在它身邊。

一天天的過去，沒有異動，不過，他的內心却是很焦躁的，他預感到必然有些重大而又十分驚險的景象在夜空出現，只是可惜他沒法參加搏鬥，只是袖手旁觀。

到了那一晚，他看見雷達網上面發生强烈反應，空中出現一片强光，有如白晝，它不是藍色的，只是一片白光，在白光之內有一件類似圓形的飛行物體滾動，有許多隻角，並非正圓形，就在這一瞬，突然看見一個人造衞星似的飛行物體，俯衝下來，頭部有巨大的噴火口，顯然它不是一般性的人造衞星了，這個奇異的飛行物體從噴火口噴出强大無比的火光來，一下子就把球形飛行物體爆炸，隆然的聲響震撼了整個山谷，不過，那一個好像人造衞星似的東西戰勝了球形物，升高一點，立刻有一個轉盤形的飛行物體出現，向它射出厲害無比的激光來，閃電般毀滅了它，悄然飛走。

那一場空戰就是這三種飛行物體決鬥，沒有飛碟，也沒有藍色的光。

戰爭結束了，白沙組長沒法分辨那些飛行物體究竟那一種是自己人，那一種是敵人，抑或全是敵人，事後一切寧靜下來，他找到雷達攝影器拍攝的四百八十幅照片，如獲異寶，趕快乘搭航機到首都的白宮向列根總統報告，呈上所有照片。

他悶悶不樂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做對抑或做錯，一切盼望總統指示。」

列根總統嘆息一聲，說：「天下間竟有如此巧合的事！雖然你在發生空戰的現場，你未必知道得那麼多，我接獲各方面的情報，反而懂得比你多，確是奇事，我還是把那些飛行物體的眞相對你說知吧，球狀物也是有很高戰鬥力的，它並非飛碟，叫做飛天球，係蘇聯放射的武器，當時爲甚麼明如白晝呢？原因是國防部長溫伯格發射全世界最犀利的照明彈，僞裝是人造衞星的新武器凌空而下，擊中了飛天球，料不到蘇聯另外一種飛行物體忽然出現，形如輪盤，我們叫它做飛天輪盤，它的戰鬥力又比較溫伯格的飛行物體高强，獲得最後勝利的是他，在這一場精彩的空戰當中，沒有看見藍色死光，我認爲藍衣客必有隱衷，現時我還沒有接獲他的報告，到時他跟我通話，我當然向他問個明白，你沒有甚麼事要做了，還是回到落雁峯守住雷達攝影器吧。」

白沙組長沒法可想，只好依他的話去做，站起來告辭。

三日後，列根總統跟他用長途電話交談，他才知道整件事情的經過。

照列根總統所述，他跟藍衣客用長途電話交談過，知道一件事情，原來那些藍色死光最怕十分亮的光綫，故此它從來沒有在白天出現過，那晚他看見空中有極爲刺目的照明彈，藍色光亮不敢施放，至於幾種飛行物體的戰鬥，他絕不知情，故此不敢加入戰圈，他可以肯定的說那一個飛天球必然是蘇聯科學家放射，似乎是刺探性質，看看美國有甚麼辦法對付它。

最後，列根總統說：「蘇聯的秘密武器始終是很犀利的，不可不防，今後我仍要跟藍衣客合作！」

這是列根總統在第一次空戰之後講給白沙組長聽的說話，跟着有半個月之久，沒有通話，相距二十天之後，列根總統忽然召見白沙組長進入白宮，列根總統說：「前幾晚在白宮的上空發生第二次宣戰，確有三條藍色的光亮，圍攻飛天輪盤，我依照藍衣客的吩咐去做，沒有動用美國任何一種秘密武器，也沒有發射超級照明彈，可以使他盡量利用藍色死光，那一場空戰的結果，似乎同歸於盡，飛天輪盤爆炸的聲響震撼了整個夜空，它毀滅之前，有力吸收所有藍色的死光，故此我認爲這些秘密武器可能是同歸於盡，是否如此呢？看看三幾天之後的動靜，便可知情，藍衣客曾經懇求我送點錢給他，作爲發展藍色死光之用，他如果沒有死，一定有電話打給我！」

白沙組長告辭。

半個月後，沒有絲毫動靜，列根總統叫他仍然留在落雁峯，雷達攝影器在高處屹立，不過，它附近却多了一批戰機，作爲北太平洋邊境的一個崗位，撥交國防部管轄，白沙組長也退出太空皇家研究院，投入國防部。

藍衣客再也沒有電話打給列根總統了，列根總統下令，叫太空總署的科學家迅速研究「藍色死光」。

他認爲這種奇異的光綫並非幻想中的產物，藍衣客確有其人，可惜這個科學家在第二次空戰中犧牲，不過，這種秘密武器是有份量的，依照他留下來的方向走，遲早總有一天如願以償，故此列根總統不肯把它放棄。

（全文完）



短篇武俠故事／南宮宇・文
可飛・圖

鐵屐鴛鴦腿

少年惹禍　大喜大悲

清朝中葉，廣東省潮州城的開元寺前的空地，無論是否過時過節，也不論是否墟期市集，總是擠滿了人。

其中有唱戲的、有說書的、有走江湖賣藥的、有些甚至是騙人聚賭，眞是個三教九流雲集之處。

離開元寺不遠之處，開有一列店舖，其中一家，名爲「嫦娥綢緞莊」，店主吳老爺，膝下僅得一子，取名多泰，年約二十。

吳老爺只得一子，自然是非常寵愛，除了請西賓教他四書五經之外，還聘有武術教頭，教他耍刀弄棍，十五歲那年，有位高人，路過潮州，見這小子有慧根，靜中指點他幾招，因此，他的武藝，也算有一手。

縣城中很多拳師，都曾與他切磋，不過，他們一方面賞面給吳老爺，另一方面吳多泰身手不弱，所以，這位小子，在潮州縣內，有點小名聲。

年青人好動，再加上身有武功，吳多泰常常找機會找人比試，三教九流之輩，不敢冒犯他，漸漸他覺得自己似乎沒有對手！

一日，他在市集閒逛，聽到幾個小孩高談闊論。

「嗨！開元寺那個老和尚眞是武功蓋世！」

吳多泰一聽到武功蓋世四字，立即留心傾聽。

另一孩子道：「我那日爬上牆頭，見他雙手揮動，附近樹葉紛紛落下！」

「有沒有這麼厲害？」

那孩子擺了一個招式，道：「那老和尚雙袖一揮，狂風捲起，我伏在牆頭也覺得有點寒意！」

其他孩子都笑起來。

吳多泰揪着一個孩子，問道：「你在吹牛！」

那孩子甩開了他的手，道：「難道你敢去找他？」

吳多泰問道：「那個老和尚叫什麼法號？」

其中一個孩子說道：「好像是圓角，其實角又怎會是圓的呢！天下那裏有圓的角？」

吳多泰聽了，知道寺中老和尚定是叫圓覺。

於是，他離開這羣孩子，直趨開元寺，開元寺香火甚盛，所見的都是知客僧人，那裏會見到主持圓覺，吳多泰靈機一觸，便跑往寺院後門。

後門樹龍木葱，其中有一棵巨大龍眼樹，那時正是夏末，龍眼樹上，果子纍纍，吳多泰一躍而上。

只見後院並無僧人，吳多泰摘了一把龍眼，坐在枝椏上剝龍眼，一會，有僧人出來，喝道：「小子，下來！」

吳多泰並不理會，反而把果核擲向那僧人，那僧人當然心有不甘，但吳多泰高

高在上，一時之間，無奈他何！接着幾個僧人出來，吳多泰向他們撒了一大把龍眼，他這一撒，手含勁力，使幾個僧人的禿頭上起了高瘤！

擾擾攘攘一番，一個老和尚出來，打量了吳多泰一會，方合什對衆僧人道：「回去吧！」

吳多泰道：「老和尚，你……」

老和尚與其他僧人巳入院內，任他如何叫嚷，總沒有人出來，一時之間，吳多泰也無法，只好回家。

如是者數天，吳多泰都到開元寺後院大吵大鬧，但無人理會，吳多泰感到十分無聊，正想離去。

忽然，老和尚站在後院，微笑合什。

吳多泰喜出望外，道：「老和尚，你是否叫圓覺？」

老和尚合什道：「善哉！善哉！」

「聽說你武功了得——」

「方外之人，有什麼了得，施主還是回去吧！」

「我只想與你切磋一下。」

「老衲本是無一物，而施主年輕有爲——武藝之道，正如水火，善用善用！」

吳多泰不理和尚之言，用言語挑釁。

圓覺並不動氣，任由他胡言亂語，直到他說無可說，才道：「老衲與施主總算有緣，異日也許會再遇——施主，你年少有爲，何必作這流氓行爲，記着，不出一月，你將有大喜與大悲！」

吳多泰本來不理他所言，但聽到「大喜與大悲」，一時之間不明所以，問道：

「什麼大喜？什麼大悲？」

圓覺笑道：「天機不可洩！」說完便轉身入內，吳多泰心中滿是疑惑，快快而回。

× × ×

轉眼巳是秋末冬初，有個穿州過府的鳳陽縣人，來到潮州城賣藝討錢，他沿街挨戶，唱着一些鳳陽小調，有時又玩一些雜耍武技。

當那人來到嫦娥綢緞莊前，玩完了幾下雜技，正上前討賞錢之時，吳多泰站在櫃位之內，一時技癢，拈起一攵「乾隆寶通」，向那人銅鑼一擲，「噹」的一聲，那銅錢竟穿鑼而過！

那賣藝人知他有兩下子，不敢惹他，另一個同伴，却走上前來，遞出銅鑼。

吳多泰知他有意試他，又甩出一攵銅錢。

只見那人，順着銅錢來勢，把銅鑼一沉，把那枚銅錢，無聲無息的接住。

吳多泰心中一氣，從櫃位一躍而出，雙手便抓開那人的肩頭。

那賣藝人向後一躍，立即抱拳道：「得罪了！請師傅高抬貴手，賞在下一碗飯吃！」

吳多泰說道：「勝得過少爺，自有賞賜！」

那人仍道：「在下過路之人……」

吳多泰年輕氣盛，很久也沒有人對手，硬纏着這些人，要見過高低，他不再多言，一拳揮出。

那人見勢閃身，輕輕避過。

這一避却惹得吳多泰老羞成怒，一招虛晃，再一招「老熊拍樹」閃電般擊出，用了八成眞力，那賣藝人猝不及防，中了這掌，立時吐血！

其他同伴，正想一哄而上，帶頭的一個道：「技不如人，走——」其他人只好收拾一切，扶起那受傷同伴，眼中含着怒火，恨恨而去。

× × ×

兩個月後，潮州街頭忽然又出現了兩個女子，也作江湖打扮，她們住進了悅來客棧。

「嫂嫂，我們立刻去那綢緞莊！」

「小紅，我們還是忍耐一下，探聽清楚才去！」

原來她們是姑嫂二人，嫂子名爲柳綠，小姑名爲桃紅，兩人正是來自鳳陽，她們是鳳陽頭人的媳婦與女兒，鳳陽頭人是鳳陽縣的有勢力組織。

柳綠與桃紅兩人是奉命來找吳多泰算帳的。

她們姑嫂二人，一連三天，早出晚歸，打探情況，心中有數之後，第四天，打扮成江湖賣藝人，來到「嫦娥綢緞莊」前，雜耍一番，上前討賞。

吳多泰手正癢癢的，一聽鑼響，照例抓起一枚銅錢，猛擲過去。

那嫂子銅鑼一迎，那枚銅錢，竟在鑼盤之內，轉個不停，煞是好看。

姑娘拱手含笑道：「謝賞！」

說時遲，那時快，嫂子銅鑼中的銅錢，已「嗖」的一聲，飛向吳多泰的右肩之上，只聽他大叫一聲，痛徹心脾，立時倒臥在太師椅上。

兩姑嫂再沒說話，奔回旅店。

登時，吳家上下，亂作一團。

有個伙伴道：「快告官去！」

有的立刻去請醫師，吳老爺與夫人俱沒了主意。

吳多泰道：「不用告官，我知她們是來尋仇，我傷的是肩胛，不用慌忙！」

有個老掌櫃道：「聽說開元寺的圓覺大師，醫治骨骼極有本事！」

吳老爺子道：「快去見見他！」

吳多泰自然不肯，因爲他心中有數，自己得罪了圓覺在先，他怎會醫自己，於是，他們只隨便請了一位跌打醫師，但是，銅錢仍留在肩胛骨內，怎能治好？

於是，吳多泰硬着頭皮，來到開元寺。圓覺大師並沒有介意，小心診治之後，並問明情由。

圓覺道：「老衲無能爲力！」

吳老爺子急道：「大師能治好劣兒，自當把全寺佛像貼上金身！」

圓覺道：「老衲並非貪圖什麼，銅錢已深入肩井穴內，勉强弄出，少施主右手會廢掉的！」

吳老夫人急得哭了起來。

圓覺道：「不過，解鈴還需繫鈴人，只要你找着那兩位鳳陽女子，少施主尚可有救！」

吳老夫婦也不再等，回到店舖，預備上悅來客棧。

那姑嫂正在收拾行裝，忽聞店家來報：「吳家少東，前來求見！」

兩人心想：「來者不善！」便準備了一切。

來到大堂，却見吳家兩個僕人，一個

手托一盤金花大吉，另外一個，手上却是一大紅包。

吳多泰恭恭敬敬站在一旁，道：「求姑娘恕過！」

桃紅見吳多泰收斂了傲氣，並且態度誠懇，吳多泰本也是面如冠玉的美男兒，立時生了好感。

嫂子柳綠也是聰明人，笑道：「咱們也不是什麼深仇大恨，只不過……」

吳多泰道：「小子自當知罪！」說罷便要跪下去。

柳綠立即止住，看看桃紅，道：「咱們也沒本事救你，不過——除非你隨咱們回鳳陽，向老爺子求求，要不，一百天內，你便活不成了！」

桃紅接口道：「我看爹爹一定肯出手相救！」

吳多泰說了一番感激之話，為了活命，只好照辦，回家別過父母，並預備途中應用之物。

翌日，三人便起程回鳳陽去。

一路上，吳多泰生怕再得罪她們，處處賠着小心，而那桃紅姑娘，天天為他敷藥止痛，教他運氣療功。

吳多泰深知姑娘心意，對這位溫柔體貼，美麗動人的姑娘種下情根。

在多日行程中，嫂嫂一直小心觀察吳多泰，知他只是年少氣傲，並無一般紈袴子弟的惡習，因此，一力成全他們，而且她心思週密，並吩咐桃紅姑娘，盡力授他「鷂子功」，使他筋骨靈活，免至傷勢嚴重。

桃紅姑娘當然盡心相授，吳多泰資質聰穎，勤學苦練，武功日益精進，至此，吳多泰才明白「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

過了兩月，吳多泰練功有成，從一丈多高的空中翻身而下，也能屹立不倒。

三人快快活活地走了近三月，不覺已到鳳陽地界，桃紅姑娘却一天比一天不快樂。

嫂嫂趁機問桃紅道：「你為了他而憂心？」

桃紅點頭，並懇求道：「請在爹爹面前求情！」

嫂嫂說道：「做嫂嫂的自然懂得，不過——」

桃紅急道：「不過怎樣？」

嫂嫂笑道：「不知你怎麼謝媒？」

桃紅紅着臉，低下頭來，不知如何說才好，但她心裏高興，知道嫂嫂自會鼎力相助。

那日，鳳陽頭人聞報媳婦與女兒回來，忙到廳堂相見，誰知等了半天，仍不見踪影，正在疑惑，只見他的老伴笑嘻嘻的走過來，與他商量女兒招親的事！

鳳陽頭人一聽，火冒三丈，罵道：「蠢女！」

老婆子說好說歹，老頭子的氣才漸漸消去，問道：「那人人品如何？」

老婆子道：「與咱們女兒可眞是天生一對！」

頭人道：「帶來見我！」

一會，吳多泰手捧朱紅漆盒，上有金花綢緞等彩禮，跪在頭人面前，頭人打量一番，見他人材出衆，心中暗喜，但臉上顏色沒變。

吳多泰把傷及頭人手下之事，一一認過，又懇求他醫治肩上銅錢之傷。

頭人不語，突然，一手接過禮盤，一手在他肩上拍去，只聽得「噹」的一聲，嵌在肩上的銅錢，應聲落地。

吳多泰來不及看淸楚是怎麼一回事，又被頭人一抓，彷彿老鷹抓小鷄一般，把他騰空一擧，走到堂前，朝大照壁拋了過去。

好個吳多泰，在空中翻了一個觔斗，輕輕落在地上，吳多泰心中十分歡喜，一來他知道這位未來丈人已寬恕他，二來他在途中練的「鷂子功」有成。

其實，不只吳多泰心中歡喜，桃紅姑娘與嫂子一直在旁偷看着，看情形這頭親事已沒有什麼的問題。

鳳陽頭人見吳多泰身手不凡，便請他入內，表示要把女兒嫁給他。

吳多泰正要多謝，頭人笑道：「慢着，我膝下僅有桃紅一女兒，自然視作掌上珠，咱們兩老也不願她離開，所以，要招贅你過來！」

吳多泰滿心歡喜，一一答允。

翌日，吳多泰修書叫家人帶回家去，報知雙親，吳老夫婦知兒子性命有救，而且因禍得福，自然答應。

於是，鳳陽頭人治癒了吳多泰肩傷，擇了個黃道吉日，為兩人拜堂成親。

× × ×

自此，小兩口相親相愛，一心練武，在幾年之間，吳多泰學會了鳳陽祖傳的十八般武藝，三十六套拳法。

一天，兩夫妻正在練武，對拆之間，冷不防桃紅一脚，剛好踢在吳多泰的右腿之上，他大叫一聲，撲在地上，他的腿骨已斷！

桃紅急命丫環帮忙扶他回房養傷，吳多泰心想這是妻子一時失手，也不介意。

傷愈之後，桃紅天天帮他練脚功，吳多泰發現那條傷腿，竟是力大無窮，一二百斤的大石，他一脚踢出，遠飛幾十丈！

吳多泰笑着道：「多謝娘子踢斷我的腿。」

桃紅笑了起來，神色有點不尋常。

吳多泰追問原因，桃紅道：「你而今練的叫『鴛鴦腿』，是我家祖傳的，是要斷骨再練才會有成。」

吳多泰道：「原來如此！」

桃紅道：「不過，你要保守秘密，因為這鳳陽眞笈是我家祖傳，只傳嫡男，而父親暗地傳了給我，而我又再傳你，其實是壞了咱們鳳陽家規……」

吳多泰道：「多謝娘子，我當然會守秘密！」

可是，秘密就在這時傳開去，原來，鳳陽頭人的一個同鄉兄弟剛巧走過他們後院，把他們一番言語，聽得一淸二楚，便跑去報知鳳陽頭人。

鳳陽頭人聽了，氣得吹鬍子瞪眼道：「這事若然傳開，叫我如何管這族人？」

老婆子見他發這麼大脾氣，便道：「你怎麼處理這件事？」

頭人道：「我自要重重罰她！」

老婆子道：「要罰先罰你自己，誰叫你把『眞笈』傳給了女兒，壞了家規！」

一時之間，頭人啞口無言，他猛擂自己腦袋，後悔莫及，不知怎樣才好。

柳綠見公公大發雷霆，怕小姑吃虧，忙上前道：「何不讓姑娘回婆家，免得日後洩漏風聲！」

他們再三揣摩，只好依了媳婦之言。

吳多泰知道事情再解釋下去，也是無濟於事，反而會把事情弄大，只得快快而別。

老婆子痛惜愛女女婿離去，取出一雙鐵鑄的屐桃為女兒穿上，道：「路上可能有用！」

吳多泰夫婦曉行夜宿，一日已到潮州郊外，忽然，遠遠的破廟，傳來陣陣呼救之聲。

他們立即上前，只見破廟大門緊閉，吳多泰「鴛鴦腿」踢出，踢開了兩扇半尺厚木板門，只見兩個幪面歹徒，搶刦一個過路客商。

吳多泰大喝一聲：「住手！」

兩個歹徒放開客商，反撲吳多泰，吳多泰左右開弓，猛然起肘，已擊倒了一個歹徒。

接着，他又飛起鴛鴦腿向另一個歹徒，只聽得他「哎唷」連聲，跌在神壇之上，先前的一個歹徒，已慌忙的逃去了。

客商絕處逢生，千恩萬謝而去。

桃紅笑對丈夫道：「你這鴛鴦腿沒有白練！」

吳多泰嘆口氣道：「不想惹事，事偏纏身。」

夫妻繼續趕路，到了北渡口正要過渡，渡船上却跳出幾個大漢，用竹筒猛打。

吳多泰眼明手快，拉着妻子避開。這時，暗處裏又竄出一夥人來，把他們倆團團圍困，夫婦倆合力拳起脚飛，不用半盞茶，那伙人已經四散逃命，那船家驚魂未定，聽異聲已靜下來，才敢伸出頭來，他一眼便認出吳多泰，叫道：「少爺！少爺！」

原來這船家一向熟悉他們吳家。

那船家道：「快上船才說！」

吳多泰與妻子一躍上船。

船家道：「你們離開潮州多年，兩年前潮州來了一個鷹鼻僧人，外號『鐵指羅漢』，此人自恃武功高强，橫行霸道，而剛才那班惡人，是他的門徒！」

吳多泰道：「我在前面破廟遇到歹徒，必是逃走出來，通風報訊，糾集在此伏擊咱們。」

他們渡了河，謝過船家，上岸而去，直回家中，吳老爺子久未見兒子，心下實在歡喜，但聽到兒子無端又惹上「鐵指羅漢」，心內忐忑。

吳多泰道：「他們定不肯罷休，咱們夫婦倆也不害怕他，只不過……」

吳老爺子道：「我也想回鄉定居！不過，心中掛念着你回來，而今你們既然回來，咱們返鄉正是時候。」

他們商議一番，決定回鄉。

翌日，却聞開元寺的圓覺大師來請，吳多泰想起昔日自己頑皮之事，便偕同妻子，向圓覺大師賠罪。

圓覺聽了，呵呵大笑道：「以前的事，不用再提，而今老衲倒有一事相求！」

吳多泰夫婦十分詫異。

只見圓覺脫下脚上一對新木屐，用指甲把釘木屐的鐵釘「刷刷刷」地都拔了出來。

然後問道：「老衲早上買了這一雙新屐，帶子釘歪了，施主懂不懂釘木屐屐帶子呢？」

吳多泰接過屐木，笑道：「這正是弟子尋常手藝。」說罷抓起釘子，用大姆指一按進去！

圓覺點點頭，從身上摸出一塊銀元，兩手一劈，「啪」的一聲，一折兩半，交給吳多泰一半，道：「這半塊算是給施主的工錢！」

桃紅見狀，微笑地對丈夫道：「你手藝亦不算好，頂多值一半工錢！」

吳多泰會意，連聲道：「對！對！我只能收下大師的一半工錢好了！」語聲剛落，雙掌一錯，把半塊銀元再折成對半。

圓覺合掌道：「不見施主多年，施主身手不凡，老衲甘拜下風！」忽目地下有一長釘，他右脚輕輕一抬，「嗖」的一聲，那釘子竟穩穩地釘在磚牆上，像用鐵錘打下去一般似的。

吳多泰知道他仍在試自己功夫，隨口說道：「大師向粉牆釘釘子，不太碍眼嗎？」側身一踢，只見那枚長釘沒入牆裏，連釘頭也不見了，圓覺不禁喝采！

接着，圓覺請二人到方丈室內，叫小沙彌奉上香茶，才道：「不瞞二位施主，適才並非老衲逞强，乃想看你是不是『鐵指羅漢』的對手！」

吳多泰驚問道：「難道那傢伙也欺侮到大師頭上？」

圓覺道：「那倒未必，那厮作惡多端，又有一班似虎如狼的打手，市民商旅恨之入骨，不得不除！」

吳多泰道：「大師武功蓋世，何不親手為民除害？」

圓覺道：「人老不中用，此事只好勞煩兩位施主代勞，我佛慈悲，定然保佑兩位施主！」

吳多泰只好喏喏而退。

× × ×

三天之後，吳多泰剛打開店門，却發現二十多個手執兵器的壯漢，團團圍着店前。

為首那人，鷹鼻圓眼，和尚打扮，一見吳多泰，咧咀笑道：「俺想借寶號一歇，不見怪吧？」說罷便硬闖了進門來。

桃紅在後面，一眼看出他便是鐵指羅漢，立即穿上那雙鐵屐桃，然後飛身而出，叉着腰站在門首，把衆打手擋在門外，厲聲道：「誰來先試？」

站在前面一個打手，欺她是個女子，大吼一聲，當胸一拳打來。

桃紅輕哼一聲，一脚踢去，正中他的肋骨，那打手慘叫一聲，滾出一丈之外，砰的一聲倒下。

立時，又有兩個打手從兩側飛身撲來，桃紅曲身微蹲，凌空一躍，雙屐齊踢，這個當空的「一字馬」，在這兩人胸前，留下一個血洞。

衆打手揮刀齊上，桃紅全無懼色，使出絕技，身形像個打轉的風車，鐵屐到處，人仰刀飛，不傷即逃。

再說「鐵指羅漢」，闖入了吳家後堂

，傲然道：「打開天窗說亮話，小子！來文的還是來武的？」

他見桌上有盤合桃，隨手抓起一個，雙指一挾，合桃應聲碎了！

吳多泰道：「一次來一只，未免太費事！」說罷把桌上所有合桃，倒在桌面，手腕漫不經意一碾，「劈劈啪啪」，全部碎了。

「鐵指羅漢」心中暗暗吃驚，想不到這個小子，也有這一手武功，他手指運勁，頓時，桌面上留下十個窟窿，吳多泰冷笑一聲，提起右腿，從桌面上一揚，那酸枝桌面，竟像刨刀刨過一般，那十個窟窿竟不見了！

「鐵指羅漢」心知遇到强手，而自己也黔驢技窮，又聽到門外慘聲不斷，知道不妙，突然往前一靠，暗施殺手，鐵指已伸到吳多泰肋骨之下！

那時，桃紅剛剛闖入，一看險狀，便腰間一扯，順手揮帶上屋樑，借勢飛身而上，不偏不倚，一雙鐵屐剛好踏在「鐵指羅漢」雙肩之上，展印深陷。

「鐵指羅漢」疼痛難忍，恨恨地道：「今日算我栽了，有種的，咱們後會有期！」說罷奪門而出。

桃紅想追出，吳多泰說道：「窮寇莫追！」

自那時起，吳家夫婦制服「鐵指羅漢」之事，一再在潮州城傳遍，而桃紅那雙「鴛鴦鐵屐腿」，更被多番渲染，傳得神乎其技。

後來，「鐵指羅漢」再沒出現，而吳家亦恐留在潮州，招惹是非，便拜別圓覺大師，舉家回了鄉下定居。

吳多泰夫婦開了一間藥店，爲村民治病，過着隱逸的日子，倒也逍遙。

× × ×

不覺已是十年過去，吳多泰已四十開外。

那年，清明時節，忽然，他動起雅興，聽說十幾里之外，有個桑埔山，山上有個甘露寺，據說十分清幽典雅，於是，他打着雨傘便去。

來到桑埔山，沿山而上，只見甘露寺依山傍水，十分清靜，吳多泰從山門之外，信步而上，一直瀏覽到大雄寶殿，殿上佛像莊嚴，案前香烟繚繞，燈燭輝煌。

一個小小沙彌，正在抹佛燈。

忽然，他抬起頭來，只見大殿之內，中樑之上，懸有一口大銅鐘，離地足有三四個人那麼高！

吳多泰心中納悶，上前問道：「這個鐘怎麼掛得這麼高？」

小沙彌道：「小的不知道，方丈十年之前，來寺主持，銅鐘便掛在那裏！」

吳多泰道：「這鐘如何敲法？」

小沙彌說道：「你看那邊有木棍，方丈大師只要手執木棍，縱身一跳便可敲响了。」

吳多泰啞然失笑道：「原來如此！」

那小沙彌見他並不表示驚異，便道：「施主莫非也能敲？」

吳多泰笑道：「這玩藝俺也喜歡！」

小沙彌臉現不信神色，只想見識一下，便把木棍交與吳多泰，他也不謙讓，接過木棍，躍身而起，「噹噹噹」的敲了三下。

這三下鐘响，却驚動了甘露寺衆僧。方丈也趕出來一看，與吳多泰打個照面，不禁一怔，吳多泰也覺突然，原來這方丈正是「鐵指羅漢」！

當年他大敗出城，走到郊外，霸佔了這甘露寺，苦練武功。

鐵指經漢冷冷地說道：「施主別來無恙！」

吳多泰道：「大師必修心養性，練就了高强武功，以普渡世人！」

鐵指羅漢道：「你也想見識？」原來他這十多年來，已苦練了「勝縱術」與「鐵沙掌」。

接着，他上前去扶吳多泰雙肘，但見吳多泰落地生根，心裏暗暗吃驚，知他這十多年，功夫也沒有擱下，便以笑臉掩飾道：「請到後花園用茶！」

他領着路，一直往後院，邊行邊想：「硬取難勝，何不……」他們一直走到後園去。

後園有棵大榕樹，鐵指羅漢突然一躍而上，招手道：「施主，這裏好涼快，你敢上來吧！」

吳多泰不甘示弱，却不知是計，脚尖一點，一個「一鶴冲天」縱身而上。

鐵指羅漢看準了這個大好機會，趁他人在半空，隨手一掌，迎面壓下，當胸一擊。

好個吳多泰，反應神速，當空以力借力，一個「倒栽葱」，身已半翻，「鴛鴦腿」已向上一躍，鐵指羅漢猝不及防，大叫一聲！

他那只鷹鼻已被踢碎，正倒在地上打滾。

突然，一個黑影從旁掠出，「燕子穿雲」飛射而至，原來那小沙彌，身手也是不弱。

吳多泰橫身一閃，順勢一招「龍馬揚蹄」，朝黑影的後心掃去。

在這千鈞一髮中，鐵指羅漢勉力而起，拉過小沙彌，翻牆逃去。

吳多泰心中惴惴不安，回到家裏，一言不發。

妻子桃紅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吳多泰只好把在寺內發生之事，一一詳述。

桃紅道：「想不到過了平靜的十多年，又再惹上這個惡僧，你也是好勝逞强，改不了惹禍性子！」

吳多泰也知道自己多事，只好靜言無語，此後只好更加小心防範。

說也奇怪，年復一年，鐵指羅漢並無出現，直至吳多泰父母謝世，又再過十多年，吳多泰已年近六十，兩鬢飛霜，年近六旬。

一天，門外來了一個化緣和尚，背負佛像，口宣佛號，佣人拿錢給他，他却一概不要。

和尚大聲叫道：「叫你主人吳多泰出來！」

佣人與他理論，吵嘈之聲傳入戶內。吳多泰聞聲出門，只見一個目露兇光的青年和尚。

和尚道：「施主！還認得俺嗎？」

吳多泰打量他一番，才恍然道：「你是甘露寺中的小沙彌！」

和尚道：「好，施主，咱們還有一段佛緣未了！」

吳多泰心中一怔，知他來者不喜，笑道：「師傅，你爲鐵指羅漢報仇？」

和尚道：「你多番辱及師尊，此仇怎可不報？」

吳多泰便把鐵指羅漢年輕時的惡行，一一告之。

和尚却勃然大怒，喝道：「不必廢話，我師父臨死之時，說受你兩番折辱，死不瞑目！今日之事，唯有魚死破網，請接招吧！」

吳多泰道：「你我並無仇怨，何必出手？」

和尚道：「難道你怕？」

吳多泰被激起性子，道：「你想如何比試？」

「七天之後，就在這個院中，決一勝負。」

吳多泰道：「好！」

和尚翻牆而出，看他身手俐落，竟是得了他師傅鐵指羅漢眞傳，加上他個人聰慧，實在不可小覷。

吳多泰回過頭來，桃紅已站在前面，道：「這小和尚也不易對付！」

吳多泰道：「咱們拳脚功夫沒有放下，我看這個和尚敵不過我！」

桃紅道：「功夫是老的純，但氣力却是年輕的强！」

吳多泰知道她爲自己年高力弱而担心，恐難抵敵，於是他忽忽入內，取出一匹土布，放入水缸之內。

桃紅道：「你又出什麼主意？」

原來他把土布浸了一日一夜，然後取出，用力一擰，「啪啪」幾聲，濕布竟擰成幾段。

吳多泰道：「夫人你看，我還有五百斤好力！」

轉眼已是七天限期。

鄉里之內，比武消息早已傳遍，因此院內擠滿了人，來看熱鬧。

那和尚一副惡模樣，準時而來。

吳多泰平日本是長衫馬褂，而今却是全身武打，雖是白髮蒼蒼，仍顯得英雄氣概。

兩人略一拱手，二話沒說，已擺好架式。

桃紅在簾內坐觀比武，看二人相持，和尚只守不攻，知道這和尚自持年輕力壯，採用消耗對方體力的戰術，她怕丈夫失手，便穿上那雙鐵屐桃。

果然不出所料，吳多泰漸漸不支。

幾招過後，已有點頭暈目眩，一脚踏着石階上，踩了個空，身子後仰……

那和尚看準了這個空門，一團殺氣，「鐵沙掌」已使出，向吳多泰胸口劈下。

觀衆也在驚呼。

吳多泰也不含糊，順着跌勢，身子一翻，一招「臥虎擺尾」，直蹬和尚心窩。

這連消帶打招數，在旁的人也喝采。

和尚十分機靈，掌忽變抓，當胸一攫，竟然抓着吳多泰的鐵腿！

接着，只聽到「啊！」的一聲，原來吳多泰的「鐵腿」竟然受不了和尚的「鐵掌」！

眼看吳多泰右腿必斷無疑。

桃紅一看不妙，一掀門簾，雙腿向上一蹬，一雙鐵屐桃箭一般飛射而出。

和尚感到背後風聲疾至，只好放下吳多泰，縱身而起，避過了鐵屐。

和尚一手搭着屋簷，回頭往地下一看，只見那雙鐵屐係兩把銀鈎，寒光閃閃，直插大楹之上，他不禁吁了一口氣，透出一身冷汗！

桃紅使出這一絕招，被和尚閃過，不再猶豫，借着楹木的力，橫身一挺，雙腿成較剪，騰空而上。

和尚在屋簷之上，避無可避，只好閉目待斃，可是桃紅雙屐却點到即止，順手一牽，拉了和尚下來。

和尚滿臉羞慚。

桃紅道：「大師，以你一副好身手，何必爲你惡師傅報仇？」

那時，有幾個觀看熱鬧的鄉里，走了出來，紛紛把鐵指羅漢所作所爲，大聲講述，很多受傷的人，也給和尚看看，這時，和尚才知道自己師傅惡行。

吳多泰也站了起來，喘氣一會才說道：「大師，咱們寃寃相報何時了，倒不如讓老夫賠罪，出錢再建甘露寺，你便當主持吧！」

和尚也頷首同意。

這一場惡風波，持續了四十年，到此才算平息，吳多泰夫婦在鄉間佈施贈藥，成了一個大善人，到了九十高齡，才無疾而終。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一

關趙于・編繪

土行孫(一)

封神榜是中國民間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節描述殷紂王自伐西岐以來，許多將帥戰敗死亡，只好封三山總兵鄧九公作了進攻西岐的主帥，這時夾龍山懼留孫的弟子土行孫，受申公豹蠱惑，作了鄧九公帳下的先行官。土行孫與西周爭戰中，想用地行術來破西岐，被楊戩識破。楊戩請來懼留孫，破了土行孫的法術，在懼留孫怒斥下，土行孫反了殷朝歸順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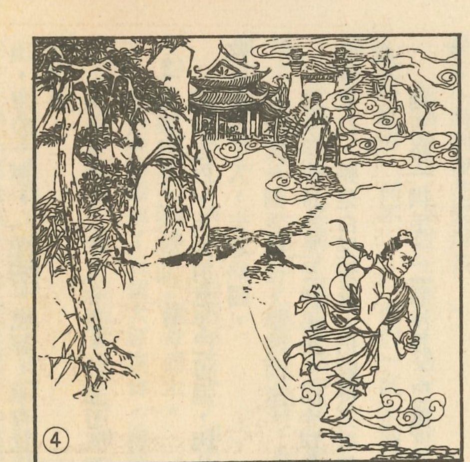


1 話說申公豹與姜子牙爲敵，一日，跨虎往五岳三山，尋訪仙客，準備伐西歧。他遊至夾龍山飛龍洞，忽見山崖上一小童兒跳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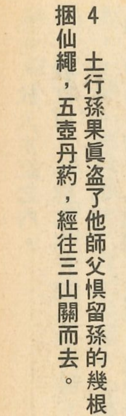
2 申公豹下虎來看，這童兒却是一個矮子，面如土色。申公豹一問，他原來是懼留孫的弟子土行孫，便說：「我看你不能修道成仙，只能修個人間富貴。我荐你到三山關鄧九公處，大事可成。」土行孫甚是感激。



3 申公豹又向問土行孫有何本事。土行孫說他善地行千里，說着把身子一扭，即時不見，一會兒便從土裏站出來。申公豹大喜，道：「你師父有捆仙繩，你可帶兩根去……」







4 土行孫果眞盜了他師父懼留孫的幾根捆仙繩，五壺丹葯，經往三山關而去。

5 此時，三山關總兵官鄧九公作了進攻西岐的主帥，正準備起兵。土行孫進帥府，遞上荐書。鄧九公見他如此長相，欲不收留，又怕申公豹見怪，便命土行孫爲三軍督糧使。

6 隨後，鄧九公命太鸞爲正印先行；長子鄧秀爲副印先行；趙升、孫焰紅爲救應使。自己帶女兒嬋玉，隨軍征伐。人馬離三山關，浩浩蕩蕩往西岐進發。

7 一日鄧九公人馬來到西岐東門外，安了行營，放炮吶喊。

8 西岐城裏，姜子牙聞報，問諸將：「鄧九公其人如何？」黃飛虎說：「鄧九公是將才。」子牙笑着說：「將才好破，左道難破。」

9 次日，太鸞調本部人馬出營，排開陣勢，立馬橫刀，大呼搦戰。西岐城裏，南宮适領命提刀上馬，冲殺出來。太鸞與南宮适兩馬相交，一場大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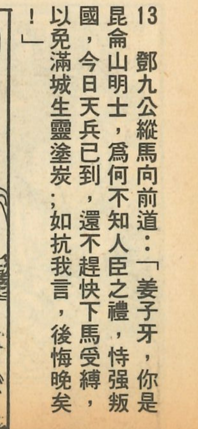
10 南宮适小看了太鸞，不會在意，被太鸞一刀把護肩甲吞頭削去半邊，嚇得魂飛天外，大敗進城。



11 次日，鄧九公調五方隊伍，大壯軍威，炮聲如雷，三軍踴躍，喊聲震天，來至城下，請姜子牙答話。

12 西岐連珠炮响，兩扇門開。五隊人馬分別擧着紅、青、白、皂、杏黃旗幟，順序而出，紀律嚴肅，井井有條，兵威甚整。鄧九公不禁嗟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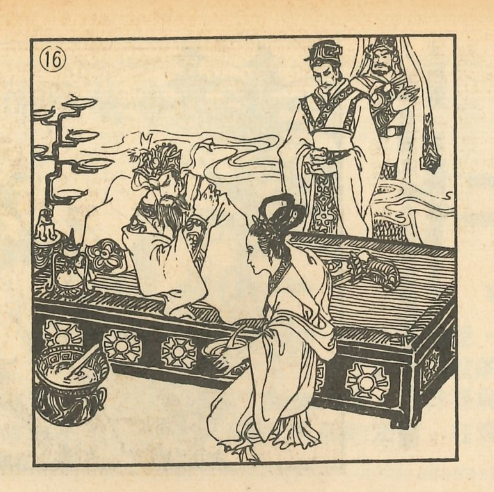
13 鄧九公縱馬向前道：「姜子牙，你是昆侖山明士，爲何不知人臣之禮，恃强叛國，今日天兵已到，還不趕快下馬受縛，以免滿城生靈塗炭；如抗我言，後悔晚矣！」



14 姜子牙笑道：「鄧將軍，你這篇言詞，眞如痴人說夢。今天下歸周，人心效順，你若執迷不悟，後悔莫名！」鄧九公大怒，縱馬舞刀，飛來直取。黃飛虎擧槍上前迎戰。



15 哪吒見黃飛虎戰不過鄧九公，暗取出乾坤圈，正打在鄧九公左肩上，打了個帶斷皮開，幾乎墜下馬來。周兵吶喊着殺奔過來。



16 兩家混戰一場，各自收兵回營。鄧九公回到帳裏，痛楚難忍，聲喚不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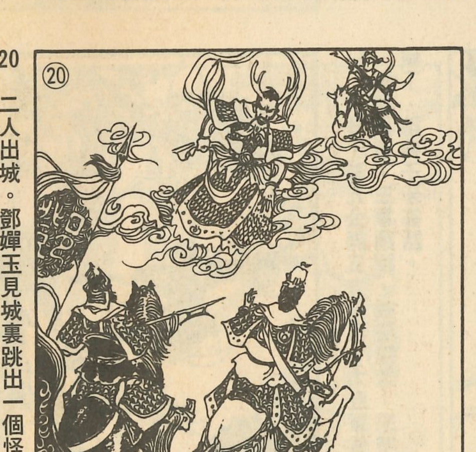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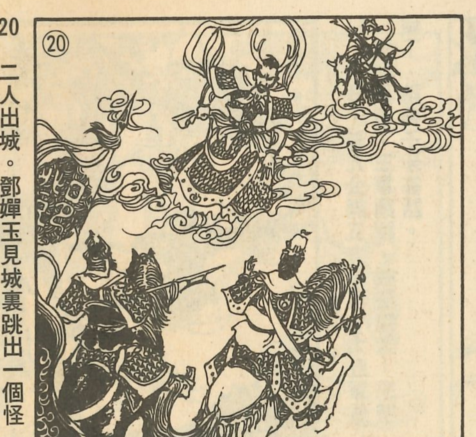
17 鄧嬋玉見父親着傷，十分惱火，次日稟告父親：「爹爹且自調理，待女兒為父報仇。」鄧九公道：「我兒須要仔細。」



18 鄧嬋玉率本部人馬，至城下請戰。哪吒出城迎戰，不到數合，鄧嬋玉撥馬便走，哪吒追趕上來。鄧嬋玉取出五光石，回手打在哪吒臉上。黃天化見哪吒戰敗，忙來助戰。鄧嬋玉又用同法打傷黃天化。




19 次日，鄧嬋玉又來城下叫戰。子牙問：「誰去走遭？」楊戩對龍須虎說：「此女用石打人，師兄可往，我當壓陣。」龍須虎願往。

20 二人出城。鄧嬋玉見城裏跳出一個怪東西，嚇得魂不附體。問道：「來的是什麼東西？」龍須虎大怒：「好賤人，我是姜丞相門徒龍須虎。今奉我師之命，特來擒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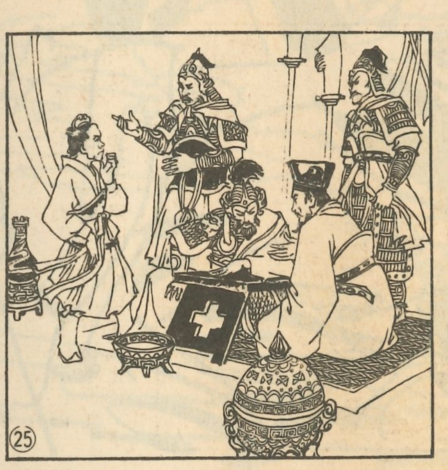
21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龍須虎把手一放，照着鄧嬋玉打來，落下磨盤大小的石頭，如飛蝗一般，只打得遍地塵土揚起，甚如霹靂之聲。鄧嬋玉閃身躲過，自思此石來得厲害，撥馬就走。



22 龍須虎追趕。鄧嬋玉回手一石打來，正中龍須虎頸子窩兒骨。龍須虎扭着頭跑。鄧嬋玉又一石，龍須虎獨足難立，摔了一跤。鄧嬋玉轉馬要來取首級。

23 楊戩搖槍來刺。兩馬相交，未及數合，鄧嬋玉回馬便走。楊戩隨後趕來。鄧嬋玉發出一石，打得楊戩臉上直冒火星，楊戩不理，趕得愈是緊了。

24 鄧嬋玉又發一石，楊戩只當不知。鄧嬋玉有些着忙。楊戩放出哮天犬，把鄧嬋玉的頸子連皮帶肉咬去一塊。鄧嬋玉大敗進宮，叫痛不止。



25 鄧九公父女着傷，正日夜煎熬。太鸞、鄧秀、趙升、孫焰紅，商量如何取勝西岐。此時土行孫上帳來，不見主帥，問其原故，太鸞向他述說主帥受傷之事。



26 土行孫急忙進鄧九公帳內問安，並道：「主將之傷不難治愈，末將有藥。」忙從腰間寶葫蘆裏取出一粒金丹，用水研開，替九公搽上。九分頓覺如甘露沁心，立時止痛。



27 土行孫聽後帳有婦女悲痛之聲，問道：「裏面是何人呻吟？」九公道：「是我女嬋玉，也被着傷。」土行孫又取一粒金丹，如前取水研開，扶出小姐，用藥敷上，立時止痛。九公大喜。

28 至晚，鄧九公在帳內擺酒款待土行孫，眾將共飲。土行孫問鄧九公：「與姜子牙見了幾陣？」鄧九公說：「屢戰不勝。」土行孫說：「當時主將若肯用我，如今平服西岐多時了。」九公想此人定有些本事，不若把他改為正印先行。

29 次日升帳，九公對太鸞說：「將軍今把先行印讓土行孫掛了，使他早日成功，回師奏凱，何如？」太鸞說：「主帥將令，末將怎敢有違。」忙將正印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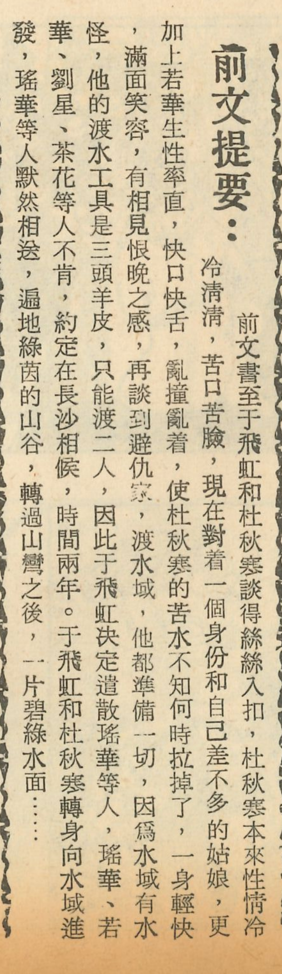
30 土行孫當即掛印施威，領本部人馬，殺奔西岐城下，厲聲大喊：「只叫哪吒出來答話！」

（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卧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飛虹和杜秋寒談得絲絲入扣，杜秋寒本來性情冷冷清清，苦口苦臉，現在對着一個身份和自己差不多的姑娘，更加上若華生性率直，快口快舌，亂撞亂着，使杜秋寒的苦水不知何時拉掉了，一身輕快，滿面笑容，有相見恨晚之感，再談到避仇家，渡水域，他都準備一切，因爲水域有水怪，他的渡水工具是三頭羊皮，只能渡二人，因此于飛虹決定遣散瑤華等人，瑤華、若華、劉星、茶花等人不肯，約定在長沙相候，時間兩年。于飛虹和杜秋寒轉身向水域進發，瑤華等人默然相送，遍地綠茵的山谷，轉過山彎之後，一片碧綠水面……

履險地安全渡過

杜秋寒神情突然間變的十分嚴肅，緩緩行近水邊，放好羊皮渡舟，轉身對于飛虹，道：「妳如不願涉險，現在還來得及！」

山谷幽靜，靜的聽不到一點聲息，平靜無波的水面，有如一隻濃綠的巨獸，把整個的環境，形成了一種寂靜的恐怖。

于飛虹也受到這種感染，吸一口氣，道：「小妹決定了，絕不改變。」

「好！咱們上船吧！」杜秋寒說：「我們都騎在中間那隻大羊的背上，一旦水怪出現，我對付前面，你負責後面……」

于飛虹點點頭。

杜秋寒道：「如是被撞入水中，千萬不要慌張，想辦法盡快爬上羊皮舟，這羊皮經藥水泡過，水怪不會吞食……」

苦笑一下，接道：「這是那老人說的，是否有用，在下就不清楚了！」

落斷崖吉少凶多

于飛虹道：「我自己決定的事，生死由命，我不會怪你的！」

杜秋寒轉身而行，把羊皮舟推入水中，飛身而上，正想招呼于飛虹，但覺微風颯然，于飛虹已扳上羊背，坐在了身後，心中陡然大悟，于飛虹的武功，高他很多，雙脚用力一蹬石岸，羊皮舟疾向前衝行而去。

于飛虹低聲說道：「杜兄，我要如何帮你忙？」

杜秋寒道：「只要監視水怪就行了，划舟的事，不敢有勞。」

原來，杜秋寒早有計劃，羊皮舟入水之後，雙足之上，早已套上了兩個皮套，輕輕在水中划動，水平、舟輕，杜秋寒的技巧也够，舟行甚速，不多大工夫，已遠走了兩百多丈的距離。

于飛虹心中忖道：再有一刻工夫，船到彼岸，就安全了。

她從小未接近過水，內心之中，對水有着一種很深的畏懼。

忽然間，水波激蕩，平靜的水面上，突然升起一股丈許左右的水柱。

湧起的波浪之中，只見一顆形如巨斗的怪頭，張開血盆的大口，露出森森利齒，猛向于飛虹咬了過來。

于飛虹早已戒備，右手中扣着的五枚定穴珠鏢，一齊打出，三枚打進水怪的口中，兩枚分取雙目。

那水怪擁波疾進，行動甚快，于飛虹心中震驚，珠鏢也不似平常那樣準了，兩枚擊取雙目的珠鏢，打在了怪物的頭上，三枚擊入怪物口內的珠鏢，却打在牙齒之上。

珠鏢內力强勁，兩根利齒，竟被擊斷，打在頭上的珠鏢，却被皮鱗滑開。

水怪出現在羊皮舟的後面，帶起的强烈水波，使得舟速加快了不少。

杜秋寒也同時加快了雙足的划動，小舟就疾奔數十丈。

大概怪物受創不輕，立刻沉入了水中。

于飛虹吁一口氣，鎮定了一下驚震的心神，又取五枚珠鏢，扣在手中。

杜秋寒用足了全身氣力，划水行舟。

就在羊皮舟將近轉彎處約二十丈時，水怪第二次出現。

這一次，出現的距離更近，就在于飛虹身後八九尺處。

這一次，水怪似是已有警覺，竟未再張大口，一顆大頭，追向于飛虹撞了過來。

于飛虹左掌拍出，一股强勁的掌力，迎擊在水怪頭上，使得急行的羊皮小舟，忽然又加快了速度，迫近岸邊。

杜秋寒沉聲道：「上岸。」飛身而起，躍登岸上，于飛虹也直飛而起，落上潭岸。

水怪去勢被于飛虹撞力一阻，羊皮小舟，也撞上了石岸，但被石岸一彈，又退回水中數尺，水怪追到，一口咬住，但又立刻鬆口，强猛的衝力，却帶起一片水波，飛落岸上一丈多遠，站在岸上的于飛虹、杜秋寒，都被水波濺中，衣履盡濕。

那羊皮小舟，也被那鼓動的水波，帶落在岸上。

杜秋寒檢起羊皮舟，吁一口氣，道：「姑娘受驚了。」

于飛虹苦笑一下，道：「當時，眞的十分驚恐，連暗器也失去了準頭，不過，總算是有驚無險，渡過了這次刦難。」

杜秋寒吁一口氣，道：「于姑娘技藝精湛，如非有妳同行，我只怕很難渡過這片水潭，不過，前途險阻，仍然很多……」

于飛虹道：「我知道，我會全力以赴。」

放去羊皮小舟中的充氣，杜秋寒並未收帶身上，却選擇一處石岩下放起來，道：「如若咱們還能回來，這羊皮還有用處，不幸遇難，帶上它也沒有用了！」

于飛虹道：「杜兄對前景似是毫無信心，充滿着暗淡之感？」

「我冒險來此，本就存着九死一生的想法，死在預料之中，能够生離此地，倒是意外的幸運了。」

這時，山谷已經折轉，無法見瑤華等一行人了。

「杜兄，前途縱有險阻，只要不在水中，咱們可以想法子慢慢克服，小妹担心的是，我們的食用之物，恐難長時間支持下去。」

杜秋寒沉吟了一陣，道：「妳帶的食物，可以食用多久？」

于飛虹道：「省一些用，可以支持八天左

石……」

「夠了……」杜秋寒說道：「三馬渡河，各憑因緣，妳的武功，强我很多，也許有機會生存下去，現在，我想請教一事，務請據實回答。」

「杜兄請問！」

「妳眞的不知道這不歸谷中的隱密麼？」

「小妹眞的不知！」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這個險就冒得全無價值了，如是剛才杜某死於水怪之口，妳一人渡過水潭，此刻，應當如何？」

于飛虹怔了一怔，道：「小妹如若活着，必會全力救助杜兄！」

杜秋寒搖搖頭，道：「過了食人樹，毒蝗區，還會有些什麼危險，我就完全不知道了，也沒有任何準備，所以，我要把這個隱密告訴妳了！」

于飛虹說道：「其實，你不用說的，我……我……」

「不行，我如死了……」杜秋寒道：「妳還要求證這件事情，豈可不說？」

于飛虹默然不語。

杜秋寒道：「這不歸谷中，有一處藏寶密室，是兩百年前，三位絕世高人的論武之處，



三個人每三年論武一次，誰能得了第一，就可以離開此谷，最後一人，必需永守此地，終身不能離開……」

于飛虹接道：「那是什麼人離開了？」

「沒有人離開，三位老人家，都留在了谷中……」

「我明白了……」于飛虹說：「他們三個人一直沒有分出勝負，所以三個人都留了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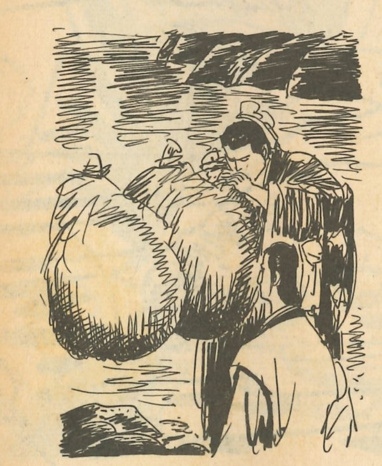
「那不是我們關心的重點……」杜秋寒神情冷肅的說道：「因爲，那已經是兩百年前的事情了，重要的是，他們留在那裏的武功，遺物。」

面對着于飛虹這樣的絕世美女，杜秋寒全無一點欽慕的神情，一切都那麼平靜。

于飛虹感覺到任何看到她的男人，眼光中都含有一種異常的熱切、敬慕，或是畏怯和逃避。

她也許不完全明白，那些神采揚溢，傳達一種信息的目光爲了什麼？但她却感受到，杜秋寒和別人所不同，他平靜、冷淡、神情堅毅，目光中沒有敬慕，也不逃避。

這等自然的神情，反而對于飛虹構成了一種吸引的力量。



于飛虹說：「噢！杜兄是去找那三位前輩的遺物……」

「不錯……」杜秋寒神情冷肅的說：「那裏留下了二百年來武林中最高明的武功，他們相約比武，勝者離去，那說明了他們都有離開的心願，也證明了那裏不是很好的久居之地，我去尋找那些留傳的武功……」

突然長歎一聲，住口不言。

于飛虹奇道：「爲什麼不說了！」

杜秋寒道：「說起來很慚愧，我冒着生死大險追尋前輩高人遺留下的武功，只是爲了個人的仇恨，豈不是有些唐突先賢？」

于飛虹道：「你被人追殺，受盡屈辱，冒死深入險地，尋找前賢遺物，以保性命，正是自力求生，有什麼好慚愧的？」

杜秋寒沉吟了一陣，道：「也有道理，聽若華姑娘說，你們也曾被人追殺？」

于飛虹道：「就個人而言，我比你好些，我有一位父親照顧，傳了我一身不俗的武功，也替我安排了武功不錯的侍從，但我這些安適的童年，竟是父親付出了軀體作代價換來的，若華姐妹勸我離開，父親也鼓勵我走入江湖，但他老人家却把自己封閉了起來，我們在途中，連連遇上了追殺，至於父親有些什麼遭遇，





我想也不敢想了！」

杜秋寒苦笑一下，道：「看上去，妳氣勢萬千，想不到竟也有如此不幸身世，江湖上竟是如此的黑暗，霸道，我杜某人，如有一天能夠練成武功，必將除霸安良，使江湖上有一片清明世界。」

于飛虹道：「小妹也有此願……」

「好！我如不死，咱們找到那處密室，共享三位前輩留傳下的武功……」杜秋寒說：「如是我不幸遇難死亡，那就由妳一人獨有！」

于飛虹說道：「杜兄如此大方，飛虹感激不盡，請告訴我，你的仇人是誰，我會代你報仇！」

杜秋寒搖搖頭，道：「我如死了，還報的什麼仇恨，再說，家父的死因，到現在我還未查訪清楚，不便多說，現在，請姑娘坐息一下，養好精神，前途險阻重重，不可大意！」

言罷，閉目而坐，運氣調息起來。

于飛虹心中忖道：看他一幅理直氣壯的神情，視死如歸的氣概，心中對他不禁又多了一份敬重。

氣運一週天，坐息醒來，杜秋寒已站在身側。道：「要不要吃點東西？」

「我還不餓……」于飛虹急急站起，道：「現在可以走麼？」

杜秋寒點點頭，說道：「渡過食人樹，毒蝗區，咱們再找地方休息。此谷險阻，不能夜晚行動！」刷的一聲，拔出佩劍，當先向前行去。

于飛虹本想搶在前面帶路，但見他一幅英雄氣概，只好隨後而行。

這座不歸谷，當眞是造物中一處神奇所在，同在一谷之中，但氣溫的寒熱，差異很大，有些地方花色嬌艷，青草如茵，但這一段行程，却是一色黑岩，寸草不生。

于飛虹留心觀察，每一個形勢轉變，都在山谷的轉彎所在。

現在，山勢又向一側轉去。

就是那數步之差，景物爲之一變。

但見綠葉飄動，一棵棵相連的闊葉樹，生滿了山谷。

這些樹並不高大，但却相接的十分密茂，不見一點空隙，整座山谷，都被綠葉充塞。

當先而行的杜秋寒停在林外，呆住了。

于飛虹也看傻了，如若這些樹就是食人樹，相接的如此嚴密，就算是一隻飛鳥，也不易穿渡，人又如何能過？

「想不到竟是如此景象……」杜秋寒說：「只此一關，就渡過不易了！」

「是啊！這些樹，怎會生的如此密集，兩面峭壁千尋，而中間不見陽光……。」

杜秋寒接道：「此地的生物，都是秉地質靈氣而生，自限一隅，不能以事物始生的常情測度。」

于飛虹點點頭，道：「那杜兄準備如何渡過這片密林？」

杜秋寒道：「想不到的是，這片樹林如此密集，兩個人一齊下手砍伐，也不是一兩天可以通過了！」

于飛虹四下瞧了一眼，低聲道：「這食人樹，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怎麼？妳不太相信麼？好！我試給妳看看。」

于飛虹接道：「我來試！」

杜秋寒已快如箭步行上前去，左手戴上了一隻很厚的手套，緩緩伸入葉林中。

于飛虹嬌軀疾閃，人已到了杜秋寒的身側，身藏短劍，已握在右手之中。

目睹杜秋寒左手套上了很厚的手套，心才放了下來，敢情，杜秋寒早已有了準備。

但見那寬大的葉子，如受到什麼吸力一般，突然向杜秋寒的左手上捲了過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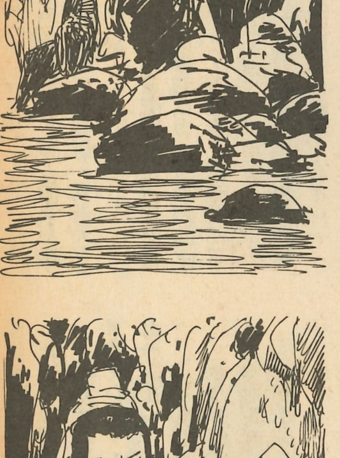
于飛虹劍出如電，一大片闊葉應手斷落。

杜秋寒一皺眉頭，低聲道：「于姑娘，我要試試這種捲人樹葉的力量……」

于飛虹接道：「應該已經試出來了，你距離它還有半尺，他已經折轉纏向手臂，何況，這葉上有些毛刺。」

杜秋寒凝目望去，果然見那闊大的葉子上，生長了三分長短的白色細毛，尖利如刺。

「不論這青綠的樹葉有多大的力量，但它絕對無法捲住一個人，所以，我想，它如眞能食人，必會讓人先失去抗拒的能力……」于飛



虹凝視道：「問題，就可能出在這樹葉的尖刺了。」

杜秋寒亦是極爲聰明的人，暗一沉吟，道：「妳是說，這葉上的白毛古怪？」

于飛虹道：「何止古怪，小妹的想法是，上面可能有毒，捲上人身，刺入肌膚，會使人痲醉過去，失去抗拒之能……」

杜秋寒歎息一聲，接道：「妳不出手一試，又怎會知曉。」

于飛虹道：「那太冒險了，剛才有好幾條長葉折捲過來，已可證傳言非虛了。」

杜秋寒回顧道：「咱們應該帶一把長刀過來……」

于飛虹低聲道：「杜兄，葉會食人，樹會不會呢？」

杜秋寒微微一怔，道：「妳是說，打算由樹根處爬過去？」

我已經仔細的瞧過了，不見毀斷食人樹的痕跡，這說明了，當年，那位老先生，是用一種方法渡過去的，他沒有告訴你麼？」

杜秋寒道：「他一直强調水潭，毒蝗的危險，對食人樹倒是說的不多。」

于飛虹說道：「我仔細看過了，這些闊大的樹葉，他們向上生長，而且，正面生刺，在下面行過去，小心一些，也許可以避過它的纏上。」

杜秋寒道：「好！我來試試！」

「這一次，該我了。」

一伏身，由樹下竄行而入。

果然，除了那寬長的大樹葉之外，這樹身並不傷人，而且，樹桿光滑，也未生毛刺。

于飛虹爬入林中，才發覺樹與樹之間，仍有着相當的距離，只因交錯生長，濃葉密茂，看上去，密不相通。

她證實了自己的判斷，這些樹身，和樹葉的背面，並沒有傷人的能力，食人樹的惡毒，是那生滿了白色毛刺的正面。

于飛虹悄然舉手，接近葉背寸許處，寬的樹葉，雖然微微震動，但却沒有翻轉過來。

這使得于飛虹更有信心，只要保持個相當的距離，那食人樹的寬長葉子就不會對人造成傷害。

但聞杜秋寒高聲說道：「于姑娘，妳怎麼樣了？」

縱是關心之言，他也說的全無半點溫柔之意。

「我很好……」于飛虹說：「杜兄，我發覺了一個秘密！」

「什麼秘密？」

「由樹下爬過來，可以避開這些樹葉纏住……」于飛虹說：「當年那位老前輩不提越過食人樹的辦法，大概也是用這種方法了！」

杜秋寒心中暗道：有些事，本來可以用很簡單的方法解決，只是人想的太複雜了，反而感覺到困難重重。

心中念轉，高聲說道：「姑娘請稍候片刻，在下過去。」

于飛虹道：「小心一些。」

杜秋寒伏身緩爬，右手緊握長劍，隨時準









備應變。

這些食人樹很奇怪，寬長的樹葉，都生長樹身的上半部，本來那寬長的樹葉可以垂到地上，但因樹林太密，橫生的枝葉互相接架，留下了很大的空隙。

如若這些樹生長的距離遠一些，空隙大一些，長葉鋪地，那就很難渡過了。

于飛虹輕功卓絕，行速很快，但為了等待杜秋寒故意放慢了很多。

這一段行程，也有四百多丈，伏地爬行，又要防到被樹葉纏身，也算得倍極辛苦。

爬完了全程，杜秋寒已累得汗水濕透了衣衫。

于飛虹微微一笑，取出絹帕，幫着杜秋寒拭去頭上的汗水。

杜秋寒本有着被刺傷的感覺，但見于飛虹目光清澈，神情間沒有憐憫之色，似只是一種出於自然的動作，不禁暗暗一歎，忖道：他胸無城府，這一切只是一種相互的關懷，我又怎能以小人之心，渡君子之腹，怪她存心激諷于我。

心頭釋然，微微一笑，道：「多謝姑娘，前面要越渡毒蝗區了，那位自稱戰無不傷的千敗老人，傷在毒蝗口中，對那毒蝗區，倒是形容的十分清楚的……」

于飛虹接道：「千傷不死，那人的武功自有特殊之處，但他為什麼每戰必傷，實是大有斟酌。」

杜秋寒道：「在下亦是覺着奇怪，如不受到傷害，似是就沒有反擊的威力，這套劍法，招招是死中求生的變化，說起來，實也是不可思議。」

于飛虹笑道：「渡過險區之後，小妹和杜兄切磋一下，看看那劍法的缺點何在？」

杜秋寒哈哈一笑，道：「姑娘，如若我們能夠渡過險地，也用不着研究這種武功了！」

于飛虹道：「那三位老人家是兩百年前的人物了，現在難道還會活着麼？」

「這個，一直沒有確實的消息……」杜秋寒說：「如果他們還活着，那麼是神仙一類的人物了，但仙道之學，空口無憑，只是傳說而已。」

于飛虹道：「如是他們死了，也不會把武功留下來吧！咱們找到了那裏，又有何用？」

杜秋寒道：「這就要憑仗幾分運氣了，也許我們冒九死一生之險，找到了那裏，只見到三具遺體，什麼都得不到？」

于飛虹道：「如若他們真是前輩高人，這個險還是值得一冒，何況，這不歸谷中的驚險，刺激，也值得用生死一搏了！」

杜秋寒點點頭，道：「姑娘有此一念，在下就安心多了，走……渡過毒蝗區，咱們再歇息一下！」

于飛虹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但杜秋寒看到了，淡淡一笑，道：「姑娘，想說什麼？儘管請說！」

于飛虹道：「我想，咱們斬下一些樹葉帶去！」

杜秋寒微微怔了一怔，說道：「帶樹葉幹什麼？」

「毒蝗也有生命……」于飛虹說道：「這些樹葉既然可以食人，對那些動物也可以纏食了。」

「妳是說，用它來對付毒蝗……」

「對！也許沒有用，但不妨試試看！」

杜秋寒道：「好！」

長劍揮動，斬下來三條長葉。

于飛虹也斬下三條，她胸有成竹，斬下的葉子，都是七尺長短，而且削去部份葉子，便於用手握着。

兩個人小心翼翼的拖着六根長大的樹葉，直向前面行去。

這是一段很平坦的黑石谷道，整個谷地，有如一塊連成一片的石地，和兩側斷崖一色，這片谷道，似是用一塊巨石雕成一段，天然渾成，不見一條裂縫。

三百丈後，谷道又向右側轉去。

就是這數步之隔，景物忽然一變。

一股腥氣，撲鼻而來。

只見平整的山谷，突然向下凹去，低了兩尺多深，一片尺許的淺水中，生滿着長過四寸的黑色毒蝗。

這不歸谷中另一個特色，就是一旦景物有變，必然是直到兩側山壁，不留寸土餘地。

于飛虹從未見過毒蝗，千百萬的直形毒蝗，集於一處，只看得的確心驚胆顫，呆在了當地。

「好大的毒蝗……」杜秋寒長長吁了一口氣，道：「如此衆多，實在不易越渡。」

于飛虹鎮定一下心神，道：「你見過這樣的虫？」

「見過，不過，從未見過如此衆多，如此巨大的螞蝗，聽千敗老人說，此物奇毒，只要咬上一口，很快就會暈迷過去。」

于飛虹道：「那要怎麼應付？」

杜秋寒道：「妳手中不是拿着樹葉麼？何不試試？」

于飛虹點點頭，舉起一條長葉，緩緩向下放去。

杜秋寒看她右手微微抖動，知她心中害怕，但又不好意思出口，當下接過長葉，道：「姑娘幫我掠陣，我來試試？」

那長葉的把柄不大，又不敢觸及葉面，杜秋寒伸手取葉，兩人肌膚觸接。

杜秋寒只覺滑嫩如玉，不禁心頭一震。

但他立刻壓下心中綺念，吸一口氣，長葉向下拍去。







觸及水面，長葉立刻倒捲，裹入了數百條毒蝗。

于飛虹一直全神觀看，急急叫道：「快，把它投入水中。」

杜秋寒應聲鬆手，長葉落入水中。

但見長葉捲收，片刻之間，捲成了一個圓球。

接近青葉的毒蝗，拚命向外游擠而去。

于飛虹突然抓起一片長葉，投入水中。

長葉落入了水中之後，觸及毒蝗，立刻收捲，眼看到無數毒蝗，被捲入了長葉之中。片刻之後，第二枚長葉也捲起了一個青色的圓球。

但見接近青葉的毒蝗，急游疾竄，向一方湧去。

于飛虹道：「好極了，這樹葉，正是毒蝗的剋星。」

杜秋寒凝目望去，果然發覺近身處一丈左右的水域內，已無毒蝗。

抬頭打量，這條毒蝗水域，只有百丈左右，是經過的險區中最短的地方，但山谷的形勢，也在百丈之後向左彎去，那是千敗老人沒有去過的地方，誰也不知道那轉彎之後，是個什麼樣的所在。

「幸好這毒蝗區只有百丈左右……」于飛虹說：「如果咱們多取一些食人樹的葉子，也許會把這裏毒蝗完全消滅……」

杜秋寒接道：「對！谷中寒、熱交錯，天地間的靈氣怪毒，盡集於此，自具生剋之理，只是咱們太疏忽了。」

「那深潭蛇蛟，兇厲無比，但火龍却可能是牠的剋星。」于飛虹道：「水能熄火，火亦能沸水，看來這毒蝗也不能消除淨盡，說不定下一關還借重之處！」

杜秋寒道：「毒蝗畏懼青葉，除了被捲入之外，可能對這樹葉的氣息，也有避忌，咱們可以利用它，活捉一些毒蝗帶走！」

于飛虹道：「趕集容易，如何盛裝呢？」

杜秋寒撕下一片衣衫，說道：「就用這個包起來吧。」手執長葉放入水中，緩緩向前行去。

果然，毒蝗畏懼極深，距樹葉還有數尺，紛紛閃避開去，在兩人身體三尺之內，竟無一隻毒蝗。

渡過了滿聚毒蝗的水渠，景物又是一變。

但見一片火紅，整個削壁、谷地，完全一色。

于飛虹目光轉動，無限驚奇的，道：「造物神奇，單是這山谷中的顏色變化，就使人目迷五色……」

「不知道下一個關口，又會是什麼險阻……」杜秋寒說。

于飛虹倒是想得開，笑一笑，道：「不論什麼險阻，總是有辦法好想。」

杜秋寒提着手中的一包毒蝗，道：「在下開道。」放步向前奔去。

于飛虹心中忖道：他好像不願和我相交太深，有意逃避，不知是何原故？

杜秋寒奔行極速，疾快的轉過彎角。

但聞一聲大叫，傳入耳際，于飛虹心中一驚，飛躍而起，直撲過去。

那知一腳踏空，身子直向下面摔去。

原來，轉角之處，竟是一處斷崖，想是杜秋寒亦未料到，跌了下去，那聲大叫，本有示警之意，但却未想到弄巧反拙，反使得于飛虹情急飛奔之下，竟也墜入深谷。

于飛虹從未有過這種經驗，應變無方，暗道一聲：完了，索性一閉雙目，想到這一跌，必是紛身碎骨的局面，却不料下墜的身子，如撞在一張繩網之上，竟被反彈起來，又落了下去。

睜眼看去，竟然坐在一片交織如網的青藤之上。

抬頭上望，距谷口已有四五十丈的距離，谷口處平整如削，一轉彎就是斷崖，實是一個天然的陷阱，除非早知形勢，緩步而行，稍有大意，就會跌了下來。

「杜兄，杜兄……」于飛虹連呼數聲，竟是不聞聲息，不知杜秋寒是生是死。

鎮靜了一下心神，于飛虹仔細打量四週形勢，這片橫斷的深壑，寬不過十丈，橫長百丈，但却把不歸谷截成兩斷，自成一個天地。

耳際間，水聲潺鳴，壑底似有溪流。

于飛虹撥開藤網，向下看去，距地面只不過兩丈距離，這些青藤似是經人工引栽，結成了五丈橫寬的一張藤網，但杜秋寒却跌在這片藤網之外。

飛身落地，才發覺這不過百丈的深壑，形勢十分複雜，除了青藤網下十餘丈的實地外，左側水聲竟又深落數十丈，除了可見水勢撞擊起白色浪花之外，難見其他景物。

右側雖然無水，但却被一片濃重的霧氣封鎖，更難看見到一草一木。

這真是一個孤獨的地方，橫寬縱長，都只有十丈左右，今後，她如想不出爬上削壁的辦法，即將獨目一個人，生活在這個非中午、夜分，不見日月的地方。

于飛虹忽然有想哭的感覺，如是一下子摔死，也就算了，偏偏會掉在這片青藤上，這方圓十幾丈可以活動的地方，不見食物，要如何活下去？

推斷杜秋寒跌摔在左側水中，就形勢而言，是凶多吉少了。此後，一人獨生於斯，就算能活下去，那個寂寞痛苦，更是強逾紅樓百倍了。

（未完・十九）

俠情詭異小說

魔界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水天嬌將陰魂附在自己女兒水靈身上作祟，被苦和尚看出，叫小苦、鳳棲梧帶水靈到少林找心鏡主持醫治，心鏡將陰魂放入銅缽中困住，水天嬌無法作惡，假意向善，求女兒水靈偷出銅缽將她放出，小苦不知水靈意思，尾隨窺看，到發覺時已來不及制止，她的陰魂又再附在水靈身上，以水靈的面貌作掩飾，要趕去殺心鏡主持，小苦連忙趕去告知鳳棲梧去救心鏡……心鏡一見水靈出現，看她神色有異，知道水天嬌來報復，用卦象擺成八卦陣將其困住，她立即離開水靈軀體逃去，心鏡主持追出，鳳棲梧、小苦也趕至，跟着一聲慘叫……

情僧雖懺悔　妖女報恨果

慘叫聲來自寺院大殿外的空地，三個和尚翻騰在寺院上方的空中，鮮血飛激。

水天嬌飛舞在當中，心鏡大師左擋右截還是阻擋不住，一個疏忽，水天嬌便從頭上翻過，探手抓住了一個和尚，飛舞上半空。

心鏡大師追截，水天嬌一聲冷笑，鬆手同時一指彈出，正中那個和尚的咽喉，穿了一個洞，鮮血箭也似射出，未着地便已身亡。

心鏡大師伸手將屍體接下，放在身旁，神情悲憤，一聲佛號。「天嬌，你何必再做這許多殺孽？」

「我這一次出世就是要殺盡世間所有名門正派的人！」水天嬌狂笑。

心鏡大師放下手中和尚的屍體，合什又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水天嬌出其不意，伸手襲去，心鏡大師伸手擋住，水天嬌喝叱聲中雙手連抓，綠光閃射，心鏡大師的身上也彷彿有光散射出來，將綠光擋開。

水天嬌冷笑一聲，轉撲向其他和尚，心鏡大師一擋再擋，一雙衣袖飛舞，纏住了水天嬌的一雙衣袖。

「你自身難保，還要照顧其他人？」水天嬌冷笑中要將袖子抽回來。

心鏡大師雙袖盤旋，糾纏着水天嬌雙袖不放，接一聲：「我佛慈悲，佈陣——」

水天嬌叱喝着一個身子疾轉，心鏡大師亦不由隨着轉動，兩人風車般由地上轉到半空，或左或右，或前或後，越轉越快。

與之同時，那些和尚四方八面散開。

水天嬌心鏡越轉越急，終於各自一聲喝叱中分開來，雙雙落在地上。

這片刻那些和尚已各捧着燈籠，組成了七個圓圈包圍着水天嬌與心鏡，口誦佛經同時身形展開。

燈籠一個接一個轉動，隨着由慢而快，有如七個光環不住的旋轉。

水天嬌身形着地即起，往前撲出，那些和尚一眼看見，齊誦佛號，光環變成一個個燈籠，叠羅漢般叠起來，光芒四射，不可迫視。

水天嬌驚呼着一個身子被彈開，雙手雙袖不由擋在眼前，身形翻滾着轉向另一個方向。

那個方向的和尚身形同時展開，燈籠迅速堆叠成另一個燃燈式，水天嬌才接近，便被迫開。

接連幾次都是這樣，水天嬌的身形終於緩下來，冷冷的盯着心鏡大師。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一聲佛號。「貧僧願意終此一生，每日為你誦經九九八百一十遍，替你超度，脫離魔界。」

「你願意？」

「我佛慈悲，貧僧亦自知很對你不起。」心鏡大師長歎一聲。

「可惜我今時今日只殺你一個，難消心頭之恨。」水天嬌滿眼怨毒之色，突然出手，襲向心鏡大師。

那些和尚隨即又佈成圓陣，七道光環旋轉，一眼那邊接一聲大喝，道：「師父請退下——」

心鏡大師要退，那裏來得及，雙手已被水天嬌雙袖捲着。

水天嬌也就摊着心鏡衝向燈陣。

那些和尚看見心鏡大師撞來，驚呼着急忙讓開，一時間燈籠閃飛，水天嬌當中一衝而過。

心鏡大師沉腰坐馬，暴喝抽身，便要將水天嬌拉回陣內，水天嬌雙袖却已鬆開，拍動着，飛舞上半天。

「藍田玉，我一定會再到來算清楚這個賬。」狂笑聲中，水天嬌雙袖拍舞，蝙蝠般消失在夜空裏。

心鏡茫然呆立，鳳棲梧小苦水靈這時候也到了，水靈不由自主仰天大叫，道：「媽媽——」

心鏡大師應聲心頭一凜，回望水靈。

一個聲音就在這時候傳來。「心鏡心鏡，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眾人回頭望去，只見苦大師手捧一個酒罈，跌跌撞撞地走來。

「師兄——」心鏡大師合什。

「跟你做師兄弟，可不是一件樂事。」苦大師搖頭。「事情你弄出來的，就是躲進佛門，也躲不了。」

心鏡大師只是一聲佛號，鳳棲梧那邊上前，向苦大師一揖。「這個禍其實是我鬧出來的，跟心鏡大師有什麼關係？」

苦大師白了鳳棲梧一眼。「你跟這個和尙是什麼關係，要替他將事情都攬到身上？」

鳳棲梧一怔。「他——」

苦大師沒有理會他，轉顧心鏡大師，「我看你也不想這個小伙子做替死鬼，快說快說。」

心鏡大師一聲佛號。

「快快說出來，讓他們知道，出家人十個佔了九個都是有很大的苦衷，要不是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就是有違良心的事，出家其實是爲了懺悔。」

心鏡大師又是一聲佛號，苦大師連聲催促，道：「快說快說，你不說我要說的了。」

「這件事師兄不是最清楚？」心鏡大師無可奈何的，一聲長歎。

「你的意思是由得我怎樣說話了。」苦大師一面惡狠狠的表情。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再一聲佛號。

苦大師這才走到心鏡大師面前，反手一拍心鏡大師的胸膛，拉開嗓子。「這位大師原名藍田玉，未出家之前在江湖上响噹噹，既有名又有威，這麼一說，經已是十八年的了。」

小苦笑出來。「這豈非陳年舊事？」

「那個說不是？」苦大師乾咳一聲，「想當年他非獨有名夠威，而且很英俊瀟洒，也不知傾倒了多少江湖上的俠女嬌娃，她們當中說到漂亮的，第一個當然得數水天嬌，而且溫柔體貼，又不在乎名份，好像這樣的嬌娃，當眞是難得一見，難怪我們藍公子一見傾心。」

心鏡大師聽到這裏眼蓋不由低垂下來，心神一下子事實已去得很遠的了。

苦大師瞟了他一眼，接道：「這位水姑娘既漂亮又神秘，很多時神秘失踪，當時喜歡她的還有兩個青年劍客，一個叫做玉麒麟，一個叫做雲中鶴，他們得不到水天嬌，老羞成惱，也不知是否要進行岳父岳母攻勢，全力去調查水天嬌的底細，而居然又給他們找到了水天嬌的眞正身份，會合代表正義的丐帮帮主洪七公的弟弟洪八叔，一齊去找我們的藍公子，大興問罪之師。」

「我們的藍公子當時仍然有些懷疑，一直到他去到了水天嬌的巢穴，看到了水天嬌——」苦大師說到這裏，不禁長歎了一聲。

× × ×

水天嬌的巢穴乃是在鬼怒江的深處，終年霧鎖，實在不容易找到。

那是一座水殿，建築在水面上，藍田玉等找到去的時候，水天嬌亦得知消息，擁着紅袍高坐在殿堂上，在她的左右除了侍女，就是一大羣扶桑武士，一個個倭刀在手，蓄勢待發。

藍田玉方面除了雲中鶴，玉麒麟洪八叔，還有不少名門正派的弟子，丐帮的弟子爲數最多。

看見水天嬌那種裝束，藍田玉既驚又怒，脫口便是一句：「想不到你果然是倭寇。」

水天嬌面上本來還有笑容，一聽到倭寇兩字，便好像罩上了一層寒霜也似的，沉聲說：「你說話最好尊重一些。」

藍田玉一怔，接問：「怎麼你一直都對我隱瞞身份，你們一夥人偷入中原到底又有什麼目的？」

水天嬌還未回答，雲中鶴一旁已冷笑着接口：「倭寇爲禍沿海市鎭，殺人放火，已不是一朝一夕，可以看出他們的野心越來越大，有意稱霸中原。」

玉麒麟緊接對藍田玉道：「我們可有騙你，看你啊，還以爲飛來艷福，其實她是存心利用你在江湖上的聲望，早日達到目的。」

藍田玉先入爲主，看着水天嬌，旣是憤怒，又是痛心。

雲中鶴又道：「幸好我們及時發覺，否則你已經變成國家民族的罪人。」

藍田玉只有歎息。

洪八叔隨即義正嚴詞的振吭大呼。「非我族數，其心必異，爲了正義，也爲了國家民族，我們不能夠放走這羣倭寇。」

「對，殺光他們——」玉麒麟搧風點火。

藍田玉聽着不由長歎一聲，道：「我們——」

洪八叔不等他說下去，截道：「藍兄，這個時候你還猶疑什麼？」

玉麒麟接一聲冷笑。「難說了，美色當前。」

藍田玉一正面色。「我藍田玉可是這種人？」

「最好當然不是。」玉麒麟又一聲冷笑。

雲中鶴接道：「武林中以藍兄聲望最高，這個倭寇頭子跟你又是好朋友，這件事，我們可不敢作主。」

藍田玉一咬牙，轉向水天嬌，語聲沉重：「你還有什麼話要說。」

水天嬌深望了他一眼。「話已經給你們說光了。」

洪八叔立時大喝一聲：「那還等什麼，動手——」第一個撲前去。

水天嬌兩旁的武士咆哮拔刀，一個個全身黑色勁裝疾服的忍者同時從水裏冒出來，無數暗器向洪八叔等人射去。

暗器中還夾雜着烟彈，一一爆開，本已在烟霧中的水殿更顯得迷離，那些忍者盡量利用環境，也就更顯得神出鬼沒了。

幾個丐帮弟子首當其衝，暗器中倒下，其餘的齊皆暴怒，衝殺上前。

藍田玉最後也不得不動手。

那些忍者與武士絕無疑問悍不畏死，但比起藍田玉他們却是技遜一籌，終於一個個倒下。

水天嬌視若無睹，擁着紅袍與四個侍女冷然盤膝坐在後殿當中，也沒有去騷擾

她們，一直到那些武士忍者都倒下，才在藍田玉帶領下直迫到她們面前。

水天橋怨毒的望着藍田玉，好一會才一字一頓的道：「藍田玉，想不到你眞的是一個這樣無情無義的人。」

「正邪不兩立——」藍田玉義正辭嚴道。

「同種族就是正，不同種族就是邪，這個賬，我死後化爲厲鬼，也要跟你們算清楚——」水天嬌狂笑揮手，水殿周圍突然硝烟火花激射。

在她揚手同時，同袍亦飄起來，露出了懷胎十月，高隆的肚子。

藍田玉目光及處，面色驟變，脫口驚呼：「你有了孩子。」

水天嬌狂笑不已，在她狂笑聲中，硝烟火花更盛，爆炸聲起，整座水殿，爲之震動。

「火藥——」洪八叔震驚，其池人亦爲之色變，他們實在想不到這地方藏着這許多的火藥。

一條火柱隨即從水殿當中冒起來，水天嬌狂笑着向火柱投去。

「天嬌——」藍田玉脫口大叫，正要撲前制止，火藥已經在身前連串的爆炸，不得不退。

爆炸一下緊接一下，水殿到處冒火，周圍一片火紅，一股股岩漿接從地底湧上來，燒着火，一片金紅色，水天嬌與四個侍女也就在當中狂叫着掙扎。

岩漿緊接排山倒海湧至，藍田玉等人只有退出去。

奔騰的岩漿湧進水裏，立時水烟迷漫，不住的翻滾，觸目驚心。

到水烟散去，岩漿已凝成一塊石壁，水天嬌與四個侍女大羣武士都被凝結在壁上，有如浮雕般。

岩壁仍然在抖動，水花激濺，鬼哭神號的。

藍田玉等人呆立在水面的木筏上，無不面露驚訝之色，這塊岩壁的出現，實在大出他們的意料。

等到那塊岩壁停止了抖動，一陣嬰啼聲突然從岩壁內傳出來。

藍田玉爲之震驚，勁透脚下，催動木筏上前，那塊岩壁突然又震動起來，緩緩往下沉了數尺，嬰啼聲卽時斷絕。

藍田玉不由怔住，一陣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覺。

苦大師這時候趕到來了，一葉輕舟，衝開水烟，一見那塊岩壁，搖頭大歎：「完了完了——！」

洪八叔第一個迎前去，道：「這一次你可是來遲了，事情經已告一段落，完滿解決。」

「完滿解決——」苦大師皮笑肉不笑的。「這一次很好玩是不是？」

「緊張刺激——」洪八叔大笑，這個人生性愛開玩笑，跟苦大師原是好朋友。

苦大師目光從他的面上轉到藍田玉面上，一面道：「有件事情非獨突然，而且更加緊張刺激，你要不要聽我說一說？」

「眞的，那非聽不可，快說快說。」洪八叔急不及待的催促。

苦大師冷然道：「我接到通知，原是要趕來帮忙解決這羣倭寇，突然省起這附近一直以來都沒有倭寇爲禍，其中可能有問題，於是先到處去打聽一下。」

洪八叔大笑。「你出了名的包打聽，通天曉，那到底打聽得什麼，這羣倭寇的野心更大。」

「錯了，他們非獨不是倭寇，而且一直阻止其他的倭寇在附近生事。」

洪八叔大搖其頭，道：「怎會有這種事。」

「這個水天嬌其實是扶桑那兒一個叫做秋山藩的公主，只因爲政治因素，沒有辦法不開溜，帶着一羣忠心的下屬與大批金銀珠寶走到這兒來暫時迴避，他們這麼富有又怎會打家刦舍？」

聽到苦大師這樣說，藍田玉不由插口問：「你可有弄錯是別的。」

「我是這種人？不肯定在這個時候會說這種話。」苦大師連聲冷笑。

玉麒麟雲中鶴面面相覷，藍田玉已不由怔在那裏，苦大師左看右看目光又落在藍田玉面上。「她一心一意等機會看什麼時候回去重整秋山藩，那兒有心情在這裏胡來？」

「怎麼她不說？」藍田玉喃喃自語。

「這叫有性格。」苦大師悶哼一聲。

藍田玉不由點頭，苦大師接道：「還有，你老哥一向自命風流瀟洒，什麼時候眞心眞意對一個女孩子。」

藍田玉晴天霹靂，又怔住在那裏。

「正邪不兩立。」苦大師搖頭：「凡事都要弄清楚，否則很容易倒轉。」

藍田玉沉痛的點頭。

× × ×

一口氣將前事說完，苦大師苦口苦面的長歎一聲：「以後的相信不用我多說，這位藍田玉藍公子後悔莫及，自覺罪孽深重，出家剃度做和尙，倒是便宜了少林寺，多了一個武功高强的主持。」

心鏡大師長歎一聲。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小苦這時候才如夢初覺的嚷出來：「哦，師父原來在說心鏡大師，心鏡大師原來就是藍田玉。」

語聲一落，他想通了什麼的，咧嘴大笑起來。

「就是你這麼笨，現在才明白。」苦大師探手一巴掌摑在小苦面上。

小苦一面的笑容立時被打散。

「十八年了。」心鏡大師歎息着一聲佛號。

「你可是想到十八年後的今日水天嬌滿臉怨毒，陰魂不散。」苦大師連聲冷笑道。

心鏡大師搖頭，苦大師接道：「還有一件事相信你更加意外，水天嬌當時懷胎十月，在魔壁內生下了那個孩子，非獨沒有死，而且活到現在。」

「委屈她了——」心鏡大師目注水靈，大受刺激的又一聲長歎。

水靈也在望着心鏡大師，苦大師看了她一眼：「別再多望了，還不叫爹爹。」

水靈淚水奪眶而出，轉身伏在鳳棲梧懷中哭起來。

「眞的是女生外向，不過這個爹爹果眞是很難叫得出口。」苦大師大搖其頭。

「阿彌陀佛——」心鏡大師合什。

苦大師接搖頭。「別多想了，看如何將事情解決。」

「天嬌她——」

「陰魂還好，到她多吸了人血，我算準了，現在還是妖，還有人性，一够七九之數。」

小苦忍不住問：「又怎樣了——」

「厲害了——」苦大師張牙舞爪的。「她就會變成飛魔，沒有人能夠應付得來，到那會子，可就死得人多了。」

所有人齊皆震驚，鳳棲梧忍不住問：「什麼叫做七九之數？」

「簡單來說，就是七七四百九十條人命，」苦大師迫視鳳棲梧。「可是遇上你這種威猛的人，四柱八命又是全陰，一個足抵一百個，幸好水靈將你救出來，否則水天嬌現在已經變成飛魔的了。」

心鏡大師喃喃道：「她出得了魔界，看來也差不多的了，現在又得回那個陰魂，要殺人吸血，相信易如反掌。」

苦大師點頭：「之前他就是出不了魔界，才將陰魂附在水靈身上，要水靈在夜間彈琴，將生人誘到魔壁去。」

心鏡大師看看水靈，又再歎息。

苦大師接道：「這一次說不定她會去找玉麒麟洪八叔的後人，雲中鶴這個老不死的命當然亦岌岌可危。」

心鏡大師毅然道：「貧僧一定會盡力去阻止。」

「你阻止得來，」苦大師冷笑，說道：「我看你還是快些上自在天找你們的太上掌門，我們的師父，看看可有什麼好辦法。」

「唯有驚動他老人家的了。」心鏡大師長歎一聲。

× × ×

高山雲海，一塊甚大的石壁立在高山上，又彷佛在雲海中浮出來。

石壁平直如削，上截刻着「自在天」三個大字，這三個大字之下，坐着一個鬚髮俱白的老僧人，大半身子經已嵌進石壁內。

鐘聲悠悠傳來，他眼蓋低垂，一些反應也沒有，連鳳棲梧等人到來也彷彿並無所覺。

心鏡大師施過禮，好一會才道：「師父，弟子應該怎樣做？」

大法師還是沒有作聲，一個身子却逐漸出現變化，變成了一塊人形的鏡。

「天河」兩個字隨即出現在人形的鏡上。

「去天河？」心鏡大師脫口問。

人形鏡上「天河」兩個字隨即消去，出現了「七星」兩字。

「取七星？」心鏡大師再問。

「七星」二字又消去，人形的鏡上一片空虛。

「那一個人可以去？」心鏡大師考慮了好一會，才提出這個問題。

人形的鏡上隨即出現「看得到自我的人」七個字。

心鏡大師膝移上前，往鏡中一照，鏡中出現的心鏡神態痛苦，形像蒼老，全身上下都嵌滿荊棘。

心鏡看在眼內，一聲歎息退下。

「原來你更苦，看來要完成這件神聖偉大的任務，最理想的人選，非我莫屬了！」苦大師大笑着上前，往大法師變成的那塊人形鏡子一照。

鏡中出現的苦大師不停變幻，一時變做和尚，頭上佛光湧現，一時變作全眞羽士，一時竟然變做鍾馗的樣子，甚至長出一對牛角來。

小苦看着失笑。「師父原來這麼多理想。」

苦大師回頭瞪了小苦一眼，冷笑。「你這個小鬼，上前去照照。」

小苦毫不猶疑的上前，往鏡子一照，鏡中出現的竟然是苦大師。

「你這個小鬼原來一心一意要做到你這個師父我這樣？」苦大師大樂，打了一連串「哈哈」才再接一句：「好，總算我沒有收錯徒弟。」

他隨即轉向鳳棲梧水靈。「你們兩個還呆在這裏幹什麼，還不上前來。」

鳳棲梧水靈不約而同一齊舉步上前，鏡中出現的他們還是他們。

苦大師不由失歎一聲：「好一對金童玉女。」

那塊鏡與之同時逐漸變回大法師本人，眼蓋雖則仍然低垂，嘴角經已綻出了笑意。

苦大師一看目光一轉。「看來沒有人比他們更適合的了。」

鳳棲梧水靈轉過身子，還未開口，苦大師已又叫：「為了拯救天下百姓——」

小苦不禁脫口道：「師父，誇張一些吧。」

苦大師回身就是一巴掌，還未摑到，小苦已經閃身避開，心鏡大師也就在這時候一聲佛號，目注水靈。「靈兒，為了讓你媽媽能夠安息……」

苦大師接上口：「還有你這個鳳棲梧，無論怎樣辛苦也要完成這個偉大神聖的使命，請天河七星出來，解決這件事。」

鳳棲梧水靈一齊頷首。

× × ×

送走了水靈鳳棲梧，心鏡大師苦大師與小苦一齊回到大殿，一棒一眼等已等在那裏。

一路上心鏡大師都沒有作聲，到進入大殿坐下，再也忍不住。「心鏡，我們怎樣？」

心鏡大師從容坐下，吩咐拿來三個燈籠，分別在上以墨寫下了三個人的四柱八字。

最後的一個很奇怪，竟然是壬子、壬子、壬子、壬子。

一面寫心鏡大師一面喃喃自語的，寫到最後才回答苦大師：「盡力去阻止水天嬌變成飛魔，我們分三路出發，去保護他們。」

「他們？」

「就是雲中鶴玉麒麟的後人玉哪吒，洪八叔的後人洪九少。」

「你知道他們在那裏？」

「不知道，所以才——」

「胡亂推測？」

心鏡大師搖頭，目光落在三個燈籠上。「我已經將他們的八字分別寫在燈籠上面。」

「放天燈——」苦大師好像現在才明

白過來。

「那一個出事，天燈便會在空中爆碎，我們便知道水天嬌的去向了。」心鏡大師將筆放下來。

苦大師目光轉落在最後一個燈籠上，嘟喃道：「這個人的八字也算是奇怪，全是壬子。」

「是玉麒麟的兒子玉哪吒，壬子年壬子月壬子日壬子時出世，年月日時的地支都屬鼠。」

苦大師沉吟着。「這個是大海浮嶼格，又叫羣鼠遊格，他的八字這麼特別，這輩子應該沒有什麼不妥的。」

「本該是這樣的。」

「那麼我們便可以少担一份心。」苦大師目光一轉。「但聽你的口氣，好像又沒有這麼容易。」

心鏡大師沉吟着。「羣鼠夜遊格絕無疑問是好格，却是要出自窮苦人家，玉家富甲一方，玉哪吒出世的時候燈火大亮，老鼠最是忌光，見光閃縮，好格便變成破格，始終難逃厄運，也許——」

「應在這一刦？」苦大師眉頭大皺。

心鏡大師即時雙手一送，寫着玉哪吒八字的那盞燈籠便飛上半空。

跟着另外的兩盞也送了上去。

那三盞燈籠高飛十數丈，便停留在半空中，不再上飛，也不掉下來，而且越來越光亮。

× × ×

一個好格據說會令一個人的一生很平順，玉哪吒就是這樣，出身富有家庭，天性聰明，人又英俊，自小便練好一身武功，長大匹馬江湖，俠名遠播，又娶了一個漂亮的妻子青霞，還得了一個很趣緻可愛的女兒娃娃，現在也已有七歲了。

娃娃也實在太可愛，所以雖然只得這一個女兒，玉哪吒已經很滿足。

他不是那種重男輕女的人，而且他相信，遲早一定會再有一個或者多個兒女。

他的自信心很强，這當然是命運很平順，絕少有挫折影響，也所以在他的心目中，沒有什麼事做不來的。

峨嵋派秘傳的南明離火劍，代代相傳，都要有三十年以上的火候才能夠練成，可是他只練了十二年，便已經找到了其中竅門，終於練成功。

也就在今夜，在他莊院的後院。

那刹那，六柄劍幾乎同時從他的手中飛了出來，飛上半空中，他的人也跟着飛起。

六柄長劍半空中劍尖突聚在一起，「叮」的只發出一下聲，突然又分開，分開不同的六個方向射出，有如烟花般，看來是那麼齊整。

玉哪吒也就在當中穿出，凌空一翻，倒豎蜻蜓般翻身倒衝而下，手一探，那六柄長劍當中出現了第七柄劍，飛投在他的掌心，那六柄長劍亦同時倒飛回來，劍尖又聚在一起，聚在玉哪吒掌中劍的劍尖上面。

玉哪吒身形未落，凌空轉動着又飛起來，那六柄長劍同時轉動，有如風車般繞着玉哪吒那柄劍的劍尖。

玉哪吒盤旋高飛三丈，身形才再翻，緩緩着地，然後腳踏八卦位，轉動起來。

他的身形變化非常敏捷，手中劍翻飛巧妙，聚在劍尖上的那六柄長劍竟然亦跟着旋轉不去，一直到他喝一聲手中劍一抖，旋轉着的那六柄長劍才飛射出去，分向六個不同的方向，閃電般射進六個草人的體內，直沒至柄。

看劍勢，那就不是草人，是活人，六柄長劍也絕無疑問可以一穿而過。

玉哪吒手中劍的劍脊隨即抵在眉心上，吸氣吐氣，左手作劍指，往劍上一壓一推，一般火焰立時在劍鋒上燃燒起來。

劍跟着劃出，火燭及處，插在周圍的百數十支蠟燭全都被燃着，迅速照亮了整個院子。

玉哪吒也就在燭火當中盤膝坐下，劍上的火焰隨着消失。

娃娃一旁偷看到這裏，拍掌奔出來，道：「好看極了，爹，你可要教我變這個戲法。」

玉哪吒看見這個女兒，由心笑出來，他看着娃娃燭火中奔前來，隨即被青霞追出拉住。

青霞隨即歉疚的道：「娃娃一定要跑到這兒來，拉也拉不住的——」

她絕無疑問是一個好妻子，玉哪吒當然不會怪責她，笑應道：「不要緊，我的南明離火劍已經練到收發由心的地步，不會傷及她的。」

青霞頷首，愛惜的接道：「你日夜苦練，太辛苦了。」

玉哪吒沉聲道：「下個月十五就是我們峨嵋派競選掌門的日子，玉家錢很多，在武林中名氣還是差一點兒，這個掌門人我志在必得，亦是先父的遺願。」

「我明白。」青霞再頷首。

娃娃即時從她手中掙脫，嚷着上前。「爹，方才好看是好看了，就是太快，我看不清楚。」

「要不要爹爹再玩一次？」玉哪吒笑問。

「一定的——」娃娃雀躍着。

青霞忙喝一聲：「娃娃——」

「小孩子高興，由她好了。」玉哪吒笑截，轉向娃娃。「爹現在先將蠟燭滅去，從頭再來。」

娃娃拍手，更加高興，玉哪吒笑接道：「看準了。」

娃娃一雙眼睛立時瞪大，玉哪吒手中劍緊接舉起，左手再拼劍指，往劍脊上一壓，正要一劍劃出將燭火熄滅，那些燭火突然一下子全都變成碧綠色。

玉哪吒不由有些懷疑自己的眼睛，把頭一搖，凝目再望去，那些蠟燭突然一支支熄滅，到最後一支却例外，火蕊非獨不滅，而且往上疾彈起來，碧綠的一點，迴環飛舞，突然射向青霞的面門。

「小心——」玉哪吒脫口一聲。

青霞那裏來得及閃避，那點火蕊直射進她的眉心，直沒進去。

她整張臉迅速變成碧綠色，不住的閃亮，到碧綠色的閃光消失，已變了另一個人。

——水天嬌！

玉哪吒震驚，一躍而起。

那點火蕊隨即又在水天嬌抬起的右手中指指尖上出現，跳躍着不散，一直到水

天嬌撮唇一吹才消失。

水天嬌跟着笑起來，那種笑容却是令人不寒而慄。

玉哪吒再也忍不住，喝問：「你是那一個？」

水天嬌陰惻惻地應。「你當然不認識，可是你爹爹應該跟你說過十八年前鬼怒江天湖水殿的事。」

「天湖水殿？」玉哪吒一怔，面色驟變。

「我就是水天嬌！」

「你不是死了？」玉哪吒驚問，那件事玉麒麟絕無疑問已跟他說得很清楚。

水天嬌只是陰惻惻地笑。

「你到底是人是鬼。」玉哪吒接問。

「都不是。」水天嬌一字一頓。「是妖。」

「妖？」玉哪吒不明白。

「今夜我就是到來找你們玉家的人算賬。」水天嬌的語聲更加森寒。

玉哪吒脫口應道：「那是你跟先父的事。」

「父債子償！」水天嬌突然發出一下恐怖已極的尖叫聲，飛撲前去。

玉哪吒大喝一劍劈出，正劈水天嬌的胸膛，那刹那水天嬌的面龐突然又變，變回了青霞的面龐。

青霞痛苦的慘叫倒下。

「青霞——」玉哪吒惶然大叫，疾撲前去，方待扶起倒在血泊中的青霞，突然又聽到了水天嬌恐怖的笑聲，還有娃娃的哭叫，循聲望去，只見娃娃哭叫着發足狂奔，水天嬌正在後追上。

玉哪吒一驚再驚，狂叫着身形拔起，橫越長空，追向水天嬌，人未落下，劍已劈出。

劍未劈到，水天嬌已凌空飄起來，手一探，娃娃亦離地飄起，飄向水天嬌。

玉哪吒身形再一拔，探手要搶回娃娃，手未伸到，娃娃又飄然升起來，他狂叫搶撲，一面劍斬水天嬌。

水天嬌忽前忽後，探手再探手，娃娃身不由己，一而再，再而三的又飄向水天嬌。

玉哪吒身形更急，一面將插在假人身上的長劍挑出來，射向水天嬌，一面伸手抱向娃娃。

娃娃一個身子凌空欲下未下，玉哪吒一抱再抱都是抱了一個空，忍不住嘶聲叫：「父債子償，你找我算賬便是。」

「十八年的利息呢。」水天嬌陰笑。

第五柄插在草人身上的長劍即時被挑出來，疾射向水天嬌，這一劍水天嬌終於閃不開，劍直射入心窩。

才射入，水天嬌便消失，劍繼續前飛數丈才力盡掉下。

玉哪吒乘機將娃娃接下，一手抱進懷中，額上冷汗直冒，一個身子也不由顫抖起來。

「娃娃——」他面貼着娃娃的面。「不用害怕，有爹在這裏，不用害怕。」

娃娃的面也就在這時候變成了水天嬌的面，一聲：「她不害怕我害怕。」

玉哪吒目光一落，震驚，水天嬌的面那刹那變成了碧綠色，顯得更可怕的了。

玉哪吒終於叫出來，左手將水天嬌拋出，右手劍同時將插在草人身上的第六柄劍挑出，飛射向水天嬌。

劍閃電般飛越長空，射進水天嬌的心窩，將水天嬌釘在一株梧桐樹上。

那刹那，水天嬌已經變回娃娃，玉哪吒雖然省覺可能上當，已經來不及挽救的了。

「爹——」娃娃慘叫。

「娃娃——」玉哪吒狂叫着，衝上前去。

水天嬌就在這時候從梧桐樹後轉出來，玉哪吒一見瘋狂揮劍劈去，一劍將水天嬌劈開兩邊。

倒到地上，這個水天嬌却變了是玉家的一個老僕人。

水天嬌在另一株梧桐樹後出現，玉哪吒大叫追斬，一直追進後堂，長劍翻飛，珠簾盡碎。

一個接一個水天嬌中劍倒下，倒到地上却是打着燈籠開聲趕來的家人。

燈籠亦一個個緊接被玉哪吒的劍劈開，火焰亂飛，玉哪吒的神態已接近瘋狂。

火焰落在幔幕簾子各物上，迅速燃燒起來，不過片刻，後堂已變成一片火海。

玉哪吒火海中左衝右突，目光及處，突然看見青霞娃娃在火海中向他招手，他狂叫着踉蹌奔前去，探手一把將青霞娃娃拉進懷中。

那只是刹那，青霞娃娃一齊消失，玉哪吒抓着的只是兩長劍的劍鋒。

他的手掌被劍鋒剖開，鮮血迸流，劍尖的一截已插進了他的心窩要害內。

他痛苦的搖頭，倒向火海，水天嬌這時候又在火海中出現，雙手一分，兩柄劍從玉哪吒心窩要害脫出，兩股鮮血也隨即射出來，不偏不倚，射進水天嬌的口腔。

水天嬌也就擁着他凌空飛起，飛越火海，飛進半空，落在瓦面上。

月光下水天嬌一把秀髮急風中飛舞，無數鮮血千絲萬縷也似的，從玉哪吒的體內冒射出來，聚成一束，射進水天嬌的體內。

玉哪吒的肌膚迅速變成塗上一層白堊也似，那裏還有絲毫的血色，到他的鮮血被吸盡，水天嬌才將他的屍體放下，一陣恐怖的嬌笑中飛射上半天。

× × ×

與玉哪吒身亡同時，寫着生辰八字的那盞天燈亦在半空中爆碎。

心鏡大師茫然立在荒野中，看在眼內，搖頭歎息。「羣鼠夜遊，見火而退，玉哪吒空有一個好格，始終難逃此刦，其他人希望沒有事。」

夜空中雲中鶴與洪九少的兩盞燈籠這時候仍然大放光明。

× × ×

長夜未盡將盡，苦大師小苦師徒二人終於來到雲中鶴的莊院門前。

莊院一片寂靜，小苦一面走上門前石階，一面嘟喃着：「這麼安靜，一點也不像有事發生過的。」

苦大師應聲。「這可就苦了。」

「師父，你應該高興才是。」

「高興。這個雲中鶴死掉，我們到來，隨便看看便可以回，才是高興，現在啊，反而要爲他操心，也不知那個飛魔甚麼

時候出現。」苦大師話是這樣說，打的是甚麼主意，有誰明白？

小苦的確不明白，打了一個寒噤，連隨問：「那我們現在如何是好？」

苦大師打了一個哈哈。「最理想當然是立即開溜，省得麻煩。」

小苦連隨問：「那如何向心鏡大師交待？」

言下之意，他是絕對贊成立即開溜的了，苦大師白了他一眼，冷笑。「最令人頭痛就是這個問題，面子攸關，我們師徒如何退縮，拍門——」

小苦應聲猶疑了一下才拍門，門一拍便開，小苦一個收勢不住，往內仆進去。

「小心——」苦大師及時一把抓住小苦的後背衣衫，將他抓回來。

他脚步方穩，便發覺拍門的手有異，目光落下，只見手掌上全是血，再看門那邊，不由得驚呼起來。

門板上不住的有血淌下，只因爲門是朱紅色，不小心便看不出來。

小苦看清楚，一個身子不由往後縮，苦大師沒有理會他，舉步跨進去，他看見苦大師進去，連忙跟上，不忘回頭看一眼，唯恐後面突然有妖怪出現。

才進門，一個屍體便從上掉下，一頭摔在地上，頭下脚上的，脚上纏着一條練子槍。

小苦又是一聲驚呼，苦大師却是很意外的一聲：「是你啊。」

「那一個？」小苦追問。

「還有那一個？」

「雲中鶴？」小苦叫出來。「他就是雲中鶴？這是說，我們來遲了。」

「大驚小怪甚麼。」苦大師話雖這樣說，探頭一看院子內橫七豎八都是死屍，還是忍不住長歎一聲：「閻府統請，沒話可說的了。」

小苦探頭一望，偏開臉。「師父，這如何是好？」

「回去。」苦大師白了小苦一眼。「你有興趣留在這裏，師父當然也不會反對的。」

小苦身子立即縮回去，一面問：「心鏡大師那邊又不知怎樣了。」

「你以爲會有奇蹟出現？」苦大師仰首向天。「看來只有寄望鳳棲梧水靈兩個了。」

× × ×

鳳棲梧水靈日以繼夜的趕路，在向天河的所在，他們都心中有數，心鏡大師若是有信心解決這件事，根本不會上自在天，他們也無須趕赴天河。

清晨，他們在一個奇大的亂石堆前下馬。

那個亂石堆連綿數十丈，高不可攀，絕非人工可以堆出來，亂石奇形怪狀，當中一條縫隙伸展進去。

一進縫隙，更覺得這個亂石堆的驚人，兩側壁立如削，仰望只見青天一綫。

走了差不多半柱香之久，鳳棲梧水靈才走盡，一出縫隙，立時眼前一亮。

在他們面前是一幅奇大的壁畫，上畫着無數飛仙，壯麗無比。

鳳棲梧由心讚歎出來。「只看這幅壁畫已可以想像當年的青霞宮是何等瑰麗堂皇。」

「那麼青霞宮呢？」

「傳說當年的青霞宮主愛上了一個蜀山劍俠，就是這個劍客一個不留神被血魔侵入體內，失去常性，爲禍武林，不可收拾，青霞宮主迫不得已，以玄冰將自己與蜀山劍俠封在一起，再引本身的三昧眞火爆破肉體，摟着劍俠同歸於盡，整座青霞宮同時粉碎，只剩下這幅壁畫。」

「青霞宮主這樣做就是爲了武林的安寧？」

「前輩很多都是這樣，至情至聖，敢愛敢恨。」鳳棲梧有些感慨。

水靈不覺偎進鳳棲梧懷中，鳳棲梧接着又道：「心鏡大師說這處就是天河的入口。」

「在我們面前却是只得這幅畫壁。」水靈詫異的說。

鳳棲梧移步上前，伸手按在壁畫上，發覺有如蜻蜓撼柱，紋風不動。

水靈隨住亦一手按上去，結果也是一樣。

「我也是不明白。」鳳棲梧目光隨着落在水靈面上。「但心鏡大師說過，只要有緣人，又一片誠意，到子夜，天河的入口便會出現。」

「我們只有等了。」水靈將手鬆開。

他們也就在壁畫前的一塊巨石上盤膝坐下來。

× × ×

這一天在鳳棲梧水靈來說可算是最長的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了子夜。

在子夜之前，他們已回到那塊巨石上，盤膝再面對壁畫坐下來。

一道閃電突然照亮了畫壁，奔雷聲緊接傳來，水靈鳳棲梧奔雷閃電中張開眼睛，隨即發現壁畫上的雲彩不住在幻變，竟然幻化成眞。

他們盤膝坐着的那一塊巨石緊接升起來。

水靈不由發出了一聲驚呼，鳳棲梧連忙伸手一把扶住，那塊石塊也就在這時候飛向壁畫的雲彩中。

七色雲彩，千變萬化，迅速在石塊旁邊飛逝，下望赫然就是高山大海。

鳳棲梧水靈却沒有恐懼的感覺，却難免很奇怪，他們坐着的那塊石塊越飛越高，彷彿飛進了九霄天外，逐漸連高山大海都不見，只見雲彩如海。

到石塊穿飛雲海，停下來，鳳棲梧水靈更加奇怪。

石塊赫然就停在雲海中的一個奇大的平台前，那個平台赫然就是玉石磨成，當前一道玉階。

鳳棲梧水靈仰首望去，便看見玉階上一排立着七個高冠古服的中年人。

那七個中年人，道貌岸然，一眼看見便令人有一種出塵的感覺。

鳳棲梧水靈絕對有這種感覺，疑惑中躍下石塊，踏着玉階往玉台上走前。

那七個中年人不見移動，在鳳棲梧水靈都是這種感覺，却是與他們保持一定的距離。

上了石階，七個中年人已經立在一個古服散髮，一面慈祥笑容的老人身後。

鳳棲梧水靈連忙上前施禮。「晚輩鳳

棲梧水靈拜見老前輩。」

老人揮手叫「起來」，笑了笑。「已經很多年沒有人到來的了。」

鳳棲梧忙道：「請恕晚輩二人打擾老前輩清修。」

「你們要到甚麼地方去？」老人問。

「天河。」鳳棲梧應一聲。

「這裏可不像。」水靈說的是心中感受。

「你們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老人慈祥的笑着再問。

鳳棲梧一聲，道：「正要向老前輩請教。」

老人吟誦起來。「明月照而不失其素，飄鳳驚而匪揚其波，莫解其深，今天際之四氣，莫度其遠，掩人間之衆河。」

「天河——」鳳棲梧水靈衝口而出。

「如果你們是要到天河，現在已經到了。」

「老前輩就是天河上人？」鳳棲梧急問。

「正是。」天河上人悠然應一聲。

「晚輩此來，是要向老前輩借天河七星。」

「有緣到天河的人，我都是不會令他失望的，你拿去好了。」

鳳棲梧水靈放目四顧，只見四周一片雲流，水靈隨即問：「鳳大哥，七星在那裏？」

「天河非河，七星相信亦不是我們一般人意念中的七星。」鳳棲梧轉向天河上人。「老前輩身後剛好是七個人，莫非就是我們要借的七星？」

那七個高冠古服的中年人立時一齊笑起來。

天河上人笑接：「好聰明的年青人，現在只要你能夠找到他們，便可以駕馭他們離開天河。」

語聲一落，天河上人把手一揮，再喝一聲：「七星歸位——」

那七個中年人立時便凌空拔起，分落在玉台上七個不同的方位，正好是北斗七星的排列。

玉台上同時升起一塊塊玉壁，將天河七星分隔開來，俯視有如一個迷陣。

在鳳棲梧水靈眼中，却是面前突然出現了一條玉壁夾成的甬道。

水靈目光一轉。「鳳大哥，我們應該怎樣？」

鳳棲梧道：「當然是進去將七星找出來。」脚步隨即舉起。

一進去，他們便陷進迷宮中，周圍的玉壁不住移動，一任他們在甬道中轉來轉去，無論左折右轉，前進後退，都是玉壁夾成的甬道。

闖了一會，鳳棲梧終於停下脚步，水靈接着停下，四顧一眼，道：「我們是陷入了迷陣了。」

鳳棲梧點點頭。「那些玉壁不住移動，根本分不出這個到底是甚麼陣。」

水靈搖頭。「既然路是他們安排出來的，我們又怎能夠走出去。」

鳳棲梧一言驚醒。「對，我們爲甚麼要變這些玉壁的擺佈？」

他隨即推着水靈向面前一塊玉壁撞去，那塊玉壁在他們撞到同時突然消失。鳳棲梧水靈一衝而過，繼續往前闖。

擋在他們面前的玉壁一塊塊消失，却像是永無完盡的，鳳棲梧却已不管，繼續拉着水靈衝前去。

玉壁與地面上突然出現了大大小小無數的蛇，一條條昂首吐舌，水靈看在眼內，不由驚呼起來。

鳳棲梧一聲：「那不過是幻覺，別害怕。」繼續衝前，衝進蛇羣內。

「不錯，天河仙境，怎會有蛇？」水靈也想透了，歡笑地隨着鳳棲梧前衝。

羣蛇即時消失，擋在前面那塊玉壁也跟着消失，在水靈鳳棲梧前面出現了一個高冠古服的中年人。

鳳棲梧一揖。「閣下——」

「貪狼星——」

鳳棲梧一聲「多謝帮忙」，脚踏七星，依七星排列往前直闖，所到之處，玉壁一塊塊消失，玉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等北斗七星的其餘六星相繼出現。

天河七星七個高冠古服的中年人重新排列，笑立在玉台上。

天河上人目光一轉再轉，慈祥地笑起來。「有緣人到底是有緣人，去——」

天河七星手中即時都多了一柄古劍，七劍劍尖相抵，再分開，繞着鳳棲梧水靈團團一轉，化成了一團耀目的光團。

水靈鳳棲梧也就在光團包圍中化成一道光芒，携手凌空飛去。

×　×　×

小苦一棒一眼這時候已經率先趕到了丐帮總壇，在兩個丐帮弟子引領下往見丐帮帮主。

才進大堂，一陣怪笑聲便傳來。「哈哈，有客到——」

三人循聲望去，只見一個老丐孭着草蓆，一手抓竹杖，一手拿大紅葫蘆，喝着酒轉出來。

小苦一見連忙上前，又是抱拳又是打揖的。「晚輩小苦見過——」

老丐笑截。「老夫揸兜。」

小苦長揖到地。「帮主——」

一棒慌忙以棒一截。「你弄錯了。」

小苦轉頭大笑。「你這個和尚又在欺負我不懂事了，揸兜有那一個不知道是乞丐的招牌，這位老人大號揸兜，還不是乞丐的頭兒？」

揸兜突然將大紅葫蘆塞進小苦口中，低聲道：「聲音放小一點兒。」

小苦連忙搖手，揸兜接道：「讓我們帮王知道揸兜原來有這個意思，我這個老乞兒就是不給趕出去，從此也得改一個名字的了。」

小苦怔住，揸兜也這才將葫蘆移開。

「你眞的不是帮主？」小苦仍然有些奇怪。

「你怎麼仍然懷疑？」揸兜反問。

「看你的樣子，完全就像是洪七公那樣。」

「眞的？」揸兜很興奮的。「我眞的像？」

「當然是眞的了。」

揸兜開心的大笑，突然又一怔。「你這個小娃兒今年多大了。」

「十六——」小苦想了想。「好像十

五才是。」

揸兜一口酒噴出來，噴得小苦一臉都是，接嚷道：「「我們祖師爺去世已經有七十年，你又怎知道他是怎樣子？」

小苦道：「江湖上傳說他是滿面白鬍子，白髮披散，臉龐紅紅的，手提青竹杖，背負大紅葫蘆。」

揸兜大笑。「你這個小子，原來是相信江湖上的傳說，胡亂推測。」

一棒一旁連忙上前，道：「揸兜兄，別再開玩笑了，我們是有急事要見九少帮主。」

揸兜這才收起笑臉，轉身引路。

×　×　×

洪九少不過三十多歲，能夠成爲丐帮的帮主，身爲前帮主洪八叔的兒子無疑是一個原因，但一身武功，在丐帮也的確是無人能及。

一帮之主到底有一帮之主的風範，處變不驚，聽小苦一棒一眼將事情說罷，若無其事，面上仍然滿是笑容，悠然應一聲：「只是這件事？」

一棒顯然與丐帮上下多少都有些交情，隨即道：「只有你，我們全都担心得要命。」

一眼接道：「現在看見你平安無事，才放下心頭大石。」

「我也是這樣說。」小苦喘一口氣。

「雲中鶴玉哪咤都已經死掉，那個女妖一定會來找你的。」

「是麼——」洪九少偏過臉，抬手摸着下巴。「那現在又應該怎樣做呢？」

他那隻手的指尖那刹那突然冒出了長而尖銳的指甲來，燈光下閃亮。

揸兜仰首喝着酒，無意看在眼內，以爲是眼花，但凝神再望清楚，不禁由心寒出來。

小苦一眼一棒却都沒有在意。

「有我——」小苦從身上拿出一大叠黃符。「別怕！」

一眼接一聲：「怕就兩份。」

「三份——」一棒手中棒一陣翻飛，唯恐被小苦一眼搶去了威風似的。

小苦隨又道：「師父吩咐，先將靈符貼在你身上，等那個女妖的陰眼看不到，再作打算。」

一眼跟着從袖子裏拿出一串佛珠。「再將這串佛珠戴上，更就萬無一失。」

洪九少笑笑，背轉雙手。「那拿來好了。」

他雙手的指甲這時候差不多已長出半尺，利刃一樣閃亮。

揸兜這時候也已轉到洪九少身後，看在眼內，笑容早已僵結。

小苦第一個上前，將靈符貼到洪九少身上，才觸及靈符便烟花般噴出火花，一陣灼熱直迫掌心，不由得小苦甩手跳開。

「你這位帮主怎麼火氣如此大？」小苦仍然沒有考慮到眼前這個洪九少有什麼不妥。「千萬要鎭定，等到那個女妖到來了才發作也不遲。」

他說着再將靈符貼上，才觸及洪九少的身體又是烟火四射，慌忙縮手。

一棒看着也是沒有考慮到洪九少方面，一心只想着如何嘲弄小苦，向一眼一眨眼睛，接對小苦道：「我們不是早就說過你們師徒沒有多少斤兩，現在不是證實果然是那樣子，師弟，我們上——」

他隨即與一眼左右上前，拿佛珠往洪九少頭上套去，一套之下，那兩串佛珠突然發出藍色電光也似的火光，一棒一眼緊接觸電也似一齊飛起來，紮手紮脚的撻落在小苦身旁。

小苦「哈哈」大笑，幸災樂禍的道：「你們師徒又有多少斤兩？」

一棒面色一變，一捋拿着木棒的右手衣袖。「小苦，這樣笑，過份一些——」

「那這樣笑好了。」小苦跟着雙肩抽動，一隻大猴子也似笑起來。

一棒大怒，抓棒便要痛擊，一眼突然伸手擋住。「大家少爭執。」

「你這是帮着外人。」一棒更怒了。

一眼搖手，目光一轉。「你們難道沒有想到，可能是這個洪九少有問題？」

三人不約而同一齊轉頭望去，洪九少一張臉這時候突然變得陰慘慘的，眼窩也深下去。

揸兜也就在這時候從洪九少背後轉出來，突然問一句：「我可是醉了？」

小苦一棒一眼三人不由齊聲一句：「不像。」

「那就是你們有難，大禍臨頭的了。」揸兜偷眼一望洪九少，一笑。「包括我在內。」笑語聲未已，洪九少已然伸手抓去，揸兜及時一閃，另一手跟着已抓到，他閃無可閃，雙手總算及時將捧着的葫蘆擋去，「波」的一聲葫蘆碎爆酒珠四濺。

洪九少雙手再抓去，揸兜左閃右避，再一個滾地葫蘆，仍然閃避不開，一棒木棒及時趕到，架住了洪九少的雙手。

洪九少雙手一翻，落在木棒上，一棒還未知道危險，嚷道：「有事好商量，千萬不要自傷殘殺。」

洪九少一聲不發，雙手沿着木棒抓上前，十指動處，利爪閃耀，一棒一直沒有在意，突然在意，目定口呆，猛可怪叫一聲，雙手鬆開，倒翻跳後。

洪九少抓棒在手，一拗，木棒斷爲兩截，抛過一旁，露出猙獰的笑容。

小苦大着胆子上前，指夾一道靈符往洪九少面上一指，喝問：「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看呢——」洪九少這一次出口是女人的聲音。

一個女人隨即從他的身上分出來，又緩緩的飄回去，與洪九少的身子重疊在一起。

小苦看得很清楚，那不是水天嬌是那一個？一棒一眼也一樣。

三人不由自主脫口大叫，手忙脚亂，團團亂轉。

揸兜連忙叫住。「大家鎭定——」

說話未已，洪九少一把已將他的脖子抓住，出其不意，揸兜完全沒有辦法閃避得開。

洪九少也只是一抖，揸兜一身的骨頭便已給抖散，爛泥般倒斃在地上。

「你鎭定好了，我可要開溜——」小苦沒有發覺，緊接應一聲便轉身，還未舉步，洪九少已鬼魅般轉到他面前來，他大叫急忙閃避，地上一連三個翻滾，總算給他避開去。

（未完・五）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馬陵先生和徐少華沿着大路朝馬陵山進發，又來到車輻山以前徐少華到過的酒家打尖，座上還有一個身穿黑道袍的獨目苗姓老道人，向馬陵先生要求印證武功，馬陵先生被他纏得無法推却，只好出招較量，用「雲龍十八爪」推拏手法無法將其擒住。苗道人出言嘲笑，徐少華無法忍受，用小老頭教的「雲龍十九式」幾番將其擒縱，苗道人表面服輸，內心另有打算，俟師徒二人在山神廟歇脚，將馬陵先生擄走，困在四壁鐵牆中……徐少華醒來不見師傅，自己穿的金縷衣又掉失，連忙折回雲龍山向父親訴說，發現莊門大開，莊丁橫七豎八倒斃……

嚴父遭慘殺

徐少華無暇多想，急匆匆奔進大門，大門也敞開着，目光所及，門內左右兩邊，同樣倒臥着四個青衣勁裝的莊丁，他們每人腰間都佩着刀，但沒有一個人刀出鞘的，足見此人出手何等迅疾毒辣，莊丁們幾乎措手不及，就中掌殞命。

徐少華心頭一陣狂跳，脚步加快，由二門進入大天井，再轉向東首長廊，一片黑暗之中，所看到的盡是橫七豎八倒臥的人影！

整座莊院，幾乎已經靜寂如死。

徐少華的心情，也隨着越來越激動，胸口好像壓上了沉鉛一般，幾乎要大聲嚷出來：「這是怎麼一回事？」

他像一陣風般奔出東首一座圓洞門，奔向爹的書房。

這本是他從小走慣的一條最熟悉的路了，如今竟有跌跌撞撞的感覺！

「爹……爹……」

他已可看到爹的三間書房，同樣沒有一點燈火，口中却已惶急的叫出聲來。

找姑丈求援

書房中沒人回答，徐少華閃身奔入，目光迅速一轉，又發現右首地上，也有兩個人躺臥着。

他自可認得出那是伺候爹的兩名丫鬟琴兒和劍兒。他無暇再去察看她們是死是活？口中只是顫抖着自言自語的道：「爹呢？他老人家會到那裏去了呢？」

隨着話聲，一脚跨進裏首一間，那是江淮大俠徐天華的臥室，自從三年前喪偶之後，他就一直獨宿在書房裏。

臥室南首一排花格子窗並未開啓，依稀可以透進一點星光，靠北首的一張臥榻上，此刻正有一個人倚枕靠在床欄上。

這人徐少華自然最熟悉了，那不是爹還有誰來？他心頭一陣狂跳，暗道：「爹莫非負了傷？」急步掠近床前，叫道：「爹，你老人家怎麼了……」

徐天華沒有說話，也沒有動，只是微闔着眼皮，斜靠在豎立的枕頭上，徐少華只覺心在收縮，他俯近爹面前，伸出顫抖的手，漸漸碰近爹的鼻孔，才發覺爹呼吸

早已停了！

「爹……」一聲悲呼，淚水忍不住奪眶而出，一下撲在爹的身上，屍體也早已僵冷！

他突然遭遇到這樣慘痛的事故，一個人幾乎要昏厥過去，但强自忍着悲痛，暗自說道：「爹明明是被仇人害死的，自己應該先找出爹致命的所在，將來也好給爹報仇。」

一念及此，連忙用衣袖拭乾淚水，然後仔細的檢查起來。他解開爹的衣衫，目光一注，只見爹左胸上，赫然印着一個色呈烏黑的掌印！

「黑沙掌！」徐少華對「黑沙掌」最是熟悉不過，十天前，自己就是被「黑沙掌」擊傷的，差幸遇上丁藥師，才救了自己性命。

爹如果不把金縷衣脫給自己穿，怎麼會傷在「黑沙掌」下？

想到這裏，不覺抱着爹的屍體，放聲大哭。

「哦！」穿然間，他止住了悲哭，心中暗自忖道：「這賊人先用『黑沙掌』擊傷自己，又把自己送到丁藥師附近，那是明知丁藥師遇見了一定會替自己治療的，他這是爲什麼呢？現在就有了答案，這賊人要向自己下手，並不是向爹示威，而是讓爹知道了，會把金縷衣脫給自己穿。爹身上穿了金縷衣，賊人就無法傷得了爹，所以要迂迴施展詭計，先用『黑沙掌』打傷自己，讓爹把金縷衣脫給自己穿了，才好向爹下手！」

想到這裏，不覺仇怒湧心，目眥欲裂，咬牙切齒的道：「我若不手刃仇人，替爹報仇，就誓不爲人！」

他已可從自己一路進來，看到橫七豎八的屍體，和整座雲龍山莊不見一點燈火，就想得到仇人心狠手辣，雲龍山莊四十餘口，可能全遭毒手，除了自己，大概已無一個倖存之人！

要爲爹報仇，要爲雲龍山莊四十餘口討還血債，就全在自己一人身上了！

徐少華忽然間腰骨一挺，心智也隨着堅强起來，迅速替爹扣好衣衫，用被褥裹好，含淚拜了下去，說道：「爹，你老人家在天之靈，要保佑孩兒，不論天涯海角，孩兒一定會把兇手找出來的。」

哭拜完畢，雙手托起爹的屍體，一步步走出書房，一直來至後園。

他走到假山前面，找到一把鋤頭，挖掘了一個大坑，又去水榭卸了四扇朱漆木門，在坑中鋪好，把爹的遺體放好，上面再加了一塊木門，才把土堆上，四周踩平了，看看已無痕跡。

心想：「莊中還有四十幾具屍體，也應該把他們埋了才好……」

就在此時，耳中忽然聽到一陣細碎的「劈拍」之聲，不覺回身看去，只見前面房屋，在這頃刻之間，已經籠罩在濃烟之中，火舌四竄！

「有人縱火！」

徐少華心頭仇怒之火陡生，刷的一聲拔出長劍，立即縱身掠起，朝前面趕去，口中大聲喝道：「什麼人到雲龍山莊來殺人放火，還不給我出來？小爺在這裏。」

偌大一座雲龍山莊，轉眼工夫，已被猛烈的火光所吞滅，崇樓畫棟，到處都是亂捲的火舌！

徐少華無法走近，繞着莊院，搜索了一遍，連半個人影也沒找到。

明明有人縱火，怎麼會找不到縱火的賊人呢？

那只有一個答案，此人縱火之後，立即離開現場，自己從後園趕來，已是遲了一步！

差幸自己已把爹的遺體埋到後園，不然連爹的屍骨都保不住了。

他怔怔的望着火勢越來越大，心中却在默默的祝告着道：「堂叔，（管事徐建章）和所有的莊丁們，你們安息吧，總有一天，我會替你們報仇雪恨的。」

他把長劍納入劍鞘，含着滿眶淚水，滿腔仇火，回到莊前，自己騎來的馬匹，還在木柵前面，他一躍上馬，順着青石板大路馳去。

他乍遭大故，心頭雖然悲痛紛亂，但路程却已想好。爹的遇害，雲龍山莊的被毁，和師傅的無故失蹤，自己應該立時去找兩個人，一個是住在駱馬湖的姑丈杜浩然，另一個是住在揚州的淮揚派掌門人大師伯宋天壽。

論路程，是駱馬湖較近，自然該先去姑丈那裏，然後再趕去揚州，因此他一路上沿着大路，縱馬急馳。

趕到許集，天色已經大亮，路旁已有不少趕集的人圍着豆漿攤吃早點，徐少華一晚未進飲食，又疲又餓，這就跳下馬背，讓牲口在小河邊喝水，自己就在攤邊坐下，要了一碗豆漿，兩個饅頭，正在吃喝之際，只見一個脅下挾着青竹棒的老丐蹩近過來，伸出一隻顫抖的手，說道：「這位少爺，請佈施些吧！」

徐少華看他年事已老，探懷取出一錠銀子，遞了過去。

那老丐說了聲：「多謝。」就顫巍巍的走開。

徐少華也並不在意，取出幾文錢，付過賬，就牽過馬匹，繼續上路。

中午趕到碾莊。這裏並不是一個鎮集，但爲南北、東西的交通孔道，有的是客店、飯莊。

徐少華奔馳了一夜，覺得極爲疲累，趕到碾莊，就在一家飯莊門口下馬，交代小厮給牲口上料，自己就一脚登上樓梯，找了個位子坐下。

跑堂的問了要些什麼酒菜，便自退去。不多一回，就送來了飯菜。

徐少華正在吃喝之際，忽見左首一個青衣少年叫着：「堂倌。」

聲音甚是清稚，徐少華不覺轉臉朝他看去，那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少年，生得眉清目秀，極爲俊美！

跑堂的趕緊趨了過去，問道：「相公還有什麼吩咐？」

那青衣少年給他一問，不覺脹紅了臉，囁嚅說道：「我出來忘了帶錢了，這裏一共多少錢，能不能先掛上一掛，改日我經過這裏，自當加倍奉還。」

聽說要掛賬，跑堂的一張臉立時就拉長了，冷冷的眼光打量着青衫少年，說道：「相公身上沒有帶錢，怎好上酒樓來白吃？」

青衫少年道：「你說什麼？」

跑堂的道：「你難道還不算白吃？沒帶銀子，就把你身上的長衫脫下來……」

「拍！」青衫少年一抬手，就摑了跑堂的一個耳光，哼道：「不長眼睛的東西，你敢胡說八道？」

那堂倌一手捂着臉，大聲道：「你白吃白喝，還敢出手打人？」

青衫少年氣紅了臉，說道：「我只是出門時忘了帶銀子，誰白吃來了？你再敢說我白吃，我就再賞你一個耳光！」

堂倌大聲嚷道：「你不付錢白吃東西，難道還不是白吃……」

他話聲未落，又是「拍」的一聲，這回右首臉頰上捱了一記重的，把他一個人打得頭重脚輕，向左衝出去了三步，口中哇哇叫道：「好哇，你眞敢打人，大家來呀，沒錢吃東西，就剝下他的衣衫來。」

他一嚷，樓上三四個跑堂一起趕了過來。

徐少華眼看那青衣少年要吃眼前虧，連忙站了起來，說道：「大家有話好說，這位相公，一共多少錢，算在我的帳上好了。」

那堂倌道：「公子，你總看到了，他沒錢上什麼飯店來，吃了東西不給錢，還出手打人！」

青衣少年聽得氣道：「這位兄台，我只是一時忘了帶銀子，你總聽到了，這個跑堂的居然一口一聲說我白吃，還要剝我衣衫，你說氣人不氣人？」

他敢情很少出門，受了一肚子委屈，眼圈一紅，幾乎氣得掉出淚來。

徐少華取出一錠一兩多重的銀子，塞到被打的堂倌手中，說道：「做生意和氣生財，這位相公也不是白吃的人，得罪客人，總是你的不是，好了，這位相公的帳，和我算在一起，多的不用找了。」

那堂倌手中一掂，這錠銀子少說也有一兩五六錢，兩人東西吃的不多，最多也不過幾錢銀子，人家公子等於賞了一兩銀子的小帳，摑了兩個耳光，一個耳光豈不等於五錢銀子，這樣貴的耳光，當眞可以多挨幾個！

一面連忙道：「公子爺說了，自然算了，小的多謝公子。」

徐少華沒和他說，一面拉着青衫少年的手，說道：「好了，兄台也不用多說了，我們走吧！」

青衫少年任由他拉着手，一同下樓，跨出飯莊門口，才輕輕掙脫徐少華的手掌，感激的道：「這位兄台給小弟解圍，小弟十分感激，只不知兄台怎麼稱呼？」

徐少華笑笑道：「在下徐少華，兄台呢？」

「我……」青衫少年道：「姓史，史記的史，單名只是一個元字，元亨利貞的元。」

徐少華摸摸身邊還有十幾兩銀，這就取出十兩來重的兩錠銀子，遞了過去，說道：「史兄身邊忘記帶銀兩，出門在外，諸多不便，這十兩銀子，請史兄收了。」

史元臉上一紅，遲疑的道：「徐兄這份高誼，小弟永不會忘記的，小弟……」

徐少華道：「區區之數，何足掛齒，史兄快請收下了。」

史元伸手接過，低低的道：「多謝徐兄。」

飯莊小廝給徐少華牽着馬匹過來，徐少華接過了韁繩，取出一錠碎銀，賞了小廝。

史元低聲道：「徐兄後會有期，小弟要先走了。」急匆匆的回身就走。

徐少華覺得他舉止有異，心頭感到奇怪，只見迎面人叢中走來一個脅挾竹棒的老丐，目光銳厲的看了自己一眼，從身邊過去。

徐少華心中不禁一楞，忖道：「這老丐不是早晨在許集攤上吃早點時，向自己討錢的那個老乞丐嗎，看他眼神充足，分明是個會武的人，史元走得匆忙，是不是看到他才避開去的呢？」

事不關己，也就無暇過問，牽着馬匹，來至一家招商客店門口。

一名伙計迎了出來，問道：「客官可是要住房嗎？」

徐少華點點頭道：「昨晚趕路錯過宿頭，要一間上房休息。」

伙計連聲應是，伸手替他接過韁繩，招呼店裏的小厮牽過馬廄，一面哈着腰道：「客官請隨小的來。」

他把徐少華領到上房，又巴結的打臉水，沏茶。

徐少華等伙計退出，就掩上房門，脫衣上床，他遭遇大故，一晚未睡，連夜趕路，自然十分疲倦，這一覺直睡到天色昏黑。

聽到伙計輕輕叩着門道：「客官，已經上燈了，小的替你老送臉水來了。」

徐少華打開房門，伙計端着一盆臉水走入，點上了燈，陪笑道：「客官請洗把臉，要上街去用飯？還是小的吩咐廚下替你老準備酒菜？小店廚司手藝着實不錯，客官吃過就知道了。」

徐少華道：「好吧，我不喝酒，你要廚房裏做幾式下飯的菜就好了。」

伙計連聲應是，退了下去，不多一回，伙計端來了四菜一湯，一桶白飯，在房內一張小圓桌上擺好碗筷，菜餚，陪着笑道：「客官請用飯了，嚐嚐這幾樣菜，還可以吧？」

徐少華不願他多打擾，點頭道：「你放着就好。」

伙計連忙應着「是」，退了出去。

徐少華拉開椅子，坐了下來，裝好一碗飯，舉筷吃了幾口，覺得菜餚果然做得十分可口，正在低頭吃飯之際！

只聽隔壁房門被人推開，似有兩個人的脚步聲走入房中，接着店伙替他們沏好了茶。

伙計退出之後，只聽有人說：「聽說金長老已經到了淮北？」

另一個人道：「目前江湖上認識那老魔頭的人不多，帮主要金長老南來，就是因爲只有金長老認識這魔頭……」

說到這裏，口中大喝一聲，道：「什麼人？」

接着只聽房門砰然開啓，那人一下掠了出去，口中咦道：「房門外明明有人，怎會連鬼影子也沒有？」

先前那人冷笑道：「會不會有點子綴着咱們來的！」

另一個人回入房中，返身坐下，說道：「有此可能，來，先喝點茶，分舵主又不在，咱們又不能露了身份，才到這裏來落店的，沒想到竟會被人盯上了。」

先前那人又問道：「方才你會不會聽錯了？其實咱們一路上並沒遇上岔眼的人物。」

徐少華聽了幾句，事情和自己無關，也就不再聆聽，自顧自的吃飯。

飯後，伙計進來收拾過盤碗，又沖了茶水，才行退去。

徐少華因明日一早還要趕路，就提前熄燈就寢，第二天天色剛濛濛亮，徐少華就會帳出門。

這時路上還沒有行人，他策馬疾行，馳了約莫三里來路，瞥見路旁左首一棵大槐樹下，躺臥着一個人！

只一眼徐少華就認出他就是昨晨在許集跟自己討錢，中午在飯莊門口跟蹤史元（姑且說他跟蹤史元吧）的老化子。

只要看他仰臥在地上的姿勢，決不是在睡覺，而且那根青竹棒也摔在離他身子一丈遠的地方，顯而易見他和人動過手，邊負了傷，此刻胸口起伏，喘得很厲害，看去傷得一定很重！

徐少華慌忙一躍下馬，走到老化子身邊，俯下身去問道：「老丈，你可是負了傷嗎？」

那老化子兩眼神光已失，只是張口喘氣，但聽了徐少華的話，雙眼眨動，忽然間有了神光，他盯着徐少華只看了一眼，凝聚的一點眼神又漸漸散去，張了張口，似要說話。

徐少華附着他耳朵問道：「老丈，你傷在那裏？」

老化子吃力的抬起右手，顫巍巍指了指他胸口，口中用力迸出：「拜託……」底下的話，已經模糊不清，幾乎氣若游絲！

徐少華不知他「拜託」自己什麼？他既然指着胸口，可能傷在胸口了，這就迅快的解開他大褂，這一瞧，不由看得徐少華目眥欲裂！

原來這老化子瘦得只剩一把骨頭的胸口，赫然印着一個紫色手掌！

這掌印，幾乎和害死爹的掌印極爲相似！

「黑沙掌！」他心頭不禁一陣激動，暗道：「難道殺害這位老化子的人，竟會和殺害爹的是同一個兇手不成？」

就在他一楞之際，忽然看到從老化子懷中跌落一片手掌大的牛皮夾子，裏面夾了一頁對摺發黃的紙張，隨手取出，打了開來，紙上畫有一個一手舉天，一手平推的人形，寫着「擎天第三式」五個楷書，和十幾行小字，字行之間，還有蠅頭大的硃字，好像是一式掌譜。

這不是一瞬間的事，徐少華把紙張依舊摺好，放入皮夾之中，心想：「他拜託自己，莫非是這個皮夾了？」

心念一轉，又俯下頭去，問道：「老丈，你託在下……」

話未說完，目光一注，發現老化子雙目已闔，臉如死灰，敢情已經嚥氣了！心中不由一陣猶豫：「他拜託自己，當然不會是要自己看他傷勢，他指的一定是懷中這個牛皮夾子了，因爲裏面記載的是一式武功，那麼他拜託自己應該是這個夾子送給什麼人了，但他只說了『拜託』兩個字，底下的話，就沒有說得出來，自己該怎麼辦呢？」

但繼而一想：「老化子不顧重傷將死，嚥着最後一口氣，拜託自己，可見這一式武功，必是秘傳絕技無疑，自己受他重託，不如先收下了，慢慢再查訪他有沒有後人，再作道理。」

當下就牛皮夾子收入懷中，心裏想道：「他已經嚥了氣，自己要不要替他掩埋呢？」

「不，自己若是給他掩埋了，就再也不知道他是誰了，不如讓他躺臥在這裏，只要有人認識他，自會傳說開去，什麼人中了『黑沙掌』，自己就可以知道他是誰了。」

這麼一想，索性連大褂也不再替他掩上，好讓過路的人看到他胸口掌印，就會很快的傳開去了。

當下朝老化子抱抱拳道：「老丈，在下不知你老是誰？只好把你遺骸留在這裏，讓大家看了傳開去，只有這個辦法可行，請老丈在天之靈，恕我不能替你老埋葬，至於你老的仇人，只要和爹是一個兇手，在下一定會替你報仇的。」

說完，就回身上馬，疾馳而去。

這一天，他急着趕路，好在從碾莊往駱馬湖是一條大路，可以縱馬急馳，只有中午在路旁打了個尖，旁晚時分，就趕到駱馬湖了。

駱馬湖杜家，可是大族。太極名宿杜浩然，在江湖上名頭極响，年逾八旬，紅臉銀髯，因他長髯垂胸，大家都尊稱他杜髯翁。

徐少華的姑母已經去世多年，孫子、玄孫，四代同堂，各有事業。

杜髯翁不願意在家納福，當老太爺，却在駱馬湖起了一座別莊，門前遍植楊柳，號爲「烟柳小築」。除了伺候他的老管家杜福，還有幾個門人，以傳授太極拳劍爲樂。

烟柳小築，徐少華自然很熟，他馳到湖邊，就沿着石板路，在綠楊濃蔭中一直到得門口。

在石板路上騎馬而行，得得蹄聲，就特別顯得响亮，因此他剛到門口；杜福早已聽到馬蹄聲了，兩扇漆得可以鑑人的黑漆大門呀然開啓，杜福就迎了出來。

他原是杜髯翁的書僮，如今也七十開外了，他一生跟着主人練拳，看起來腰骨挺得筆直，一點沒有老態，差不多只有五十出頭。

徐少華看到杜福，連忙一躍下馬，拱拱手道：「福老爹，你好。」

杜福目光炯炯的看着徐少華，問道：「徐少爺，你臉色不對，是不是太累了，快到裏面休息。」

徐少華問道：「姑爹是不是在書房裏靜坐？」

杜福道：「老主人到洪澤湖去，還沒有回來，前天着人捎來口信……」

徐少華沒待他說下去，急着問道：「姑爹去了那裏？」

「徐少爺有什麼急事嗎？」

杜福打量着他，接下去道：「老主人是鳳尾帮的黑面龍王賀帮主堅邀他到洪澤湖作客去了。」

徐少華站停下來道：「那我就不打擾了。」

杜福問道：「徐少爺到底有什麼急事，天都快黑了……」

徐少華黯然道：「爹死了……」

杜福猛然一楞，急急問道：「徐少爺，你說什麼？」

徐少華道：「我爹死在仇人『黑沙掌』下，連莊院都被燬於火，我才趕來找姑爹的。」

杜福呆住了，江淮大俠死在仇人『黑沙掌』下，連雲龍山莊都被人放火燒了，江湖上會有這樣胆大妄爲的人？一面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徐少華道：「就是前晚的事？」

杜福道：「徐少爺，就是身遭大故，也要節哀順變，今晚天色巳經這麼晚了，就在這裏住宿一宵再走不遲。」

徐少華心想：「今晚趕了路，明天中午也是要找宿頭的？不如就在這裏住宿，明日一早再趕路的好。」

這就點頭道：「如此也好，只是太麻煩福老爹了。」

杜福笑道：「徐少爺這話就不對了，你和老主人是至親，還客氣什麼？快到裏面坐，馬匹就拴在這裏好了，我會叫人照料的？」

他引着徐少華來至杜髯翁的書房，回出身去，打了一盆臉水送上，說道：「徐少爺先洗把臉。」

徐少華洗過臉。

杜福就沏了一盞茶送上，含笑道：「我巳經關照厨房，給徐少爺做幾個拿手的菜送來。」

徐少華知道姑爹平日精於飲食，烟柳小築厨子手藝是極有名的，當下說道：「福老爹，要他們不用費事，隨便的家常便飯就好。」

杜福道：「徐少爺，這你不用管，他們會做的，哦，舅老爺過世，今是不是還要去蘇州，找宋掌門人？」

徐少華說道：「我因姑爹住在駱馬湖，較爲近便，所以先到這裏來，再到蘇州去。」

杜福含笑，說道：「這麼說，徐少爺只要去一趟洪澤湖，就不用再趕到蘇州去了？」

徐少華道：「怎麼？宋師伯也在洪澤湖嗎？」

「正是。」杜福連連點頭道：「是給老主人捎信來的人說的，好像還有幾個掌門人，都被邀上洪澤湖去了。」

徐少華忖道：「那是形意、六合、武功三派的掌門人了。」

說話之時，天色巳經漸漸昏暗下來。杜福點上了燈，過沒多久，兩名小厮提着食盒走入，在書房外面的起居室中擺好碗筷，端出菜餚來。

杜福忙道：「徐少爺請用飯了。」

菜餚雖然只有五式，也都是家常飯菜，但却十分精緻可口，徐少華一連吃了三碗飯。

杜福還要給他再添，徐少華連忙搖手道：「福老爹，够了，我巳經吃飽了。」

杜福笑說道：「徐少爺，你是武林世家出身，還是斯文了些，我在你的年紀，哈哈，每餐最少也吃上五六碗，有一次，我和隣居的王大虎比吃飯，他一口氣吃了十三碗，我吃到十一碗半，就再也裝不下去，王大虎現在也抖起來了，就在洪澤湖鳳尾帮當上了副總管，比老漢是出息得多了！」

忽然「哦」了一聲，又道：「徐少爺到鳳尾帮去，一定可以見到他的，他和我是小時候的磕頭兄弟，他比我小了五歲，我還是他的老哥哥，少爺跟他提起老漢，他一定還記得。」

徐少華道：「我見到他，一定會替福老爹問候他的。」

杜福道：「謝謝徐少爺。」

他把書房右側一間客房收拾停當，說道：「徐少爺，你明天還要趕路，早些休息吧！」說完，就轉身退出，隨手帶上了門。

這一晚徐少華睡得很好，第二天一早，起身開門出去，杜福早巳給他準備好了早點。

徐少華吃過早點，向杜福再三致謝。離開駱馬湖，由宿遷一路南行，上燈時候，就趕到臨河。

這裏只是一個小鎭，但却有一家叫做碧梧園的茶館，兼賣酒菜，後面也有幾間客房，乃是鳳尾帮招待來往過客之所。

這是杜福告訴他的，要他找錢帳房，說明來意，自會給他準備船隻。

天色巳經昏黑，徐少華放緩馬匹，沿着一條小街走去，這時小街三幾家店舖，差不多十有七八上了牌門板，只有零零落落的燈火。

碧梧茶園是在小街南首，快到底了。這時候門口掛着兩盞風燈，一盞寫着「酒」字和「茶」字，樓下幾乎巳經沒有茶客，但樓上却燈火通明，人聲嘈雜，原來樓上乃是賭場，呼盧喝雉，極爲熱鬧。

徐少華駛近茶館門首，剛跨下馬鞍，就有一名青衣漢子走了過來，朝徐少華身上打量了一眼，問道：「朋友是從那裏來的？」

徐少華看他歪着頭，吊兒郎當的模樣，分明是個地痞，心頭大覺有氣，反問道：「你是磨梧茶館的人。」

那青衣漢子道：「不錯，我問你是那裏來的？」

徐少華道：「我是喝茶來的，你管我從那裏來？」

青衣漢子擋在前面，冷冷的道：「朋友不交代來歷，咱們茶館恕不招待。」

徐少華心中暗道：「賀伯伯爲人正直，領導鳳尾帮，在江湖上聲名久著，沒有人把他看作黑道人物，他底下的人，怎麼會是這些地痞混混？」

一面冷笑一聲道：「這是你說的。」

青衣漢子道：「當然是大爺說的。」

「好！」徐少華道：「我是找錢帳房來的，朋友該給我去通報一聲了吧？」

青衣漢子哈的笑出聲來，輕蔑的道：「好小子，你從那裏聽來錢帳房三個字？錢老爺子會認識你……」

徐少華聽他叫自己「小子」，心頭不

由大怒，喝道：「你敢……」

底下的話還沒出口，只聽有人接口道：「這個瞎了眼睛的東西，該打！」

話聲入耳，徐少華突覺右手執着的馬鞭被人從手上奪了過去，人影一閃，拍拍兩聲，皮鞭巳經抽在青衣漢子的頭臉上。

那青衣漢子冷不防被人沒頭沒腦的抽了兩皮鞭，痛得怪叫一聲，往後躍退，一手掩着頭頸，厲喝道：「好小子，你敢到碧梧茶館來撒野，來呀……」

他根本沒看清人影，只當出手的是徐少華。

徐少華先前也沒看清楚這人是誰？

直到那青衣漢子挨打後躍，那人才回過臉來，笑道：「徐大哥，你沒想到會是我吧？」

原來他就是在碾莊飯館沒錢付帳的史元！

徐少華喜道：「原來是史兄……」

那青衣漢子這一嚷，從茶館裏立時湧出七八個漢子來，有人喝道：「什麼人吃了豹子胆，敢到這裏來惹事？」

青衣漢子伸手一指，忽然看到有兩個人，而且史元手中拿着皮鞭，這就說道：「就是這兩個小雜種！」

「好哇，你口出汚言，那定是要找死了！」

史元手中長鞭一指，又回頭笑道：「徐大哥，你只管站着，我來對付他們這些瞎了眼睛的該死東西！」

話聲甫落，人影一閃，忽然直欺到先前那個青衣漢子面前，喝道：「我先得教訓你！」

他身法如電，話說得快，手法更快，長鞭一抖，一下就圈住了青衣漢子的脖子，向右揮出。

青衣漢子只覺脖子一緊，兩眼發黑，口中「呃」了一聲，一個人猛向右首一名漢子撞了過去。

其餘幾個漢子經青衣漢子指點：「就是這兩個小雜種」，大家立時分頭朝兩人欺來。

好個史元，身手奇快，他一出手就用青衣漢子撞向另一個漢子，兩人經這猛力一撞，同時撞倒下去。他一轉身，皮鞭再揚，這回出手又快又重，但聽「拍」「拍」連響，又有三個漢子被他皮鞭抽在頭上，痛得「啊唷」出聲。

另外三個漢子原是朝徐少華欺去的，但脚步堪堪邁出，史元像一陣旋風般巳經欺到他們身後，又是一陣「拍」「拍」連響，有的抽中頭頂，有的被抽中頦子，只要挨上一下，就一個個跌倒在地。

但馬鞭究竟不是鐵棍，這邊三個剛被擊倒，他身後巳有人站了起來。

史元就像背後長着眼睛，你剛剛站起，他身形如同鬼魅，巳經欺到你的身邊，人到鞭到，拍的一聲，又巳抽落，八個青衣漢子，誰從地上爬起來，誰的腦袋瓜上就被重重的抽中。

一個人當頭挨上兩三皮鞭，雖然不至送命，但沒有不頭破血流，鼻青眼腫的。

這些人本是青皮混混，欺善怕惡，這一頓皮鞭打得他們忽然聰明起來，只要賴在地上，不爬起來，豈不是就少挨一下嗎？因此八個人全都躺在地上，不敢稍動。

史元一手掄着皮鞭，站在八人中間，朝徐少華展齒一笑，得意的道：「這些該死的東西，不給他們一個教訓，他們眞以爲什麼人都好欺侮的呢？」

只聽有人沉聲道：「兩位是何方高人，恕錢某招待不週，但也用不着跟這些兄弟們生氣。」

隨着話聲，巳從茶館門首走出一個身穿長袍，咀上留着小鬍子的中年人來。

這人跨出店門，他身後還跟了七八個彪形漢子，雖然手中沒亮出傢伙，但每人腰間都佩着紮紅布的單刀，一手按在刀柄上，只差沒有出鞘而巳！

此人才一出現，躺在地上的八個人趕忙爬了起來，朝他圍了上去，七咀八舌的正待開口。

那人只擺了下手，八個漢子趕緊分兩邊站開。

徐少華聽他說出「錢某招待不週」的話來，再看他氣派非凡，敢情就是錢帳房了，心中暗道：「一個帳房，居然也有如此氣派！」一面抱抱拳道：「這位想必就是錢帳房了？」

錢帳房當地人莫不稱之爲「錢老爺子」，可沒有人敢直呼他「錢帳房」的，這也是方才青衣漢子出口不遜的原因之一。

錢帳房心裏縱然不悅，但他一雙眼睛可着實有些眼光，這一眼就看出徐少華不是普通年輕小伙子，口中唔了一聲，說道：「在下正是錢有德，二位如何稱呼，從那裏來的？」

「在下徐少華。」

徐少華拱着手道：「從雲龍山莊來，要去洪澤湖找賀伯伯的，是駱馬湖的福老爹告訴在下，先來這裏找錢帳房，自會給在下準備船隻，不想在下一到這裏，就引起一場誤會，眞是不好意思。」

錢帳房這下聽得連頭皮都發炸了，雲龍山莊莊主江淮大俠徐天華，這少年叫徐少華，豈不就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

他要去洪澤湖找「賀伯伯」，這賀伯伯豈不就是帮主了？

這一想，本來還托着下巴的右手，登時垂了下去，本來拉長的臉孔，刹那之間，出現了一副誠惶誠恐的諂笑，連連抱拳道：「你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錢有德該死，沒想到徐少莊主會賁臨敝地，眞是失迎之至，還望徐少莊主恕罪，嘿嘿，恕罪，恕罪。」

沒待徐少華回答，倏地回過頭去，臉色一沉，喝道：「你們這些不長眼睛的東西，如何會開罪徐少莊主的，還不快去跟徐少莊主賠罪？」

先前那個青衣漢子說叫來人竟是雲龍山莊的少莊主，也着了慌，方才自己對他傲慢無禮，出口傷人，若是他告訴了錢老爺子，自己吃不完兜着走，那還得了？

一時嚇得面無人色，撲的跪倒地上，以膝行路，連連叩頭道：「徐少莊主在上，小的有眼無珠，冒犯虎威，但望少莊主大人不忘小人過，饒了小的，小的給你叩頭。」

史元冷笑道：「方才我大哥要你通報錢帳房，你不是說錢帳房會認識你臭小子？還要叫你幾個同黨一起上，指着大哥和我，說是兩個小雜種，你現在怎麼不發橫

了呢？」

錢帳房越聽越有氣，怒喝道：「你眞是該死的東西，徐少莊主來了，你竟敢不趕快通報，還口出汚言，這要給帮主知道了，那還得了，你……眞該死！」

飛起一脚，朝青衣漢子當胸踢去。

徐少華左手一探，把那青衣漢子一個人提了開去，一面說道：「錢帳房，他已經知錯了，以後要他改過也就是了，這是誤會，說過算了。」

錢帳房是老江湖，他已經說了：「這要給帮主知道了，那還得了」，這話明明是說給徐少華聽的了。這一脚雖然踢得很猛，他也早就料到徐少華一定會勸止的，如此一來，徐少華當然不會再在帮主面前提起這件事了。

但他還裝作怒氣冲冲的模樣，喝道：「今晚若不是看在徐少莊主的金面，你這樣胡作非爲，得罪本帮貴賓，我非斃了你不可，還不給我快滾！」

那青衣漢子早已嚇破了胆，聽到這個「滾」字，有如皇恩大赦，趕緊爬了起來，忙不迭的往茶館中溜了進去。

史元撇撇咀，哼了一聲。

錢帳房又換了一副諂笑，連連拱手道：「徐少莊主的這位貴友，還沒請教如何稱呼？」

史元沒待徐少華回答，搶着道：「我叫史元，我爹也在洪澤湖作客，這次我是和徐大哥一起來的。」

在洪澤湖作客，那自然是帮主的貴賓了。

錢帳房只知道帮主這次從雲龍山莊回來，邀請了不少貴賓，到湖上盤桓，他可不清楚貴賓中是些什麼人？反正帮主的貴賓，自然都是江湖知名人物了。這就連忙抱拳道：「原來是史公子，錢有德失敬之至。」

說到這裏，連忙彎着腰，抬手肅客，說道：「徐少莊主，史公子，快請到裏面奉茶，請，請。」

徐少華道：「錢帳房請。」

錢帳房陪着兩人，進入茶園，一直進入第二進。

迎面一排三間，圍着雕欄，院落中放着兩排盆栽花木，頗爲清靜。

錢帳房把兩人讓入中間一間精緻客室落坐，立時有一名青衣使女手托銀盤，送上香茗。

錢帳房坐在下首作客，含笑道：「二位請用茶，這茶葉是眞正黃山雲霧茶，還是徽州的茶商特別送給帮主的，一共只有兩斤，帮主說，咱們這裏開的是茶園，若是有貴賓賁臨，茶園裏不可沒有好茶奉客，所以留了一斤在小店裏，在下特地吩咐她們沏上來的，二位試試就知道了。」

徐少華道：「錢帳房太客氣了。」

伸手取起茶盞，喝了一口，只覺入口有些苦，但立即變得滿口清香，還帶着甘甜，令人有潤喉沁肺，頗爲舒暢的感覺。

放下茶盞，說道：「果然是好茶。」

錢帳房陪笑道：「徐少莊主武林世家，好茶喝得多了，自是賞鑑行家，得到徐少莊主的稱許，在下深感榮幸之至。」

徐少華只覺這人俗不可耐，但也不得不敷慫着道：「錢帳房好說。」

史元也舉起茶盞喝了一口，說道：「徐大哥，你喜歡喝茶，我幾時叫人送半斤四川的猴茶來，那種茶葉是生在插天峻峯的峭壁上，人是攀不上去的，採茶得由訓練過的猴子去採，連總督進貢給皇帝老子，一年也不過七八兩，我爹也喜喝茶，有人送了爹一斤，我喝過一次，茶一進口，就有一縷濃馥的香味，直透心脾，比這黃山雲霧茶還香得多呢！」

四川總督進貢給皇帝老子，一年不過七八兩，有人孝敬他爹，却有一斤之多，他爹豈不是比皇帝老子還大了？

鐵帳房當然聽得出這位史公子的口氣，他爹顯然不是尋常人物，這就連連點頭道：「史公子說得是，四川猴茶，乃是茶中極品，在下只是聽說過，黃山雲霧茶，雖然也是上上之選，還可以買得到，四川猴茶，明定爲貢品，那就不是尋常人所能喝得到的。」

徐少華微笑道：「多謝史兄，品茗是文人雅士的事，咱們是江湖人，那有這種閒情逸緻？」

史元道：「江湖人爲什麼不能有閒情逸緻？」

他說話的口氣，顯然有些不高興。

徐少華心中暗說道：「我和你不同，我有血海深仇在身。」但這話他沒說出口來。

就在此時，兩名青衣使女已在客廳左首一間擺好杯筷，並肩走入，躬身道：「錢老爺子，可以請兩位公子入席了。」

錢帳房點點頭，站起身，陪笑道：「徐少莊主、史公子、二位遠道賁臨，在下無以爲敬，命廚下準備了幾色粗餚淡酒，稍盡地主之誼，二位請入席了。」

徐少華、史元兩人也不再客氣，由他陪同入席。兩名青衣使女手執銀壺，替三人面前斟滿了酒。

錢帳房站起身，舉杯道：「徐少莊主，史公子難得光臨，在下敬二位一杯。」

徐少華連忙說道：「不敢當，錢帳房快請坐下，在下前來打擾你，應該在下敬你的，只是在下不會喝酒，還請錢帳房原諒。」

他不是不會喝，而是新遭父喪，那有喝酒的心情？

史元跟着道：「錢帳房，我也不會喝酒，你自己多喝幾杯吧！」

錢帳房諂笑道：「沒關係，二位那就吃菜吧，來，請，請！」

碧梧園既是鳳尾帮接待賓客之處，廚司手藝自然不會差到那裏去，端上來的每一盤熱炒，都是色香俱佳，這一頓飯，自是吃得極爲舒服。

飯後，使女又沏上香茗來。

錢帳房道：「敝園一共有八間賓舍，四間單舖，四間雙舖，二位公子既是一起的，是不是要他們收拾一個雙舖房間，兩張床相對，可以對面講話，還是一人一間，比較清靜？」

徐少華道：「在下隨便，史兄呢？」

史元臉上一紅，忙道：「兄弟在家一人一間睡習慣了，還是一人一間的好。」

錢帳房就朝一名使女吩咐道：「那就東首的兩間好了，快去收拾一下，二位公子路上鞍馬勞頓，也好早些休息。」

那使女答應一聲，退了出去。不多一會，回身走入，躬着身道：「錢老爺子，二位公子的賓舍已經收拾好了。」

錢帳房立即站起身，陪笑道：「二位公子可以去休息了，在下替兩位帶路。」

徐少華、史元同時站起，由錢帳房陪同，轉過長廊，來至東首賓舍。這是毗連的兩個房間，收拾得十分乾淨。

錢帳房陪笑道：「這裏只是敝帮招待來往賓客權宿一宵的，因陋就簡，二位公子還需要些什麼，只管吩咐好了。」

徐少華道：「已經很好了，在下兩人多有打擾，眞是不好意思，時間不早，錢帳房請回吧！」

錢帳房連連說着：「這是應該的。」隨即告退。

徐少華、史元二人進入房間。史元道：「徐大哥，你住這一間，小弟住隔壁一間好了。」

徐少華道：「好吧，史兄要不要坐一回？」

史元展齒一笑，說道：「小弟跟你進來，自然要坐一回，和大哥聊聊的，否則我早就回房去了。」

青衣使女跟着走入，重新給兩人沏了茶，才行退出。

史元取起茶盞，托在手上，輕輕喝了一口，抬目道：「徐大哥，小弟有一句話，不知該不該說？」

徐少華道：「史兄要說什麼，只管請說。」

史元放下茶碗，說道：「好，那小弟就直說了。」

他目光直注徐少華，說道：「我們萍水相逢，在我最難堪的時候，只有你帮助我，使我心裏十分感激……」

徐少華笑道：「些許小事，史兄還提它作甚？」

史元道：「不，我要說，大哥對我好，我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他口氣一轉，接着又道：「我在家裏沒有兄弟姐妹，只有我一個人，你年紀比我大些，所以才叫你徐大哥的，心裏自然是想認你做大哥，不知你肯不肯認我這個兄弟？」

徐少華含笑道：「我也沒有兄弟姐妹，有史兄這樣一個英俊兄弟，自然願意的了。」

史元道：「那我叫你徐大哥，你還叫我史兄、史兄的？」

徐少華看他說得稚氣，點着頭，笑道：「好，我以後叫你史兄弟好了。」

史元不依道：「不，我叫你大哥，你要叫我兄弟，我們不許再帶上姓。」

徐少華道：「好吧，愚兄就叫你兄弟好了。」

「這樣才對！」史元得意一笑，取起茶碗又輕輕喝着，側臉問道：「大哥，你到洪澤湖去，有什麼事嗎？」

徐少華道：「愚兄是找我姑丈和大師伯二人去的。」

接着又補充道：「我姑丈就是杜髯翁，大師伯姓宋，諱天壽，是淮揚派的掌門人。」

史元偏頭問道：「你找他們有事？」

徐少華神色一黯，說道：「愚兄是給兩位老人家報訊去的，我爹死在仇人的掌下……」

史元吃驚道：「大哥是說伯父死在仇人掌下，這是最近的事？」

「就是前天的事。」徐少華就把自己和師傅一同回去，師傅無故失蹤，自己趕回雲龍山莊，發現爹和莊中四十餘口，都已遇害，以及莊院也在轉眼之間，燬於大火，大概說了一遍。

史元眼睛轉動，驚異的道：「這會是什麼人下的毒手呢？」

徐少華切齒道：「不知道，但我一定會查得出來的，雲龍山莊四十餘口血債，我要把他碎屍萬段，方雪心頭之恨！」

史元緩緩走到他身邊，說道：「大哥，我會帮你的，帮你把仇人找出來，你不會孤單的。」

徐少華心頭激動，一把握住史元的手，說道：「謝謝你，父仇不共戴天，愚兄要手刄親仇，不要有人相助。」

史元被他握住了手，臉上有些驚怯模樣，但並沒抽回手去，說道：「大哥要手刄親仇，並沒有錯，但一個人總是人單勢孤，小弟說的帮你，只是從旁相助，何況我們是兄弟了，大哥的事，自然也是小弟的事呀！」

徐少華握着他的手，搖動着，感激的道：「你眞是我的好兄弟。」

史元輕輕抽回手去，笑道：「本來就是咯！」

他忽然望着徐少華道：「大哥，你要保重身體，明日一早就要起身，還是早些睡吧！」說完轉身往外走去。

徐少華也因明日一早就要上洪澤湖去，也就熄燈就寢。

翌日天色堪堪黎明，徐少華剛起床，一名青衣使女已經端着臉水進來，等他盥洗完畢。

只聽史元的聲音在門口叫道：「大哥起來了嗎？」

徐少華接口道：「自然起來了，不過賢弟比我還早。」

史元一脚跨入，笑笑道：「你還不知道呢，錢帳房不但吩咐她們早已給我們準備好了早點，而且連船隻也安排好了，只等大哥起來之後，用過早點，就可以上船了。」

徐少華道：「這位錢帳房眞是能幹，難怪賀伯伯要派他在這裏接待來往的賓客了。」

「不敢，不敢！」門口出現了錢帳房，一臉諂笑，拱着手，說道：「徐少莊主誇獎，在下愧不敢當，這些小事，都是在下份內之事，徐少莊主見到帮主之時，如果能夠替在下美言幾句，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徐少華忙道：「在下見到賀伯伯，自然要說：這次多蒙錢帳房招待，到了碧梧園，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錢帳房連連拱手道：「多謝徐少莊主多多提拔。」

接着抬手肅容，領着兩人進入起居室，落坐之後，兩名青衣使女立即端來一鍋稀飯，四碟小菜和兩籠肉包子，然後替三人裝上稀飯。

（未完·四）

岳小玉傳

虬龍倚馬錄故事

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小玉對神通教的看法是：恨帝雖然派遣部屬圍困大悲谷，只不過虛張聲勢，眞正要捉殺萬層樓的希望是利用自己這一着棋，掩飾他的罪行，借刀殺人，嫁禍自己，而自己又不得不答應，因爲師父公孫我劍在他的手裏，但又不願冒大不韙揹黑鍋，只是暫時敷衍着恨帝，隨圖良策，遇到郭冷魂、歐如神等高手，再加上丐幫諸葛酒尊出謀策劃，由諸葛酒尊負責，帶岳小玉去找清壑觀主太乙眞人，因爲探知太乙眞人南下住在金丹別院，據說是和一個高手印證武功去了斷腸峽，衆人衝入峽內，岳小玉去找太乙眞人，諸葛酒尊等把守峽口……

得眞人指點　少俠心歡喜

斷腸峽地勢狹長而彎曲，兩邊峭壁有如刀斧削就，看來就像是一條巷子。

那三個儒士的輕功，岳小玉直至現在還是沒法子看得通透。

初時，單憑耳朵判斷，覺得這三個「書獃子」的輕功既不算差，也不見得高明到什麼地方去。

但這時候，三人制服見心道長之後，向斷腸峽疾馳而往的速度，却是令人大吃一驚的。

連岳小玉也吃了一驚。

三個儒士所用的輕功，已不再是什麼「八步趕蟬」，而是高明之極的「凌波飛渡」。

「凌波飛渡」這套輕功若是練得到家，可以登萍渡水，簡直就有如神仙境界一般不可思議。

斷腸峽雖不是湖海河流，但這三儒士的輕功身法，仍然可以看得出是一流絕妙的。

「好厲害，便是布公子也不見得可以比這三人高明到什麼地方去。」岳小玉心裏暗暗驚嘆。

但實際上，他自己的輕功也絕對不弱，三儒士走勢雖快，他還是可以緊接跟隨，並未有半點墮後。

就只是一眨眼間功夫，四人已相繼進入峽內。

太乙眞人果然就在峽內！

× × ×

斷腸峽是肅殺之地，此語實在不虛。

太乙眞人乃玄門第一高手，不但輩份高，武藝登峯造極，養氣功夫也是令人欽佩萬分的。

是誰可以令到這麼一個出家人，從冰天雪地的長白山南下江南？

是誰有資格跟太乙眞人在斷腸峽內決一死戰？

岳小玉也許很好勝，但却更好奇，他很想知道答案。

這時候，峽內只有一個老道士，不問而知正是太乙眞人。

但太乙眞人面前，並無對手，只有一條斷臂。

眞人雙臂仍在，這條斷臂不是他的。

岳小玉一看就已明白，太乙眞人果然在峽內與另一高手決戰，而且決戰已經成爲過去。

只見太乙眞人盤膝閉目而坐，頸下白鬚隨風飄動，面上神情異常平淡，就像是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一樣。

但岳小玉知道，一幕驚心動魄的決戰，就在不久之前，在這斷腸峽內爆發。

那條斷臂，就是太乙眞人的對手留下來的。

那是一條左臂。

但人呢？

人不見了，他顯然像是一條受了重創的野獸，再也不敢逗留。

然而，太乙眞人既已佔了上風，要殺對方應該不是什麼難事。

但那人却已走了，是不是太乙眞人放了他一條活路？

岳小玉很想知道答案，但却是無從問起。

於是，他盼望那三個儒士，可以代替自己把答案找出來。

然而他失望了。

那三個儒士，雖然目睹峽中這般景況，却還是一言不發，既未上前仔細察看，也沒有向太乙眞人問過一句說話。

岳小玉却忍不住了，雖然面對着武功蓋世、有玄門第一高手稱譽的太乙眞人，仍然毫不怯畏，大步上前向他請安。

「晚輩岳小玉，特來參見眞人。」岳小玉朗聲說。

太乙眞人眸子半開半闔，淡然道：「你就是『笑公爵』公孫我劍的徒兒嗎？」

岳小玉躬身答道：「正是！」

太乙眞人道：「你來得正好。」

岳小玉奇道：「好在何處？」

太乙眞人道：「該來的時候，你就來了，豈不是來得正好嗎？」

岳小玉道：「晚輩愚昧，聽不懂眞人的意思。」

太乙眞人微微一笑，道：「你現在不懂，將來懂了，也是一樣的。」

岳小玉搖搖頭，道：「但晚輩認爲不一樣。」

太乙眞人道：「何解？」

岳小玉道：「比方吃飯，人餓了就需要吃，倘若餓得沒飯吃，等到餓死之後才把幾十碗飯送到面前，那就再也無補於事了。」

太乙眞人頷首道：「你說的是，但你現在不見得很快就會死。」

岳小玉道：「那是很難說的。」

太乙眞人道：「難道你認爲自己身在險境之中？」

岳小玉道：「可能是的。」

太乙眞人白眉一蹙，道：「險在何處呢？」

岳小玉說道：「眞人神功蓋世，只消一舉掌，一揮劍，晚輩就得隨時性命不保了。」

太乙眞人道：「但貧道爲什麼要向你施毒手？」

岳小玉道：「晚輩言出無狀，本就是個該死萬分之人。」

太乙眞人搖了搖頭，嘆道：「言出無狀，並不該死，一着棋差，那才是該死萬分的。」

岳小玉眉頭一皺，道：「眞人的說話，晚輩越聽越不懂了。」

太乙眞人道：「現在懂不懂並不重要，你只管聽着便是。」

岳小玉道：「晚輩何幸得此機緣聆聽眞人教誨，自是多多聽從，多多得益。」

太乙眞人微微一笑，道：「好聰明的孩子。」

岳小玉道：「眞人年少之時，想必比晚輩更加聰明百倍。」

太乙眞人道：「聰明與否，貧道不敢說，只是與道學有緣，俾能略悟上界神機，如此而已。」

岳小玉道：「眞人非凡人，莽莽江湖，千千萬萬英雄豪傑，盡皆欽服。」

太乙眞人道：「岳施主，別把貧道說得太神化了，人，總有一敗的時候。」

岳小玉道：「敗並非辱，只要敗得其所，敗得其時，其敗也宜。」

太乙眞人聞言，不由目露訝異之色，怔怔地看了岳小玉半晌。

「岳施主，憑你這把年紀，居然能說出這幾句話，實在出人意表。」

「晚輩信口雌黃，眞人恕罪。」

「非也，非也。」太乙眞人搖頭不迭，正色說道：「你若是滿口胡言，貧道決不會跟你再說下去，須知黃昏時將至，貧道已再無明日。」

岳小玉聽到最後兩句話，先是一怔，繼而大大的吃驚、呆住。

太乙眞人說到「須知黃昏將至」之際，岳小玉大奇。

他不必仰望天色，也知道時辰尚早，別說黃昏，便是距離正午還有一段時候。

但太乙眞人接下來的那句：「貧道已再無明日。」却使岳小玉爲之大吃一驚。

「眞人……」他不由失聲呼叫。

「來時渾噩，去得泰然，這是不必大驚小怪的。」太乙眞人神情莊重地說。

岳小玉深深吸一口氣，道：「人生來去，雖然不值得大驚小怪，但眞人身繫武林安危，豈可說走便走。」

太乙眞人道：「此一去也，又豈是貧道作得了主的？」

岳小玉道：「眞人氣色正旺，怎會再無明日？」

太乙眞人道：「貧道潛修武學數十載，不敢說有什麼巨大成就，但對於自身經脈氣絡，却是瞭如指掌的。」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眞人認爲有什麼不妥？」

太乙眞人道：「諸事皆妥，獨欠迴行之力。」

「迴行之力？」岳小玉這一次眞的不懂了，大大的不懂。

太乙眞人微微一笑，道：「貧道所練內功，名曰『大迴無量勁』，這種內功，最重視的一節，就是迴行之力。」

岳小玉說道：「是否有此力則生，無此力則……則……」一時之間「則」不下去。

太乙眞人却不避忌，接口道：「不錯，正是有此力則生，無此力則氣盡潰，不出六個時辰得氣絕身亡。」

岳小玉凜然道：「眞人神功蓋世，怎會欠缺了迴行之力？」

太乙眞人道：「這是命中註定，到了今日終於刦數難逃。」

岳小玉大惑不解，道：「眞人昔才決戰，不是戰勝了嗎？」

太乙眞人道：「贏了劍法，但却輸了一掌。」

岳小玉道：「那人是誰？」

太乙眞人道：「天恨帝君，也就是天恨幫主恨帝。」

岳小玉臉色倏變，失聲說道：「原來眞人此次南下，就是爲了要和恨帝決一死戰。」

太乙眞人道：「正是。」

岳小玉目注着地上的一條斷臂，道：「這是恨帝留下來的。」

太乙眞人道：「不錯，他避開了貧道九百六十一劍，但最後還是避不開那招『暮來飛雪』。」

岳小玉道：「恨帝既斷一臂，怎能不敗？」

太乙眞人道：「他沒有敗，而且，他是故意用左臂來承受貧道一劍的。」

岳小玉凜然道：「哦，這又是什麼道理。」

太乙眞人淡然一笑，道：「你下過象棋沒有？」

岳小玉道：「自然下過。」

太乙眞人道：「恨帝這一着，就是棋盤上的『兌子法』，他是以炮兌車，雖棄一臂，却取勢回敬貧道一掌。」

岳小玉不由面色一變，道：「好狠的恨帝。」

太乙眞人道：「恨帝以恨字當頭，爲人之惡絕毒辣，不難想見。」

岳小玉道：「但此一臂換取搏擊一掌，這代價實在不輕。」

太乙眞人道：「當然不輕，尤其是以恨帝今時之權勢地位，缺一手臂，影响絕不會小。」

岳小玉道：「但也一定認爲是值得的，否則決不肯有此一着。」

太乙眞人道：「即以貧道而言，也同樣沒有後悔這一戰。」

岳小玉一怔，道：「難道眞人認爲：以眞人之性命換取恨帝一條左臂，也是值得的嗎？」

太乙眞人道：「死有輕於鴻毛，有重於泰山，貧道這一戰雖未能把恨帝毀於劍下，也總算斷了恨帝一隻左臂，對於日後武林，未必就會全然沒有半點好處。」

岳小玉道：「就只怕是算來算去，還一樁賠本生意。」

太乙眞人道：「一時之得失，不足掛齒，要救江湖，要救蒼生，就得從長遠處去看。」

岳小玉點了點頭，心下却大不以爲然，忖道：「出家人是吃素的，想法總跟老子有一大段差別。」

太乙眞人直視着他，忽然莞爾一笑，說道：「岳施主，你心裏是否感到很不服氣。」

岳小玉吃了一驚，忙應道：「沒這回事，晚輩是個微不足道的凡夫俗子，今日有緣聆聽眞人指引教誨，已屬三生有幸之事。」

太乙眞人道：「就算眞的三生有幸，也是另一回事，若不服氣就是不服氣，兩者不可混爲一談。」

岳小玉暗叫一聲：「好厲害的老道爺。」當下不再說話，以免越說越是出錯。

這也是他聰明之處。

言多必失，在某些時候，最好就是暫時閉上嘴巴，看清楚形勢再說不遲。

× × ×

已漸正午，仍距離黃昏還是很遠。

然而，在太乙眞人的感覺裏，却不是這樣的。

黃昏已快到了，他的生命也將走到盡頭。

但他也並不沮喪。

他要和岳小玉好好的詳談。

岳小玉忽然想起了見心道長，便道：「見心道長在峽谷之外，要不要把他請進來。」

太乙眞人道：「他是負責守在峽外的，但却給你們四人闖了進來，顯見他巳受制於諸位了，既然如此，就算把見心喚來，又有何用！」

岳小玉心中不由暗自嘆了口氣，忖道：「薑是越老的越辣。」

隔了片刻，太乙眞人又對岳小玉說：「岳施主，你既巳來了，有說話就不妨直說，須知時間來去匆匆，誰也沒有法子可以挽留得住。」

岳小玉心想：「這話最有道理。」當下便說道：「晚輩想找一人，還望眞人指

引。」

「岳施主想找的是什麼人？」

「白木頭一塊巾。」

「唉，果然不出貧道所料。」

「眞人早就猜到了？」

「白木頭一塊巾，就是恨帝的女兒，你們想對付恨帝，所以就向她打主意了，對不？」太乙眞人神情嚴肅地說。

岳小玉不敢撒謊，只得點點頭，道：「確然如此。」

太乙眞人道：「但你們可知道，白木頭一塊巾的身世。」

岳小玉一愣，道：「這個，這個晚輩本就不大清楚了。」

太乙眞人道：「既不清楚，那又何必動她的主意？」

岳小玉道：「這是爲勢所迫，不得不有此一舉。」

太乙眞人道：「但貧道奉勸一句，這條路還是不走也罷。」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有一事，眞人也許不大知道。」

「是關於那一方面的。」

「家師。」

「貧道知道尊師巳落在恨帝手中。」

岳小玉大爲詫異，道：「眞人早就知這件事了？」

太乙眞人道：「是恨帝在決戰之前說的。」

岳小玉道：「恨帝怎麼說？」

太乙眞人道：「他說把公孫老俠擄禁，乃是爲了武林大局着想。」

岳小玉冷笑道：「一派胡言！」

太乙眞人道：「恨帝做事，自有他的一套手段，旁人要學也學不來。」

岳小玉道：「晚輩也不是以恨帝爲榜樣，只是苦無良策，才有此依樣葫蘆，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想法。」

太乙眞人嘆了口氣，道：「就只怕縱使把恨帝女兒擒獲，也是於事無補的。」

岳小玉道：「難道恨帝會連親生女兒的安危，也置諸不理嗎？」

太乙眞人說道：「他的女兒，本是無辜者，恨帝那邊怎樣處斷，暫且不說，就以你們這一邊來說，只怕也很難狠得下心腸。」

岳小玉咬了咬牙，道：「形勢逼人，那也顧不得許多了。」

太乙眞人道：「但你可知，白木頭一塊巾的眞正身份，究竟怎樣？」

岳小玉反問道：「她不是恨帝的女兒嗎？」

太乙眞人道：「除此之外呢？」

岳小玉搖搖頭，道：「這個晚輩就不知道了，還望眞人詳加指引，自是感激不盡。」

太乙眞人道：「岳施主是聰明人，不妨用心想一想。」

岳小玉苦笑一下，道：「並非晚輩懶動腦筋，只是所知實在有限，就算想猜想也是無從猜起。」

太乙眞人道：「凡事追根尋源，你不妨在恨帝女兒稱號方面費一點神……」說至此，闔目沉吟，不再開口說話。

「白木頭一塊巾，」岳小玉也閉上了眼睛，想了片刻，忽然叫道：「那不是一個『棉』字嗎？」

太乙太人緩緩地點頭，道：「果然是個聰明的孩子。」

岳小玉摸耳抓腮，沉吟道：「這個『棉』字，好像有點耳熟……這個……這個……唉，不會的，恨帝的女兒怎可能姓葉的？」

太乙眞人却接口道：「何以不可能姓葉？」

岳小玉陡地一呆，道：「難道恨帝的女兒，眞的姓葉嗎？」

太乙眞人道：「正是姓葉。」

岳小玉心神一震，道：「眞姓葉，芳名裏又有一個棉字……那麼此女子莫非就是葉……葉紅棉嗎？」

太乙眞人不置可否，只是淡然道：「施主是個聰明人，這椿事，你自己慢慢再想好了。」

岳小玉急道：「此事非同小可，還望眞人多加指點引路。」

太乙眞人道：「貧道巳說得太多了，再說下去，就是浪費時候。」

岳小玉本想說時間還多着哪，但看看太乙眞人越來越是蒼白的臉色，這句說話便吞了回去。

只聽見太乙眞人又緩緩地說道：「據貧道所知，你是個很有福氣的人。」

岳小玉一呆，道：「何以見得？」

太乙眞人道：「你年紀輕輕，就巳迭有奇遇，先拜公孫老俠爲師，再拜練驚虹爲義父，這兩椿機緣加在一起，就是莫大的福氣。」

岳小玉道：「就只怕晚輩朽木難雕，辜負了兩位老人家一番期望。」

太乙眞人道：「這是不必担心的，公孫老俠與練老宮主都是目光如炬之輩，憑他倆的眼光，決不會挑錯了人。若是朽木，想得到這個人的垂顧，那就眞是痴心妄想頂透極了。」

岳小玉道：「只嘆晚輩力量孤薄，雖見師父被困虎穴，還是沒法子可以出手搭救。」

太乙眞人道：「公孫老俠爲恨帝所擄，貧道早巳知之，本來也想施以援手助他脫離險境，只是格於形勢。方始遲遲未曾輕舉妄動。」

岳小玉道：「眞人謹愼從事，那是明智之舉，但晚輩身爲弟子，却是不能不急。」這三兩句話說來婉轉，實則巳暗罵了太乙眞人，罵他袖手旁觀，並未急急拯援公孫我劍。

太乙眞人却恍似聽不出他言下之意，只是繼續說道：「恨帝要執掌武林牛耳，本來也不是一件壞事。」

岳小玉立時接道：「無論是誰，只要心腸好夠義氣而又有眞實本領，他要執牛耳也好，象耳也好，晚輩都一定大力加以擁護。」

太乙眞人道：「但恨帝只符合了其中一件。」

岳小玉道：「是那一件？」

太乙眞人道：「環顧當今武林，最有眞實本領的能人異士，以貧道所見，第一個就得推數到他。」

岳小玉心念一動，接口道：「這麼說，這恨帝倒可算是武林奇葩了？」他這句

話別具深意，是想聽聽太乙眞人的口氣。

但太乙眞人却不答腔，只是輕輕嘆了口氣，又再閉上了眼睛。

岳小玉等了半晌，知道太乙眞人不會再深入地談及恨帝，便轉過話題，道：「晚輩想找恨帝的女兒，眞人可否把她的下落賜告？」

太乙眞人眸子又再半開半闔，道：「貧道就算把她的下落說出，施主把她擄獲也不容易。」

岳小玉道：「容易與否，晚輩是在所不計的。」

太乙眞人沉吟良久，才道：「也罷，你要找恨帝的女兒，只須先找到唐鑑這個人便可。」

「唐鑑？」

「不錯，唐鑑本是唐門中人，而且輩份極高，年紀也已在六十開外了。」

「其人武功想必也是極高了。」

「那却不是，」太乙眞人搖搖頭，道：「唐鑑的外號是『平穩五擊掌』，他練的是唐門五擊掌法，掌力有毒，招式也極奇詭，但唐鑑爲人懶惰，向來練功不勤，悟性也是一般而已，以是其人武功，在唐門內只算是個二流人物。」

岳小玉說道：「所以，江湖上的朋友就在他的外號之上，再加添了『平穩』二字？」

太乙眞人道：「不錯，一個人做事平平穩穩，本來沒有什麼不好，但在唐鑑的外號上加上『平穩』二字，却不啻是個貶詞。」

岳小玉道：「唐鑑若能知恥近乎勇，就該努力發奮練功，把這『平穩』二字洗刷掉。」

太乙眞人搖搖頭，道：「唐鑑却不是這樣想，他對於『平穩』這兩個字，絲毫不以爲忤，即使他跟別人通名報姓。也照說自己就是『平穩五擊掌』唐鑑。」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唐鑑和恨帝的女兒，又有什麼相干了？」

太乙眞人道：「唐鑑雖然武功不高，但在蜀中唐門逾千高手弟子之中，却是人緣最好的一個。

「但他人緣雖好，却也難免有對頭人，有一年，大概是在八年前罷，他給唐老太爺逐出了唐門。」太乙眞人緩緩地說：「唐老太爺爲人精明，那是衆所周知的，但這一次，唐鑑被逐出唐門，過程却是十分曲折複雜，別說是外人，就連唐門中人也是各有各的看法，有人認爲唐鑑罪大惡極，逐出唐門已是便宜了他，但也有人認爲唐鑑是寃枉的，這位『平穩五擊掌』決不會做出對不起唐門的事情來……」說到這裏，太乙眞人嘆息了一聲。

岳小玉雖然很想知道答案，却也並不急急催促。

太乙眞人默然良久，才又緩緩地接着說道：「常言有云：『清官難斷家務』！唐鑑在唐門裏的是是非非，旁人是無法可以知道眞相的，就算知道眞相，也決難插手一管。」

岳小玉道：「晚輩也是這麼想。」

太乙眞人道：「唐鑑在唐門的事，姑且不論，總之他很不得意，終於就投靠到天恨帮裏。」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決定似非明智之擧。」

太乙眞人道：「但他投身到天恨帮，也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

岳小玉道：「這是否也算是『平穩』呢？」

太乙眞人道：「他投身到天恨帮，一方面既未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他對江湖中事早已意興闌珊，既不想爭功，也不銳意求利，可說是平平淡淡的過日子，有時候看來簡直就像個呆人一樣。」

岳小玉道：「這就不怎麼妙了。」

太乙眞人說道：「但是如此不妙的一個人，近來却肩負起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責任。」

岳小玉聰敏過人，立刻接口道：「是不是負責保護恨帝的女兒？」

太乙眞人頷首道：「正是。」

岳小玉道：「晚輩要怎樣才能找到唐鑑？」

太乙眞人道：「唐鑑每天清晨，必到天雅館喝茶。」

岳工玉道：「天雅館在何處？」

太乙眞人道：「洛陽城西，據說那是城中最好的一家茶館，不但地方雅潔，烹茶的功夫也是一絕。」

岳小玉道：「這位唐前輩，倒也懂得享受。」

太乙眞人却接道：「貧道也好茶，喝茶既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學問。」

岳小玉一呆，不由訕訕一笑，道：「眞人說的是。」

太乙眞人接道：「但你必須緊記，恨帝縱使罪惡貫盈，但他的女兒，却是無罪的。」

岳小玉道：「晚輩明白，這一次也只是逼於無奈，方才出此下策的。」

太乙眞人長長的嘆了口氣，道：「只可惜貧道時候已到，再也沒法子助你一臂之力……」

「不！眞人帮助晚輩良多，晚輩是一輩子也感激不盡的。」

太乙眞人沉吟半晌，忽道：「你實在是個很有福氣的人，既拜公孫我劍爲師，復有練老宮主收爲義子，更兼且身懷武林四寶，這機緣之佳妙，恐怕這一千年以來也是無人能及。」

岳小玉反而一呆，道：「請問眞人，何謂之武林四寶？」

太乙眞人道：「可勝則勝譜，是否在你手中？」

岳小玉點點頭。

太乙眞人又道：「倚馬可待經呢？」

岳小玉道：「也在晚輩手裏。」

太乙眞人道：「銀蠶絲軟甲和倚馬神劍，也同樣是你之物了？」

岳小玉忙道：「銀蠶絲軟甲是的，但這倚馬神劍，却是碧血樓台總調度沈必理大將軍之物，晚輩如今只是暫時借用借用而已。」

太乙眞人却說道：「沈總調度不合此劍。」

岳小玉奇道：「爲什麼不合？」

太乙眞人道：「不合也就是不配，須知神兵利器，唯有能者方可居之，倘非能者，就算得到了它，也決計不會長久。」

岳小玉道：「沈總調度精明勇武，絕非庸碌之輩。」

太乙眞人道：「但他還是配不上倚馬神劍。」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連沈總調度也不配，誰配？」

太乙眞人道：「有福之人。」

岳小玉一呆，問道：「怎樣才算是有福？」

太乙眞人道：「岳施主就是個有福之人，你不但有福，而且也有謀略，更有胆氣，是個漂亮的江湖人物。」

聽見太乙眞人這麼說，岳小玉不禁爲之飄然起來。

太乙眞人默然半晌，又道：「你練過可勝則勝譜和倚馬可待經的武功沒有？」

岳小玉搖搖頭，道：「沒有。」

太乙眞人道：「這兩本都是武學奇書，而且還是一對兒的武林秘典，你居然有機緣一個人全部獨得，實在是異數！」

岳小玉道：「可勝則勝譜，乃郭冷魂大哥所贈，至於倚馬可待經，晚輩也是得來毫不費工夫的。」

太乙眞人道：「這就是緣份了，須知人與人之間，固然要講緣份，人與物之間，也是一樣這般道理的。」

岳小玉道：「得失莫强求，這確是千古不易的至理明言。」

太乙眞人道：「你看過這兩本武學奇書沒有？」

岳小玉點了點頭，說道：「看過，兩本奇書都記載着不少口訣，還有一些練功圖譜，有的看來很淺易，有的看來却極深奧。」

太乙眞人道：「那些口訣，你有沒有唸熟？」

岳小玉道：「都唸熟了。」

「很好，這也是一樁機緣……」太乙眞人淡淡道：「貧道就在這裏跟你談談怎樣？」

岳小玉不由心中狂喜。

太乙眞人說要和他「談談」，分明就是有意闡釋這兩本武學奇書，這種機緣，實在是太難得了。

太乙眞人乃玄門第一高手，有這等蓋世高手親自指點，夫復何求？

當下，岳小玉歛定心神，全神貫注傾聽太乙眞人的每一句說話。

說來說去，太乙眞人好像對這兩本武學奇書，也有着極深刻的瞭解和認識。

岳小玉越聽越奇，等到太乙眞人不再說話之後，他已完全相信，太乙眞人也曾經看過這兩本武學奇書。

「眞人在很久以前就看過可勝則勝譜和倚馬可待經了？」

「倚馬可待經原本就是貧道所著。」

岳小玉「啊」一聲，接着又問：「那麼可勝則勝譜呢？」

「可勝則勝譜，乃郭冷魂祖父所著，他祖父郭可勝，與貧道頗有淵源。」

「然則，可勝則勝譜與倚馬可待經之間，又有什麼關連？」

「郭可勝與貧道曾經有過一次生死決戰，結果兩敗俱傷，但經此一戰，兩人反而盡釋前嫌，大有識英雄者重英雄之嘆。

「其時，武林中有一異人，醫術極其高明，郭可勝與貧道苦戰受傷後，就是這位異人悉心治療，才得以完全康復。

「在療傷期內，貧道與郭可勝朝久相對，談得異常投契，久而久之，大家談起了武功，忽然生出一種渴望。

「我們都想研究創出一套絕世武功，於是，他著成可勝則勝譜，貧道則著成了倚馬可待經，而這兩套武學，都是經過我們二人互相參研，才慢慢一字一字地著成的。」

岳小玉不由吸了一口氣，道：「兩位前輩總共花了多少時間？」

「不多，只是兩年。」

用兩年時間寫成兩本不世的武學奇書，的確不算太久。

但岳小玉却不是這樣想。

他暗暗抽了一口凉氣，忖道：「若要老子花兩年時間來寫什麼勞什子經書，那可要命之至。」

太乙眞人接着又道：「其後，貧道把倚馬可待經送給了一個怪人。」

岳小玉一怔：「如此奇書，何以送給別人？」

太乙眞人道：「奇書贈奇人，又有何不合？」

岳小玉道：「這個奇怪的人是誰？」

太乙眞人道：「你的義父：『茹毛飲血鬼獨夫』練驚虹！」

岳小玉又是一呆：「眞人所說的怪人，就是晚輩的義父？」

「不錯。」太乙眞人道：「儘管當年武林中人對練老宮主的看得極差，但貧道却知道，他雖然戾氣甚重，殺孽亦多，却是個『假魔眞俠』！」

「假魔眞俠？」岳小玉覺得奇怪極了，但想了一想，立刻就認爲太乙眞人所言甚是。

太乙眞人沉吟半晌，接道：「貧道早已算出，練宮主這一生之中刦數極多，但可以助他一臂之力之人，却僅有兩人。」

岳小玉忙道：「這兩人是誰？」

太乙眞人道：「這兩人，一個是尤婆婆。」

岳小玉的眼睛不禁有點紅了：「尤婆婆是個好人，可惜不能再多活幾年。」

太乙眞人道：「尤婆婆雖死，已然不算短壽，而且，另一個可以帮助練老宮主的人，也接着在江湖上出現。」

岳小玉道：「這人是誰？」

太乙眞人道：「正是岳施主。」

岳小玉一呆，道：「晚輩可帮不了義父什麼……」

太乙眞人搖搖頭，道：「命數如此，你不必驕傲，也毋須過於謙遜。」

岳小玉道：「義父曾囑咐晚輩，要全力對抗天恨帮，今日有幸與眞人相遇，還望眞人多加指點才好。」

太乙眞人喟然道：「貧道已盡了心力，此後就得靠施主了……」

說到這裏，這位玄門一代大宗師，就此坐化。

若在五年前，岳小玉說不定已是大哭一場，但這時候，他雖然黯然，却能抑制哀傷情懷，暗暗對自己說：「岳小玉啊岳小玉，太乙眞人把你看得很重要，你可不能辜負他的期望！」（未完・四十一）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魔域赤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聰和魯巴闖入了玉泉洞之後，亂闖亂撞，又和鞭神呼延漢和凌天鳳相遇，二人寡不敵衆，林祖聰又落在凌天鳳的手中，凌英傑上前踢了他一腳，身子向洞下猛滾，跌落無底深谷之中，谷底有一斷臂獨脚怪人，也是不愼跌落谷底，他將林祖聰救活，二人相依爲命，吃野棗維持生命，林祖聰經過這一跌，任督二脈打通，再由怪人傳授功力，準備攀上峭壁，正在此時凌天鳳的女兒凌英英不愼亦掉落谷底，雖然是仇家的女兒，爲了求生慾望，三人相依爲命，雖然發生矛盾，都能互相化解，只待林祖聰練好功力，先爬上去吊藤條下來救人……

三人脫險谷　老怪違諾言

老怪道：「不是花樣，老夫也是爲你好！如果你跟她沒有關係，他一上去，不拋下繩索將咱們吊上去，嘿嘿，咱們豈不是白爲他人作嫁衣？」

凌英英道：「林少俠不是那種人，他是位重信諾的男子漢！」

「你信得過他，老夫信不過！」

林祖聰道：「晚輩可以發誓！」

「老夫從不相信這個！」老怪忽然向凌英英走過去，凌英英立即奔向林祖聰。

「假如你不讓小伙子做新郎，那老夫便當仁不讓了！」

凌英英尖叫一聲：「你，你無恥！你這殘廢的惡魔！」

老怪哈哈大笑。「老子殘而不廢，否則怎會對你心懷不軌？」說罷又是一陣大笑，他連這種話也說得出口，凌英英罵他無恥，恰如其份！「怎樣？你打定主意了沒有？你並沒有第三種路可走！」

林祖聰道：「就算你得到她，對你逃出這絕谷，有何作用？」

「老子若果能得到她，便不想出去了，情願在此跟英英天荒地老！哈哈！」老怪臉色一沉，語氣變得冰冷無比。「當然老子也不會讓你離開這裏！」

林祖聰雙眼似欲噴出火來，先前還因爲老怪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尚以爲他是好人，此刻才知道原來此人的心胸，並不因爲與山林爲伍而寬廣淡泊，相反比生活在俗世中的人還卑鄙！

凌英英欲哭無淚，老怪嘿嘿笑道：「小妮子，你打定主意了沒有？」

凌英英忽然翻掌擊向自己的太陽穴，那知手掌距離面頰尚有寸餘，便不能動得分毫了，老怪冷冷地道：「你想自殺？哼？老子如今要制住你，易如反掌，到時候，還需徵求你的意見麼？」

林祖聰知道自己內傷未痊癒，更非老怪之敵，根本沒法保護凌英英，是以向她打眼色。凌英英心中忖道：「你這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可是回心一想，若兩個男人，讓她挑選，她情願選林祖聰！剛才她一時情急要自殺，如今稍爲冷靜下來，已無此勇氣，是以考慮了一下，道：「好吧……我……答應你！」

老怪涎着臉問道：「是答應嫁給老子麼？」

「不，我嫁給他！」凌英英顧不得害羞，伸手指指林祖聰！

林祖聰呆了一呆，老怪笑嘻嘻地道：「小子，老子恭喜你了！來，你們兩個立即跪在地上，撮土爲香，交拜天地，結爲夫婦！」

凌英英與林祖聰都有點猶疑，老怪怒道：「老子已百般遷就，你倆還不滿意，眞要老子用强？」

林祖聰吶吶地道：「咱們……大家都不成親，難道不行麼？」

「唯有如此老夫才放心得下！哼，你這醜八怪能不費吹灰之力，便娶得如花似玉的妻子，還有甚麼不滿意的？」

林祖聰道：「但……晚輩跟師妹已早有婚約……」

老怪格格一笑道：「那老子就不客氣了。」

凌英英忙道：「我……我不計較名份……男人三妻四妾是很普通的事。」

老怪冷笑道：「可惜人家情有獨鍾，不想要你！」

凌英英望了林祖聰一眼，目光充滿幽怨之色，老怪大聲道：「你們到底玩够了沒有？老子今晚的心情不好！」

凌英英咬咬牙，拉着林祖聰的手，道：「林……你還不跪下！」

「凌姑娘，在下眞的……」

凌英英向他打了個眼色，道：「我早說過不計算名份了！」

林祖聰心中又喜又憂，神魂不附地被她按低跪在地上，拜起天地來，老怪哈哈大笑道：「你們兩個當着老子和蒼天發個誓！」

凌英英道：「咱們已依足你的話去辦，還要發甚麼誓？」

「老子唸一句，你們跟一句。」老怪道：「假如我欺騙天地，不是眞心跟林祖聰結爲夫婦的，今生便尅死十七個丈夫，尅死兒子，再尅父母！」他轉頭道：「林祖聰，你知道該在甚麼地方修改！來，你先發誓！」老怪言畢又一陣大笑。

兩人在他淫威下，只得依次發下重誓。老怪道：「由如今開始，你們互相的稱呼，便得更改一下，一個叫娘子，一個叫相公！今晚老子索性成全你們，將老子居住的地方，讓給你們洞房！」

× × ×

凌英英一上到山洞便輕聲道：「林祖聰，本小姐提醒你，我完全是爲了大家好的，所以才勉强答應他，你莫以爲本小姐沒人要才看上你！」

林祖聰聽後居然似放下心頭大石般地舒了一口氣，道：「這就更好了，在下喜歡的是我的師妹，不是你，你千萬不要誤會，也不要叫我相公。師妹聽見一定會不高興！」

「稀罕！」凌英英也放了心，但內心隨即覺得有點不舒服，忍不住問道：「你師妹很漂亮？」

「是的，只有月中嫦娥，才可以跟她比！」

凌英英更不服氣，冷哼一聲：「眞有這樣美麗的姑娘，也不會看上你！」

「就是她看上我！所以我才更加不能貪新忘舊！凌姑娘，咱們睡覺吧！」

凌英英臉色一變，怒叱道：「你說甚麼？」

林祖聰一愣，反問：「凌姑娘，難道你不用睡覺？對不起，在下明早便要冒險爬上峭壁，我可要休息了！」他說罷便和衣躺在外面。

凌英英這才鬆了一口氣，貼着洞壁躺下，可是那裏睡得着？起初是害怕林祖聰趁自己睡着覺進襲，後來却因寒冷，冷得她嬌軀發抖，更加難以入眠。

良久，凌英英忽覺林祖聰爬了起身，吃驚地道：「你，你要幹甚麼？」

只聽老怪在下面的笑聲傳了上來：「凌姑娘你年紀已不小，難道不知道他要做甚麼？」

林祖聰向她打手勢，可惜凌英英看不到，身子縮在山壁前。林祖聰無暇向她解釋，脫下上衣拋了過去，低聲道：「你不要驚，我起來練功，天氣冷得很！」

凌英英似受驚的小兎，哦哦連聲，算是回答，林祖聰坐在她身邊，以背相向。「不要做聲，老怪會聽見，你睡吧，假如他上來，我會叫醒你！」

凌英英將他上衣蓋在身上，緩緩躺下，林祖聰依照老怪所授的內功心法練功。老怪人品雖卑下，但他所練的却是正宗上乘內功心法，他運氣在全身經脈行走了兩遍，外面天氣雖然寒冷，但他體內却暖和的，一忽便進入忘我境界。

過了頓飯工夫，他頭上又冒起絲絲白烟，良久白物才散去，他內傷已痊癒，且自覺內功又深了一分。

林祖聰散了功，下意識轉頭望後，黑暗中只見一對閃光的眸子轉來轉去，他訝然問道：「凌姑娘，你還未睡。」

「我睡不着……」

「你害怕在下會……咳咳……在下早向你說清楚了！」

凌英英忙道：「不是……我冷！」

林祖聰抓抓頭皮，他已赤着上身，將上衣給了她，絕谷之內再無其他東西可禦寒，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際，他聽到下面有個輕微的衣袂聲，越來越近，絕谷內連野獸也沒有一頭，不用問來的是老怪！

林祖聰這時候又聰明起來，連忙躺在凌英英身邊，在凌英英耳邊，道：「老怪來了！」他邊說邊將上衣拉過來，蓋着自己。

俄頃，林祖聰覺得老怪已跳上來，連忙轉身支起上身喝道：「快下去！」

老怪桀桀笑道：「老夫怎知道你倆會否騙我！」

凌英英將自己嬌軀貼着林祖聰的後背，以免讓老怪看出破綻，只覺一股暖氣自林祖聰身上傳來，忍不住貼得更緊。

林祖聰道：「你再不下去，在下便不冒險爬上峭壁！」

老怪「嘿」地怪笑一聲，躍了下去，林祖聰吐了一口氣，這才覺得後背靠着一具軟綿綿的嬌軀，他呆了一呆，慢慢躺下，凌英英只略為挪動了一下，並沒離開，聲如蚊吶地道：「我很冷……你替我擋擋風！」

林祖聰鼻端嗅到她身上醉人的幽香，心頭怦怦亂跳，腦海中又浮上當夜跟師妹「瘋狂」的情況，這件事對他甚為困擾，有很多疑點他想不到，可惜又一直沒法跟師妹說個清楚。

凌英英又是另一種心情，想起以前自己錦衣玉食，無憂無慮，從來不知道什麼是悲，甚麼是愁！她後悔當日央求父親帶自己出門，去找尋甚麼「神鼎眞經」，結果無端端在玉泉洞被人踢下懸崖！

這一切就像一場噩夢！自從她到絕谷之後，每到夜裏便偸偸地哭了，好幾次都想一死了之，可惜又沒有勇氣！以前她一向都認為自己是十全十美的，到了絕谷才知道自己一無是處，甚至連身旁這個又蠢又醜的臭小子也不如！

林祖聰忽覺後背一熱，似有水往下滴，他十分詫異，忍不住轉身，凌英英忙道：「不要轉過來！」

她聲音嗚咽，林祖聰再蠢也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凌英英你哭了？這個……咳咳，我可沒欺負你！啊，對啦，你想念你父母？其實你爹爹也不是好人！」

話音剛落，後背已被凌英英擂了一下。林祖聰道：「他欺騙七星寨的兄弟，又將他們全殺了，根本不配大俠的稱呼。」

凌英英聲音已有怒意：「我爹不配稱大俠，難道你才配？」

「我可沒想要做大俠！」

凌英英小姐脾氣又發作了，冷哼了一聲道：「你有這個本事麼？家父當年獨力殺死入侵中原的『塞外雙魔』，你還在喝奶！」

林祖聰道：「不管你父親是大俠還是小俠，是好人還是壞人，他是他，你是你，總之我明天若能爬上去，一定想盡辦法救你上去！」

凌英英趕緊的道：「眞的？你不會騙我？」

林祖聰不悅地道：「在下騙你有甚麼好處？」

「我警告你，你上去之後，不許將今夜的事，告訴任何人。」

「你放心，我自己也違了誓言，又怎會對別人說？」

凌英英這才安心地睡着，反而林祖聰睡不着，黑夜終於過去，太陽已出來了！

凌英英還未醒，林祖聰不敢動。

不久，下面又傳來老怪的聲音：「喂，小子，你別連白天也不放過她，留點氣力爬峭壁！」

叫聲驚醒了凌英英，她雖然只睡了個多時辰，却是在絕谷裏睡得最沉的一次，她醒來，見林祖聰依然以背傍着自己，不知為何粉臉上飛上兩團紅暈，覺得跟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

老怪又叫道：「他奶奶的，你們再不下來，老子可要上去看戲啦。」

這一叫兩人同時跳了起來，林祖聰叫道：「我還未穿衣服，凌英英雙頰剛褪的紅暈，又再呈現，芳心又羞又恨，又帶點說不出的喜悅，像新娘子般，低着頭不敢望林祖聰。

林祖聰穿好衣服，見她尚未有動靜！轉頭道：「凌姑姑，咱們快下去吧！」目光一及，見凌英英雪白的面龐泛着兩團紅暈，嬌羞動人，忍不住道：「凌姑娘，原來你也很好看！」

凌英英手掌一揚，摑了他一巴掌，林祖聰莫名其妙地道：「我……我……說錯話麼？」

凌英英也鬧不清剛才為何會摑他一掌，難道這醜八怪說自己不好看才該高興不成？她心中有了悔意，却不肯認錯，冷冷地道：「你還不下去，難道要他上來？」

林祖聰傻傻地道：「好好，在下先下去，你不要生氣！」他吸氣飄身，由石洞降了下去。

老怪早已站在一旁，冷冷地道：「你那老婆呢？」

林祖聰道：「她在梳頭！」一頓又問：「我甚麼時候爬上去？」

老怪嘿嘿笑道：「老子突然改變主意，將日期押後三天。」

話音剛落，凌英英亦已跳了下來，問道：「你一日數變，到底打甚麼主意？」

老怪陰陰地一笑。「你看不到上面風很大麼？這會增加困難，也即是減低成功的可能性，你也不想讓你的漢子發生危險的吧！而且老子也怕你漢子昨天晚上消耗太多精力！」言畢又是一陣大笑。只聽得林祖聰跟凌英英毛骨悚然！

其實這老怪另有一層意見，他怕林祖聰上去之後，不放繩下來救他，所以故意將日期推後幾天，讓他跟凌英英多些日子相處，增加感情，如此林祖聰為了救凌英英自會縋繩下來。

林祖聰如一塊未曾雕琢的璞玉，雖然年來連遭變故，但畢竟入世未深，凌英英雖然聰明，但一向有人奉承，有事情也有人代辦，少動心思，如何能窺破老怪的機心？

老怪說罷便向森林飛去，凌英英低聲道：「我怕他又要打什麼壞主意……」

「不用担心，萬一我救他上去，而他又不讓我再將你吊上去，我會通知朋友來救你，你千萬不要自尋短見！」

「我自尋短見，與你無關？」凌英英話說出口，又點後悔。「你……最好能通知家父，他自然會來救我？」

「你摔下來已有不少日子，為何不見他來救你？」

凌英英嬌軀一抖，眼圈兒一紅，這句話正觸動了她的隱痛，她舉起一掌，又要摑過去，林祖聰退開一步，道：「我的朋友就在附近，而且很熱心，你到了上面，大可去找你父親，我還要去找我師妹。」

凌英英忍不住道：「看不出你還是位多情種子？」

林祖聰乾咳一聲，吶吶地道：「我去摘些棗子給你吃！」凌英英本來要喚住他，後來回心一想又將話嚥下，心想就讓這傻子服伺自己吧，免得引起老怪思疑。

自此一連三天，老怪都不時在他們身後出現，第一次出現時，幾乎鬧下禍來，原來凌英英直呼林祖聰的名，違反約定，老怪又要將日期押後一個月，結果兩人為了避免麻煩，只好以娘子相公作稱呼。

一連四晚林祖聰都跟凌英英睡在老怪的窩裏，起初大家還有點尷尬，後來便自然得多了，若非林祖聰脫下外衣給她，又以自己的體溫緩和她，凌英英可能早已凍斃了。

這天太陽一早已爬上來，絕谷內雖然仍然陰暗，但峭壁上一片金光，連那些長年的霧靄亦已不見，凌英英抬頭望上去，只見峭壁高入雲霄，不由叫道：「你……相公，你眞的能爬得上去？」

老怪代林祖聰答道：「他為了你，自然有勇氣爬上去，小林，你說老子有沒有說錯。」

林祖聰望一望上面，道：「在下一定盡力嘗試。」

老怪大聲道：「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咱們只有這兩柄短劍，失敗之後，便永無機會！」他將短劍拋在地上，道：「如今開始，記着，假如你一走了之，你的老婆便順理成章由老子接收，你為了她的安全，最好立即縋繩子下來。」

林祖聰道：「一時之間，去那裏找這麼長的繩子？」

「老子可不管這件事！」

凌英英忙道：「你最低限度也得給他幾天時間。」

「三天。」

「不，三天怎够？由山下到鎭上也要走一兩天時間，一來一回也得四天。」

「好吧，那就五天，小林，由今日起算，第六天早上你還不放繩子下來，便別怪老子辣手摧花。」

林祖聰道：「放下繩子沒有問題，但凌英英要跟你一齊上去，假如你對她有所不利，我問清楚之後，最多斬斷繩索，一了百了，反正在下跟師妹還有婚約！」

老怪反眼閃過一抹殺機，冷冷地道：你最好記住你的誓言！上去吧。」

林祖聰一轉頭，便見到凌英英驚慌担憂的目光，他走前低聲道：「你放心，我不會放你一個人在這裏！」

「你小心……叫你朋友帮忙早日拋下繩子，救我脫苦海……我，我一輩子都會感激你！」凌英英眩光欲滴，楚楚可憐。

林祖聰心頭也甚難過，輕聲道：「你保重，晚上……」他忽然解下外衣，遞給凌英英。

凌英英猶疑了一下，終於接過，老怪又道：「小林，你最好摒除雜念，抱元守一，這才有機會成功。」

林祖聰拾起短劍走至峭壁前，長長吸了一口氣，雙腳一頓，身子倏地升起三丈，他右手一落，短劍插在峭壁上，借力騰身，左手再一落，又再翻高幾尺。

一路順利，那是因為這段峭壁外層呈厚而堅實的山泥，眨眼間他便爬上十多丈高了，到了一處可以落脚的地方，林祖聰停下來喘息，低頭向下望去，只見下面兩個人如豆粒般大小，似在仰頭觀望，他只覺脚底生寒，不敢多看，勘察一下地形，再向上攀登……

凌英英一顆心似跟着林祖聰上升，只盼他平安登上山頂，早日拋下救命繩索，使自己逃出生天。

林祖聰身子在下面看來，只有一隻鳥兒大小，她多麼希望自己也可以變成一隻小鳥，振翅高飛啊。

忽然她聽到一個聲音，猛一回頭，見老怪不懷好意地望着自己，她吃驚地退了一步，老怪笑道：「你害怕什麼？如今才剛開始，還有五天的時間，你快向蒼天禱告吧，求佛祖保佑你相公平安！」言畢大笑飛上他的山窩。

凌英英索性坐在地上，她將一切希望都寄託在林祖聰身上，假如林祖聰不幸跌下來，她亦希望能摟住他……如果林祖聰跌死，他凌英英也活不成了，與其受那怪物的蹂躪，倒不如死了乾淨。

× × ×

林祖聰起初那五六十丈，攀登得很輕鬆，但漸漸便覺得困難，不過他依然繼續向上攀登。令他覺得安慰的是，在絕谷中向上望，以為峭壁光滑如鏡，但上了七十丈後，便顯得凹凸不平了，這樣反而使他時有落足的地方，可供喘息。

離地一百丈之外，峭壁全是石頭，換而言之，那一對短劍已失去作用，幸而山壁上有樹籐由上延伸下來，他便抓住山籐向上攀登。

由於山籐並不多，他時常要晃盪盪，向旁邊飛攀，以便抓住另一條山籐，如此上升的速度便慢了許多，而且亦更加危險了，他上身已被尖銳的石尖劃花，手掌亦已起泡，但仍然努力不懈。

終於在午後攀上昔日跌下去的山洞，當他爬進至玉泉洞，向下望了一眼，下面深不見底，他腦門一陣暈眩，連忙縮回去，躺在地上喘氣。

山風自那小小的出口吹進來，在洞裏迴盪，發出嗄嗄的怪响，林祖聰不由想起當日的情景來，只覺自己好像發了一場噩夢！休息了半桂香工夫，他摸出「寶囊」

吃了二十多顆才稍恢復點氣力，便盤膝於地練功調息，一直運行了五個大周天，才一躍而起。

山洞裏靜幽幽的，不見一個人影，走了一陣，林祖聽忽然嗅到陣陣的屍臭，俄頃又不時發現地方躺着腐爛了的屍體，看衣飾，正是當日爲了爭奪「神鼎眞經」的那批人。

山洞裏有點氣悶，林祖聽快步奔出山洞，一陣山風吹來，令人精神一爽，林祖聽辨別了一下方向，向七星寨方向走去。

他來到山洞外面，見石門緊閉，便拾起一塊石頭敲打，一忽，石門推開，露出兩個壯漢來，林祖聽見有人在，歡呼一聲：「海大哥回來了沒有。」

那兩個大漢喝道：「你是誰？」

「在下便是林祖聽。」

「林祖聽，」那兩個大漢顯然認不出他，低頭商量了一下，一個道：「你在外面等一等，俺去通知海大哥。」

「好的，」請你快點。」

約莫過了半柱香工夫，石門才再打開，這次，出來的人極多，前面那位正是海山關，還有楊浩、卓七等人，林祖聽見到海山關大哥，好像見到親人，哽咽道：「海大哥……」

海山關濃眉一皺，問道：「你眞的是林兄弟？」

林祖聽道：「小弟就是林祖聽。」

「怎會變成這個樣子。」

「眞是一言難盡。」

海山關一手搭在他身上，將他拉了進去，道：「好吧，進來再說。」一行人在山洞裏走着，楊浩跟在林祖聽背後想着心事。

到了山谷，只見谷中又新建了許多房舍，林祖聽喜悅地道：「這就好啦。」

楊浩微笑問道：「林兄弟，你是不是曾經回來過？」

「是的，我回來過，親眼看見李三哥被凌天鳳殺死。」

話未說完，海山關忽然一把揪住他，大聲道：「你怎會知道的，留守在谷裏的人都是被凌天鳳殺死的，爲何你沒死？」

楊浩說道：「大哥讓他到房裏再慢慢說。」

到了海山關房中，楊浩親手斟了一杯水給他，林祖聽不敢接，雙脚一軟，跪在地上，海山關臉色「刷」地變白！

「大哥，我……我對不起你。」

海山關又一把將他抓了起來，另一隻手掌舉起欲擊，楊浩忙道：「大哥且慢，等他說清楚了再殺他未遲。」

林祖聽將當日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海山關臉色稍霽。「眞的如此，你沒隱瞞半句。」

「眞的，小弟可以對天發誓。」

海山關鬆了手，林祖聽一屁股坐在地上。

海山關道：「既然如此，你又有何對不起老子的？」

「是我不小心，才讓他們跟踪上門來的。」

楊浩道：「這只是你的無心之失，也怪不得你！起來吧！」他伸手去拉林祖聽，豈知竟然拉不動，他臉色一變。「林兄弟你爲何不起來。」

「大哥還未原諒我！」

海山關揮揮手，道：「老二說得對，這也怪不得你，起來吧！」

林祖聽說道：「我一定要替李三哥報仇！」

海山關冷哼一聲：「凌天鳳沽名釣譽，老子一向不犯他，他竟上門來殺人！」

楊浩道：「他懷疑『神鼎眞經』落在咱們手上，只要這消息傳出江湖，將來咱們可就寸步難行了。」

林祖聽問道：「二哥，到底『神鼎眞經』是什麼寶貝？」

「那是東晉列國西北後凉呂隆的年號，當時有位住在凉甘姑臧的異人，武功蓋世，號稱武地王，意思天上只有凉天王，地上武人尊他爲王！」他在神鼎年間完成了一部武功秘笈，據稱他將畢生所學和所搜到的武學，全錄在上面。死前藏在一個秘密地點，留贈有緣人，自此武林中每隔一段時間，便爲此掀起一股尋經熱潮，可是誰也沒有見過這本東西。」

（作者按：後凉是東晉列國之一，氐族呂先生公元三八六年據凉州，號凉，建都於姑臧——即今之甘肅省武威縣，神鼎年間即公元四〇一至四〇三年。）

林祖聽只略懂之無，忍不住就問道：「神鼎年間，到底是多久的事？姑臧在何處？」

「神鼎年間距今已一千年有多，姑臧就是如今的凉州衞！」楊浩瞥了他一眼，道：「那本眞經好像已讓你得手！」

林祖聽一怔，道：「小弟根本不知道什麼神鼎，什麼眞經，又怎會跟他們爭奪？再說小弟也沒這個能力。」

楊浩道：「眞經如果不在你手上，你內功又怎會一日千里，嘿嘿，咱們以前聽見『神鼎眞經』藏在玉泉洞裏，只是江湖上無聊之人，以訛傳訛，雖近在咫尺，也不加理會，想不到這次是確實的，哈哈，能讓林祖聽兄弟得到也算是一場造化。」

海山關道：「林兄弟，那本眞經可眞的讓你得到。」

林祖聽急道：「海大哥，怎地連你也不相信我？假如我得到眞經，他們又怎會放我？」

楊浩道：「這樣說來，林兄弟以前瞞得咱們好苦？咱兄弟們班門弄斧，授你武功，如今想來眞是一場笑話！」

林祖聽忙道：「楊二哥，你們待我如親兄弟，怎敢騙你們？這是另有原因的，你看小弟這副模樣便知道……我將一切告訴你吧。」他將當日凌天鳳押去玉泉洞，半途又遭魯巴圖刧走，冒死進入玉泉洞尋經，結果被凌英傑踢下懸崖，如何又獲救，如何被迫跟凌英英假意成親，最後冒死由絕谷攀上來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他口齒一向不靈，這一說，足足花了個多時辰才交代清楚了。

只聽得海山關、楊浩和卓七等人目呆口瞪！良久海山關才嘆息道：「你眞命長，換作別人早已死了幾趟了！」

楊浩道：「絕谷中那老怪是誰？」

「我不知道，他不肯說，我也不敢多問！」

海山關忙道：「老七，林兄弟幾個月

未吃過飯，快拿些酒菜來，咱們大家跟他喝一杯！」

林祖聽感動地道：「海大哥，小弟還有一件事求您！」

海山關道：「只要你沒有出賣老子，咱們便還是兄弟，有什麼事你說吧！」

「我想你替我找一根繩子來！」

海山關一呆，訝然道：「小林，你儍了？那老怪害你還不淺，你竟要救他？」

「不救他，凌姑娘便得困死谷中！」

楊浩「嘿」了一聲。「她父親和大哥害你够慘，凌英英不值得救！」

「凌天鳳是凌天鳳，我也知道他不是好人，但他女兒可……可是好人……起碼她不是壞人，也沒害過人！」

楊浩冷笑一聲，道：「有其父必有其女！」

林祖聽囁嚅地道：「我不能言……言而無信！」

卓七道：「跟那種人何必重信諾！」

「但……這樣跟他們又有何分別？」

海山關道：「要老子帮你救仇人的女兒，老子是絕對不會答應，但……」

林祖聽見有轉機，忙問：「但是如何？大哥有什麼條件？」

海山關道：「老子可以叫人替你找繩子，你要拿繩子去做什麼，老子不想知道，只當作是帮你的忙！」

林祖聽一時之間尚未聽明白，楊浩已道：「小林，還不快多謝大哥！」

「多謝大哥！」

「小林，你要多長的繩子？」

「大約要……很長很長，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深！」林祖聽一直都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這時候才覺得老怪給的五天期限，實在太短！

卓七埋怨道：「你這樣叫咱們怎樣預備？」

林祖聽想了一下，道：「大哥，第六天一早你便將繩給我，能準備多少就多少，可不能太細！」

海山關道：「老子連這個也要你教，還能當老大麼？放心，包在老子身上！」

林祖聽道：「海大哥，你是我遇過的人中，最好的一個！我……很感激……以後你叫我做什麼，我一定不會推辭！」

海山關哈哈一笑，道：「有你這句話就行！來，咱們很久沒打架了，等下喝了酒去玩玩！」

× × ×

林祖聽跟海山關去到草坪，海山關有幾分酒意，撇開上衣，道：「來吧小林，老子現在不會讓你了！」

楊浩連忙道：「老大，這小子今非昔比，你千萬別讓他打中！」

海山關哈哈笑道：「你沒聽見老子說不讓他了麼？」

楊浩忙轉頭道：「小林，大家印證武功，千萬不要盡力！」

林祖聽點點頭，他一向先發招，今日却道：「海大哥，你帮了我一個大忙，今次讓你先發招！」

「哈哈，有意思！你小心了！」海山關標前一步，當胸便是一拳！

林祖聽內力之強，已非一般武人能望其項脊，他在拳脚兵刃上的武藝，雖然沒有進步，但在內功及輕功有長足進步下，目光也銳利了。海山關知道林祖聽內功大進，這一拳用了八成功力，去勢迅疾，但在林祖聽眼中，却覺得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慢！

林祖聽用力一撥，道：「海大哥，你不必再讓我！」

海山關哈哈笑道：「眞是英雄出少年！」他第二拳已用了九成眞力，但仍被林祖聽輕易格開，他豪興逸飛，喝道：「小林，你攻老子！」

「好！」林祖聽也一拳擊出，疾如奔馬，海山關連忙閃開，但林祖聽反應也快，飛起一脚蹴出，海山關閃不開，只好沉臂一格！

不料手臂一觸及林祖聽的小腿，只覺其力量雄渾不可抵禦，雙脚站不穩，被迫退幾步才拿得住樁！

楊浩叫道：「大哥，小心！」

他不叫猶自可，一叫反而激起海山關的鬥志，他立即撲前，大叫道：「小林再來！」

林祖聽趁他未曾站穩，一拳打出！海山關竟然閃不開，只聽「砰」的一聲響，拳頭結結實實擊在海山關的胸膛上！

海山關叫了一聲，連退幾步，一張臉全變了顏色！這一拳林祖聽雖然只用了五成眞力，但海山關已禁受不住，嘴角沁出血絲，內腑已被震傷！

卓七一陣風般衝了出去，抓住林祖聽的衣襟。「操你奶奶的！枉咱大哥對你這般好，你竟然恩將仇報，把他打傷！」他一拳擊在林祖聽小腹上！

林祖聽沒有掙扎，也沒有抵擋，但他內力自然而然罩住小腹，卓七那一拳對他並沒有造成任何傷害！

海山關道：「老七，你停手！」

卓七那裏肯停手，又在他胸膛上擊了兩拳！海山關怒喝：「老七，如果你還認我這個大哥的，便放下他！」

卓七甚不情願地鬆了手，抗聲道：「大哥，他將你打傷，你還護着他？」

海山關道：「老子說話一向一是一，二是二！這場架是老子邀他打的！給他打傷，是老子技不如人！當日他何嘗不是被我打得躺在地上爬不起來？」

林祖聽不好意思地說道：「海大哥，我不是有意的……我沒想到你會閃避不開的！」

海山關舉袖拭去嘴角的血漬。道：「小林，老子沒怪你！你有此成就，老子也替你高興！今日老子輸了！」

楊浩道：「今日到此爲止，大哥，你先去服帖藥！」

海山關回頭道：「小林還是老子的兄弟，你們不許爲難他！還有，他要的繩子，盡快辦好！」

林祖聽望着他的背影，雙眼濕濡，看打架的人，一下子都散去，但大家都憤憤不平，有幾個人甚至往地上吐痰，表示鄙視！

林祖聽在七星寨住了幾天，除了海山關之外，其他人都不去找他，態度跟以前截然不同，林祖聽也甚覺內疚，暗下決心，將來一定要報答海老大！

× × ×

第五天晚上，海山關跟楊浩去找林祖聽。「大哥二哥請坐。」

「小林，老子不負所託，替你找了一大堆繩子，因爲搬動困難，所以放在山洞裏，你明天一早便拿去用吧！」

「多謝大哥，但不知够不够長？」

楊浩道：「咱們沒有量過，不過估計應該足够有餘，只是繩子有粗有細，而且要接駁，你得多打幾個結！」

「是，多謝二哥提醒，我曉得了！」

海山關道：「有一點老子要先告訴你，老子帮助你，只能到此爲止，你要自己搬繩子去玉泉洞！而且看來起碼得走幾趟，所以今晚你要早點休息，明天一早便得行動，乾糧和風燈，老子都叫人替你準備了！」

林祖聽又謝了一番，楊浩道：「郱些繩子起碼有數百斤重，你明天放繩下去時，可要小心，最好將它縛在大石上，否則連你也會被拉下去！」

「是！」這些困難林祖聽一早都沒有考慮到，如今才開始發愁。

海山關站了起來，道：「你早點休息吧，辦了這件事，老子還歡迎你來！」

林祖聽說道：「大哥對我恩重如山，我事後必來替你做幾件事情，要不內心難安！」

海山關哈哈笑道：「老子不興這一套，你既然叫老子大哥，老子也當你是兄弟！」說着拉了楊浩出去。

林祖聽躺在床上聯想翩遷，郱裏睡得着覺，直至外面傳來二更的梆子聲，才矇矇矓矓睡了一陣，四更過後他便下床盥洗完畢，開門出去。

外面有位大漢，林祖聽正想跟他打招呼，郱漢子已先道：「林兄弟，二哥吩咐俺帶你去搬繩索，乾糧、水囊和風燈都放在山洞裏！」

林祖聽心頭一熱，脫口道：「大哥二哥對我眞是恩重如山！」

郱漢子淡淡地說道：「可惜你口是心非！」

林祖聽聽得出他的意思，心頭十分難過，心想自己根本無意打傷海山關，是故也不分辯。

郱漢子帶他進山洞，果然在石門後門堆放着幾綑粗麻繩，林祖聽一看，心頭凉了一截。他不便多說，揹上乾糧水囊和風燈，肩上揹一綑，手上再提一綑，快步出洞。

雖說他如今功力大增，但長途跋涉，來回跑幾趟，也眞叫他受的。待他將所有的繩索都搬進玉泉洞，太陽已升起老遠。

林祖聽不敢休息，喝了幾口水，吃了兩個燒餅，便找了塊凸出的岩石，將一條最粗的麻繩的一端，緊緊地縛在石上，然後開始接駁，最後才將繩子推下出口！

繩子下墜之勢極快，不斷地晃動着，林祖聽雙手握住縛在岩石上的繩子，抬頭從通氣孔望上去，日頭經已過午，心中暗暗禱告，希望凌英英未遭老怪凌侮！

× × ×

老怪對凌英英雖然死心不息，但他爲了重見天日，終於抑住慾火，只不時用不懷好意的目光望着凌英英，弄得凌英英坐立不安，連晚上也睡不着覺，幸而沒有事故發生。

第六天早上，凌英英一早便走到峭壁前等待，一直等到太陽已在山谷上空出現，上面仍沒有動靜，凌英英急得腸子都扭在一起。

老怪又出現了，冷冷地道：「你丈夫不要你了，看來你得改嫁給老子了！」

「你，你……哼，現在日還未過午，你緊張什麼？」

老怪怪笑道：「如果能够逃出生天，老子連你一根毫毛也不動，嘿嘿，天下美女多得是，老子才不會爲了一棵樹，而失了一座樹林！」

凌英英一顆頭不斷仰着，盼得她脖子郄酸了，仍不見有繩子丟下來，她心中又驚又急，不斷咒罵着林祖聽！

老怪道：「日頭已過午，郱小子是違誓食言了，你死了心吧！」

凌英英怕他對自己不利，忙道：「再等一下，也許他臨時遇到什麼困難！其實你給五天期限，實在太短！說不定他明知辦不到，所以索性不救咱們，算起來都是你的責任！」

「五天還少？當時你爲何不反對？」

「你想想這條繩子有多重，由山下搬上山，要費多少氣力和時間，而且他才一個人！要是我起碼得花十天才辦得到！」

老怪心頭亦有悔意，嘴上却不認輸。嘿嘿笑道：「要是老子，只需三天便辦妥！英英，如今已過了約定時間，你該實行誓言吧！」

凌英英忙道：「我並沒有發誓，說要……嫁給你的！」

老怪眼珠子一轉，忖道：「老子先幹掉她，只要封住她的暈穴，她既沒法自殺，也不能對郱小子說出一切，待郱傻小子知道，老子早已安全抵達峯頂！」主意打定，便笑道：「不錯，老子竟然忘記，當日不叫你發誓，實在失算！」

老怪見凌英英望着自己，一副戒備的神態，他忽然抬頭道：「看，他將繩子拋下來了！」

凌英英心頭狂喜，毫不爲意，抬頭望上去，老怪嘴巴一張，一顆棗核射出去，正中其麻穴，凌英英雖知不妙，却不能動彈！

老怪笑道：「你在此處，無疑肉在俎上，你需發什麼誓言？老子還不是可以爲所欲爲？」他走過去伸手便在她胸脯上摸了一把！

凌英英羞憤難當，禁不住淌下兩行清淚，口中罵道：「你這老畜生，卑鄙無恥，豬狗也不如！」

老怪笑聲更响。「你罵吧，老子一向喜歡潑辣的女人，你罵得越兇，老子勁頭越大！」說着，他已開始爲凌英英寬衣解帶！

就在此刻，不遠之處忽然响起「啪」的一聲响，老怪吃了一驚，循聲轉頭望去，不知何時，地上已多了一條繩子，凌空郱部份尚不斷地晃動着。

凌英英高呼一聲：「他沒有食言！他拋下繩子來了！」說至後來，她叫聲已變成哭聲。

老怪怔了一怔，心頭亦忍不住一陣狂喜，忽又見繩子在緩緩上升，他忙又吐出

一顆棗核，解開凌英英的麻穴，道：「快抓住繩子！」他同時跳過去，一脚踩住繩子，「先將老子縛住！」

凌英英在其威脅下，不敢不依，在他腰上圍了兩圈，再牢牢縛緊，幸而繩子很長，凌英英在他丈餘後，也縛好自己的腰，抬頭向上望。

不久，繩子又緩緩上升，大概因爲重量不同，這次一直向上升高，俄頃，兩人的身子已離地，心頭都有一股說不出的喜悅！

× × ×

林祖聽放下繩子，直至繩子拉直，他提動了一下，再放下去，過一陣才拉，覺得沉重了很多，知道老怪及凌英英的身體已附在繩子上，便用力地拉動着。

拉了三四十丈，他雙掌已開始發痛，只覺繩子越來越重，每拉一下，都要花費他無數氣力，照這樣計算，他根本沒法將他們拉上山，他想了一下，一手扯住繩子，一手將地上的繩子繞在岩石上，直至繞緊之後才鬆手歇息。

林祖聽喘了一陣氣，把乾糧全吃光，再脫下外衣，撕成布條，纏在掌心，然後用力向上拉，繩子本身已很沉重，再加上兩個人的重量，重逾千斤，他每拉三四十丈便得休息一次。

如此拉拉停停，他掌心的皮肉早已拉破了，鮮血染濕了布條，仍咬牙苦撐，幸而越向上拉，因爲懸垂的繩子短了，重量也自然減輕。

直至最後，正感氣力用盡之時，忽然覺得手上一輕，只見一道人影，彈跳上來，落在洞口，卻是老怪，林祖聽問道：「凌姑娘呢？」

「你老婆還在後面！」

林祖聽連忙再用力拉，連帶把老怪拉近，忽見老怪張口射出一顆棗核，直奔林祖聽的胸膛！

幸而太陽已經偏西，日頭自通氣孔中斜照下來，照及棗核，林祖聽及時閃開，同時下意識地再用力一拉！

老怪慮不及此，被拉倒地上，第二顆棗核射在山壁上！

與此同時，凌英英亦被拉了上來，林祖聽道：「凌姑娘，小心老怪！」他拉着繩子跑動幾步，讓凌英英遠離洞口，忽然停住，拔出短劍飛出！

老怪一轉頭，噴出棗核，將短劍擊落，但林祖聽第二柄短劍已越過他，落在他背後的繩子上，將繩子斬斷。

老怪輕叫一聲，忽然向凌英英撲去，凌英英連閃兩次，已被迫至洞口，林祖聽忍不住衝過去，喝道：「你幹什麼？」他倏地彎腰抓起地上的繩子，老怪運上「千斤墜」功夫，如老樹盤根，動也不動。

林祖聽連拉幾次拉不動，老怪便知道他氣力已用盡，凌英英叫道：「咱們已依誓言救你上來，你還待怎地？」

老怪說道：「老子寂寞得很，希望你倆夫婦陪陪老子！小林，快替我解開了繩子！」

林祖聽想了一下，道：「你先走上來一點！」

老怪跳前丈餘，又再立定，道：「在老子未解開繩子之前，你老婆不許過去，如今你過來替我解開繩子！」

林祖聽此刻已筋疲力盡，生怕走近老怪，一旦他動起武來，自己很容易被迫落懸崖，不禁猶疑起來，凌英英哀求他，道：「林大哥，你送佛送到西，替他解開繩子吧！」

「好，你小心！」林祖聽標前兩步，伸手向地上的短劍抓去！

不料他的心思瞞不過老怪，只見老怪躍起，離地四尺，連人帶脚向林祖聽踢過去！

林祖聽大驚，顧不得拾刀，急忙後退，凌英英趁他飛前時，也跑上去，轉身望一個岔洞奔去，不料老怪比她更快，張口噴出一顆棗核，凌英英「嚶嚀」一聲，摔倒地上！

林祖聽怒道：「你殺了她？」

「放心，她只是被老子封住了穴道！這是獨門手法，除了老子之外，天下間沒有別人可解！」

他一派胡言，但林祖聽對武學認識不深，信以爲眞，忙問：「他待怎地？」

「你解開老子的繩索，老子便解開她的穴道！」

「我怎知你會不會騙我？」林祖聽心頭一動，道：「除非你發個重誓！」

老怪眼珠子一轉，道：「有何不可？蒼天在上，如果林祖聽替我解開身上的繩索，我不解開凌英英的穴道者，教我日後，四肢齊斷，又死不了！」

「死不了算是什麼重誓？」

老怪道：「小子，你懂得什麼？一個人四肢齊斷，死了倒還好，死不了，不是活受罰麼？這誓還不够重？」

林祖聽覺得有理，緩緩走過去，老怪心中暗暗好笑：「像老子這種人，四肢齊斷還有不被餓死的道理？」

林祖聽替他解開穴道，老怪跳到凌英英身旁，伸出一脚，雙脚姆指在她腰上戮了兩下，凌英英便醒了。

林祖聽道：「凌姑娘，你快跑吧！」

老怪喝道：「你叫她跑，這不是要害死她麼？何況她如今跑得出老子的『脚心』麼？」

林祖聽問：「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看不到老子剛才在她後腰戮了兩下，本來只要戮一下，她穴道便解了，多戮一下，有何作用，難道你倆夫婦不想知道？」

「你又在她身上做了手脚？」

「小林，你是越來越聰明了！」老怪哈哈大笑。

林祖聽怒道：「你剛才發誓……」

老怪截口道：「老子沒有違誓！老子又沒說解了她的穴道，不許再封她另一個穴道！」

林祖聽問道：「林姑娘，你運功看看有何不妥！」

老怪道：「不必試了，老子點的是陰穴，七日之後，若不解，你老婆全身肌肉便會慢慢腐爛，到時候你只能抱住一副白骨睡覺了！哈哈！」

凌英英氣得垂淚。「老妖，你屢次食言，到底有何目的？你別想我答應你……眞要……我大不了一頭撞壁自盡！」

（未完・六）

四大名捕故事／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劉獨峯、戚少商埋葬了廖六，趕回山神廟，果然見張五脫險回廟，主僕相見，潸然淚下，一個說好强冲暈了頭腦，心頭發熱，不聽規勸，不願歸隱，弄到損兵折將；一個說兄弟六人，只賸自己，昔日功名，化作烏有，老愛旁門左道小技，武功沒有學好，使爺受苦。二人相訴，突然廟外有了動靜，只見月光下、大道上，四個人抬一口棺材，劉獨峯已看出是九幽神君重來挑釁，見他亮出無情印符，說是已被他殺害，抬棺材的人已吃了「押不蘆」迷失神智，背後還有四名悍徒，雙方分三撥戰鬥，九幽神君再受重創撤退，劉獨峯坐馬車直追……

窮追中計　誤殺誤傷

張五聽自己立了大功，自是喜上心頭，一面趕車，一面大聲道：「幸有戚寨主截住那四人，否則，我也發不了箭！」

劉獨峯一面觀察地形，一面道：「你別得意忘形！泡泡在你眼前，你還懵然不知呢，要不——停！」

馬車軋然而止。

一旁是巉岩陡峭，壁立千尋。

另一旁是山深菁密，松濤怒風，看去濃蔭匝地，月色掩映下，略見松林鐵鱗虬髯，半枯半茂，荒道上，有一輛冷沉沉、鐵鐫也似的轎子，殭屍似的矗在路中。

劉獨峯、戚少商、張五一齊感覺到一陣迫人的寒意，自這深冷的轎子裏隱隱浸透出來。

× × ×

一邊是峭壁千仞，屹立如削，崖下溪聲急湍，隱約可聞，却不知有多深多遠。

那一邊是參天古松，藤蘿密繞，牛腰般粗大的枝藤，栳栳般粗的槎椏，掛滿了流蘇般的藤葛。

月色溶溶，那一頂怪轎，仍靜寂寂、黑漠漠的，全無動靜。

馬車裏的三個人也靜了下來。

松風陣陣。

溪水潺潺。

一二聲馬蹄踏地輕響。

馬車，轎子，就僵這在斷崖松嶺上。

又隔了半响，劉獨峯才開口道：「九幽老怪，你又何必在此時此地還裝神弄鬼呢！」

忽聽轎子裏一個年輕而負痛的聲音道：「你是誰?快叫潛入松林的人止步，不然我就不客氣了！」

這句話使劉獨峯爲之一愕。

正在自巖壁滑步入林，再自密松上移枝渡幹，準備在劉獨峯吸住對方的注意力時，作首尾相應的突襲的戚少商，也爲之怔住。

轎內的人已經知道他的舉動。

可是聽剛才那一句反問，轎內的人難道不是九幽神君？

——九幽老怪的語聲千變萬化，誰也不知道那一個聲音才是他的眞正聲音，可是，剛才的語音，却恁地熟悉！

劉獨峯問：「你是誰？」

轎內人語音忽存驚異：「林內的人是不是只有一條胳臂？」

戚少商一時也不知答好，還是不答的好。

劉獨峯冷笑，說道：「你這是多此一問！」

轎內人道：「我不是多此一問，我只是從他的步法中聽出他上身左邊虛乏，故有此問。」

這人頓了一頓，又道：「如果他是獨臂，又有此功力，那就一定是戚寨主無疑。如果他是戚兄，那麼，閣下就想必是劉捕神了！」

劉獨峯一震，乍想起一人，道：「無情！」

轎中人語音悲酸，也喊叫道：「劉大人！」

劉獨峯禁不住，問道：「你不是受傷了？……」

無情忿聲道：「九幽老匹夫……他使詐，我——！」

劉獨峯掀開布帘，走出車外，停住遙問道：「賢侄，你……可不可以出轎來一趟？」

無情喚了一聲：「鐵劍。」

只聽轎後緩緩地走出一個紮辮梳髻的幼童，悲聲道：「公子。」

無情說道：「把我的印鑑，交給劉大人。」

劉獨峯道：「無情，你這是——」

無情截住道：「劉大人，我雙腿早廢，此際雙手又斷，生不如死，也不想讓人見到……我這個樣子，只求大人把我的印牌轉呈諸葛先生，說無情已……有負他老人家的厚愛……」說到這裏，竟說不下去了。

劉獨峯戚然道：「賢侄，你切莫這樣想……」

那劍僮這時已鑽進轎裏，不一會又閃了出來，他身形雖小，行動却有些僵滯，可能是因身上也受了傷之故。

他手上拿了一方事物，雙手捧着，低首前行。

張五一撒絲韁，躍下車轡，道：「爺，讓我來接。」

劉獨峯點頭道：「去呀！賢侄，這個仇，我一定會問九幽老怪討個公道，這件事，你還是跟我一道返京。跟諸葛兄稟明再說，千萬不要懷憂喪志，遂了九幽老怪的野心！」

無情悲憤地說道：「劉大人，你想想，一個人，四肢全廢，活下去還有什麼樂趣？」

這時，鐵劍已經把手上的印鑑，交到張五的手上。

張五接過印鑑，突覺手心冰凉，寒風颯颯的感覺十分特異，詫道：「這是什麼東西……」張開手心一看，「印鑑」竟只剩下一灘黏黏的液體！

張五大吃一驚，他原本早有防備。劉獨峯那一句「去呀」，已經是提醒他「小心防範」的暗號，要不然，平常劉獨峯會說「去罷」或「好」。張五有提防鐵劍倏然出手，但萬未料到握在手裏好好的一枚印章，竟成了幾滴水，見熱就鑽，已全吸入張五的掌心裏！

張五只覺全身一寒，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再想說話，舌頭與牙齦結在一起，半個字也說不出來。

鐵劍陡然出手！

劉獨峯即已警覺，怒叱一聲：「你幹什麼？」

鐵劍雙手已按在張五的肘上。

張五全身僵硬，動彈不得，鐵劍一觸他雙肘，五指揮動，彈了幾彈，又迅速向他雙腿關節處按去！

劉獨峯長嘯一聲，全身衣袂如吃飽了風的帆布，青劍凌空虛發，劍氣破空而至，挾着隱隱雷聲，越空挺斬「鐵劍」！

「鐵劍」雙目盡碧！

本來好好的一個小孩子，突然間，雙目盡碧，暴射妖光，而全身骨骼也陡然長了起來，他口中呼嘯有聲，雙手已按住張五的膝部。

在這緊急關頭，「鐵劍」的舉動無疑十分不合常理。

劉獨峯的劍鋒已當頭斬至！

「鐵劍」身形暴長，雙目綠芒一如劍光般寒厲！

劉獨峯從「鐵劍」的瞳仁中乍見一道紅色的布帛，已向自己的後頸迅速無聲地飛掩而至！

劉獨峯半空換氣，陡地拔起，鐵鷂翻身，月影橫斜，劍光回切紅布，但就在他整個姿勢在半空中作極大變化之際，右足同時踢出，凌空飛蹴「鐵劍」額頂！

劉獨峯身形陡變之際，紅帛一折，已把「鐵劍」攔腰捲起，迅速至極抽回轎車中。

紅布收得雖快，到了半途，白影一閃，戚少商已一劍斬下！

突聽到劉獨峯怒叱道：「小心！」他已仗劍攔在張五身前，原來在他鶻起兎落的刹間，左手已跟「鐵劍」過了三招，把「鐵劍」本已到手的「春秋筆」奪了回來，那劍光回斬，是抵禦紅布突襲，飛足蹴踢，其實是對「鐵劍」作扭轉乾坤之一擊！他算準轎中人會救「鐵劍」，他便可以護住張五。

紅布果然捲走「鐵劍」，但「春秋筆」已被他套回！

他喝得一聲，戚少商乍然發現，一條綠布，已像寒蟒出洞般，無聲無息地掩切而至！

他要斬斷紅布，腰身也得被綠布切爲兩截！

戚少商把心一横，「一飛冲天」，往上拔起，「一意孤行」，人劍合一，「一落千丈」，陡然驟沉，「一往無前」，半空迎着綠布折射而去！

他決意以馭「青龍劍」無匹劍氣，力抗那一面既似光芒又似布帛的事物！

劉獨峯一見，再不遲疑，彎弓搭箭，「呼」的一聲，只見一道極爲燦目的金火流光，自劉獨峯手上疾溜而出，凡所過去，金光奪目，強勝白晝！

轎中突然飄出一條黑影！

這黑影一出，青紅二帛，立即疾縮了

回去，咸少商那馭劍一擊，擊了個空，忙斂神落地，只見轎前一道黑影，用左半身綠色右半身紅色的袖子一合，已把金光抓在綠布紅袖黑袍裏！

劉獨峯怒叱一聲：「開！」這一聲眞有移山動地之威！

只聽「轟」的一聲，萬道金光竟然自紅、綠、黑中炸了開來！

這一炸，轎車立即軋軋催動，急馳而去。

劉獨峯已彎弓搭上另一支金箭，但這已是最後一箭了，因無法認準目標，一霎眼間，轎子已隱入松林之中。

劉獨峯跺足道：「又給他逃去了！」

戚少商疾道：「爲何不追？」眼睛瞥處，只見張五目光呆滯，神智迷惘！

戚少商道：「他——」

劉獨峯道：「抱他先上馬車，老怪已一傷再傷，此時不誅，怕着禍患。」

說着，一手抄起張五，如鷹隼搏兎，飛掠上車，一策繮轡，策馬追去。

戚少商知道自己可施展輕功，追躡轎子，但張五的情形不妥，而劉獨峯甚懼汚物，九幽老怪的弟子又擅放穢物，是以決不便棄車。

追得一陣，只見松林漸密，松蔭所蓋，風入林間，高吟低哦，各種巨松，不同形態，有的如蒼龍攪海，有的如獨釣寒江，有的如羣魔伸爪，穿雲拿月，有的如丹鳳朝陽，岸然獨立，而路徑至此，分作左右中三道。

戚少商風馳電掣，打馬過去，選擇了右邊有轎痕的一道追去！

忽聽背後車內的劉獨峯道：「你佯作未見，繼續前駛。」

劉獨峯這樣一說，戚少商仍然控轡前駛，但不禁多加留意，驀然發現，一棵數人尚不能合抱的巨松椏槎上，有一頂黑忽忽的事物！

如果不留意細看，這掛在樹槎上的事物，很容易便被忽略過去了。

戚少商運足目力看去，樹蔭沉沉，但依稀仍能分辨得出，那是一頂轎子。

轎影正隨松風飄幌，跟松影恍惚交接在一起。

戚少商心道好險，若果自己一時不察，策馬掠過，轎子裏的人從上狙襲，只怕難以防範！

說時遲，那時快，馬車已在那株巨松下馳過。

突見一道亮光，自馬車裏疾掠而出，飛射向松頂，直取掛在樹上的轎子，劍風夾着悶雷之聲，刹那間掩沒了一切山嵐雜響。

戚少商心中喝了一聲采！

劉獨峯是以其人之道反治其身，在對方以爲自己方中計落入陷阱之時，攻他個措手不及！

這一劍，顯見劉獨峯是全力施爲，只許成功，不可失敗！

劍過蒼穹！

劍氣掠空！

劍意振出了殺氣！

殺氣逼止了疾奔中的馬車。

馬長嘶。

人怒叱！

一聲慘呼！

一人自半空摔落下來！

白影在樹上一閃，一時間，好像下雨一般的聲音，細、碎、而急、疾！

那瘦小的身影，已然落下，剛好掉在馬車的蓬蓋上，「砰」的一响，再彈落到馬前來。

戚少商一手接住，默運「一元神功」，凝神看去，只見是一名垂髫小童，胸前一大灘鮮血。

戚少商手所觸處，心神一震。

——這是個小童！

——小孩子的骨骼！

——沒有經過易容化粧！

——九幽老怪的九名徒弟中，只有「土行孫」孫不恭是個侏儒，但孫不恭是個中年人，只是骨格奇小而已，「泡泡」雖精於易容，形象難以捉摸，甚至通曉「縮骨法」，但肯定不會是個小孩子！

——然則，這中劍落下的人確是個小童！

戚少商心中一陣茫然，這只不過是瞬眼間的事，再抬頭望去，只見那白色影子和劉獨峯已三分三合，兩條身影，均搖搖幌幌的，欲墜不墜！

戚少商覺得情形不對勁，正想大喝住手，只見頭上人影倏合又分，劉獨峯嗄聲道：「怎麼——」那白影也喘息道：「是你——！」

正在此時，兩股巨飆排山倒海從松林深處而至！

一襲青袖，如流雲般穿枝越幹，飛捲而來，罩向白影！

一襲紅袖，如長蛇般迴旋起伏，疾橫切掃向劉獨峯！

拍勒勒一陣連响，那一株巨松，轉眼枝斷葉落，成爲一株疏秃秃的松樹！

戚少商策馬急移。

「轟」的一聲响，那轎子驟然跌落下來！

戚少商勒住馬韁，樹枝和轎子全打落在原來馬車停着之處。

那轎子凌空摔下來，竟然未碎，但也變了形狀。

這時，月光已有一方之地可以足見。

紅袖已捲住白影。

青袖罩住劉獨峯。

奇怪的是，青紅二袖全部拉得繃直，似發出這雙長袖的人正與劉獨峯和白影子全力對抗，相峙不下一般。

青袖子不住顫動着，像有無數的青蛙在裏中蠕動；紅袖子不停的在翻動着，像千浪萬濤在裏面滾湧。

戚少商知道情形不妙，百忙中先把張五往車篷內一放，拔去他腰間的「春秋筆」，抽出青龍劍，劍作龍吟，一拔而起，連人帶劍，射向青袖！

這時，紅、綠二袖，陡地收了回去！

一條人影，半空躍起，迎面向戚少商打出了一件東西。

泡泡！

× × ×

戚少商是「連雲寨」寨主，他未入連雲寨前，早就以文會友，以武結交，對江湖上各門各派的武功秘技，瞭如指掌。

而今他雖然寨毀子弟亡，斷臂人負傷

，但他的識見反應，仍是在武林中年輕一代好手裏足以睥睨羣倫的！

敵人這一手兵器——或是暗器——竟是一個似透明又似無形，既膠黏又輕盈的「泡泡」，實令他無法應付！

他第一個意念就是把這一招人劍合一的「一瀉千里」，往「泡泡」攻去，以劍氣大力攻破這無足輕重的事物！

這刹間，戚少商心念電轉，他想起張五以「后羿射陽箭」射去，但金箭却被「泡泡」裹住，絲毫發揮不了威力。

——以「后羿射陽箭」尚且攻破不了「泡泡」，自己連人帶劍射去，豈不自投羅網？

這時，泡泡經月色一映，竟漾出千萬道眩人心魄的幻彩。

彷彿每一個幻彩裏，都有憧憬，都有夢幻。

誰願意親手去刺破自己的夢境？

誰忍心去終止自己的憧憬？

這一連想間，泡泡已追了過來。

「青龍劍」已刺入泡泡裏。

泡泡立即裂開，但迅即有一種奇異復合的魔力，裂開處自動縫合，裹住了「青龍劍」。

——人劍合一於一擊的戚少商呢？

——會不會也被吞噬在泡泡裏？

× × ×

泡泡已裹住「青龍劍」。

「青龍劍」之劍氣，使氣泡膨脹、綳緊。

但泡泡仍然圈裹住劍鋒，而且向戚少商之手臂及身子黏來。

戚少商立即撤劍！

「馭劍之術」通常都是把人的精氣神、功力身與劍合而爲一，以銳不可當之勢摧堅削抗，這是一種置於死地而後生，全力一擊，以死相搏，不惜玉石俱焚的拚命打法。

這種人與劍已成爲一體，人就是劍，劍即是人的招法，非功力深厚的人不能爲之。一般會家子，劍是劍，人是人，是人使劍，道行較差的，甚且爲劍所驅，成了劍使人。

功力較高的，確能把劍使得出神入化，但仍然是「劍法」，把劍法再融入自己的情感思想的，進而至「劍術」，不過，眞正能夠把劍變成了自己，劍在人在，劍亡人亡的，才能激發出劍的全部銳氣和人的全部潛力，二而爲一，是人劍之極限，這叫「馭劍之術」。

不過一旦「馭劍」，便難分難解，一旦劍毀，人也不能卵存。

戚少商的青龍劍，已被泡泡裹在氣圈之中，眼看他自己也得被罩了進去。

可是戚少商居然能及時棄劍。

他能「馭劍」，但更進一步，又用到劍仍是劍，人仍是人，人的元氣與劍的精華合一出擊，但念動形分，一旦遇危，人仍可離形歸神，人與劍分！

——劍是劍，人是人，人以劍損敵，劍若不敵，人何必亡？

戚少商一撤劍，身形便落了下來。

他只有一隻手。

他撤劍的時候已抄出「春秋筆」。

春秋筆在泡泡的未完全癒合的底部裂縫上一劃！

青龍劍雖被吞裹，但銳氣過處，泡泡仍裂了一道隙縫，正在迅速合攏中。

春秋筆這一捺割，泡泡就裂開了！

青龍劍跌了出來。

戚少商以春秋筆配合，破了這一個奇異的「泡泡」！

× × ×

泡泡一破，忽聽一個女音哀呼一聲。

松影婆娑裏，一個瘦小的身影閃晃了一下，戚少商在半空，驟落下來，就在他破泡泡之後，足未沾地之際，頭上松頂突然爆出一聲極大的巨响！

這聲音像千魔萬魅，被一陣旋風捲去似的，戚少商猛抬頭，只見一個巨大的黑影子在樹梢間一抹而過，這影子的左右兩側，像一對羽翼，一青一紅，青得令人心寒，紅的令人心悸。

而那瘦小影子，也隨這魔影緊躡而去了。

幾乎是在同一刹那，四個人，自四棵齊排的松樹上落了下來。

這四人凌空躡虛，拔步飛渡，直向那棵枝散葉落的凌霄長松逼去。

只見巨松上處一盤根虬結的枝幹交搭之處，端坐着兩個人。

趁月色一張，那兩個人，一個便是劉獨峯，而另外一個，竟是無情！

「四大名捕」之首：無情！

× × ×

戚少商心神一震。

他已經可以感覺得到劉獨峯和自己做錯了些什麼無可補救的事，可是在這緊急關頭他已無及多慮。

他長身攔在松樹下。

那四個人互覷一眼，扇形地分了開來，仍逼步前行。

那四個正是：

龍涉虛

英綠荷

鐵蒺藜

狐震碑

九幽神君的四大弟子！

× × ×

戚少商仗劍攔在松樹前。

任何人要靠近松樹，不管飛天遁地，都得先經過他的身子。

那等於是先要問過他手中那口寶劍。

戚少商心中非常清楚，這局面顯然是：九幽老怪費盡心機，假意逃走，引劉獨峯追趕，而把無情的轎子誤作敵轎，出手殺了無情的一名近身劍僮，無情含忿反擊，與劉獨峯互拚重傷，才發現竟是對方，但九幽老怪趁機驟下殺手，把二人擊至重傷，恐怕一時三刻兩人都難以復原，也不能再戰的，至於九幽老怪，似也在劉獨峯與無情合力反挫之下，吃了大虧，已跟被自己劍筆攻破的「泡泡」避遁而去，而這四名凶神惡煞的九幽老怪之弟子，便是要留下來取劉獨峯、無情和自己及張五的性命！

戚少商決不容人取自己的性命。

他是要活下去，活下去報仇。

只有從來沒有眞正嚐過仇恨的人才妄口胡言：何必報仇，何苦報仇！戚少商當年能大度容人，吸收精英，結納賢能，但

待他眞正身受血海深仇之時，便知道世上有些仇，你要想不報，設法要避掉，也甩不開，避不掉的！

——戚少商何嘗希望有一天竟成了「復仇」的代號！

——他何嘗不想容人、忍人、恕人！

可是他現在若不揮劍自衞，還有什麼路可走？

他不截斷來敵的去路，他自己可有退路？

沒有負仇的人是不會瞭解身負深仇的人之忍痛，無奈，不會懷仇的人是幸福而幸運的，但不可就此揶揄譏諷記仇的可憐人！

——誰願意有仇？

——誰希望記仇？

× × ×

戚少商觀形察勢，他不能落在這四個惡魔的手裏，而且也決不能容人加一指於劉獨峯與無情！

——劉獨峯是扣捕押解他的官差。

——無情是促使他被捕的禍首。

——可是他們是兩條好漢，戚少商決不能讓他們落在這些惡徒的手上。

他可以逃走。

此刻這四人似乎志在劉獨峯與無情，他一旦逃跑，對方最多只能分出兩個人來追擊。

四個人他恐非其敵。

兩個人則好解決。

可是戚少商不能逃。

他不能以一條胳臂帶三個傷重的人走避。

劉獨峯、無情、張五……無一人不是身受重傷，連生死都未有着落的。

他只有咬牙苦拚。

狐震碑，龍涉虛，鐵蒺藜，英綠荷交換了一個眼色。

——今晚能殺劉獨峯、無情、戚少商，在師父面前就是大功一件，而且，也是件哄動天下的大事。

——不過，要殺劉獨峯和無情，就得先除掉眼前這個戚少商。

戚少商橫劍屹立在樹旁，在月光下，獨臂凌霜，大有一夫當關，雖死不悔的神貌。

英綠荷笑嘻嘻的道：「戚寨主，你一個人，我們四個人，劉捕神和無情大捕頭已被我們師父傷得奄奄一息，束手待斃，我看你還是乖乖的投降，省得再作無謂的頑抗了。」

戚少商淡淡地道：「這一路來，大概走了兩千里路，很少有以一敵四的局面，」他頓了一頓，接道：「通常我都是以一敵十，以一擋百的。」

英綠荷看見戚少商落拓但瀟洒，負隅但傲岸的樣子，心中着實愛煞，很想兵不刃血的把他收服，恣肆縱情一番，便道：「你看我們師父的神威，劉獨峯和無情現在不是被打得泥塌散的人像似的，端在樹上動也不能，你能將我們的小師妹泡泡兒的法寶毀掉，足見高明，朝廷既視你爲禍害，非要領你正法不可，你又何必護着這些狗衙差，臭捕頭，過去一劍把他們殺了，投誠於我們，我跟你向師父說情去，說不定他老人家心中一樂，把你收爲小師弟也不一定哩……」說着，自己嘰嘰咕咕的笑了起來，笑得花枝亂顫，水眼兒瞇成一綫，俏俏鈎瞄，也確是媚人。

戚少商低首凝視手上劍鋒，道：「令師武功高强麼？他狠狠遁去，恐怕傷得不比樹上的兩位輕罷？」

英綠荷粉臉在冷月下變得更白，道：「戚少商，你這是討死不甘休了？」

鐵蒺藜冷笑道：「跟他囉嗦什麼？他無非是要拖宕時間。」

英綠荷小臉一揚：「你等什麼，劉獨峯和無情捱的是我師父的『空封神功』，功力愈高，受傷愈重，他們怎復元得了？張五中了小師妹的『摩雲攝魂』，嘻，斷回復不了，你等救兵，白等了！」英綠荷的面貌姣好，雖不是花容月貌，但一副天眞未泯小女孩子的模樣，但說起話，腰肢擺個不定，聲音也低沉濃濁，這倒似是秦淮江畔老於經驗的風塵女子才有的舉止。

戚少商看了她一眼，突然覺得一陣昏眩。

不知怎的，英綠荷膚色的白，似人立即冒起一種邪想：很想撕剝掉她的衣衫，看她衣衫裏面的身子，是否仍一樣細嫩白晢，直似揑得出水來。

戚少商知道對方正施展邪術，立即不去看她。

他看劍鋒。

劍鋒驀地透綠了起來。

「一元神功」已逼入劍身之中。

英綠荷陡地笑了起來：「看我呀，怎麼不敢看我？」

龍涉虛忽吼了一聲：「跟他多說什麼？我殺了他！」

狐震碑冷沉的睨了他一眼，道：「我還沒有下令，你急什麼？」

狐震碑的輩份在同門中要比龍涉虛高，龍涉虛一時無法說什麼，狠狠地一脚踢去，一棵小松樹，竟給他一脚踢斷，轟然而倒。

狐震碑冷笑道：「你這算是不服？忘了師父的吩咐？」

龍涉虛一聽「師父」二字，趕忙强忍怒氣，不敢多說一字。

狐震碑雙目閃着豺狼一般的光鑠，向戚少商拍了幾下手掌，道：「戚寨主，以德報怨，人要鎖你斬首，你仍護主心切，了不起，了不得！」

戚少商笑笑不語。

狐震碑道：「你眞的要以一敵四，我是在顧全你啊！」

戚少商一哂道：「剛才在下沒你的顧全，一樣曾經以一敵四。」

狐震碑臉上殺氣一閃，反退了一步，道：「好，」頓了頓，又道：「破轎子裏的人，滾出來！」

他一語未畢，七道溜烟，巳從他身旁的鐵蒺藜手上疾射出去。

× × ×

鐵蒺藜這一出手，暗器入轎，却如泥牛入海。

然後，月色下，只見一矮瘦的身軀一溜烟似的閃了出來，蜻蜓迴風似的掠了前來。

一個梳髻紮辮的小童。

戚少商與他一照面，只見這小僮骨格

清奇，目靈眉清，但滿臉淚痕，一臉悲憤的樣子。

戚少商跟他這一朝相，特別看箇清楚，對方是否眞是個小僮，小僮一落下地來，看見伏在馬車上的小僮屍體，就嗚咽起來。

這一下留意，知道絕非易容，決非花假，只見那流淚的小僮向戚少商一揖，道：「戚寨主。」

戚少商遲疑道：「你是……」

那小僮烏靈靈的眼睛霎了霎，揩掉臉上的淚珠，向戚少商道：「戚寨主，你不必疑慮，我們在思恩鎭安順棧見過，當時，公子以爲你是巨寇惡匪，倉促間出手助劉爺把你擒下，後來聽一衆英雄好漢說你的種種事迹，心生仰慕，自告奮勇，要趕來把你從劉爺手上救回……豈知劉爺一上來，就下了殺手，把我的小兄弟殺了，也重創了公子，完全是……」說着又哭泣起來。

戚少商看了心中難過，道：「你不要哭。」

英綠荷笑道：「他害怕嘛。」說話時一雙眼睛只是勾着戚少商瞧溜。

不料英綠荷那句話一說，小僮手中多了一把銀色小劍。

銀劍一掣在手，劍尖已到了英綠荷的咽喉。

英綠荷喫了一驚。

她知道無情身邊的四名劍僮也自有過人之能，但萬未料到出手竟如此快、狠，而且話也不打，便出殺手。

何況，英綠荷見得在月色下，禿松前的戚少商，志高倜儻，傲岸不羣的樣子，早巳心神酥了半爿，銀劍這一刺，她幾乎躲不開去。

狐震碑冷眼旁觀，英綠荷對戚少商另眼相看，早巳妬火中燒，龍涉虛則早巳暴跳如雷，恨不得把戚少商大卸八塊，倒沒注意銀劍會猝然出手。

連戚少商都沒料到銀劍會驟施殺手！

英綠荷心神一慄，脚步倒踩，一逸丈餘，銀劍急縱而出，食指一按，「崩」的一聲，劍尖飛脫射出，仍飛釘英綠荷的喉嚨。

正在此時，「嘯」的一响，一枚拳頭般大的鐵蒺藜，飛旋而到，後發先至，擊在劍尖上！

劍尖一盪，銀劍僮子幾乎把握不住，脫手飛去，忙把銀鍊一扯，穩住身形，可是英綠荷這時已發出一聲厲嘯。

只見她髮雖不長，但散披在臉上，髮尖上打着好些環結，用彩綫束着，她巳拔出一支鐵如意，夾着厲叱，猱身搶上，往銀劍僮子頭上、身上，狠命的打擊下去！

戚少商一昇，便知英綠荷動了眞怒。

他怕銀劍僮子遇危，剛要上前，狐震碑叱道：「上！」

鐵蒺藜伸手一揚，五道暗影直射入馬車內！

暗影從車篷而入。

只聽一聲慘哼。

戚少商眦睚欲裂，怒吼：「張五！」

狐震碑巳一溜烟似的直掠上松樹。

他的目標是劉獨峯和無情。

戚少商正要上前攔截，龍涉虛已像一座山似的壓了下來。

他全身膨脹，臉如噀血，全身像吃飽了風脹滿了氣的紅帆鼓革，又似一隻鼓着氣的白蛤，向戚少商攔腰就是一抱！

× × ×

戚少商又急又怒，身子一閃，龍涉虛已摟了一個空。

戚少商正要飛身掠上半空，攔截狐震碑對劉獨峯與無情下毒手，可是龍涉虛一扭身又撲了過來。

戚少商換步移位，在急切間仍能拿捏極準，他一搶得空隙，正擬急掠而起，對方再要攔截，除非是不要命了。

龍涉虛看來眞似不要命一樣。

戚少商一咬牙，劍鋒游電般刺出！

劍刺在龍涉虛胸膛。

人巳被龍涉虛攬個結實。

× × ×

戚少商馬上發現了一個事實。

那一劍猶如刺在銅牆鐵壁上。

當龍涉虛抓住戚少商雙肩的時候，戚少商在還未被對方扯過來之前，刺出了三劍！

肚臍、心窩、咽喉！

這是一般武林高手練硬門氣功的三處竅門！

龍涉虛高大魁梧，戚少商上身給他扳住，要刺他臉部，並不容易。

戚少商只有急取這三個要害。

三劍俱命中！

三劍皆白廢！

龍涉虛巳接住戚少商，把他的身子拉了過來，戚少商已經感覺到左臂創口奇痛攻心，而全身骨骼抵受不住那巨大的壓力，發出陰鬱的喑响。

戚少商這才知道：鐵蒺藜擅施「鐵蒺藜」，龍涉虛則練成了「金鐘罩」！

——在武林中，這種刀槍不入的硬門氣功，大致可分：「十三太保橫練」，「鐵布衫」，「童子功」，「金剛不壞禪功」，「金鐘罩」五大類。

練這種武功的人，付出的代價十分慘痛。

「童子功」要以童子之身方可完功，故龍涉虛練的不可能是「童子功」。「金剛不壞禪功」是佛門正宗。「鐵布衫」是這一類硬氣功的入門，決抵擋不住「青龍劍」的鋒銳；「十三太保橫練」，混身似銅牆鐵壁，但仍怕攻擊穴位，而今龍涉虛不懼鋒利無比的青龍劍刺戮穴位，練的必然是「金鐘罩」！

——練「金鐘罩」的人不易讓人找得到他的死門！

× × ×

戚少商被龍涉虛摟住之前，仍做了一件事！

他雙指一彈，把「青龍劍」化作一道青龍，飛捉狐震碑！

這一記，他是早有準備的。

——龍涉虛既敢以身撲來，對他手上的利劍視若無覩，自然就有制他之法。

他自己縱不能脫身，也一定要阻止狐震碑下辣手！

劍脫手，他手腕一掣，要拔出「春秋筆」。

可是他只有一隻手。（未完・廿六）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快刀神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冷鋒救醒小紅——紅娘子，說明身份之後，小紅一定誓死去牢房救武尚威和陳剛，冷鋒因她的傷未癒，想出喬裝假冒北洋軍特務隊員之計，留小紅在小胡同裏等候，拿住特務隊的證件，來到保安大隊找大隊長，王師爺見是特務隊來要犯人，押解武尚威、陳剛，不敢怠慢，按照冷鋒指示準備馬車，除去專用枷鎖，由冷鋒點了二人穴道，押上馬車，會同小紅奔往城門，離開濟南，三男一女脫離險境之後，陳剛、冷鋒、小紅義結金蘭；武尚威因事辭別他們去找八臂哪吒趙一飛，路上幸遇一長辮女郎帶路，在一小鎮「李家古祠」內找到趙一飛……

追至李家鎮　營救梁小姐

「趙兄！」武尚威驚喜地急步跨前，兩人握上了手。

「我差點兒冒失出了手，武兄怎麼也到李家鎮來了？」他攤開右掌，右掌心裏有兩枚亮閃閃的金錢鏢。

「我是特來找趙兄的。」

「哦？你是特來找我的，有什麼事兒麼？」

「我來看看趙兄找梁小姐的事可有眉目？」

「哦！有眉目了。這件事咱們少時再談，容我先見過嫂夫人……」他冲譚玉娟抱起了雙拳。

「趙兄！你弄錯了。」武尚威臉孔微紅地說道：「這位是我在路上結識的譚姑娘。」

「呵！」趙一飛一怔，好生窘迫地笑了一笑，說道：「譚姑娘！請恕我趙一飛魯莽……」

譚玉娟落落大方，一點也沒在意，含笑地說：「趙爺言重了，對『八臂哪吒』我是久仰，一路上武尚威也對我說了不少；趙爺古道熱腸，俠骨義胆，令我好不敬佩，只怪我沒先見過趙爺。」

「譚姑娘這話叫我怎麼敢當，助困扶危，除暴安良，是我輩的份內事。我很慚愧，既護衞梁小姐不週於前，又未能及時救梁小姐脫險於後……」

「趙兄！」武尚威接口說：「那全是我武尚威一人之過。」

「不！武兄你千萬不能這麼說，這只有添我幾分心中愧疚。」

「兩位都不必自責了。」譚玉娟接口：「依我看這件事兩位都不能怪，而是梁大善人命中註定，梁小姐命中該有這麼一刼。如今梁小姐既然有了消息，那應該是不幸中的大幸，我看咱們還是談談梁小姐的下落，設法先救出梁小姐吧。」

「姑娘說的是。」趙一飛點點頭，一抬手：「咱們裏頭談吧。」

三個人進入祠堂，在一處牆角舖着一片乾草上坐了下去。

「自跟武兄別後，我東奔西跑，好不容易才打聽到他們把梁小姐藏在這李家鎮上，等着京裏派人來把梁小姐押進京裏去。」趙一飛坐下後緩緩地說。

「趙兄！」武尚威精神一振：「梁小姐當眞就在這李家鎮上？」

「不錯。」趙一飛點點頭：「只是我還沒能够打聽出他們究竟把梁小姐藏在李家鎮的什麼地方，不然我早就闖進去救人了。」

武尚威不禁微微一呆：「怎麼？趙兄還不知道？」

「知道人在李家鎮上就好辦，我來打聽。你兩位在這兒聊聊，我一會兒就回來。」譚玉娟站起來要走。

「譚姑娘！」趙一飛連忙抬手一攔說：「還是讓我來吧，我來此地已經兩三天了，姑娘初到這兒，人生地不熟的……」

「我初到這兒，人生地不熟？」譚玉娟嫣然一笑：「趙爺是小看我了，問問武兄看，他是怎麼找到這裏來的？」

「趙兄在這座李氏古祠裏，不但是譚姑娘打聽出來的，而且還是譚姑娘帶我來的呢。」武尚威微笑着說。

「哦？」趙一飛直了眼。

「你兩位聊聊吧，我一會兒就回來。」

譚玉娟笑了笑，擰身竄了出去。

望着譚玉娟的背影出了祠堂，趙一飛輕吁了口氣說：「我是大前天夜裏到李家鎮來的，只有前晚上跟昨晚上出去了兩趟，白天都縮在這沒人來的古祠裏，行跡不能說不够隱秘，不能說不够小心，沒想到還是讓人發現了……」雙目忽然一凝：「武兄！這位姑娘是……」

「我除了知道她名叫譚玉娟外，別的一無所知。」武尚威搖搖頭，把他與譚玉娟結識的經過說一遍。

「這麼說她是主動找上武兄的了，很明顯地，她已經暗中盯過武兄一段路了。」

趙一飛雙眉微皺地說：「這位譚姑娘看上去像是出身大家，只是不知道她對武兄的用意是什麼？」

「我跟趙兄一樣的茫然。」

「武兄！」趙一飛遲疑了一下：「這句話我或許不該說，卻又忍不住不說，咱們身在江湖，防人之心不可無……」

「多謝趙兄！」武尚威含笑說道：「一路到這兒，對這位譚姑娘的心性我多少瞭解點兒，她不但是性情中人，而且，到目前為止，她對我只幫忙，還有發現甚麼可疑的舉動，我想，她應該不是來對付我的。」

趙一飛默然了一下：「經武兄這麼一說，我多少有點明白了，恐怕是……」他忽然笑了，笑得有點神秘：「江湖之大，無奇不大，武兄也許是碰上紅綫、隱娘一流的人了。」

武尚威何許人，他焉有不明白這話弦外之音的道理，臉上不由微微一熱說道：「小弟是已經有妻室的人，不會再作他想了。」

「我知道武尚威兄是位不二色的英雄，奈何女兒家愛的就是這種鐵錚英雄，而且你只能管住自己，卻不能去管住別人，是不？」

武尚威窘迫笑了笑，沒說話。

譚玉娟回來了。

「讓姑娘麻煩受累了，請坐。」趙一飛跟武尚威雙雙站起。

譚玉娟微微一笑：「為了梁小姐，跑斷腿也是應該的，二位這麼熱心，我豈能落於二位之後。」

她擰身走進祠堂在乾草上坐下，抬手一掠鬢邊微亂的秀髮。

武尚威口齒啓動，正要說話。

「別急！」譚玉娟瞟了他一眼說：「我告訴你，這一趟沒白跑，幸不辱命。」

趙一飛精神一振：「梁姑娘！人在那兒？」

「這兒鎮上有個大戶，李明輝李大爺，趙爺可知道？」

「聽說了。」趙一飛點頭說：「一到這兒我就聽說了，鎮上有不少買賣是他的。難道梁小姐的事情跟他有關？」

「豈只與他有關，梁小姐人就在這位李大爺家。」

趙一飛怔了怔：「啊……這我倒沒有想到……」

「誰也沒想到。」譚玉娟淺淺一笑說：「這位李大爺明裏是鎮上大戶，規規矩矩的生意人，骨子裏却是北洋政府機構裏的人。」

「這，姑娘是怎麼知道的？」

「是我無意中打聽出來的；據說李明輝在這兒只是帮人做生意，東家姓石，遠在北京西城，是西城知名的大戶，李明輝一年兩回把所賺的錢托此地的一家鏢局保着北上交給石家，而據我所知，那個石家就是北洋政府特務機構對外連絡的秘密處所。又據我打聽所得；前些日子曾有一輛馬車悄悄地到了李家，車裏只有一位年輕姑娘，據說是李家的親戚，可是這年輕姑娘自那天下了馬車進了李家的門後，就一直沒再露過面，也沒有人再見過她。你想，這不是梁小姐是誰？」

「恐怕是了。」趙一飛沉吟地點點頭說：「多虧姑娘帮忙，否則要想打聽出他們藏匿梁小姐的地方還眞不容易呢，這回要能救得梁小姐脫險，應該全是姑娘的功勞。」

「哦！這我可不敢當，我不過是趕巧吧了。」

「姑娘別客氣了，救人如救火，咱們既然已經知道了藏匿梁小姐的地方，事不宜遲，我看天一黑咱們就……」

「趙爺！我看這件事咱們還得從長計議。」

「怎麼？姑娘可是另有什麼高見？」

「凡事不怕一萬，卻不能不防萬一，咱們應防此中有詐。」

「此中有詐？」趙一飛神色一怔。

「嗯。」譚玉娟點頭正容說：「據我所探聽得的可靠消息，梁大善人父女都是革命志士，梁小姐身上帶有一件北洋政府的軍事機密文件。梁小姐既被他們所擄，那機密文件或許已被他們搜出，縱然沒被搜出，照理他們也都應該把梁小姐悄悄送往京裏處置，然而他們却把梁小姐送來這裏，情形很明顯，他們是想以梁小姐為餌，張網誘使梁小姐的同黨熱血志士救梁小姐，他們好來個一網打盡。」

「哦！原來梁小姐竟是位令人敬佩的

革命志士，那麼以姑娘看咱們該……」

武尚威突然接口：「以梁小姐爲重，就是明知道他們張網等着，我也要往李家闖一闖，把梁小姐救出來。」

「你這話是不錯，也足見你的俠肝義胆，大豪氣。」譚玉娟看了他一眼，說：「可是你有沒有考慮過，如此做是不是值得？」

「姑娘認爲不值？」武尚威目光凝着她。

譚玉娟忽然冷冷一笑：「那要看這位梁小姐是眞是假了？」

武尚威與趙一飛全都不由愕然一怔。

「姑娘！難道說……」趙一飛眼直直地望着她。

「我雖然沒見過這位梁小姐，但是我可以想像得出這位梁小姐是怎麼樣的一位女兒家，她身爲革命志士，一旦落入北洋軍之手，必已自知絕無倖理，又豈會偸生苟活，以我看她恐怕已經……」倏然輕吁了口氣，搖搖頭住口不言。

武尚威臉上倏然變了色。

趙一飛沉思地吸了口氣說：「姑娘說的雖然是理，凡是投身革命行列的人，大都早將生死置諸度外，但這也只是姑娘的猜測，在沒見這位梁小姐之前，咱們誰也無法知道她是眞的抑或是假的？」

武尚威眉鋒微皺地說：「恐怕目前我們只能信其眞，不能疑其假。」

譚玉娟搖頭說：「你這說法我不敢苟同，咱們是要救梁小姐，並不是犧牲，縱是犧牲也要看犧牲得是否有價值？所以我認爲我們該作小忍，等摸清楚這位究竟是不是梁小姐後再謀營救策略，我們絕不能徒逞血氣之勇，作白白犧牲。」

趙一飛轉眼望向武尚威。武尚威沉吟了一下說：「我不能不承認姑娘說的是理，可是……」

「可是什麼？」

「要想確定這位究竟是不是梁小姐，恐怕不容易。」

「你放心。」譚玉娟充滿自信地：「我既然這麼說了，我自有辦法摸清。」

「有一點姑娘恐怕沒想到。」

「什麼？」

「見過梁小姐的人，只有我跟趙兄兩人。」

「這我倒是的確沒有想到。」譚玉娟不禁爲之一呆。

「那容易。」趙一飛說：「這件事由我跟武兄兩個人去辦。」

「不！這不妥。」譚玉娟搖搖頭。

「怎麼不妥？」

「在沒有行動之前，你二位最好別露面。」

「爲什麼？」

「這道理很明顯，雖說他們是以梁小姐爲餌，張網想一網打盡熱血志士，可是依我看，他的主要對象恐怕還是兩位，尤其是武尚威，兩位只要一在這兒露了面，他們可能便會馬上採取行動，要是讓他們先採取行動，那時咱們再想救人可就不容易了。」

武尚威皺皺眉說：「要是這樣說，姑娘剛才跟我兩人兩騎，大搖大擺的進入李家鎭，恐怕已經落進了他們的耳目中。」

譚玉娟微一搖頭說：「依我看他們可能還未發現你已經來了李家鎭，要不然他們絕不會這麼沉得住氣，所以……」略微沉吟了一下：「我想你二位不如乾脆露面，一塊兒離開這兒前往別處去。」

「幹什麼？」趙一飛不解玄妙地問。

「給他們來個高深莫測，等到他們把注意力轉移到李家鎭之外時，去摸清楚那位梁小姐是不是眞的也好，或是救她也好，都會比現在容易，二位以爲如何？」

武尚威微一沉吟：「好是好，只是到時候誰去救人？」

譚玉娟嫣然一笑：「我呵！你看我怎麼樣？」

「姑娘開玩笑。」

「怎麼？你以爲我救不了人，那你就小看我了……」

「我不是以爲姑娘救不了人，而是覺得我們這兩個大男人離開李家鎭撇敵，讓姑娘這麼一個坤道去冒險救人，未免太說不過去。」

「你放心吧。」譚玉娟看了他一眼說：「我不會輕易去冒險的，更不會去做毫無把握的事。」

「可是……」

「別可是什麼了，要想救人就聽我的話，絕不會有錯。」

武尚威神色猶豫一下，忽然一點頭說：「好吧！姑娘既這麼說，我就聽姑娘的，我跟趙兄這就走。」他站了起來，趙一飛跟譚玉娟跟着也站起。

「趙爺可以用我的坐騎代步。」譚玉娟說。

「謝謝姑娘！不用……」

「趙爺！這不是客氣的事，目前在李家鎭上我帶着匹馬可是個不大不小的累贅，而且會有些不方便。」

她說的乃是實情實話，趙一飛自然不好再客氣說「不用了」。

× × ×

武尚威、趙一飛兩人兩騎出了李家鎭，緩緩前馳；往後看看，李家鎭已在身後老遠。

「趙兄！咱們什麼時候回頭？」

「恐怕不能急。咱們倆的任務是撇敵，非把敵方的注意力引出李家鎭外，不能算達成任務。」

「那麼咱們倆得跟對方照照面了。」

「事實應該。」

「你看咱們如何跟對方照面好？」

趙一飛微一沉吟說：「前頭有個『十里舖』，咱們不妨到那兒停下來看動靜，等他們找到咱們面前來。」

「如此咱們趕一陣怎麼樣？」

「行。」趙一飛一點頭。

兩人抖韁縱馬，如飛向前馳去。

十里舖比李家鎭小多了，人雖然不算少，可是比起李家鎭來却冷靜得多。

兩人兩騎進了十里舖，勒韁控馬在一家小茶館兒門前停下。

「咱們就在這兒歇歇吧，一邊喝茶，一邊等他們。」趙一飛說。

「倒是挺愜意的。」武尚威笑笑。

下馬進入茶館兒，找了附靠窗臨街的座頭坐下。兩個人的經驗都够好的；這樣不怕堵，一有情況可以從窗戶翻出去。

兩個人叫了壺「龍井」，十里舖地方小，名雖「龍井」，倒出來的茶可不是那個味兒。好在兩人意不在茶，只要有得喝就行。

一杯茶剛喝了一口，對街一家酒館兒裏忽然響起了一聲女子的尖叫，混雜着男人們的狂笑。可是一轉眼，狂笑變成了冷喝：「娘的！你瞎了狗眼，敢管大爺的閑事。」

武尚威抬眼望去，一個夥計打扮的年輕漢子跌跌撞撞的衝了出來，一下子趴在門外，滿臉是血。

又是幾聲狂笑傳出：「不給一些厲害瞧瞧，你也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大爺摸她那麼一把是看得起她，大爺還要摸，看誰敢吭一聲。」

滿臉是血的夥計摔跌得不輕，一時竟沒能爬起來。

武尚威、趙一飛兩人互望一眼，不約而同的站起來往外行去；到了對街，武尚威伸手扶起那個夥計，趙一飛邁步走到了酒館兒門口。

小酒館兒，沒幾張座頭，一眼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四個江湖人打扮的壯漢，三個坐在一張杯盤狼藉的桌旁，瞪眼咧嘴，滿臉笑意，六隻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那櫃枱。

櫃枱裏，一個頗富姿色的少婦，看那一身粗布衣褲，看那穿着打扮，顯然是這家小酒館的女掌櫃；她正縮在櫃枱裏，臉都泛了白，雙手護着胸，兩眼滿是驚恐神色。

櫃枱口，一個滿臉通紅，兩眼都是血絲的壯漢一步一步地往裏逼，伸着一隻手，十指箕張，嘴角滿是淫邪的笑意……

「站住！」趙一飛不由氣往上沖，冷聲沉喝開了口。

那壯漢停步轉眼，一咧嘴：「哈！又是個管閑事的，今兒個是怎麼了？淨碰上些管閑事的。喂！朋友！我是爲她好，年輕輕兒的就沒了男人，惹人憐愛。這個小寡婦我可最清楚，別看她現在這個樣兒，一但動了情能把人吞下去，不信你瞧瞧。」說着他又要往前逼。

「我叫你站住，你沒聽見麼。」趙一飛神色冷然說。

「喲！這是怎麼了？你非管這檔子閑事不可，那好吧。」那壯漢反手忽然一垂，抓起了櫃枱上的一把切菜刀。

趙一飛揚了揚手，寒光一閃，那壯漢手背上多了一枚金錢鏢，深入肉中一半兒還多。那壯漢大叫一聲，撒手丟刀縮回了手。

另三個壯漢霍地站了起來。

武尚威一步跨到了趙一飛身邊。

那壯漢突又一聲大叫，躍身從櫃枱裏翻了出來，左手順勢抓起櫃枱上的那把菜刀，撲過來向趙一飛兜頭就砍。

趙一飛冷哼了一聲拔出劍，武尚威比他快一步，帶鞘的刀揮了出去；正敲在壯漢的左腕上，壯漢手一鬆，菜刀掉下了地。武尚威那帶鞘的刀就勢一掄，「砰」地一聲打在壯漢的右肩頭上。

壯漢够壯，身胚也够結實，可惜他不是鐵打的，大叫一聲倒了下去；他想抬左手去捂右肩，奈何他那隻左手已經抬不起來了。

另三個漢子全都亮了傢伙，兩個使刀，一個使的是鍊子槍。

使鍊子槍的那個搶先出手，一根鍊子槍抖得筆直，槍尖像蛇信的直點武尚威咽喉。

武尚威一偏頭，抬左手抓住了那根鍊子槍。那漢子一驚口中沉哼，反手運力猛地往回一撤；他想把武尚威扯過去，或者拉裂武尚威的虎口。

但是武尚威的馬步比他穩得多，腳下一動沒動，沒能扯動分毫。倒是他自己沒站穩，身子往前一傾，腳下踉蹌，往前衝了好幾步；他很機靈，馬上鬆了鍊子槍。

剛一照面，鍊子槍就到了人家手裏，還打什麼？他穩住身子，往後便退。

武尚威可沒容他退，左手一抖，鍊子槍靈蛇也似的纏住了他的左小腿。武尚威沉腕一扯，「噗通」一聲，他立刻結結實實的摔了個四脚朝天；武尚威又一扯，他屁股着地的滑了過來。

另兩名使刀的漢子大驚之餘，一齊動了；左邊的一個掄刀撲向武尚威，右邊的一名掄刀直劈那根鍊子槍。

他兩個一個攻敵，一個救人，配合得不能說不够好。

奈何他們碰上的是武尚威；武尚威一抖腕，鍊子槍脫手飛出；右邊那個一刀劈下落了空，刀尖砍進了土裏。鍊子槍的槍尖正打在左邊那名漢子的單刀上，「噹！」地一聲脆響，那把單刀竟然一斷爲二，上半截飛起老高，又是「噹！」的一聲掉在了幾尺外。

那個漢子手裏只剩下了半截斷刀，給他一顆天胆他也不敢再撲了，收勢就要後退。

另一個一看苗頭不對，也要跑。

「站住！」趙一飛陡又一聲沉喝。

那兩個可眞聽話，站在那兒一個也沒敢動。

「你們四個是那條綫上的？」

握着半截斷刀的那個漢子說：「朋友！我們四個認栽了，你何必……」

「答我問話。」

「好吧！我四個是關洛道上的。」那握着半截斷刀的漢子深深地看了趙一飛一眼。

「關洛道上人稱『關洛四虎』的，可是你們四個？」

「不錯。」

趙一飛冷冷一笑：「我久仰『關洛四虎』是關洛道上的一霸，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今天我要是讓你們就這麼回去，那便是我的罪過了。」

地上躺着的那個漢子忽地一抬腿，他腿上的鍊子槍飛起，疾點趙一飛下陰。

「鼠輩找死！」趙一飛手中長劍快速地撥開了鍊子槍，跨前一步，抬腳踢下。

這一腳踢的是那漢子的左膝蓋，「格卜」一聲，那漢子一聲慘叫抱着膝蓋滿地亂滾。

不用說，他的膝蓋骨是碎了，這條左腿也從此報廢了。

另兩個驚得一連退了三步。

「朋友！你報個字號。」一手握半截斷

刀的漢子目射厲色地盯視着趙一飛。

「你看看這個。」揚手一支袖箭射出，正打在那漢子的右肩上。

一聲悶哼，右手的半截斷刀掉落地上，左手捂住右肩，血從指縫裏流了出來，他臉都白了，兩隻眼睛瞪得老大老大。

「原來是『八臂哪吒』，很好！這筆賬我四個記下了。」

他忍疼彎腰，伸左手扶起地上那個斷了腿的；另外要去扶那躺在地上昏迷不醒的。

「慢着！」趙一飛又冷然開了口：「你也必須給我帶點兒彩回去才行，你手裏有傢伙，自己動手吧。」

「姓趙的！四個你已傷了三個，你何苦欺人太甚。」那漢子臉上勃然變色，好難看。

「你是自己動手，還是我來動手？」趙一飛語氣冷凝如冰。

「姓趙的！大爺跟你拚了。」那漢子瞋目厲喝，掄刀撲了上來。

趙一飛又一揚手，這回不是袖箭，是一枚「金錢鏢」，也打在他的右肩上，右肩立時血流如注。他的刀倏然垂下，人也收勢停住；兩眼發直地瞪視着趙一飛好半晌：「姓趙的！我們四個兩對兒受了傷，遭了辱，只要有口氣在，一定會找你討回。咱們是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他彎腰扶起了那個昏迷不醒的，又說：「你要是怕以後債主上門，那就乾脆現在就把我四個都撂倒在這兒。」

「不用激，日後來討債的時候把我也算上，請吧。」武尚威冷聲一笑，側身旁跨一步，讓開了出門的路。

趙一飛當即也側身讓開去。

「少不了你的，你也報個字號。」那漢子轉眼望着武尚威。

「我姓武，雙名尚威，你都聽清楚了麼？」

那漢子臉色大變，一句話沒說，扶着同伴往外行去；四個人，一個扶着一個，出了酒館走了。

武尚威跟趙一飛看也沒看他四個一眼，轉身出了酒館。那名夥計在門外，臉上、衣裳上都是血跡；不住地向二人躬身哈腰直說：「謝謝」。

趙一飛停步淡淡地說：「告訴你們那位女掌櫃一聲，這條路上少不了江湖人，櫃枱上能換個人最好還是換個人。」

夥計哈腰連連不住地應「是」。

兩個人回到茶館兒裏，剛才有人擠在門口去看熱鬧，這當兒全讓開回到了座位上。

小茶館兒的掌櫃、夥計對他倆客氣得不得了，滿臉陪笑，直躬身哈腰。他倆却跟沒事人兒似的，喝他倆的茶，聊他倆的天。

茶客一撥來一撥走，來來往往，川流不息，只有武尚威跟趙一飛一直坐在那兒沒動。

夕陽將隱，彩霞滿天。

天都快黑了，十里舖仍然沒一點兒動靜。

武尚威不由皺起了眉頭：「這是怎麼回事兒，這兒離李家鎮不過十里，只要他們有人追下來，這麼久的時間，往返個三兩趟也夠了。若說他們並不知道咱們出了鎮，那似乎不對，可是如今天都快黑了，怎麼竟然連一點動靜都沒有？」

趙一飛微一沉吟說：「也許他們是捨咱倆不顧。」

「可能麼？」

「不無可能，他們之中不會全是飯桶，沒有一兩個機靈人兒，也許他們已經猜到了咱們的用意；想到如果派出一部份人手跟咱們出來，就削減了他們的實力，不如不管咱們倆，先全力對付了潛伏在鎮裏救人的，然後再對付咱們倆也不遲。」

一語提醒夢中人，想想趙一飛的這番話分析很有道理。

武尚威臉上霍然變了色：「恐怕是這樣，趙兄！依我看咱們得趕回去。」

「看來是該這樣。」趙一飛點點頭。

武尚威站了起來，伸手摸出十幾個銅子兒往桌上一丟，算作茶錢，跟趙一飛雙雙走出茶館。上了馬，抖韁縱馬直往李家鎮趕去。

× × ×

十里路不算遠，武尚威跟趙一飛兩人兩騎一陣疾馳，李家鎮已然在望；再半里多路就到了。

「武爺請停一停。」夜色中，路旁忽然閃出一名穿着黑衣褂褲的漢子，手抱雙拳，神態極是恭謹之色。

「尊駕是……」武尚威跟趙一飛雙雙收韁勒馬停住，目光盯注着黑衣漢子。

「在下姜瑞，是奉譚姑娘之命在這兒等候武爺跟趙爺的。」

「哦！譚姑娘現在何處？」

「譚姑娘現在鎮裏，這是譚姑娘要我交給武爺的信。」雙手遞上一封信：「武爺看過信就明白了。」

武尚威沒再說話，伸手接過信拆開，藉着淡淡的月色；信上除了畫着一幅詳細地形圖外，只有兩句話：「請將馬匹交給姜瑞，儘量掩藏形跡依圖來我住處面談。」下角具名一個娟字，字跡清秀端麗，顯係譚玉娟的手筆。

看完信，武尚威跟趙一飛立即翻身下馬，把馬交給姜瑞。「有勞姜兄了。」

「武爺您別客氣，我就此告辭。」姜瑞接過馬韁躍上馬背，一手拉着另一匹馬韁，一手抖韁雙脚猛踢馬腹，縱騎疾馳而去。

武尚威跟趙一飛一路掩藏着形跡進了鎮，依照着那張詳細地形圖，很容易地找到了譚玉娟的住處；那是條僻靜的小胡同兒，窄小的一扇門，看情形似乎是扇後門。武尚威伸手推了推，門是虛掩着的，一推就推開了。

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挺幽靜的一個小院子，三四間平房，屋門都關着；靜悄悄的，一點兒動靜都沒有。

「怎麼沒有人在？」武尚威皺了皺眉頭。

「譚姑娘也許是臨時有什麼事出去了，咱們就在院子裏等她一會兒再說吧。」趙一飛目光緩緩地打量着小院子四週的環境。

武尚威沒說話，他深皺着雙眉。顯然，他在担着心事。

「武兄在爲譚姑娘担心？」趙一飛看出了他的心事。

「她既然派姜瑞在鎮外等我們讓我們來找她，她不應該不在。」

「武兄別爲譚姑娘担心了，她智慧機警過人，不是個平凡的女兒家，依我看她絕不會有什麼事的，也許她馬上就會回來了。」

× × ×

夜色深濃，時間已將近十點。

武尚威跟趙一飛在院子裏已經等了一個多小時，可是仍未見譚玉娟回來。

譚玉娟上那兒去了？怎麼到現在還沒回來？難道她出了……

武尚威雙眉皺得更深，緊緊地揪起了一顆心。

趙一飛也是深皺雙眉，揪上了心。

「趙兄！譚姑娘到這時候還沒回來，可能已經出了什麼意外，我看咱們不能在這兒呆等下去了……」

「武兄之意是……」

「咱們還是到李家大院去探探動靜再說吧。」

趙一飛沉吟地微一點頭，道：「如此也好……」

「那麼咱們走！」

二人剛邁步走向後門，後門忽然被人推開了，進來的是一位大姑娘。

大姑娘是大姑娘，但却不是譚玉娟，身後還跟着五個年輕的精壯漢子。

武尚威一見大姑娘，雙目不由倏地一睜，滿臉驚喜地：「小妹！」

大姑娘正是胡慧姬，而跟在她身後的五個年輕精壯漢子正是她的五位哥哥「胡氏五虎」；胡全、胡祥、胡元、胡昌、胡敏。

「尚威哥！你果然在這兒。」胡慧姬滿臉欣喜地說：「我替你介紹，這是我的五個哥哥。」

「胡氏五虎」立即上前向武尚威見禮，武尚威又替胡慧姬跟胡全兄弟介紹與趙一飛見禮。見禮既畢，武尚威雙目一凝：「小妹！妳怎麼找到這兒來的？」

胡慧姬嫣然一笑：「是譚姑娘告訴我的。」

「譚姑娘？妳碰見過譚姑娘了？」

「嗯。」胡慧姬點了點頭：「她有封信要我轉交給你。」取出一封信交給武尚威。

「哦！」武尚威接過信，同道：「她人呢？」

「走了。」

「走了？」武尚威微微一怔：「知道她去了那裏麼？」

「她沒有說。」胡慧姬搖搖頭。

武尚威微皺了皺眉沒說話，拆開信，抽出信箋，信箋上寫的是：

本欲見君，但聚易別難，相見不如不見，就此別過，有緣異日自能相見。

另：李明輝已被殺，人也已被我方救走，多謝賜助，梁淑宜感激肺腑。

梁淑宜上

這麼一封信，看得武尚威兩眼發了直，心裏也泛起了一股强烈的異樣感受，他想說什麼，却說不出來。

「梁淑宜！譚玉娟就是梁淑宜，弄了半天梁淑宜就在身邊……」趙一飛就站在武尚威的身旁，這封信他也看清楚了！也完全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不由猛一擊掌說：「對了！被刦走的是譚玉娟姑娘，咱們把她當成了梁小姐，而梁小姐就在身邊，咱們却把他當成了譚玉娟，這……這算是從何說起，梁小姐她也真是……」

武尚威淡然强笑了笑：「趙兄！自一開始咱們就都被她耍了。」

「武兄！」趙一飛目光倏然一凝：「有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什麼事情？」武尚威一怔。

「你傷了人家的心，看看這封信吧，紙雖短，情却長。」

武尚威苦笑一聲，沒說話。

胡慧姬眨眨眼睛開了聲：「尚威哥！如今已經沒事了，咱們回去吧。」

「不！」武尚威搖搖頭：「小妹！妳跟妳大哥他們先回去吧，我還有點事情要辦。」

「你還有什麼事兒？」

武尚威吸了口氣說：「我要去找雲中燕，我跟她已經有了婚約。」

「那我跟你一起去找她。」

「謝謝妳！小妹。」武尚威又搖了搖頭道：「不！妳還是跟妳大哥她們先回去好了，我找到雲中燕後就立刻回去。」轉向趙一飛抱拳一拱：「趙兄！咱們後會有期，就此別過。」他又向「胡氏五虎」拱拱手，說了聲「珍重」，邁步往後門行了出去。

胡慧姬望着武尚威的背影張了張口，似乎想說什麼，却欲言又止。

（全文完）

魔鳳遊龍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長久邀請金劍銀衫客田榮，和步長青、齊四、小蛇女離開棲鶴潭，到絕情谷探險……伍明珠、井望天又再出現，跟着又出現以前的青衣人，現在又換穿一襲藍衣，經過伍明珠、井望天的請教，才說出自己的姓名叫江玉南，他是來向二人追查陰陽刀秘笈下落，伍明珠刁鑽狡黠，花樣百出，有意刁難，盤詰技巧，層出不窮，使江玉南一時怒不得、笑亦難，窮追刀訣下落，取來撕毀免留江湖後患，井望天見其意誠無僞，伍明珠帶去埋藏之處掘取，豈料已被絕情谷一少女偷去，還比伍明珠狡黠，要脅井望天、江玉南，從容遁走……

闖入絕情谷　只爲尋刀訣

一品刀金長久找上絕情谷的事，一點也不隱密，很多江湖上的人，絡繹追來。

有很多心中早就嚮往絕情谷的人，但又怕自己被弄瞎了眼睛，借着金長久這件事，來看看熱鬧。

自然，也有存心來奪取白鱔的人。

伍明珠扮作了男人，也逐漸的適應了江湖。

這是崎嶇曲折山徑，無法騎馬。

途中人數很多，伍明珠暗中數計了一下，單是自己遇上的人，就有四五十人之多。

有老有少，但都是男人。

這日，中午時分，來到了一座入山口處。

十幾間相連的茅舍，在這山口處，連成了一座店面。

這裏賣酒飯，也賣茶水。

十幾副桌位，已經坐滿了人。

還有很多人坐在對面山坡的大樹下。

伍明珠暗中點數一下，不下六七十位之多。

但却不見金長久等一行。

忽然間，人羣中站起一個藍衫草笠的人，帽沿壓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個面孔，低着頭，直對兩人行了過來。

井望天低聲道：「小心。」

身子一側，擋住了伍明珠的身前。

那人直行到井望天兩步左右才停了下來，一推帽沿，道：「在下江玉南，兩位也趕來了。」

江玉南也經過了易容，皮膚染黑了，但面貌輪廓依稀可辨。

伍明珠心頭震動了一下，道：「是江兄？」

井望天聽出伍明珠的聲音中有些顫抖，似乎是情緒很激動，急急輕咳了一聲，接道：「少俠，這是怎麼回事？似乎是所有人都停在這裏了。」

江玉南道：「咱們找個地方談吧！」

舉步行到了山坡下一片草地上，坐了下來。

井望天、伍明珠，緊隨身後行去。

伍明珠身子還未坐好，已然迫不及待的問道：「江兄，這些人，怎麼好像商量好似的，都停在了這裏？」

江玉南轉臉望了百丈外的山口一眼，道：「進了這個山口，就是絕情谷了。」

伍明珠道：「這些人都是來找絕情谷的？」

江玉南點點頭。

伍明珠道：「既是來找上了絕情谷，爲什麼到了谷口，反而停止不前呢？」

江玉南道：「兩位如是早來一頓飯功夫，就可以看到原因了。」

井望天道：「出了事情？」

江玉南道：「進入山口的三批人，不到盞茶工夫，都蒙着眼睛跑了回來，有幾個慌不擇路，跌入了山谷中，丟了性命，保住性命的，却瞎了雙眼。」

井望天怔了一怔，道：「幾個人？」

江玉南道：「三批人，一十五個，跌入山谷中的有六個，還有九個人變成了瞎子。」

伍明珠道：「山道崎嶇，如是一個好好的人，忽然瞎了雙目，自然是無法適應，難免要跌入山谷中了。」

井望天神情凝重道：「金長久一行人呢？」

江玉南道：「他們兩個時辰之前，已經進了山口，是第一批進入山口的，也是唯一未見退回來的一批人。」

井望天道：「江少兄如何打算？」

江玉南道：「既入寶山，總不能空手而回，我也準備進山口碰碰運氣。」

伍明珠道：「你答應過的，帶我們一起進去。」

江玉南道：「三度相逢，總是有緣，如是區區不打算履行約言，我也不會見你們了，不過……」

伍明珠怔了一怔，問道：「又是怎麼了？」

江玉南道：「在下還是要奉勸兩位一言，絕情谷中……」

伍明珠接道：「充滿着兇險，會被人弄瞎了兩隻眼睛，所以，你要勸我們多想想是麼？」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最重要的是，兩位是否有進入絕情谷的需要。」

伍明珠道：「有！我要問問她們的谷主，爲什麼要弄瞎了我哥哥的雙目，如是眼睛不瞎，天駝叟絕對殺不了他。」

井望天笑道：「少兄，明珠進入絕情谷的決心很堅定，連老朽也想去開開眼界了。」

江玉南道：「好吧！兩位既然決心已定，咱們一起進谷吧！」

伍明珠低聲道：「江兄，這邊一些人，是不是都被嚇住了？」

江玉南道：「是！他們眼看到十五個活生生的人，死了六個，瞎了九個，三批人沒有一個漏網，也沒有一個僥倖，絕情谷風月，傳說雖動人，但還是性命要緊，好好一對眼睛，誰也不願被人挖去。」

伍明珠道：「他們是被人挖去了眼珠子？」

江玉南道：「我留心過，九個瞎了眼睛的人，有一半是被人刺瞎了雙目，另一半是被人活活挖出了眼珠子。」

井望天道：「少俠，聽到他們打鬥、呼喚之聲麼？」

江玉南道：「沒有，在下很用心聽過，聽到的只是他們的驚叫、慘嚎，似乎根本沒有經過搏殺動手。」

伍明珠說道：「他們總不能站着不動的讓人去刺瞎雙目，或是挖去一對眼珠子吧？」

江玉南道：「這也是在下趑趄不前，停留在此的原因。」

井望天道：「就算絕情谷人練的武功，專以對人雙目，也不能說每擊必中，不給人還手的餘地。」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覺得有些奇怪，所以，一直未決定幾時入山。」

三人說話之間，忽見酒棚中站了一個大漢，說道：「老五、老六，你們兩位要是害怕，我也不勉强，你們兩個可以退出去。」

他說這話聲音很大，場中人都可以聽到。

一個瘦矮的人站了起來，說道：「二哥，這句話是你的意思，還是大哥交代你的？」

那大漢穿着一身黑色勁裝，背插單刀，微帶慍意的說道：「這是大哥交代的，我不過是轉達罷了。」

瘦矮子回手一把拉起身側二十七八的白淨漢子，道：「既是大哥交代，咱們拚着一雙眼珠子，也要進山谷瞧瞧，老六，咱們走！」

聽他的口氣，已可證明他是那大漢口中承認的老五了。

緊接着又站起兩個三十七八的大漢，五個人直向山口行去。

伍明珠低聲道：「二叔，你見多識廣，認識這幾個人麼？」

井望天道：「不認識，不過，聽他們的口音，似乎是湘西方面的人，湘西是五毒門的天下，大約是五毒門中人了。」

江玉南點點頭，道：「不錯，大概是五毒門中人，你看他們每人腰中，都帶有一個革囊，而且，坐在酒棚中，大馬金刀，旁若無人，却沒有人去招惹他們，如不是五毒門中人，只怕早有人去找他們的麻煩。」

伍明珠道：「就算他們不是五毒門中人，但他們坐得好好的，別人又爲什麼要去找他們的麻煩？」

江玉南道：「姑娘，這就是江湖，江湖上，有很多事不可思議，看上去井水不犯河水，但却會因爲一句話，一件事，就衝突了起來。」

井望天似是希望伍明珠能對江湖中人事事多一份瞭解，接口說道：「五毒門一度在江湖上十分囂張，後來被少林、武當、丐帮合力圍剿，那一戰，擊潰了他們全部精銳，但少林、武當和丐帮，也有不少人中毒而死，那一戰之後，把五毒門中人的活動，限制於湘西一帶。」

伍明珠道：「這是多久的事情？」

井望天道：「大約二十年了吧，這二十年來，五毒門倒是很守約定，他們一直在湘西活動，從未離開過那個區域。」

伍明珠道：「日久玩生，事隔二十年

，只怕當時的人，早巳死去，這一代五毒門中人，忘了那一場慘痛的教訓。」

江玉南道：「不錯，看他們趾高氣揚，大有不可一世之概。」

井望天道：「五毒門中人，怎會也跑到絕情谷來？」

江玉南道：「奇怪的是，除了五毒門之外，還雲集了如此衆多的江湖人物。」

伍明珠說道：「他們巳目睹了血淋淋的事實，爲什麼還不肯離去？他們在等什麼？」

江玉南道：「姑娘，江湖人很是奇怪，你要問他在等什麼，只怕他們回答不出來。」

伍明珠道：「江兄，你眞敢帶我們進入谷中？」

江玉南道：「陰陽刀訣落入了絕情谷中，就算絕情谷是刀山劍林，我也要進去瞧瞧。」

伍明珠抬頭望了望那昂首挺胸，直向山谷口處行去的五個人背影一眼，說道：「五毒門人這幾個人，可能同樣的身遭毒手，但他們死得很光彩，至少死得很有豪氣。」

江玉南輕輕吁一口氣，道：「姑娘很羨慕他們？」

伍明珠道：「倒不是羨慕他們，我只是覺得眼下有這麼多人集聚於此，至少這五個人，比較有男人氣概。」

江玉南望了井望天一眼，道：「井兄決定了沒有？」

井望天茫然說道：「決定什麼？」

江玉南回答道：「決定進入那山谷一行。」

井望天道：「進入山谷？」

江玉南笑一笑道：「伍姑娘巳經使出了激將法，咱們如是不去，豈不是要被令姪女說咱們沒有男人氣概麼？」

井望天回顧了伍明珠一眼，道：「明珠，二叔可以去，江少兄既然要去，自然是早有準備……」

伍明珠接道：「二叔，你可以去，他也可以去，只有我不能去，對麼？」

井望天道：「二叔正是此意。」

伍明珠道：「爲什麼？」

井望天道：「妳該明白，妳爹剛剛遭到失子之痛。」

伍明珠道：「你是怕他再失去一個女兒？」

井望天道：「明珠，這不是……」

伍明珠歎息一聲，說道：「二叔，你爲什麼不想想他會失去一個兄弟呢？我爹很喜歡我們，他仁慈、正直，是個好父親，但他也喜歡他的兄弟，他失去了一個兄弟的痛苦，不會比失去一個女兒的痛苦少些。」

井望天苦笑一下，道：「妳靈口利舌，爲叔的……」

伍明珠接道：「二叔，事情很明顯，你們進了山谷，留我一個人在這裏，難道就很安全麼？這裏有上百武林人物，其中有些什麼樣的人，咱們完全無法知道。」

江玉南道：「明珠姑娘之言，倒也有理。」

井望天道：「江少俠，咱們師出有名麼？」

江玉南道：「我去找陰陽刀訣，算不算有名呢？」

伍明珠道：「不算。」

江玉南道：「爲什麼？」

伍明珠道：「她們可以否認，咱們沒有抓住任何證據，不過，咱們倒是有一個理由。」

江玉南道：「請教姑娘。」

伍明珠道：「第一，這地方不是她們所有，我相信，她們無法拿出證明，說這片山谷是她們私產。」

江玉南道：「很絕，但却有一點强詞奪理。」

伍明珠道：「事實上，她們不會問這些，她們見面就會出手。」

江玉南道：「姑娘這麼一激，在下倒是也想見識一下，她們如何能夠取下人的眼珠子。」

井望天說道：「好吧！咱們去見識一下。」

江玉南笑一笑，道：「兩位既然決定了，咱們就進入谷中瞧瞧；不過，有一件事咱們要先說明白。」

井望天道：「什麼事？」

江玉南道：「你們不能輕易出手，一切由在下應付，兩位以自保爲主。」

井望天點點頭，道：「明珠，妳聽到了？」

伍明珠道：「二叔和江兄放心，我有自知之明，咱們三人之中，是我的武功最差。」

江玉南道：「兩位小心，咱們如有照顧不週之處，兩位要自己對付了。」

伍明珠道：「江兄，咱們走快一些，還可以追上五毒門中人。」

原來，那五個人越走越慢。

井望天低聲道：「少兄，咱們如能緊隨他們五個人之後，也可以看出絕情谷中如何出手。」

江玉南道：「兩位既然都有進入谷中的決心，在下自然願意帶路，走吧！」

舉步向前行去。

伍明珠走在中間，井望天繼後而行。

這三人是眞的要進入絕情谷，所以步履很快速。

同樣的，也引起了全場中人的注意。

片刻工夫，三個人巳追上了五毒門中人。

不知是有心，還是無意，五毒門中人走的更慢了。

如江玉南等保持同樣的速度，立刻可以超過五個人。

顯然，他們準備讓江玉南等人走在前面。

江玉南似是未把絕情谷中傳說的驚險放在心上，大踏步直往前行。

伍明珠却突然一伸手，拉住了江玉南，道：「江兄，這幾位兄台走在前面，咱們不能超過人家。」

那位自稱老二的佩刀大漢道：「三位不要客氣，你們儘管請便。」

伍明珠道：「不，事情有先來後到，我們怎能佔先？」

佩刀大漢冷笑一聲，道：「這不是取寶挖金，大家爭先恐後；這是玩命的事，至少是在玩兩個眼珠子，三位先請吧！」

伍明珠一皺眉頭，還待接口，江玉南巳搶先說道：「不用爭執了，早晚都要進入絕情谷，何在乎先後一步。」

佩刀大漢道：「是啊，三位先請。」

伍明珠心中暗道：看來江湖上眞是又奸險，又兇惡。

江玉南等人巳超過了五個人，走在前面。

伍明珠、井望天，只好追了上去。

井望天低聲道：「看到沒有，這就是江湖，就算是同赴刑場，他也要想法子晚死那麼一步。」

很快的登上了山頭谷口。

一個大木牌，豎在路中，血紅大字寫道：「記着，進此一步，雙目盡失。」

江玉南回顧了伍明珠和井望天一眼，道：「兩位在此稍候片刻，在下先進去瞧瞧。」

五個五毒門中人也緊隨而到，但他們遠遠的站在一丈開外。

井望天沉聲道：「少俠，小心了，要不要我陪你進去？」

江玉南道：「我如若被人挖了一雙眼珠子，兩位似乎用不着再冒險了。」

一邁步，踏過木牌。

忽然間，人影一閃，冷風撲面而至。

江玉南早巳有備，左手一抬，護住雙目，右手疾快的拍出一掌。

只聽嗤嗤兩聲，有物墜地。

江玉南凝目望去，只見兩隻麻雀一般大的異羽怪鳥，巳被自己拍出的掌力擊斃，血肉模糊，巳然看不出原來的形貌。

一個身着黑色披肩，腰圍黑色短裙的少女，站在道旁，相距江玉南不過五尺。

這少女，好一身白嫩光滑的肌膚，也許她有意的展示玉膚雪肌，所以穿的衣服很少，黑色的披肩，雖然只掩到雙胸，腰間的短裙，只到胯間，露出了一雙雪白的玉腿，和兩條粉臂。

足登一雙及膝軟皮黑色的高腰馬靴，長髮披垂及肩，却是用一條白色的絲帶勒住。

在那個時代中，這是驚人的穿着。

俗語有男不露臍，女人不露皮的說法，這個少女却暴露了她全身十之六七的地方。

黑裙上插了四把短刀。

這一身奇怪裝束，給人一種說不出的詭異感受。

也減少了那種玉體半露，風情撩人的誘惑。

她臉上帶着驚奇，望着地上的兩隻黑羽死鳥。

驚異的臉色，逐漸變成了黯然，終於流下了兩行淚水，道：「你，打死了我的黑羽風雀。」

江玉南淡淡一笑，道：「在下總算明白了，妳們挖出眼珠的手段，原來是這些小鳥作祟。」

黑衣少女擧手拭去了臉上的淚痕，幽幽說道：「你可知道，你打死了我這兩隻風雀，我會如何？」

江玉南搖搖頭，道：「不知道。」

黑衣少女道：「我會受到很重的懲罰，說不定還會要了我的命。」

江玉南道：「這個隻兩小黑雀飛行很快，來勢如風……」

黑衣少女接口道：「牠專門啄人的眼睛。」

江玉南道：「幸好在下出掌不慢。」

黑衣少女雙手緩緩摸向短刀，道：「我要替我這兩隻風雀報仇。」

江玉南道：「姑娘盡管出手。」

這時，井望天、伍明珠，和五個毒門中人，都巳經逼近了木牌，以便看得更清楚一些。

黑衣少女緩緩地拔出了兩把短刀。

那是兩把身長不過六寸的短刀，加上刀柄，也過八寸短長，刀身細小，形如柳葉。

江玉南雙目凝注黑衣少女的臉上。

一般人在與人搏鬥之中，都是注意對方的雙手，看他們出手的動作，但眞正一個高手，在面對强敵時，却注意對方的眼睛，任何一個人出手之時，都會從目光中露出殺機。

要捕捉卅一瞬間的殺機，才能防範機先。

伍明珠眼看那黑衣少女，要出手對付江玉南，心中有些焦急，低聲道：「二叔，她要出手了，咱們要不要去帮帮江兄的忙？」

井望天笑一笑，道：「江少俠的武功，用不着咱們帮忙。」

就在兩人談話之間，那黑衣少女雙手齊揮，兩柄飛刀，突然出手，疾如流星一般，直向江玉南射了過去。

江玉南雙手一揚，竟然把兩把飛刀，一齊接在手中。笑一笑，道：「姑娘的手法太慢，傷不了我。」

事實上，那黑衣少女的手法，巳經够快，快得像閃電一般。

伍明珠巳看得全神貫注，幾乎要失聲驚叫，但江玉南却輕輕鬆鬆的接下了兩把飛刀。

黑衣少女臉色一變，又拔出短裙上兩把短刀，微微一笑，道：「看你接我飛刀的手法，倒不像是吹牛。」

江玉南道：「姑娘，告訴我如何能見到妳們的谷主。」

黑衣少女道：「我們谷主從來不見男人。」

江玉南說道：「有些事，只怕由不得她。」

黑衣少女道：「你能接下我的飛刀，但你別忘了我只是個守石谷口的丫頭。」

江玉南道：「我明白，所以，我不打算傷你。」

黑衣少女道：「你不傷我，我也一樣活不下去。」

江玉南笑了笑道：「姑娘，把我的意見告訴妳們谷主，如是她不答應見我，對不住，在下就打進去了。」

黑衣少女突然擧步向前行來，直逼到江玉南的身前。

江玉南突然伸出雙手，把手中的兩把飛刀，插入了黑衣少女短裙的刀鞘之中。

等到黑衣少女警覺想閃避時，江玉南刀巳到鞘，笑一笑道：「姑娘，我如要殺妳，此刻，妳巳經死去多時了。」

黑衣少女把手中兩把短刀，還入鞘中，道：「我非你敵手。」

江玉南道：「在下這點技藝，可否見見貴谷主呢？」

黑衣少女道：「不行……」

江玉南聽得臉色一變，接說道：「姑娘，眞的要把事情鬧到血淋淋的地步才行麼？」

黑衣少女道：「你殺了我也是一樣，我也無法替你通報谷主。」

江玉南道：「那……總該有一個辦法才行。」

黑衣少女說道：「你可以通過這一關了。」

江玉南道：「姑娘，見到貴谷主之前，還要過幾關？」

黑衣少女說道：「這是第一關，以後還要再過幾關，那要你自己經歷了，你請吧？」

江玉南道：「在下還有兩位朋友，不知可否和在下同行。」

黑衣少女搖搖頭道：「不行，除非他們和你一樣，能够擊斃風雀，接下我的飛刀。」

江玉南冷冷地說道：「哦？當眞不行麼？」

黑衣少女道：「毫無通融餘地。」

江玉南右手一伸，點出一指。

黑衣少女嬌軀一晃，自地上摔去。

江玉南動作如風，一伸手，接住了黑衣少女的身軀，放在道旁草地上。

耳際間響起了黑衣少女的聲音道：「這就行了。」

少女言罷，閉上雙目。

江玉南一招手，井望天、伍明珠舉步跨過木牌。

五個隨行的五毒門中人，也跟隨行了進來。

這時，雲集在谷口外面的羣豪，大部份圍了上來，眼看着五毒門中人，行入禁地，羣豪竟然是魚貫相隨而入。

上百號的人，浩浩蕩蕩的跟在江玉南等身後。

伍明珠回頭望了一眼，低聲道：「江兄，這樣子不行啊。」

江玉南道：「對！咱們開了路，大家都跟了進來，確然是有些不妥。」

井望天道：「最劃不來的是絕情谷把這筆賬記在了咱們頭上。」

談話之間，到了一個轉彎的地方。

這裏才是絕情谷的眞正的谷口所在。

兩側立壁如削，一崖攔路，谷道迴轉，完全遮去了谷中的景物。

橫攔去路的山壁上，寫着絕情谷三個大字。

三個字下面又寫着八個紅字，到此止步，擅入者死。

伍明珠低聲道：「看來，這才是眞正谷門，咱們該怎麼辦？」

江玉南道：「老辦法，你們在這裏等着，我去開道，制服了對方之後，再來招呼兩位。」

井望天道：「那時，要不要這些人進去呢？」

江玉南道：「我只是找回陰陽刀訣，眞如前輩所說，帶着這麼多人闖入絕情谷，那等於揭開了絕情谷的神秘內幕，這個仇定然結得不輕。」

井望天道：「絕情谷對你少俠，可能會忍受和委屈求全，但你如一下子揭穿了她們的內幕，那就難說了，再說，這些同行，到兩方眞正力拚的時候，又有幾個肯感激你帶他們入谷的恩情。」

江玉南道：「可能一個也沒有。」

伍明珠道：「所以，咱們犯不着和絕情谷鬧到水火不容之境。」

江玉南道：「姑娘之意呢？」

伍明珠道：「如那刀訣眞正的落入絕情谷中，那就不怕她跑，如是沒有在此，早晚進去都是一樣。」

江玉南道：「姑娘之意，可是要在下等下去。」

伍明珠道：「對！一人輪一次，也該是五毒門中人出手了。」

這次江玉南很聽話，竟然未再多話，也未反對。

伍明珠感覺心中一歡愉，忍不住微微一笑。

井望天當先帶路，走到山壁之下。

這條谷相當的寬，足有七八丈。

停了百多位人，看上去却並非十分擁擠。

妙的是，將接近這道谷門時，大家都自動放慢了脚步。

江玉南等三人，行到崖壁之下，忽然閃到崖壁一側，不再進行。

這一段行程中，沒有人越過前面的人，江玉南等三人一閃開，五毒門下五個人，就成了領頭的人。

這時，他們只有兩個辦法，一個是義無返顧，直衝入谷。

另一個是，依樣葫蘆，也閃到崖壁下去。

五個人低聲商量了一陣，採取了第二個辦法，也退到了山壁下面。

但見人影移動，紛紛移到了山壁下面，齊齊的排成了一長行。

這倒好，仍然把江玉南等三個人排在了前面。

沒有一個人說話，也沒有一個人出口詢問。

江玉南苦笑一下，低聲道：「老前輩，這要怎麼辦？」

井望天笑一笑，道：「泡下去！絕情谷中人，因第一道關口失手，不會等待太久。」

伍明珠道：「二叔是說，她們會派人出來？」

江玉南道：「派人出谷，他們也會從頭找起，那就不如咱們衝進去了。」

井望天道：「你如過關斬將，勢必無法阻止這些人衝入谷口，除非回過頭來再對付這數十位武林同道，那不但會使咱們的力量浪費，而且，還難免一場苦鬥，他們內心之中，對絕情谷早已經有了畏懼，所以，他們傷亡在絕情谷中人的手中，還不會有什麼感覺，但如一旦傷在你的手中，那就情勢不同了。」

江玉南道：「什麼不同？」

井望天道：「他們心理上不怕你，所以，你就算施出毒手，大肆戳殺，他們仍然前仆後繼，這就是所謂氣勢。」

江玉南哦了一聲，道：「這麼說來，我們應該如何？」

井望天道：「這件事，咱們分工合作如何？」

江玉南呆了一呆道：「怎麼一個分工合作法？」

井望天道：「動手打架歸你，但動嘴皮子的事，歸我……」

江玉南道：「好！就依前輩之見。」

井望天道：「且莫答應得太快，我的話還沒有說完。」

江玉南道：「在下洗耳恭聽。」

井望天道：「旣是動嘴在先，江少俠就要聽在下的吩咐才行。」

江玉南道：「這個自然。」

井望天道：「那很好，老朽就試試看，和這些人動動嘴皮子。」

說完話，閉上雙目，靠在山壁上。

伍明珠低聲說道：「江兄，咱們也睡吧。」

隨來的羣豪，表面上互不相關，其實，大家都在留心着江玉南，看三人倚壁而眠，似乎是存心泡上了，心中暗暗緊張。

不知道三個人打的什麼主意。

井望天的推斷不錯，絕情谷中人，果然是沒有什麼耐心。

不過半個時辰，谷口中已緩步行出了五個人。

當先一個，年約二十七六，髮挽宮髻，一身紅衣、紅褲、紅蠻靴，背上斜插一柄長劍，手中却提了一根長過八尺的皮鞭子。

緊隨在紅衣女子身後的，是四個年輕的少女。

四個人年齡相若，都在十七八歲左右，一身的青緞子滾紅邊的疾服，勁裝，腰中各佩長劍。

紅衣女子目光轉動，先望了四週的羣豪一眼，目光一轉，緩步向江玉南等行了過來。

伍明珠最是緊張，一下子挺身坐了起來。

井望天也睜開了雙目，緩緩地坐起身了。

只有江玉南還似渾不知覺。

紅衣女子看到長長一列人，沿壁而坐，不下數十人之多，心中也是暗暗震驚，忖道：這樣多人，難道都是一伙的麼？

心中念轉，人已行到了井望天等人的身前，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井望天笑一笑道：「走進來的。」

紅衣女子道：「我知道你們是走進來的，我們不會用八人大轎把你們抬進來。我們谷口的守護呢？」

井望天道：「她躺下去了，不過，沒有死。」

紅衣女子臉色一變，道：「什麼人傷了她？」

井望天笑一笑，道：「不是我，我們是跟着進來的。」

紅衣女子哦了一聲，看看江玉南，只見他輪廓端正，心中先有了三分喜愛，再看伍明珠嬌小秀氣，美若天仙，目光又轉回井望天身上，道：「你們這些人，可都是一伙的？」

井望天道：「不！我們三人一起，其他的各自成羣，在下也不清楚。」

這就叫避重就輕，他年紀大，似是這三人中的領頭的，他沒有傷害谷口的守衛，自然不是這一伙人傷的。

紅衣女子冷笑道：「坐在一邊，不許動。」

井望天應了一聲，坐到一側。

紅衣女子目光轉到了五個五毒門下弟子，眉宇間，立時泛起了殺機，冷冷地說道：「你們五個人，都是辰州五毒門中人嗎？」

這等指名道姓的問法，就算五個人想忍受，也無法不承認。

那佩刀的老二，站起身子，說道：「不錯，咱們來自湘西五毒門。」

紅衣女子道：「聽說貴門之中，專以毒技傷人，江湖側目，惡名甚著。」

黑衣老二道：「彼此，彼此，絕情谷在江湖上，不算什麼正大門派。」

紅衣女子笑一笑道：「不錯，咱們絕情谷中，至少比貴門專以用毒傷人高明一些。」

話落口，同時出手，寒芒閃動，那黑衣老二已經倒了下去。

他背上有刀，革囊中有毒，但却來不及施用出手。

紅衣女子好快的劍法，當眞如閃電流星一般，一劍劃過了那黑衣老二的咽喉，劍勢又奔向另一個人的前心。

四個隨行婢女，都是久隨這紅衣女子的心腹殺手。

那紅衣女子在什麼情況之下出劍，她們都已經心中明瞭。

所以，那紅衣女子出劍的同時，四婢劍也出鞘，分向五毒門中人攻去。

四女劍勢也很快，快得使五毒門中人兵刃未及出鞘，人已中劍倒了下去。

五個五毒門中人，兩個剛剛把手伸入革囊，兩個手指剛剛觸及刀柄，就完全了賬。

五個女人，下手很辣，出劍擊中之處，都是致命的要害。

紅衣女子就屍體之上，抹去劍上血跡，還劍入鞘，冷冷道：「諸位，怎麼進來的，還請怎麼出去，好的是諸位還未眞正踏入絕情谷，如是踏入這座門戶，想走也得留下一對眼珠子。」

倚壁而坐的近百號人，忽然間站起了一大半，轉身向外行去。

有很多人在考慮，考慮是否該留下？但仍然是絕大部份的人，感覺到性命比好奇重要。

不大工夫，空敞的山谷中只留下五個人。

井望天、伍明珠，江玉南之外，還留下一老一少兩個叫化子。

老的蓬髮巳經灰白，一襲打滿補釘的灰衣大褂，手中拄着一個白木杖。

那木頭上長滿了疙疙瘩瘩，似乎是一根千年老藤做成。

年輕的只不過二十二、三歲，身體很健壯，濃眉、虎目，看上去像貌堂堂，雖然也穿着一身化子衣服，但別有一種威武氣勢。

紅衣女子皺皺眉頭，道：「你們怎麼不走？」

老叫化子哈哈一笑，道：「要飯的吃四方，咱們想向貴谷討頓酒飯。」

紅衣女子眨動了一下眼睛，道：「你們是不是丐帮中人？」

老叫化子道：「丐帮中人，是不是可以留下來？」

紅衣女子搖搖頭道：「不行，但絕情谷不想和丐帮中人衝突，你們請便吧。」

老叫化道：「如是咱們肯走，早就走了，也用不着妳姑娘多費唇舌。」

紅衣女子淡淡一笑道：「這麼說來，兩位誠心找麻煩，咱們守在谷口的人，也是兩位傷的了。」

老叫化搖搖頭，沒有開口。

紅衣女子道：「不是兩位，會是甚麼人？」

羣豪盡退，江玉南挺身而起道：「是區區在下點了她的穴道。」

紅衣女子道：「是你？」

江玉南道：「不錯，希望姑娘能為在下通報一聲，我不願意殺人，但如我硬闖進去，必將引起衝突。」

紅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你武功很高，但却無法衝入絕情谷。」

江玉南道：「這裏是銅牆鐵壁，龍潭虎穴？」

紅衣女子道：「有過之而無不及，不過，我願意替你通報一聲。」

江玉南道：「那就有勞姑娘了，還請上告貴谷主，我在此恭候四個小時，時間很充裕了，她如是不肯答允，四個時辰之後，如是仍無姑娘的消息，在下就只好殺進絕情谷了。」

紅衣女子沉吟一會，道：「我只能給你通報，見不見你，我却作不了主。」

江玉南道：「見不見貴谷主的事，和姑娘無關。」

那一老一少兩個叫化子，本來是還想諷刺江玉南幾句，但見江玉南震斷長劍的手法，把到口邊的話又嚇得給嚥了回去。

紅衣女子目光轉掠到兩個叫化子的臉上，停了片刻，忽然轉身而去。

這一等，等到相當長一段時間，足足二個時辰之久。

伍明珠巳經有些不耐，低聲道：「二叔，我看那丫頭騙了咱們。」

江玉南道：「就算騙了咱們，也等過四個時辰之後，咱們再進去。」

伍明珠道：「江兄，為甚麼要等那樣久的時間？」

江玉南道：「算算時間，一品刀金長久有四個時辰的時間，也該把事情解決了，咱們用不着去湊那個熱鬧。」

伍明珠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

話聲甫落，谷口處巳轉出來紅衣女子。她身後緊緊隨着一個三十左右身着青衣的中年婦人。

青衣婦人目光投注在江玉南的臉上，道：「妳說的是他？」

紅衣女子點點頭，道：「是他。」

青衣婦人舉步行過，但却行向兩個叫化子的身前，道：「兩位是不是也要進入絕情谷？」

老叫化子道：「不錯啊，放三個人進去，和放五個只多兩個。」

青衣婦人道：「多一個人，就要多付一點代價，兩位憑甚麼要進絕情谷？」

小叫化子道：「這麼說來，夫人還要掂掂我們的份量才行？」

老叫化道：「絕情谷那有夫人之稱，不可信口開河！」

青衣婦人道：「不要緊，隨便他叫甚麼都好。但兩位想進入絕情谷，必須要露兩手絕活，咱們才能決定如何接待。」

伍明珠道：「這兩位叫化子本來想檢個便宜，看來要偷鷄不着蝕把米了。」

小化子回顧老叫化一眼，道：「師叔，咱們既然下了海，就別怕濕衣服，小姪領教這位老姑娘幾招就是。」

青衣婦人臉色微變，說道：「年紀輕輕，口舌如此輕薄，你們是不是丐帮的門下？」

老叫化哈哈一笑，道：「叫妳老姑娘，妳似是不太高興，叫妳夫人，絕情谷中一向沒有男人，小叫化讀書少，說話可不太文雅，兩頭去了叫中間，我就叫妳一聲大姑娘，怎麼樣？」

中年婦人臉上仍帶着怒意，道：「我問你們是不是丐帮中人？」

老叫化開了口，露出一口白白的牙齒，道：「咱們如是丐帮中人，姑娘準備怎樣對付我們？不是丐帮，又將如何？」

青衣婦人道：「兩位如是丐幫中人，那就請退出絕情谷去，敝谷和丐幫有一段香火之緣，不願因此結怨。」

老叫化子哦了一聲，道：「是這麼回事？如若咱們不是丐帮中人呢？」

青衣婦人說道：「那就請兩位接我三招。」

小叫化子插口接道：「只接三招？」

青衣婦人道：「對！只接三招，接得下，兩位就可以進入絕情谷，接不下，兩位也可以早些回家。」

老叫化子道：「既是非要如此不可，咱們只有奉陪，我們一老一少兩個人，姑娘任選一個呢？還是兩個都要試試？」

這話裏有語病，聽得青衣婦人不禁臉上一紅，道：「我知你們是甚麼人了！」

井望天也想知這一老一少的來歷，低聲說道：「江少俠，識得這兩個人麼？」

江玉南道：「晚進在江湖上行走的時日不多，不識兩位高人。」

井望天道：「笑面神丐閻五！」

江玉南點點頭，接道：「聽過，又號活報應。」

井望天道：「正是此人，至於那個年輕人可能是小花龍高泰。」

江玉南道：「江湖上後起三秀之一的小花龍？」

井望天道：「對！想不到，後起三秀之中，倒有兩位現身了。」

伍明珠部：「那位金劍銀衫客田榮，和這位小花龍高泰，才兩個，還有一位是甚麼人？」

井望天搖搖頭道：「後起三秀之中，金劍銀衫客，早巳名動江湖，小花龍高泰，也算崛起武林，但另一個是甚麼人，那就沒有人知道了，至少，江湖上還沒有人見過他的眞面目。」

但聞老叫化呵呵一笑，道：「好！妳姑娘說說看，老叫化是甚麼人？」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笑面神丐閻五。」

閻五道：「不錯，不錯，正是老叫化子，這個小叫化子呢？」

中年婦人道：「認識你就行了，用不着認識你的徒弟。」

閻五搖搖頭道：「別太抬舉我，我閻五可教不出這等龍虎子弟。」

小叫化子道：「閻老，你名氣太大，出手又重，所以，江湖才稱你活報應，既然被人家叫出了名字，你老總不好意思出手了，這一陣讓給小叫化子如何？」

閻五道：「你小子急什麼？絕情谷中情如火，裏面有的是好玩的，進了絕情谷，你還怕沒得玩的？」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老叫化子，你說話乾淨一點……」

閻五笑道：「老叫化雖然讀書不多，可是說話文雅，天下皆知，妳倒說說，老叫化說過一個髒字沒有？」

他是沒有說過一個髒字，但却冷諷熱嘲，話裏有話。

偏是小叫化子的好奇心很重，笑一笑，道：「我說閻老，這話就不對了。」

閻五道：「怎麼不對了？」

小叫化道：「人家名叫絕情谷，怎麼又會情如火呢？」

閻五道：「你小子果然是沒有見識，絕情谷，是絕在谷外，你如是出了谷口，那就是情絕義盡，六親不認，但你踏入谷中，那可完全不同了，風月無邊，情態撩人，保證你小子，一進谷就不想出來。」

小叫化道：「這麼說來，咱們非得進去看看不可了。」

閻五道：「進去瞧瞧，那要看你的了，老叫化一把年紀，只怕是很難入選。」

小叫化道：「你老人家這麼看得起我，小要飯的絕不能叫你失望。」

兩人一搭一檔，一唱一和，聽得那青衣婦人怒火頓起，冷冷說道：「本來該你受死，想不到，這個小叫化竟然和你是一丘之貉，先殺了小的，才收拾你。」

小叫化緩步行了出來，道：「不老不小的中姑娘，難得妳看上了小要飯的，我嘛，也樂得奉陪，妳請出手吧！」

青衣婦人揚起了右掌，正想要劈下，却又停了下來，說道：「你不是閻五的徒弟？」

小叫化道：「世上要飯的有老有小，老的總比小的年紀大些，不論怎麼叫，他都要長一輩，妳隨便怎麼想吧。」

青衣婦人道：「你不是閻五的徒弟，你是什麼人？」

小叫化道：「小要飯的，滿街比比皆是，用不着通名報姓了。」

青衣婦人冷笑一聲，道：「既是如此，別怪我手下無情。」

呼的一掌，劈了下來。

小叫化道：「不得了，閻老人家，這位中姑娘練的火煞掌。」

口中叫着，雙手却平舉而止，蓬然一聲，硬接一掌。

這一掌力道很强，小叫化子被那一掌之力震得連退了三步，才站穩身子。

伍明珠道：「後起三秀中人，看來也不怎麼高明啊！」

井望天低聲道：「孩子，名無倖致，妳慢慢的看下去吧！」

說話之間，那青衣婦人已然劈了第二掌。

這一掌勢道凌厲，那小叫化竟然仍舉起雙手，硬接了下來。

但聞蓬然一聲，小叫化又向後退了兩步。

口中仍然是大呼大叫。

青衣婦人冷哼一聲，劈出了第三掌。

小叫化仍然是硬接了下來。

不過，這一次，他只向後退了一步。

明眼人一看，就心中瞭然。

井望天低聲道：「明珠，看明白了沒有？」

伍明珠道：「不管怎麼說，小叫化是那青衣婦人的敵手，他能接下三掌，只能說他的運氣好一些罷了。」

井望天低聲道：「這道理很明顯，那婦人一掌超過一掌，力追也一次比一次强，但那小叫化却一次比一次退的少，第一掌退三步，第二掌退了兩步，第三掌掌力最强，他却只向後退了一步。」

伍明珠呆一呆道：「我明白了，他要她適可而止。」

井望天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事實上，那青衣婦人也發覺了這件事，臉色一變，道：「閣下深藏不露，你究竟是什麼人？」

小叫化道：「要飯的嘛！」

青衣婦人道：「你雖然贏了賭約，但如不報上姓名，仍然難進絕情谷。」

小叫化正容說道：「大姑娘，進絕情谷，要試過在下的武功，如若報了姓名，就可以進去，那似乎就用不着這一次測驗了。」

青衣婦人沉吟了一陣，道：「你一定不肯說麼？」

閻五接道：「笑面神丐四個字，夠不夠進入絕情谷的份量？」

青衣婦人道：「夠！」

閻五道：「那妳就說，閻五的小叫化子。」

青衣婦人目光轉到江玉南的身上，道：「你叫江玉南？」

江玉南道：「不錯。」

青衣婦人道：「來自何處？」

江玉南道：「山之頂，水之間。」

青衣婦人道：「那是什麼地方？難道沒有地名麼？」

江玉南道：「那位小叫化可以不通姓名，在下報了姓名還要問來自何處，如是再問下去，在下也得說出師承何人，故居何地？」

青衣婦人道：「進入絕情谷的人，必須要報明身份……」

江玉南笑一笑，接道：「這是妳們絕情谷中的規矩，咱們局外人，倒不一定要遵守貴谷規矩。」

青衣婦人道：「你……」

江玉南接道：「咱們不肯硬闖進去，那不過是顧及武林中的義氣，所以，才費了很多的言語，但咱們客氣、讓步，並不是害怕，老實說，如是害怕，咱們就不會到這裏來，對麼？」

青衣婦人受了那小叫化子一次教訓，人變得有顧慮了，百多號人，都退走了，只留下這五個人，自然是有兩下子才敢留下來。

心中念轉，目光一掠井望天和伍明珠，道：「這兩位呢？」

井望天還未及開口，江玉南已搶先開口說道：「我的朋友，閣下有什麼話，衝着我說就是。」

青衣婦人臉色一變，道：「你們可以不守咱們的規矩，但我們却不能廢了規法不用。」

江玉南道：「不錯，如是固執己見，看來只有另外想一個解决的辦法。」

青衣婦人道：「你想什麼辦法？」

江玉南說道：「我想妳最好是放我過去，大家不傷和氣，但是只怕妳不甘心如此。」

青衣婦人道：「至少，我要掂掂你的份量。」

江玉南道：「成！妳看用什麼方法好？依樣葫蘆，接妳三招，還是另外要耍個花樣出來？」

對這個俊秀的年輕人，青衣婦人有些莫測高深。

要進入絕情谷，又這麼輕藐絕情谷的人，她還沒有見過。

青衣婦人呆了一陣，道：「好！你也接我三招！」

江玉南應聲道：「可以，妳可以出手了。」

青衣婦人欺身而上，攻出三掌。

這三招很凌厲，也很快速。

她吃了一次虧，已不敢存心輕敵，剛才，那小叫化子接下掌勢的反震之力，仍使她手腕上隱隱作痛。

所以這三招，她完全改變了打法，以快速奇幻的招術求勝。

但江玉南足未移動，一臂揮出，瀟洒自如的封開了青衣婦人三招。

青衣婦人攻出三招後，倒躍而退，道：「閣下武功不錯。」

江玉南道：「誇獎，誇獎！」

青衣婦人道：「你們可以進入絕情谷了，不過，你們算闖進來的。」

江玉南道：「再闖進去是什麼樣子的情形？」

青衣婦人說道：「沒有人接待，也沒有人給你引路，你們自己憑藉身手，應付攔截。」

江玉南道：「姑娘，那會造成血流五步的慘事。」

青衣婦人道：「沒有法子的事，絕情谷不能壞了自己立的規矩。」

江玉南道：「姑娘，要在下接妳三招的用心何在？」

青衣婦人說道：「那是算過了我這一關。」

突然轉身，急步奔入谷中。

閣五輕輕咳了一聲，緩步走了過來，目光轉注到江玉南的身上，道：「小子，你不錯，你叫什麼名字？」

江玉南皺皺眉頭道：「閣下問話，最好客氣一些。」

他不知閣五的厲害，但井望天知道，急急說道：「閣兄，這一位江少俠大名玉南。」

閣五接道：「你是……」

井望天道：「在下井望天。」

閣五道：「中州三傑的井老二？」

井望天道：「不敢，不敢。」

閣五目光一掠伍明珠，問道：「這位是？」

井望天道：「伍堡主的公子。」

閣五道：「啊，井老二，老叫化和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江玉南一直神色冷漠的站在一側，閣五只好和井望天談了。

井望天道：「閣下吩咐。」

閣五說道：「絕情谷中，兇險重重，老叫化和三位結件同行，不知井兄能否作主？」

這幾句話，說的雖然很婉轉，但却是話裏有話，隱隱之間，指出江玉南才是作得主意的人。

井望天見識廣博，如何會聽不懂話裏內情，但事實上確也如此，何況，此言又是出自閣五之口，井望天聽懂裝作懂不聽，笑一笑，回顧了江玉南，道：「少俠的意下如何？」

江玉南表現出奇恭順，躬身一禮，道：「晚進對江湖中事，知曉不多，一切都由老前輩作主，晚進唯命是從。」

幾句話不但是閣五感覺到很意外，就是井望天也聽得楞了一楞。

閣五輕輕咳了一聲，道：「井兄打算如何？」

井望天道：「閣大俠既願和咱們結件而行，在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閣五道：「咱們走在一起，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回頭舉手一招，道：「小叫化子，你過來。」

原來，閣五行過來時，那小叫化子留在原地沒有過來。

閣五輕輕咳了一聲，道：「小花龍，咱們和人結件同行，你意下如何？」

果然，這小叫化子正是小花龍高泰。

高泰道：「小叫化跟着老叫化子，自然一切由老叫化子作主了。」

閣五道：「好！咱們進谷吧……老叫化子帶路。」

以面笑神丐江湖上的聲譽，說帶路就帶路，舉步向前行去。

井望天低聲道：「江少俠，看來咱們得合作一下了。」

江玉南點點頭，低聲道：「井前輩，晚進在江湖上走動不久，對江湖中人人事事，知曉不多，一切都要老前輩作主。」

井望天道：「這個，這個——」

江玉南道：「不用客氣，在下言出至誠，不論老前輩作如何的決定，晚進無不聽從。」

井望天道：「既是如此，老朽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心中却是暗暗忖道：「這是怎麼回事呢？」

他和我不過初見，怎會如此的信任於我？

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人，苦思一陣，想通了個中的內情。

事實上，江玉南已經說出來了，要借重他的江湖經驗，更重要的是，盡量在保持他身份的隱密。

一切都由自己作主，江玉南就少說很多話。

言多必失，江玉南少說話，就可使自己的身份多一層保密的機會。

想通了個中的道理，井望天心中坦然了不少，江玉南那一切由自己作主的說法，看來倒是出於至誠，因爲，這是雙方都有益的事。

閣五當先行入了絕情谷。

小花龍高泰緊隨在閣五的身後。

依序是井望天、伍明珠、江玉南。

就只是一山之隔，景物完全是兩個世界。

谷外很蕭索，但谷內却是樹木蒼翠，百花盛放。

一陣陣清香花氣，撲鼻沁心。

自然，那是費了很多的人力，天然的形勢，加上人工，才創造出那麼美麗的景色。

很多的花樹，都是由別處移來，配合成一種如畫景色。

極目紅花綠樹，但却不見人踪。

高泰低聲說道：「閣前輩，絕情谷已經知道咱們要來，爲什麼不見有人？」

閣五四顧了一眼，道：「埋伏，最好的埋伏，就是不讓看到有人。」

高泰目光轉動，只見三條白石舖成的人行道，寬約三尺，蜿蜒伸入花叢中。

兩側絕壁，中間是一道十丈寬的狹谷，而且愈向後，谷勢愈寬。

但谷中的景物，却全被叢叢重重的花樹林木掩遮了去。

除了花草樹木之外，什麼也看不到。

跟在閣五這樣的武林名人之後，井望天很少自作主張。

他不說話，江玉南、伍明珠都未有開口。閣五站在三條岔路口處，道：「井兄，請過來，咱們商量一下。」

井望天快步行了過來，道：「閣大俠有何吩咐？」

人的名，樹的影，閣五在江湖上的身份地位，實在高過中州三傑，井望天心理上感受到很大的拘束。

閣五笑一笑，道：「井兄，中州三傑，你是智多星，看看咱們該走那條路？」

井望天打量了三條去路一眼，道：「咱們明着進來了，自是不便蹦蹦跳跳的翻花越樹。」

閣五點點頭，道：「對，他們也看透了這一點，就算這三條去路上都有埋伏，咱們也該闖過去。」

井望天道：「閣大俠說的是——」

閣五接道：「井老二，你不用大俠、大俠的叫，聽着叫人刺耳，老叫化不吃這個，想文氣，你就叫我一聲閣老大，或是老閣，再不嘛，你乾脆叫老化子，或是老要飯的。」

井望天笑一笑，道：「在下恭敬不如從命，閣兄，這三條路都有埋伏是不錯，但埋伏都不一樣，三條大道……」

閣五道：「走中間。」

井望天道：「對！中間就算有埋伏，也應是正大一點。」

閣五道：「井老二，中州三傑屬你心眼最多，看來是名不虛傳。」

這番話不知是抬舉還是揶揄，連井望天也聽不明白，只好笑笑了事。

閣五哈哈一笑，又道：「井老二，你看咱們是怎麼個走法？」

井望天聽得一怔，忖道：「這是給我難題了。」

略一忖思，一招太極拳又打了回去，道：「閣兄，這要你分配了。」

閣五哦了一聲，道：「好吧！我老叫化走在前面。」

小花龍高泰輕輕吁了一口氣，笑道：「老叫化，我瞧這麼辦吧，小叫化年紀輕，萬一傷在埋伏下也不丟人，這帶路的讓給我吧！」

閣五笑一笑道：「不行，這一次，老叫化非得自拿主意，你跟在後面……」

人影一閃，高泰已越過了閣五，道：「你一把年紀了，什麼事沒有見過，這檔事，小叫化非得開開眼界不可。」

江玉南突然越衆而出，直行高泰身後，道：「高兄，在下替你掠陣。」

井望天低聲說道：「閣兄，咱們上年紀了，不用和年輕人爭了，叫他們走前面吧！」

閣五點點頭道：「小要飯的，你可要小心啊！」

高泰道：「老哥哥放心，沙和尚給我算過命，他說小要飯的最少能活八十歲，算算看，我還有五十幾年好活。」

兩人爭執的言來語去，也許不够詩情畫意，但却表現了最眞摯友愛情意。

閣五很感動，井望天聽得更感動。

高泰人已舉步向前行去。

江玉南緊隨身後。

閣五、井望天、伍明珠三個人走在一處，和江玉南保持了一丈左右的距離。

雙方必需要保持這樣一個距離，才能在應付突變時，有足够的空間。

高泰一面運氣戒備，一面舉步而行，很快的行入花樹叢中。

這些花樹種得很密，而且高過一個人，行走其間，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小花龍高泰舉手抓抓頭皮，道：「老叫化子，你小心啊！這花樹之間，又植以奇草，濃密蔽日，如若她們隱在草叢之中，予以施襲，那就沒有先後之別了。」

閣五道：「這不關你小要飯的事，如若她們選擇了老叫化和井老二，又被他們得了手，那也只怪咱們的命短了。」

突聞江玉南沉聲喝道：「快些閉住呼吸！」

清香花氣中，忽然挾一般怪異味道，撲了過來。

但那股味道很淡，淡得不留心很難分辨出來。

伍明珠聽到了江玉南的呼喚之聲，就應該閉住呼吸，偏偏她走在最後，還未聞到什麼異味，忍不住吸了一口氣。

花香中帶着焦臭。

一聞是聞到了，而且，也感受得很清楚，但身子一搖，人向地上倒去。

井望天本來距離伍明珠最近，但被閣五請了過去，這一來，距離最近的反而是閣五了。

只見他一伸手臂，抓住了將跌落在地上的伍明珠。

井望天急急伸手，接了過來。

閣五低聲道：「她是？」

（未完・六）

珠緣佛劫龍鳳配

授意取三寶 幕後是奸王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桓齊因梁丘皇要借用霹靂雷珠，見一中年文士相訪，道破梁丘皇的詭計，說出丐幫天地二老來拜山時已發現其女桓愛珍中毒是總管戚信所爲，桓齊經過審訊不假，更得到中年文士將其女怪病治癒，遵守諾言不助紂爲虐，中年文士何許人也，不難知道是借助桓齊之力，削弱梁丘皇的反叛陰謀……而梁丘皇亦知助番酋是徒勞無功，故將妻兒收藏避禍，現既成爲衆矢之的，爲了應付日後艱危，故不惜損人利己。儞童和葉一龍、狄雲鳳組成力量抵抗之外，還要應付一股邪魔如搜魂閻羅匡散，亦想組合羣邪，搜索燕雲三梟的踪影，攫取佛門三寶……

「好！」匡散沉聲道：「老夫原已離去，但途中盛傳謠言，均謂老夫殺了燕雲三梟，這消息必是你放出的。」

葉一龍朗笑道：「在下不承認！」

匡散手指牆角三具屍體，厲聲道：「三梟爲何人殺害？」

「他們眞是燕雲三梟麼？」

匡散不禁一呆。

「老丈如與三梟相識，當能辨識是否眞是燕雲三梟。」

匡散走向前去，只見三屍面上抓痕巳無，年歲約莫二十出頭，决不會超過三十，燕雲三梟與自己雖未謀面，他們在江湖中也小有名氣，傳說中却有五旬上下，顯然並非三梟，不禁怔得一怔，詫道：「他們是何來歷？」

葉一龍冷笑道：「三個好色貪花無惡不作之徒，也值得老丈過問麼？」

搜魂閻羅匡散雙眉皺皺道：「既然如此，傳說中竟謂老夫殺了三梟，奪取佛門三寶，爲何散播如此迅速。」

只聽葉一龍答道：「江湖謠諑儘多不實，以訛傳訛無中生有，老丈既在此現身，難免不使江湖中人疑心，倘需取得佛門三寶，老丈速去五行院，遲則生變。」

匡散頰肉動了動，似有話爲難出口，但終于說出：「老夫意欲收你爲徒，一身絕藝當傾囊相授，不知你意下如何？」

久久不答一聲，匡散凝目望了一眼知對方人已離去，鼻中輕哼出聲，穿空拔起，去勢如電瞬眼無踪。

× × ×

靠近黃鶴樓不遠是座臨江酒樓，買賣旺盛，食客如雲，樓上一間雅房，面臨大江，憑欄外望，浩蕩碧滾，帆影片片，遠山隱約，對岸茵鋪綠底，竹籬茅舍，宛如仙境，令人神往，正有一人獨飲淺酌，其時，窗外雪地冰天，檻外長江仍自流外，其餘均是銀裝玉宇，狂風如刃，這人委實是怪人一個。

那室忽響起一陣零亂步聲，只聽小二笑道：「七位要用些什麼？小店河鮮煨鵝最稱拿手。」

一個沙沉語聲答道：「送十五斤荷葉青，有什麼拿手好菜盡管送來！」

隣室七人入座後，那沙沉語聲又起，說道：「江湖情勢愈來愈險惡，江某聽得五行院外戰雲密佈，那西域金塔寺天象活佛率衆攻襲五行院傷亡累累，死在不解奇毒下。」

「不解奇毒！」另一人驚道：「聽說不解奇毒乃苗疆毒龍僅有，即使毒龍亦不敢妄自施展，恐誤傷了自己，無藥解救，只有眼睜睜地瞧着受盡痛苦，身化流血而亡，怎麼梁丘皇會取有，難道他尋得解救之藥麼？」

「未曾，苗疆毒龍不愼誤中梁丘皇暗算，那不解奇毒配製之法當然爲梁丘皇獲取，梁丘皇知情勢險惡，心存敵我偕亡，殺一儆百，所幸苗疆少主郝南鴻與他誓不兩立，五行院門下死在郝南鴻手底亦不在少數。

「唉，六合門五行院新近才得聞名，在此之前梁丘皇並無藉藉名氣，竟然在武林中掀起軒然大波。」

只聽一人冷笑道：「會咬人的狗絕不會叫，小弟耳聞梁丘皇險惡歹毒，壞事做絕，最近又得手佛門三寶，不啻如虎添翼，假以時日，他必然獨霸武林，君臨江湖，故黑白兩道不容梁丘皇成了氣候，先發制人。」

「對，先下手爲强，後下手遭殃。」

先前沙沉語聲又起：「老朽更耳聞一件震心動魄消息，那搜魂閻羅匡散四十年後又露面江湖了。」

「什麼？匡散！他竟未死麼？」

另一人笑道：「不錯，搜魂閻羅匡散又露面江湖了，說不定就在附近，爲何四

十年又出江湖？小弟可說無一人比我更清楚。」

隣室憑欄獨酌的食客正是搜魂閻羅匡散，聞言不禁心神大震，暗道：「此人信口開河，老夫隱秘普天之下僅寥寥數人知情，且聽此人說些什麼？」

這時，隣室小二巳送上酒菜，頓時起了敬飲喧嚷豪笑語聲。

顯然他們都急於聽聽搜魂閻羅匡散爲何四十年後再出江湖之秘，同聲催促。

只聽那人長嘆了一聲，說道：「搜魂閻羅一揮鬼王令昔年震懾武林，威動江湖，他爲人介乎正邪之間，若不犯了他的禁忌甚少爲惡，如果他要霸尊江湖，放手施爲，何必等到四十年後，百年歲月，不過彈指光陰，他巳年逾九旬，還有多少年可活……」

匡散暗道：「不錯，這話有理！」

但聞那人說下去：「匡散四十年未出江湖，並非息隱林下，而是被仇家制住，四十年來不見天日，受盡折磨。」

「賢弟爲何如此淸楚？」

「聽人說的。」那人笑笑道：「此無關宏旨，小弟也不識其人，只是匡散被人施救脫困，匡散無德不報，更思湔雪前仇，奉命取那佛門三寶，梁丘皇不是省油的燈，兩雄相爭，眞不知鹿死誰手哩。」

匡散暗暗一驚，暗忖道：「此人不知從何處聽來，雖非全部事實，但也談言微中。」

驀地——

厚重門帘一掀，昂然跨入目蘊煞氣背刀少年，身穿一襲寶藍色皮袍，英氣逼人，望了望敞開的木窗一眼，即在搜魂閻羅匡散對首坐了下來。

匡散兩道花白濃眉猛然一挑，沉聲道：「你是誰？怎麼大模大樣闖了進來。」

少年冷冷一笑道：「偌大年歲怎麼這大的火氣，臨江酒樓買賣興旺，座無虛席，承蒙小二指點，說閣下獨自一人在內，似嫌寂寥，彼此聊天也好，倘閣下不願結交，小可吃了就走，誰也不犯着誰。」

匡散沉聲道：「年輕人，老夫不信你爲了吃食而來。」

少年答道：「小可就是爲了腹中飢餓才走進這家臨江酒樓，信與不信，這是閣下自己的事。」

匡散冰冷面色上微現笑容，頷首道：「老夫瞧你一身武功深得高明傳授，故而胆量忒大，狂得可以，你若知道老人來歷，也不敢進來了。」

少年朗聲笑道：「小可來這裏爲了塡飽肚子，又不是叫字號找人打架來的。」說着雙掌突擊啪啪脆響。

只見店小二滿面恐懼之色，畏縮逡巡而入。

少年一笑道：「別怕，這位老人家又非猛虎豺狼，勞駕送五斤酒，幾樣可口菜看。」

店小二喏喏連聲轉身退出房外。

匡散淡淡一笑道：「既然同席而坐，你也可以把姓名見告了。」

少年劍眉一剔，道：「小可名喚韓仲屏！」

「韓仲屏！」搜魂閻羅匡散猛地腦中靈光一閃，想起韓仲屏是什麼樣人，頭一次動容詫驚道：「你就是韓仲屏，梁丘皇叛徒，難怪如此狂妄？」

韓仲屏冷冷答道：「不錯，在下就是韓仲屏，叛徒二字委實難聽，實不知君不道臣投外國，父不正子奔他鄉之言，閣下相責狂妄受之有愧，聲譽轉贈閣下，四十年前閣下比我韓仲屏更甚。」

匡散目中暴射殺機，厲聲道：「看來你早知老夫是誰，有所爲而來。」

韓仲屏傲然一笑道：「梁丘皇要殺我，其難猶若登天，何况閣下，再說善者不來；來者不善，閣下未必殺得了我，何不你我摒誠相談；各有所得如何？」

匡散道：「各有所得怎麼說？」

韓仲屏道：「閣下要取得佛門三寶，我韓仲屏却爲了了恩仇，三寶現在梁丘皇手中，閣下無我指點，決難獲取。」

匡散點點頭道：「這話很有點道理；但你爲何獨找到老夫相助，難道旁人不可麼？」

「因爲閣下四十年前業已震懾江湖，再閣下非取得三寶不可，他人似畏首畏尾，難以共事。」

「所以說老夫是最好的人選。」

「不錯！」

搜魂閻羅匡散冷森森一笑，道：「韓仲屏，你錯了，老夫一向行事，只是別人聽老夫之命，決不會受命於人。」

韓仲屏朗聲大笑，道：「閣下錯了，眼前江湖比不得四十年前，人才輩出，均自視甚高，你那鬼王令非但不能震懾江湖，而且反招來無窮難阻，倘一不愼，昔年威望令名恐蕩然無存，如果不信，等着瞧好了。」

這時店小二巳端來韓仲屏酒食。

隣客暴笑盈耳，喧鬧如潮，誰也不曾料到隣間坐着兩個江湖殺星。

匡散碧綠懾人的眼神注視了韓仲屏一眼，冷笑道：「老夫不信！」

韓仲屏微微一笑道：「話不投機半句多，閣下不信，我韓仲屏縱然舌燦蓮花也是枉然。」說着斟酒仲箸，不再言語，自酌自飲。

這方面沉寂無聲，隣室依然是喧嘩鬨鬧。

仍聞沙沉語聲問道：「我等將何去何從？」

「順途西行，搜覓小賊下落。」

「返五行院。」

「我等乃江湖中人，怎能錯過如此百年難逢之事。」

「倘遇上搜魂閻羅匡散如何？」

隣室中陡揚起一陣哈哈狂笑道：「聞風趕往五行院之人不絕於途，莫不是武林中卓著盛名的高手，匡散不過是四十年前的多負虛名的老朽，有何可懼？」

匡散聞言不禁面色微變。

韓仲屏微笑道：「閣下何必動怒，稍時他一定須離開酒樓，閣下在途中守候就是，瞧瞧鬼王令威名仍在否？」

匡散道：「你這是借刀殺人！」

韓仲屏道：「我要殺他們不過舉手之勞，何致於借刀殺人，閣下未免太小看了我韓仲屏。」

匡散只覺韓仲屏比自己更狂，喑道：「眞是初生犢兒不畏虎。」

仍見韓仲屏自飲自酌，片刻間酒食已罄過半，倏地離座而起，逕向房外走去。

須臾，店小二走入撤去韓仲屏所用之杯盤；並哈腰道：「方才那位客官巳把兩位酒飯錢均會了。」

匡散不禁一怔，道：「他人呢？」

店小二道：「那位少年客官只說途中有緣相見。」言畢急急走了出去。

風狂雪密，官道上積雪沒徑，四外白茫茫地一片，眩人眼目。

官道上忽然現出七人七騎，這時馬匹也彳亍難行，不時打滑。

騎上人均戴着護耳皮帽，皮毛勁裝外罩大氅，個個肩頭兵刄絲穗飄揚，不時策騎發出吆喝之聲。

驀地——

爲首一騎二人發出一聲驚噫，手指前路不遠十餘丈外空地上插着一桿繡織鮮麗的三角旗瑟瑟飛舞。

那人一躍而下，疾如箭射掠至旗側，伸手抓住旗角，定睛一望，不禁面色大變，驚呼道：「鬼王令！」

其餘六人紛紛落下，雖說他們都是江湖中凶神惡煞，却聽得鬼王令三字，不由自主地心底泛起一絲寒意。

突聞一森冷笑聲道：「不錯，正是鬼王令！」

雪中忽冒起一條龐大身影緩步走來。

果然——

正是傳說中搜魂閻羅匡散形像。

七人身形倏動，佈好七個方向，嗆瑯瑯巳兵刄脫簧撤在手中。

匡散不禁一呆，只覺對方七人對自己毫無畏懼，也不問自己爲何插旗擋路原因，厲喝道：「你們知否老夫是何人？」

「匡散！」

「知否老夫插旗阻道之故？」

「試試昔年威名仍在否。」

那人冷笑道：「四十年前鬼王令所到之處，羣雄無不懾服，如今不過是一面繡織無用錦旗而巳。」

匡散只覺胸中一股熱血沸騰，殺機陡湧，大喝道：「你等是何來歷？」

「梁丘皇院主的屬下，五行院追魂殺手！」

匡散面色一變，厲喝道：「死！」

聲出掌出，雷厲萬鈞。

七殺手兵刄齊揮，畫出漫天流芒。

寒芒掌影一合即分，只見七殺手巳飄了開去，均自露駭容。

搜魂閻羅匡散一襲寬大黑袍上划破了七八處刀口子，却毫髮無損，神色異常激動。

匡散一擊無功，非但顏面無光，而且內心受着極大的震恐，不料四十年後再出江湖，形勢爲之大變，鬼王令只是一桿旗子而巳。

七名殺手乃相隨梁丘皇撤出五行院後再予遣出，一面搜覓韓仲屏及燕雲三梟下落，一面偵察武林各門各派舉止，以爲日後行事的張本，武功更得自梁丘皇眞傳，高出當日査秋曹等殺手甚多。

這時，七名殺手雖不曾落敗，却被匡散雷厲掌力震得氣血浮動，暗暗心驚。

匡散忖道：「今日如不施展殺手，老夫威望何存。」反手撤出肩頭惡鬼手，冷笑道：「汝等若願投在鬼王令下効力，老夫則可饒恕汝等一死，否則莫怨老夫心辣手黑。」

七殺手悶聲不答，十四道目光注視在匡散那柄奇形兵刄惡鬼手上。

這隻鬼手打鑄得有異尋常，食指及無名指微向內鈎，可套可抓，尤其指尖鋒利如刄，掌心十二點梅花蜂孔，可打出獨門暗器「閻羅鑽」！循血攻心，立即身亡。

驀地——

搜魂閻羅匡散竟然悶聲不響，身形飄閃如電掠出，雙肩疾晃，幻化七條身影攻去，掌中惡鬼手一式「羣星拱月」，無數流芒托着一朶碗大金星，襲向每一名殺手胸腹要害重穴。

他此一幻形身法似分實一，可稱奇絕天下，尤其招式委實奇奧無比，令人嘆爲觀止，搜魂閻羅之名可見並非倖致。

七殺手深得梁丘皇心法神髓，匡散身影甫動，立即揮刄合攻。

只聽金鐵交擊之聲響，雙方都疾飄暴退。

七殺手退出後手中兵刄依然揮舞出一片芒影護住胸腹。

匡散疾飄出五丈開外，但覺背上似中了歹毒暗器，傷處微疼，循着行血攻入，心神大震，忙行功封閉穴道，知若不立即施展體內三昧眞火煉此暗器，非但無力再攻，而且也落得個灰頭土臉，甚至身敗名裂。

對方七名殺手忽見三人護體刀光漸漸緩了下來。

奇怪，這麼冷的天氣，他們三人面上冒出豆大汗珠，慘白無神，右臂垂了下來，兵刄噗的脫手墮向雪內。

其中兩名殺手忽由顚至尻裂爲兩半分向左右兩側倒下，五臟六腑依然留在腔內，不見半點溢血。還有一人眼耳口鼻內急噴黑血如雨，翻身倒下。

餘下四名殺手見狀不禁目露怨毒憤激神光，手腕不動。

氣氛生似凍凝了般，比雪密風狂尤勝幾分。

三名殺手之死狀，令其餘四殺手駭心怵魂，畢生難忘，知這片雪地轉眼也將成爲自己埋骨之所，不由寒意頓生。

匡散忽聞身後響起一熟稔語聲，說道：「餘下四人何不一併除去，留之禍害無窮。」

辨識正是韓仲屏語聲，搜魂閻羅匡散不由心神一震，只聽韓仲屏接道：「在下不願撿現成便宜了。」

這正合搜魂閻羅心意，急于運使本命三昧眞火煉犯體內暗器，更慶幸韓仲屏未曾瞧出自己罹負暗傷，冷冷一笑道：「如此無名小卒，老夫不屑殺之！」

其實韓仲屏早就察覺了，故作不知，聞言在匡散身後飄然掠去。

四個殺手目睹韓仲屏於搜魂閻羅匡散身後飄閃而出，不禁一呆，及至看眞了來人正是院主嚴命搜捕的叛徒韓仲屏，忽地面色大變。

韓仲屏壓低語聲道：「四位不言而知是奉梁丘皇之命爲了捕殺在下來的麼？」

一個滿面于思，神態慓悍大漢道：「不錯！」

韓仲屏微笑道：「你們七人犯了一項大錯。」

「什麼大錯！」

「你們不該在搜魂閻羅匡散面前自承五行院殺手，不然韓某也不會現身。」

大漢冷笑，說道：「闖蕩江湖，本是刀口舐血，强存弱亡原係千古不易之理，俺等料算錯了，欺匡老怪僅孤身一人，怨得了誰，不過搜殺奪駕之人，不止俺等七人。」

韓仲屏道：「眼前韓某就在此，你們也免掉追踪跋涉了。」

「俺不說自不量力的話，你有匡老鬼作爲護身符，並無勝算，錯過今日猶未可知。」

韓仲屏搖首笑道：「韓某決不依恃匡老鬼，你等若勝了韓某，任憑離去，決不留難。」

大漢聞言不禁一怔，冷笑道：「這話騙不了三歲小兒，俺等如勝了，你能活着麼？」

韓仲屏哈哈朗笑道：「有理，那你們四人只有一條路好走。」

不言而知那是一條死路。

韓仲屏話出手出，身如電射，欺至四殺手之前，雙肩疾振幻出四條身形，掌影如山攻出。

搜魂閻羅匡散不禁驚噫出聲，暗道：「老夫幻形絕學他是從何處習得。」

四殺手大喝一聲，刀出划空如電，劈向韓仲屏而去。

只聽數聲慘呼之聲，四名殺手個個右臂齊肩折斷，胸坎爲重手法擊倒，倒下之際口噴泉湧鮮血！

韓仲屏身形躍起，一個倒翻落在搜魂閻羅匡散身前，笑道：「你我快走！」

疾伸右臂，帶着匡散如飛而去。

雪密風狂中突現出黎環烏雲飛葛林郝元霸等人，撈起五行院殺手，不論死活一齊帶去，瞬眼疾杳。

搜魂閻羅匡散被韓仲屏帶出三四里之遙，面色變了變道：「你我既非同道，橋歸橋，路歸路，爲何拉着老夫同行？」

韓仲屏道：「五行院不止一批殺手；另批殺手恐相繼而至，閣下武功驚人，何必途中一再牽緩，閣下不是要取佛門三寶麼？還不速去五行院則甚？」

搜魂閻羅匡散注視了韓仲屏一眼，詫道：「你何從習得幻形身法？」

韓仲屏朗笑道：「閣下認爲我韓仲屏竊自閣下的麼？」

匡散搖首，答道：「縱然是剽竊老夫絕不能在一朝一夕習成，何况老夫甚少施展。」

韓仲屏笑道：「這話足見由衷之言，天下武學，源出於一，有何驚異，閣下能，我韓仲屏有何不能。」

匡散鼻中冷哼道：「難怪你如此狂妄，不遜老夫當年。」

韓仲屏朗笑道：「江湖形勢非四十年前可比，人才輩出，據在下所知，後起俊秀武功機智高出我韓仲屏的不知凡幾，閣下說我狂妄，未免太抬舉我韓仲屏了。」

匡散猛然想起在白水湖棲鳳洲上相遇葉一龍之事，不由深信韓仲屏之言不疑，不禁興起時不我予之感，遂不再提，說道：「你不去五行院了麼？」

韓仲屏面色微變道：「去非其時，何必自投羅網，你我在臨江酒樓話不投機，既然道不同不相爲謀，只有各行其是，奉勸閣下一句，五行院凶險萬分，除非你巳有不畏不解奇毒之法，否則最好別去，在下還有事待辦，途中有緣或可再見。」話落人起，去勢如電，眨眼即杳失在風雪茫茫中。

匡散不知韓仲屏施展欲擒故縱之策，他背上灼癢針刺感覺尙未消除，不知五行院殺手究竟施展何種歹毒暗器，他武功巳臻化境，除了干將莫邪之屬決傷不了自己，這樣說來，暗器一定是專破氣功橫練的歹毒之物，又羞于出口詢問韓仲屏，一剎那間立在雪地中僵住，舉脚不定。

忽腦中靈光一閃，暗道：「老夫何不返回原處，搜覓殺手屍體，必有剩餘暗器及解藥。」

匡散越想越對，轉身望原處奔去。

江漢之地暑天酷熱，入冬奇寒，無異朔方，這掌般大小的雪片無休無止地漫空飛落，將原與五行院七殺手拚搏之處又湮沒積蓋得不露痕跡。

搜魂閻羅匡散辨位奇準，撤出肩頭的惡鬼手一處一處的掘尋。

叮的一聲，翻起了一柄兵刄，他心頭不覺一振。

但匡散失望了，僅掘起了七件兵刃，却不見一具屍體，知韓仲屏所言不虛，除七殺手外，五行院尙有高手相繼而至，定發現七殺手屍體帶走追踪自己。

故而慶幸韓仲屏帶着自己轉入岔徑撤開追踪之人，不禁微生感激。

匡散廢然收回惡鬼手，望西奔去。

× × ×

「三峽七百里，唯言巫峽長……絕壁橫天險，莓苔爛錦章，入夜分明見，無風波浪狂……山空夜猿啼，征客淚沾裳。」

此乃唐人楊炯詠巫峽片斷詩句，形容三峽天下險，其實驚險處尙不及萬一。

三峽乃巴山山脈及武陵山脈出口，長江滙聚了泯江，沱江，嘉陵江。烏江諸水浩蕩而下，却受兩大山脈緊束着江流，自四川夔府起止於鄂西宜昌凡七百餘里，地勢高低懸殊，構成了巉崖絕壁的峽道，江流在萬山中蜿蜒縈廻，滾滾而下，水流冲急，形成了三峽奇險。

宜昌這日寒氣澈骨，彤雲密佈，老北風呼嘯疾掠，前兩天一場大雪，到處都是白雪皚皚，人們都藏在屋子裏圍爐取暖，少許外出人縮首躬腰在街上行走的寥寥可數。

佑國寺大街順昌客棧平時都敞開的，今天却緊緊閉合着，因爲店內客滿，天氣惡劣不管水陸兩途都無法成行，索興就在客棧內住下。

店內熱鬧非凡，圍爐喝酒，擲骰賭錢，喧嚷嘈雜不堪。

驀地——

「澎」的一聲巨響，兩扇厚重的大門被震了開來，一股狂風捲着搜魂閻羅匡散掠入。

川堂內的旅客均嚇得幾乎驚叫出聲，一見匡散獰惡神態更爲之魂飛魄散，面色慘變。

匡散厲聲道：「店家在何處？老夫要住店！」

有一胆大的店小二走前打躬作揖苦笑，道：「小店住滿了，客官請轉過別家如何？」

匡散眼中逼射懾人綠芒，伸手入懷取出一錠白銀，道：「無論如何，速騰出一間房讓老夫住下！」

住在店內的多半是買賣人，再有也最多是碼頭上小混混而已，那曾見過如此的凶神惡煞，委實招惹不起，自動讓出一間角樓小房。

店小二領着匡散走入角樓，哈腰笑道：「客官還滿意麼？」

「也只好將就了，」匡散道：「小二，有什麼酒菜快快送來。」

小二喏喏連聲而退。

匡散爲了不知背上罹受什麼歹毒暗器，自己封閉了穴道，更身服多種靈藥，就是無法煉化及解治，痲癢感覺竟然愈來愈重，偶而也有欲衝破封穴道之勢，不禁憂心如焚。

他投入順昌客棧就是爲了找尋一位傷科大夫察視背腹，因他自己看不見，又無知交可託以心腸，人到了危難時，才知有朋友的可貴，由是想起韓仲屏的說話，彼此各取所需，有何不可，不禁暗暗嘆息一聲。

店小二托着一大盤酒食進入，熱騰騰饅頭五隻，一盌鹵牛肉，半隻燒鷄，羊肉湯一大碗，尚有半壺暖酒。

匡散連聲道好，也取出一枚散碎紋銀賞給小二。

小二千恩萬謝，躬身道：「客官如有所需，只管呼喚小的就是。」轉身退了出去……

寒冬，掌燈時分比往常早得多，未時兩刻，天色已沉暗了下來。

店小二拏着一盞油燈，走入搜魂閻羅匡散居室，睜眼望去，不禁魂飛魄散……

× ×

只見搜魂閻羅匡散整個身體蜻蜓倒豎在床上，長髮散垂兩眼逼射慘綠神光，他原已貌像醜惡，這時更顯得猙獰森厲。

店小二差點叫出聲，如非早知道匡散是人，乍睹之下幾疑是一凶惡厲鬼。

桌上酒肴已雲散一空，却多着三具鐵鑄猙獰惡鬼。

店小二暗道：「我的媽呀，果眞是見了活鬼嘛！」

匡散身形疾翻坐定床沿，笑道：「小二別怕，老夫這是練功。」立掌如刃，虛空斬向一尊鬼像而去。

「嘶」的一聲，鬼頭應掌斷落，如利刀切腐般咚的落地。

店小二驚得面無人色，苦笑道：「客官好高的武功！」

搜魂閻羅匡散冷冷一笑，取出一錠紋銀，道：「拿去，你得見之事不許吐露一字，否則你準死無疑！」

小二當然不敢接這錠紋銀，忙道：「小的一字不說，客官已賞賜甚多，小的不敢謝賞。」

匡散沉聲道：「叫你拿去就拿去，老夫還有吩咐，一個時辰後你去啓開後門，等候一位老夫客人，來時可悄悄領入，不許驚動別人。」

店小二只有連聲稱是，接過銀兩謝了一聲退出房外離去。

一個時辰過去，店小二領着一位穿着厚重皮裘老者入房來，哈腰笑道：「客官友人已至，小的去送點酒菜前來。」

匡散業已立起道：「無須。」並向來人用手一伸，接道：「張兄請坐！」

店小二趁機退了出去。

那張姓老者坐下，目露惶惑之色，詫道：「閣下重金爲禮，請學生來此爲了何故？」

「當然要看病。」

「病在何處？」

「肩上。」

匡散脫去上衣，袒露上體。

張姓老者就着燈光之下，察視匡散背上，顯露出五個粟米大小梅花般黑點，周圍紫腫賁起，不禁一怔，兩指觸摸感覺燙熱如焚，詫道：「此乃江湖歹毒暗器所傷，尊駕乃江湖中人，應知是何物傷背。」

匡散冷冷一笑道：「老夫如果知道，也不會請先生來了。」

張姓老者皺了皺眉，扶脈尋視，面色一變，道：「似是活物，此物似有吮取人血之能，並生生不絕，幸虧閣下武功深厚，秉賦絕佳，封閉穴道，以本命眞火練化，但非善策，此物生生不已，循血漸進，如不及時取得尅制解藥，終至血枯髓乾而亡。」

匡散心中暗暗一驚，道：「如此說來，先生無能爲力了。」

張姓老者道：「學生不敢欺騙閣下，醫乃仁術，凡有可治者，學生敢不竭盡心力。」

匡散點點頭，道：「老夫知你所言都是實話，察斷如神，無愧宜昌府城神醫之稱。」

老者答道：「惶愧惶愧，學生不敢當此神醫之名。」

匡散道：「老夫親自送出後門。」

× × ×

搜魂閻羅匡散這晚未曾好睡，目不交睫，思前想後，暗中長吁短嘆。

天甫拂曉，門外忽然起了一陣輕微敲門聲。匡散不禁一怔，沉聲問道：「誰人敲門？」

只聽店小二應聲道：「是小的！」

匡散起身拔啓門栓。

店小二一臉惶恐之色躬身囁嚅道：「店外有一姓韓的年少客官，他說與老爺子是忘年之交，堅要通知老爺子說必須面晤老爺子有要事高談。」

匡散聞言面色大變，暗道：「這小輩委實是陰魂不散，他如何知道老夫落脚在此。」想了一想，沉聲道：「速領他來見我。」

小二領命急急外出，不久，只見韓仲屏面含微笑，隨着小二走入房來，不待匡散開口，即向小二說道：「速送上酒食，我與這位老爺子有事長談。」

小二遵命離去後，匡散沉聲道：「你是如何偵知老夫投宿在順昌客棧內？」

韓仲屏道：「在下同道眼綫密佈，不然如何胆敢與梁丘皇對抗。」說時大刺刺坐了下來。

匡散道：「老夫說過你我風馬牛毫不相涉，你來找我做甚麼？」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閣下無須如此拒人千里之外，在下只問一句，閣下是否要去五行院謀取佛門三寶，倘答聲否，在下立即告辭，決不多言，不過閣下恐後悔莫及。」

匡散注視了韓仲屏一眼，道：「你同道友好甚衆，何況你一身武功甚高，有無老夫相助並無分別。」

「錯了！」韓仲屏道：「在下並無勝算，多一份助力即減輕一分傷害，閣下已命當年故交多人趕去五行院，倘閣下到時橫加阻攔，在下豈非一番圖謀俱成泡影了。」語聲一頓，又道：「不過閣下如無我韓仲屏之助，決到不了五行院！」

匡散面色一變，道：「爲什麼？」

韓仲屏張口欲言，倏又忍住，只聽步履聲傳來。

店小二推門而入，提盒放在桌上，揭開盒蓋，取出六菜一湯，並有一盤熱騰騰包子，另提一大錫壺陳年老酒。

店小二退出後，韓仲屏即在兩人杯中各滿滿的斟了一杯，擧杯笑道：「在下一夜跋涉，腹中飢如雷鳴，先乾爲敬，恕在下不客套了。」言畢一飲而盡，拿起一個包子大口咀嚼。

匡散皺了皺眉，擧杯飲了一口，詫道：「你說老夫爲何絕對到不了五行院？」

韓仲屏三口兩口咽下一隻包子，擧箸挾起一塊山鷄肉，壓低語聲道：「因爲閣下受了五行院殺手歹毒暗器之傷，永遠到不了五行院。」

匡散面色倏變爲森厲猙獰，沉聲道：「你是如何知道的？」

「在下得知，所以廢寢忘餐冒着偌大風雪連夜趕來。」韓仲屏冷笑道：「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算是在下多此一擧，你我不提此事，在下酒足飯飽後立即告辭。」

匡散面色一霽，道：「年歲輕輕，梟雄機智，老夫算是服了你。」

韓仲屏知他急於求治，遂微笑道：「你我分手後，在下折返原處，發現一名殺手傷重未死，立即帶走逼問五行院佈伏隱秘，得知閣下罹受歹毒暗器，此一暗器本用來制伏在下的，可惜閣下竟代我韓仲屏受苦。」

匡散忙道：「可有解藥？」

「沒有，梁丘皇心機險毒，制伏在下後，逼使在下趕往五行院領罪。」韓仲屏冷冷一笑道：「在下寧折毋彎，他是白費心機。」

匡散道：「既無解藥，你連夜趕來亦是徒勞跋涉。」

「未必。」韓仲屏道：「解藥藏處在下已探明，在下自信有把握手到取來。」

匡散哈哈大笑道：「你先說老夫無解藥永無趕至五行院機會，等你取到老夫已成枯骨了，這話等於白說。」

韓仲屏長嘆一聲，搖了搖首道：「想不到閣下如此剛愎自用，在下如無穩住傷勢之能，也不會趕來順昌客棧了。」

「你有法子穩住傷勢？」

「不錯。」

「你先說說看，老夫罹受何種歹毒暗器所傷。」

「那是苗疆亙古人跡罕至的森林中所產的鋼綫虫，其形似針，堅逾精鋼，體細尖銳，能刺破氣穴毛孔循血攻心，梁丘皇以散花毒弩之法，將鋼綫虫嵌裝弩尖，弩中人體，鋼綫虫立即刺破氣穴透入，此物轉吸取人血維其生命長達半年，隔七日產下一卵，受熱血之孕，一個對時後裂爲幼虫，……」話至此，韓仲屏語聲一頓，目注匡散嘆息道：「在下說此無異空言，此刻閣下心內想法定謂在下必以解藥相脅，其實你我不能推心置腹，一切說詞都是多餘。」

匡散面現駭然之色道：「老夫正有此想法。」

韓仲屏太息道：「彼此相交，貴于知心，在下此刻倘要傷害閣下易如反掌，閣下未免妄度我韓仲屏了。」

匡散面色一變，冷笑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老夫雖然傷背，但也不至於到任人宰割無還手之力。」

韓仲屏正色道：「閣下不信，你我不妨一試！」繼而搖首苦笑道：「算了，你我不談這個。」說着在匡散酒杯中滿滿斟了一杯酒，擧杯勸飲。

匡散回敬了一杯後默然須臾，方淡淡一笑道：「韓老弟，你眞有法子穩住老夫傷勢？」

韓仲屏道：「閣下既不能對在下推心置腹，在下縱然舌粲蓮花也無法使閣下深信不疑！」接着深深嘆息一聲，接道：「閣下爲何四十年再出江湖，又何以非攫得佛門三寶不可，其中道理在下百思不解，不過江湖傳言紛紛，謂閣下受制于其人，佛門三寶也是應某人之命才再出江湖，這點深爲合理，不然閣下以垂暮之年，又未創立宗派，爭雄武林，圖霸江湖，恐係曇花一現而已。」

匡散不禁動容，道：「韓老弟，老夫非信任你不可麼？」

「閣下心懷隱秘，在下無法猜測，若閣下欲有所爲，攫取佛門三寶，非信任在下不可。」

「老弟；應如何信任？你眞有穩住老朽傷勢之能？」

匡散已改口稱韓仲屏爲老弟，自稱老朽，似已意動，狂傲之氣俱已收斂。

韓仲屏道：「閣下請褪去上衣，容察視傷勢，因閣下犯了最大錯誤，就是運用本命三昧眞火煉化侵襲之物，又封閉穴道，眞火後援無繼，鋼綫虫又堅逾金鐵徒勞無功，在下需啓開一穴，導入空門，再服下一粒丹藥，使之幼虫無法孕育成形，穩住傷勢，此不過是治標之法，但不知閣下有此胆量否？」

匡散畧一沉吟，發出爽朗笑聲道：「老朽姑且信任你就是！」

韓仲屏道：「事不在急，且容在下酒足飯飽後再說，在下意欲聽聽你搜魂閻羅爲何四十年後再出江湖之故？」一面說，一面進食，目光深注匡散，似無限企求。

匡散道：「這是要脅？」

韓仲屏似怔得一怔，道：「那就任憑尊便，在下不能強人所難，請！」擧杯相敬。

兩人默然無言，擧箸對酌，心頭多有

所思。

匡散只覺背上痛癢加劇，似强自抑制着。

韓仲屏算是酒足飯飽，倏地立起，自懷中取出犀角小瓶，傾出一粒豌豆大小朱紅丹藥，道：「閣下服下後請立即寬去上衣！」

匡散接着，只覺清香撲鼻，目注韓仲屏道：「老弟，老朽算是服了你，老朽一生縱橫江湖，獨往獨來，並無知交良朋，亦未信服任何人。」言畢一口咽下，隨即寬去上衣背向而立。

韓仲屏運指如飛，在匡散背上點了數十指。

搜魂閻羅匡散大感驚異，只覺韓仲屏手指點處，舒泰無比，自己所封閉的穴道更形凝阻，僅有一氣穴通暢，使背上痛癢頓時減輕，但覺韓仲屏所說的鋼綫虫循着氣穴蠕蠕行進，不禁眉頭微微一皺。

突然，丹藥業巳透散體內，只覺一股熱流冲向那鋼綫虫進行的氣穴而去，迅急將之包住，鋼綫虫前進之勢，猛地停住不前。

韓仲屏兩指疾點而下，朗聲道：「只能穩住七七四十九日，倘在此期間未能取得解藥，大羅神仙也無法救得了閣下！」

匡散宛如常人一般，痛癢火灼之感全然消失，而且血行無阻，不禁大喜，穿好上衣，轉身面對，目中頓泛愧愴之色，長嘆一聲道：「老朽老矣，自愧不如。」

韓仲屏微微一笑，伸臂如電，五指扣在匡散腕脈上。

匡散面色一變，詫道：「老弟，這是為何？」

韓仲屏不語，只抓着寸關尺上，凝神察視脈象，須臾鬆指放下，太息道：「難怪閣下四十年後再出江湖，原來是為人陰手所制！」

匡散大驚失色，道：「什麼？老弟竟比宜昌名醫張一帖還要高明，你是如何知道的？」

韓仲屏冷冷答道：「病於內必形於外，閣下印堂隱現滯暗之色，此人手法委實高絕，發作之期當在半年後，這不要緊，閣下若取得三寶交予此人，此人當言而有信，必然解開所制。」

搜魂閻羅匡散不由驚得呆了。

忽見搜魂閻羅匡散頸肉動了動，似暗中下了最大决心，道：「韓老弟，你要聽不聽老朽為何四十年再出江湖之故？」

韓仲屏略一沉吟，搖首笑道：「不要，在下決不强人所難，閣下將此隱秘帶歸黃土吧，如此永無人知曉。」

「你眞不願意聽？」

「其實閣下事到如今尚未能推心置腹，聽不聽都是一樣，閣下若無我韓仲屏之助，永到不了五行院，就算到了，也無法抗拒不解奇毒，必死無疑。」

匡散厲聲道：「誰說老朽信不過你韓老弟！」

韓仲屏無可奈何坐了下來，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只聽搜魂閻羅匡散娓娓地說出一番話來。

× × ×

原來匡散四十年前巳悔悟前非，自覺雙手血腥，長此沉淪下去終久會導致身敗名裂，遂决心歸隱，其時匡散才不過望四之年，與一農戶人家少女結褵，擇一山明水秀僻靜之處住下，犂田荷耕，倒也逍遙自在。

四十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悠長歲月，巳兒孫滿堂，孫女二人，僅一愛孫最幼僅十六歲，酷嗜習武，但不知其祖父匡散身蘊曠奇武學，成天溜躂出外尋求武師習藝，學成一些花拳綉腿。

匡散暗暗憂慮，屢屢勸誡，又不便明言自己當年乃一世之雄，其孫只當春風過耳。

韓仲屏聽到此處，接道：「看來令孫是一練武人材，何不自動由閣下親授，紮好根基。免得誤入歧途。」

匡散苦笑一聲道：「老朽這是長話短說，結褵後共有三子一女，俱巳成親自立門戶，所言兒孫為其父帶往縣城，其父於縣城開一家木行，饒有資財。命孫兒攻書就讀，但他就是厭惡文課，仗着其母溺愛，其父因買賣之故不常在家，疏於管教。更天高皇帝遠，老朽管他不着，成天在外滋生事非，一天老朽家居忽聞訊孽孫狎遊冶玩與人爭風吃醋揮拳打死一人被捕問成死罪解赴省城，苦主乃朝中顯宦……」

韓仲屏淡淡一笑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千古不移之理。」

匡散苦笑道：「老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孽孫殺了人當然要償命，但禍事却接踵而來，老朽聞得孫兒噩訊後一天，即有官府六扇門高手多人黑夜之間摸進老朽居處，並直喚老朽眞名……」

韓仲屏詫道：「如此說來，閣下早經官府摸清底細了？」

匡散嘆息一聲道：「來人是潞王府一等大內侍衛，他勸說老朽不要抗拒圖逃，因事情還有轉圜餘地，否則惹下了滅門大禍，除了老朽夫妻外，兒媳滿門均繫入囹圄……」

韓仲屏聞言不勝駭異道：「閣下想是早被算計了。」

「不錯。」匡散道：「老朽孽孫除了殺人之罪，還揑造了交結西域叛徒顚覆罪名，禍延九族，其罪滔天，那位大內高手勸老朽去潞王府一趟，只要應允戴罪立功，立即釋放家人决不食言，不然潞王定要就地誅戮……」

「閣下答應了？」

「老朽能不應允麽？」匡散怒道：「忍字頭上一把刀，依着老朽當年性情，誅戮他們易如反掌，他也看準了這點，老朽定顧念家人，投鼠忌器，不敢動手！」

「就這樣閣下便上鈎了。」

匡散也不理會韓仲屏冷嘲熱諷，接道：「老朽去見了潞王爺，潞王待老朽如上賓，只提了一個要求為他取得佛門三寶，老朽倘應允，立即釋放家人並予開釋，老朽自忖就木之年，就算為了三寶自取殺身之禍，也死可瞑目。」

「閣下家人釋放了麽？」

「當然釋放了，唯孽孫交當地官府嚴加管束，潞王大擺盛宴欵待老朽，不料酒中竟放了千日醉，老朽在沉醉中服下一杯解酒藥，內有鎖神散，韓老弟明眼察知便是鎖神藥物聚結在『太陰』穴內之故。」

韓仲屏頷首，說道：「若無解藥，體內奇熱如焚，血脈賁張，神智喪失，形同瘋狂，聲嘶力竭，經絡寸斷，七竅噴血而死。」

匡散苦笑了笑道：「潞王說恐老朽食言，不得巳而為之，只須佛門三寶取到定賜解藥，這是全部實情，老弟總該相信了吧？」

韓仲屏略一沉吟道：「潞王為何須取得佛門三寶呢？」

匡散道：「老朽也曾問過，潞王責老朽不要知道得太多了，有害無益。」

韓仲屏道：「如在下猜測不錯，其中內情並不如閣下所言如此簡單，但與在下無關，閣下相信潞王爺所說只要為他取得佛門三寶，立賜鎖神散解藥麽？」

匡散笑道：「老朽巳存下藺相如完璧歸趙决心，與佛門三寶同歸於盡，目前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

韓仲屏道：「好，閣下有此心意，定獲蒼天庇佑，在下先行一步，告辭！」

匡散詫道：「為何不與同行？」

韓仲屏道：「在下巳是衆矢之的，彼此一般，不如分途暗中相互策應。」

臨行之際，韓仲屏囑咐搜魂閻羅匡散此去邛峽五行院，途中盡量避免暴露行踪，除非在萬不得巳時方予出手，到達五行院附近之際他自會與匡散聯繫。

× × ×

兩匹駿騎，在大風雪中奔往燕京城而去。

積雪盈尺，蒼穹灰茫茫地如同晦暮，鵝掌般雪片在狂風嘯掠中無休無止的飛落大地。

馬，如非千里好馬，在這冰天雪地中不要說是奔馳如風，簡直是寸步難行，騎上人更是騎術精湛，雙手緊握韁繩，伏在馬背上似是懸空驅策，奔馳如箭。

那兩騎上的人一身襖皮褲，頭戴皮風帽，只露出雙眼，分辨不出是老是少。

距宛平縣八十里地，雪野茫茫兩騎更自風馳電掣，前路忽隨風傳來一聲大喝道：「停住！」

忽從雪地中紛紛躍起十數條人影，他們都身穿一身白衣勁裝，襪履風帽均是與雪同色，難怪無法察見。

一雙騎上人猛地雙手一勒，馬匹倏照前蹄高揚，列位前奔之勢，發出希聿聿長嘶，騎上人陡地拔起六七丈高下，身如輪轉，同地落在十餘白衣人相距不遠，左邊騎上人大喝道：「你等是何來歷？胆敢攔阻老朽兄弟去路。」

十餘白衣人驚於一雙騎上人巧妙的身法，不言而知這兩人武功巳臻化境，其中一人跨前兩步，抱拳一拱道：「我等是九城兵馬楊大人屬下，在此相候……」話聲突止，轉問道：「二位是……」

「原來是楊大人所遣，失敬失敬。老朽兩人乃潞王爺專摺密使，趕路要緊，請勿阻攔。」

那人不禁失聲道：「在下馬寧，就是奉了楊大人之命在此守候潞王千歲所遣一位周先生，怎麼……」

「各有所遣，咱們千歲行事一向愼重，相互不知。」

馬寧哦了一聲道：「兩位是否有信物？還請過目。」

叭的一聲，馬寧頰上捱了一記火辣辣重地，對方冷笑一聲道：「馬朋友，老朽怎知你等眞是楊大人所遣，未必不是鎭北侯手下的狗爪子，阻延老朽二人行程，誤了大事。嘿嘿，你等身受之慘，誰也保不住你們。」

馬寧平時狐假虎威巳慣，忘記顯示眞正身份，不由心神一凜，知這耳光算是白捱，忙取出九城兵馬司令箭。

騎上人接過反覆檢視了一眼，點點頭表示不假，亦從懷中取出潞王府信符。

這自然是眞的了，馬寧什麼話也不敢說。

一雙騎上人陡的凌空拔起，忽在半空中一個盤旋，馬寧十數人猛感一片無形潛動疾壓罩下，心知不妙，但巳來不及，只覺眼前一黑，紛紛倒地暈死過去。

一雙騎上人正是丐帮弟子多人，將馬寧等挾起如風離去。

辛鐵涵、薛海濤仍自縱騎奔向京城。

× × ×

鎭北侯準備明晨離京，巳摒擋就緒，正在內室與家人閒話家常，忽見一老僕趨入與鎭北侯密語數句，鎭北侯立時隨着老僕前往園中一座牙簷雕樑高閣而去。

辛鐵涵、薛海濤仍是風帽遮住面目，端坐椅上，目睹鎭北侯入來，雙雙起立笑道：「侯爺金安。」

鎭北侯聞聲亦知二人是誰，不由虎目泛吐欣喜之色，宏聲大笑道：「本爵猜測是兩位前輩，不料果然，蒙鼎力襄助，釜底抽薪，使番酋呼延罕後援無繼，才俯首請降，兩位厥功不小。」

辛鐵涵笑道：「侯爺國家棟樑，小野草民棉薄之力何敢言功，不過……」語聲壓低稟知密情。

鎭北侯面色大變，虎目威稜逼射，詫道：「潞王幾時可到京城？」

「今天薄暮時分。」

鎭北侯搖首嘆息，說道：「想不到潞王乃當今皇上同胞手足，居然心懷叵測謀篡，移禍本爵。即使本爵主即奏明皇上，皇上亦不會採信，反起疑慮，必須證據確實。」

辛鐵涵道：「老朽來前與同道商得一計，必可使潞王圖窮七現。」

鎭北侯道：「本爵洗耳恭聽。」

辛鐵涵如此這般詳敍妙計。

鎭北侯大喜：「果然好計，本爵立即進宮面聖。」

天地二老告辭。

× × ×

宮內傳旨命九城兵馬司楊問樵晉見。

只見楊問樵走出宮內，一臉疑詫之色，同僚見狀詢問其故。

楊問樵微微一笑道：「潞王今日傍晚可抵達京城，聖上命下官迎接護送入宮，天寒地凍，聖上不欲驚動朝臣，故有此安排。」

「潞王千歲何事入京？」

「邊塞大捷，入京朝賀，再與鎭北侯爺餞行，下官以為潞王何必多此一舉。」

說着匆匆揖別回得府去詢問馬寧等人可曾返回。

答稱沒有。楊問樵不禁一怔，忽見一



小吏即趨身前，捧着一封密緘遞向自己。目光望去，只見封函上有一花紋圖記，知是潞王密函，忙接過拆閱，口中急急吩咐下去調集三千御林軍隨其出城迎接潞王。

楊問樵看完信後付之火焚，暗道：「難怪馬寧未曾返府，原來潞王爺已改絃易轍。」立即出府登騎趕往銜校場。

一至校場，竟是百官雲集，自請隨往迎接潞王，雖然聖上有命不准驚動文武百官。但有的官職比楊問樵來得高，楊問樵自無話說，却託言先行趕往驛館，文武百官與御林軍隨行。

當然，潞王並不需下楊驛館，却一應接待事宜必須由驛丞預作安排以免失儀，更重要的就是會見潞王專摺密使。

楊問樵一騎獨自趕往驛館，驛丞早得知訊息，一應事更均已妥善。

潞王專摺密使竟非天地二老，巳易爲五旬上下長鬚老者，一見楊問樵即道：「時刻無多，不必客套寒暄，王旨命馬寧與王府護衛高手在途中分九處狙擊鎮北侯，務必狙殺，不能失手，命楊大人明晚二更時分關閉九城，大事可成。」

楊問樵道：「鎮北侯有隨身四異保駕，只恐無法輕易得手，弄巧成拙。」

「計出萬全，楊大人只依照王旨行事就是。」言畢，身形迅快如閃電般閃出屋外。

這時，文武百官與御林軍巳到達館外，繼接飛報潞王千歲王駕一行相距五里之遙，忙列隊恭迎。

雪地冰天，寒風如割，文武百官均衣披重裘，竚立道旁彼此閒談。

遙望潞王一行車馬甚衆絡繹而來，到達近前潞王巳下車，正待與相迎的文武百官謙詞相謝，忽見鎮北侯一騎奔來，滾鞍下馬，欲以臣下之禮拜見，潞王忙兩手一擋，連稱不敢，並命免去文武百官參禮，與鎮北侯携手登車而去。

自潞王入宮後，楊問樵簡直沒有與潞王晤面的機會，朝臣黨附潞王的雖有，却不知潞王居心謀簒，楊問樵也一直守秘不宣。

翌晨，鎮北侯率領五百鐵甲精騎出京，潞王代聖上及文武百僚，送至十里亭道別。

九城兵馬司楊問樵却被皇上宣召入宮，垂詢兵馬事宜，並諭旨楊問樵立即會同兵戶兩部，因征戰多年軍需浩大，清點度支，鎮北侯班師回朝後尚需犒賞三軍，若庫支不敷必需爲省督撫解危，今晚立等回奏。

此乃有意支開楊問樵無法與潞王晤面之策，楊問樵不禁心內暗暗叫苦。

潞王回宮後，只見兄皇端坐偏殿答批奏摺，鎮北侯隨身四異緊緊侍衞兄王身後，目光中神光炯炯如電，不禁心神大震。

× × ×

偏殿上宮娥彩女翩翩起舞，絲竹弦管，悠揚曼妙，悅耳暢神，眞可說是此曲只能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

潞王不在藩位，開府汴梁，多年未曾晉京，皇上手足情深，把酒話舊，細敍當年。

皇上知其弟在汴梁藩王府儼然一座小朝廷，延納謀臣武士甚衆，却未招兵買馬，干涉朝政，與地方官吏相處甚和。昔年其弟深獲太后寵愛，每以其弟不得帝位爲憾，皇上仁愛，不把此話爲忌，但潞王城府極深，足智多謀，有鎮北侯在朝一日，夢想絕無法成眞，故表面上聲色犬馬，暗中實有圖謀，但做得極秘密而已。

入夜，忽得急報鎮北侯在居庸關外爲江湖悍匪狙擊，五身鐵甲精騎傷亡過半，聖上大感震怒，責居庸關爲何坐視不救，答奏謂江湖悍匪均原已勾結西番裏應外合，現呼延罕請降，乃迫不得巳，竟唆使悍匪狙擊鎮北侯，不言而知是有計劃的行動，居庸關亦有匪徒騷擾，無法救援。

鎮北侯隨身四異聞得警訊，奏稱他們四人立即趕往居庸關外援救。

皇上道：「准如所奏，速去速回。」

潞王暗暗欣喜大事可成，只道九城兵馬如計施爲，那知楊問樵在戶部衙中會同戶部尚書清查度支，忙得頭暈轉向，雖獲頒命，但品級却比兩部尚書來得小，辦事不順，無異被軟禁在戶部衙門。掌燈時分居庸關遇伏，隨身四異現巳趕去，潞王仍在宮內，不禁大喜，傳命緊閉九城，御林軍嚴加戒備守護。

皇上正與潞王閒話家常之際，忽感燭火一搖，殿內竟多了五人，其中爲首者是一肥頭胖耳僧人，耳垂金環，眼如銅鈴，滿臉殺氣，其餘四人均無一不面目森冷手持兵刃江湖凶煞。

隨即殿外起了一陣喝叱拚殺之聲。

潞王假裝驚得面無人色。

皇上鎮靜如常，沉聲道：「你等是誰？胆敢闖入宮禁！」

僧人陰惻惻一笑道：「無道昏君，貧僧乃呼延番王所遣，你依恃鎮北侯才可穩坐江山。不過，鎮北侯目前也自身難保，昏君你納命來吧。」手扼一刀，寒芒如電劈向皇上而去。

驀地——

殿後忽飛掠出八個大內高手，其中一人打出一流星鎚，噹的一聲，將番僧磕飛開去。皇帝乘機脫身隱往偏殿之後。

潞王正要接踵隨着皇上奔往殿後，忽見一大內高手左臂疾伸拉住臂膀，急道：「千歲，速隨臣離此凶險之地。」身不由主地被牽出殿外而去。

宮門外九城兵馬司楊問樵親自把守着，嚴命御林軍不可闖入宮內，賊匪刺客現俱成甕中之鼈，大內高手正逐個戮斃，愼防逃脫漏網之魚。

潞王祇帶來一批侍衞，却被安頓於北海之濱一處軒舍，皇城遼闊，雖知其變，却未奉潞王之命，不敢强闖。

刺客五人連同殿外與侍衞格鬥者不下卅餘衆，無一不是身手高絕之輩，但遇上極强勁的對手。

尤其是殿內禿僧五人尚未出手，即覺鼻中嗅入一股異香，不由驚覺不妙，忙喝道：「毒香速退。」

但怎來得及？只覺四肢一軟，紛紛倒地，體內只感宛如萬蛇吃體，忍不住涕泗橫流，慘哼出聲。

禿僧强忍着悶不慘哼，兩眼怒瞪，逼視着那身着侍衞服飾黑鬚老者，厲聲道：「大內高手並無你這般人物？」

（未完・六）